西[illegible]上 巻之

維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西昇經集註序

維一

夫世道交喪慰懣沉純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周之衰也老氏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已而猒世去官將反以无迹且天地閉賢人隱其來久矣當是時也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眞人西遊乃齋莊遮道邀迎至舍請問乙密於是復爲著言若干其微言奧旨出入五千文之間紀而成書名曰西昇記云道自然行者能

得聞者能言能得者庸詎曉焉能言者庸
詎知焉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
而不見也至若虛无恍惚是有物之根萬
物共本是有物之元知之者去之欲之者
離之近之者遠之唯得之者在已不忘故

藏其狂言而默然故今之傳者非已陳之
芻狗乎今之味者非古之糟粕乎然則爲
道日損非忘行乎爲學日益非貴言乎故
有得一萬事畢无心留德而鬼神服者是
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寥

行至言曼衍而无窮極也是故莊子多稱

其言有在於是者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

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者凡五家先校取

經之是者後竄去注經之非者集成二篇

今作六卷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將示同學使

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非徒因是因非蔽

精神於蹇淺而忘太清寥廓者也

西昇經集註卷之一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西昇章第一

老子西昇

沖曰首標尹公記事之由用明老君行化之意也

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无爲

李曰西昇者自東徂而也開道者老君迹

處東周道行西極將開道彼土故云開導竺乾者西極之國名也號古先生者謂元上大道先天而生故曰古先生即老君之別號也夫聖德廣被无所不適知能照境雖明常昧體能起用雖動而常靜故妙契於名理善入於獨立凝湛於无爲所謂道常无爲而无不爲有物皆在在物皆无也

不終不始永存緜緜

李曰有生故有始有死故有終道既无死无生故云不終不始也真常不動自古固

存也
是以昇𦂳道經歷關關令尹喜見焉
李曰自玆春境適彼秋方演暢古先生之
道成就長存之德經途所履由函谷關冲
曰關即古桃林也關令尹喜見焉著蓋尹
喜著此經之首述相遇之由是時尹公於
終南山下結草爲樓瞻星望焉見天理東
行紫雲西邁浮關之焉狀若龍蛇之形西
庞天漢一月之内融風三至知有聖人度
關之象求出爲關令以伺之故云見焉

齋待遇賔
徐曰積感玄應紫炁先浮清齋候待果遇
聖賔
爲說道德列以二篇
李曰知機請長存之祕寶虛應蹤靈妙之
玄宗欲使理物歸眞人皆得道列分也篇
編也謂簡編寫之分爲兩卷
告子道要
冲曰告者老君發言之初子者謂尹公也
將告至道修眞之要用明登真度世之因

要者至妙之總言也

云道自然

李曰自然者内无自性外絶因待清虚玄寂莫測所由名曰自然不可以自他分其内外不可以有无定其形質不可以陰陽定其氣象不可以因縁究其根葉所謂虚无自然之大道也

行者能得聞者能言

李曰代有封執曲士滯俗常流聞云道自然謂无修學致令行者入道无由故以此

言勸令遵奉若能順理而習依教而行可以成眞故云能得令聞道而行行皆得法以道而言言皆合理始曰能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冲曰既知妙道非形聲法不可以言理名之以形聲言道去道遠矣李曰理本无言借言詮理理既玄悟自合忘言故曰知者不言滯教生迷執言爲是既不達理故云言者不知

所以言者以音相聞

李曰相聞是通達也既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云何聖人而作玄言本欲借言以通達於理而道本无言也

是以故談以言相然

劉曰啓悟未聞故須言告此言彼解是曰相然也

不知道者以言相煩

劉曰不會玄宗徒爭名理

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

冲曰了達之人无言无說自契眞常世俗

之徒无說无聞不能悟道故不知大道修習之因由也李曰所由然者本迹理教眞僞善惡也聖人不言凡人不聞豈知善惡之罪福眞僞之邪正教化開不言之機緣始知未聞之至理方可達其所以知其所由言之所說利在於此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

李曰音非虛發必自絃來理不獨明終因言顯

心知其言口不能傳

沖曰知音之者因絃以辯其宮商習道之人因言以辯其旨趣二者无形无色微妙玄深心則了之口不能述李曰心知音妙利口不足以宣傳智體理微高辯焉能以窮究也

道深微妙知者不言

劉曰絲竹有聲音解者尚不能説況道无形相知者豈復能言也徐曰微妙之道絶于言説故知者不言也

識音聲悲抑音内惟

劉曰失親得親猶懷喜躍迷道悟道得不聲悲抑音内惟者棄言思理也

心今口言言者不知

徐曰心能明道欲令口言言則成妄故曰不知也沖曰喻道難狀如彼樂音唯心了知非口能述述而言之已乖道矣劉曰言猶心發也口不知心固忘言以求意也

道深章第二

老子曰道深甚奥虛无之淵

韋曰奥者藏也深者極也夫道體虛无而

包含萬象故復謂之淵奥也徐曰其深也居宇宙之中其奥也爲萬物府藏其虛也能包容天地其无也爲大有生无矣

子雖聞說心不微丹

沖曰恐尹公雖有問道之心而无精修之實欲爲顯述故復戒之李曰此戒勸也微細也丹赤也言深奥之道虛无之理赤心微細猶尚難知浮意麤情如何可了必須行之以深信之以篤可以證也

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

徐曰所以不能窮微盡妙如此者何邪由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也劉曰言以宣理書以寫言理旣无窮書何盡也

著經處文學以相然

徐曰著經處文書其旨略而不具曲細是故不易明究欲令學者研精耽味原始要終𥈠縷微妙以相解悟如此也劉曰著經以宣理得理故相然

子當寶之内念思惟

劉曰保其教也思其理也

自然之道不與子期
劉曰道无今古勤修者得得者暗會不可
預期
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奈何
冲曰老君戒勑慇懃方將開演喜則恭敬

拜受永與宗修敢問爲學之方何門契道

善爲章第三

老子曰善爲書術者必綏其文
徐曰爲猶修也綏安也學人若欲修 靈書
仙術存眞觀妙爲於无爲者必須安 心定

志求其文意意得而後善修善修而後業成也冲曰夫文優則事順事順則理博文簡則事當事當則理精既博而精可謂善其文矣

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

冲曰文既精博言又該通著經之義於斯備矣

勉而勤之得道矣

冲曰文精言通勉勵勤學得道之階也劉曰學文者善書通言者能論勉勤者得道

以此而言故知道可學矣

爲正無處正自居之

李曰夫修正道學无所學爲无所爲尚无正可正有何處可處故言爲正无處雖无心欲處於正而正自然歸之

不受於邪邪炁自去

李曰邪者有爲之外事不作非道之事不作非爲之累故云邪炁自去

所謂无爲道自然助

冲曰舉念皆正孰敢爲邪正存邪亡眞道

爲助可謂爲无爲矣李曰无處於正正自
臻之不受於邪邪自去之此是自然之道
而爲福助
不善於祠鬼神避之
劉曰邪者求福淫祀鬼神鬼神惡奸嫉之

梗甚正者无求敬而遠之謙虛以居而鬼
神避之
不勞於神受命无期
李曰養生者其身清修心者其神靜靜則
不勞清則无染不勞不染與道同身身與

道同命无期盡劉曰勞神養形出生入死
不勞不養壽命自長
無進無退誰與爲謀
徐曰建德若偷進无進也進道若退退无
退也和光不耀同塵无染與物同波人莫
知識故邪魔不能干試剎欲不能傾動虛
空无心誰能爲謀害哉劉曰剎害不懷何
進何退推理任運何所慮謀
爲是致是非自然哉
徐曰是此也爲此无爲事此无事致此正

道豈非自然哉李曰此結正也爲正正歸遠邪邪去此爲是致是也非自然哉者言是自然也劉曰金玉之質非有時而美至人之是非有時而爲

喜則稽首今聞命矣

劉曰重道尊師致敬受誨

慎行章第四

老子曰慎而行之寶而懷之

徐曰慎違科戒勤行梵行寶道貴德懷真抱一也劉曰誡約使修行也

吾將遠逝不期自會

劉曰欲往竺乾也同聲相應豈待期乎

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關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

劉曰靜亂殊途事不兩濟非棄名利求道

良難

恬淡思道臻志守一

李曰清淨无欲恬淡也凝想存真思道也情不流蕩故曰臻志心无分别故曰守一

劉曰全无爲也

極虛本无剖析乙竅

李曰虛无者道體也言尹生忌極虛无之體窮本際之源也乙竅者妙理也乙之言一竅乃語也妙理惟一道心惟微曉了分判窮理盡性故云剖析乙竅也

覼縷妙言內意不出

章曰雖覼縷妙言以應羣生而心中寂然未始有言故曰內意不出也李曰妙言玄教也覼者大無不包縷者細無不入研尋大道窮究幽微暢此玄宗通斯典本唯法

是務无復外想故云內意不出也劉曰乙密猶微密也探賾微言內以澄照不役神思向外追求也

誦文萬過精誠思徹

徐曰精妙之極也誠眞之篤也徹通也言關尹誦經萬過極精妙之理篤眞實之誠洞暢玄虛思通希微也按眞誥太極眞人云讀道德五千文萬過則雲駕來迎以斯而論豈唯經道遠妙亦由精誠思徹故能致雲車羽蓋也李曰積功於教玄悟於理

非由散漫必在精誠理教鑒无不逈境智
照之皆洞故曰精誠思徹
行眞臻身能通其玄
徐曰修行眞素歸身精耀留居故能通玄
達妙也
无極之源故能致神仙
冲曰此關尹自述老君傳道之後精誠修
道之因託疾退身棄榮辭禄㝠心虛室極
志歸眞以恬淡爲道樞以虛无爲道室陰
修密鍊窮玄造微研誦二經精逾萬徧遂

得通源達要長生神仙證文始先生之階登无上眞人之位也

道象章第五

老子曰道象无形端恍惚亡若存

章曰視之不見故无形尋之不得故无端恍惚者變化无兆之謂也欲言其无萬象以之而列欲言其有寂漠不可得而覩故曰亡若存者也徐曰象法也似也道以精神氣爲體雖有法象似形而无形但有光景炁象端正題首是无狀之狀无物之象

恍有而无惚无而有故曰恍惚若亡若存者也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

徐曰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莖猶如道象未見則窈冥空无也劉曰木雖復不見枝葉不可言无道雖无象不得不有也

合會地水火風四時爲徃緣

徐曰合會四大以成稟木四爲時徃時來故有生成凋枯因緣聚散也譬如合會精神爲結化而爲道象若玄一未復周徧不

成則有去來離合也
炁爲生者地聚合凝稍堅
冲曰天地山川萬靈品物稟道柔和之炁
成其堅大之質漸積聚合非百之功也李
曰生必由炁故炁爲生地初凝尚脆久聚
始堅謂形已大也
味異形不等甘苦辛鹹酸
冲曰因於五炁而生五味因於五行而生
五神神以內資味以外養五行有衰盛故
不齊等五炁有遷革故不並興人能體而

運之資而養之即上人生矣
炁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
韋曰羣生初受炁時有醇薄不等性行不
同故強弱多少不均一也劉曰動植之類
皆以炁始生之本至乎光大質性各異炁

行亦偏所禀自別
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
沖曰炁之相生同資於道隨所禀受名色
有異善惡強弱亦猶此也心之所生謂之
意識之所受謂之因也李曰俱資於道成

受於炁故言同出名氏既別色類亦殊故言異名色其心清者正而善其識濁者邪而惡立行既異志性不同故各自生意因劉曰凡有生者同出於道名號既別章綵又殊類聚羣分意因名異也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

李曰本性既殊爲行亦異爲善爲惡受福隨形六道流轉死生

含養陰陽道隨倚以爲親倚亦作寄

韋曰既爲陰陽所含寄胎和合而有其身

物情迷惑不知同出於道故隨所因寄各
親其親也劉曰中智之下爰至昆蟲但受
其形倚而親也故莊子云一受其形不忘
以待盡

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一

李曰生化之道其數甚多人曰是人物曰
非人萬品不同故非一類也徐曰陰陽變
通謂生之道二炁交和謂生之德德之所
生道之所化萬物萬形種類非一一切種
植人與非人皆禀道德而後生成也

本出於虛无感激生精神

徐曰虛无者道也言人物生化本出於道精炁和合更相感激遂生精神精神結化爲人身神以言虛能生實无能生有也沖曰天地之廣萬類之殷動植殊形飛沉異趣皆因无而化有自道而受生積炁爲神共宗化本也

譬如起音者擫絃手動傳

劉曰絃本无聲鼓之乃成樂由虛无本寂感激乃生精神

宫商角徵羽口氣呼吸元

李曰掇拾也傳手拾於絃而音始發以口呼吸於炁而聲始鳴非口无以出聲因絃方能振響故知口爲聲本手爲音元況之於物非道不生也絃謂琴瑟筝筑口謂簫

笛歌謠以此舉喻也

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元本靜在虛靜故曰道自然

李曰有生即具身口意身口意生從何而得必由於道以爲元首故曰道出上首元

此合喻也沖曰口之所呼吸身之所運行
皆起於意運意者神也生神者道也意澄
淨无爲即神安而契道意躁競有欲即神
喪而傷生虛靜凝心乃合自然之道劉曰
謂身口意本淨无諸垢累窮其所以乃是

道性自然

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

沖曰五音隱於玄默則體道恬愉五音流
於律呂則感物哀樂此喻樸散而爲器淳
散而爲澆也李曰前明自然之道本來清

靜无視无聽非色非聲斯乃至至洪源玄

玄妙本今言受生之後逐欲縱情失虛靜

之理喪自然之道聞五音之搖動耳遂注

焉見五色之青黄目便滯焉爲有爲之迷

惑乃聲色之所留連也

散陽以爲明布无𤇍成六根

劉曰樂與色連生生不絶於是散陽和之

𤇍爲情欲之明以成六根資身役用

從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

李曰三業爲因六塵構染緣善惡之行受

罪福之身流轉三界往還五道一生一死
或苦或樂无處不知故言布分劉曰六根
資身翻爲身害嗜欲不節故生死相連神
去形留自然分散也
去本以就末散朴以澆淳

徐曰去其本源就茲流末散素朴以爲仁
義澆淳眞而爲僞薄離道以善除德以行
也李曰散朴故言去本就末故曰澆淳失
彼眞源論茲俗境喪敦厚之行競澆薄之
風也

道變示非常欲使歸其眞
冲曰內明者虛白其心外明者煩勞其慮
因感妄想遂溺死生道炁散而不漙皆忘
本而趣末役役流浪舉世爲常大道之源
无名之本華此常性使返朴還眞人能修
之可證非常之道也劉曰示生死非常令
歸根復命

西昇經集註卷之一

西昇經集註卷之二

維二

西昇經集註卷之二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冲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　虛　子　集

道生章第六

老子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

李曰一炁之動萬類羅生咸以自然爲宗至道爲本而逐末者衆歸根者希告而示之令其敦本去兹有累入彼自然也

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

冲曰生化妙本自然之道爲萬物之父母天地之宗元欲令關尹敬而尊之重發此告也劉曰情發於内行之於外羈鎖相纏絆何止相連

如壞復成如滅復生

李曰因緣輪轉往還不絕如壞復成死此生彼如滅復生出幽入明劉曰此壞彼成彼滅此生

以成五行陰與陽并

徐曰四炁分王以成五行五行相生相殺

相壞相成陰并則滅壞陽并則生成冲曰
五行有殊道炁惟一陰陽有異道炁无偏
五行有滅有生即春秋代謝陰陽有成有
壞則歷刼推移道在五行二炁之間一而
不變故能爲五行二炁之主緜緜常存也

輾轉變化遂爲物精
韋曰五行一廢一起陰陽一往一來亦猶
人道一死一生變化輾轉物精不絕也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
李曰是道者是生死變化之道也物既有

礙用實有窮資道得通始能无滯既本於道故曰本出窈冥道既不可思議有无難測不可分別寄曰窈冥非窈冥也劉曰皆自无形中來

愚不別知自謂適生

冲曰道之元生始於无始窈冥緜邈爲萬物之根萬物之生皆受道炁炁本精一物得而生愚者不知謂不由於道耳李曰愚者无知言適爾自生不由於道迷本也子无道眼安知生靈

韋曰此明生死變化之道本出窈冥之中深不可識而愚人竊然自戀一生以爲適樂既非體道之人亦安知人得一以生鬼神得一以靈者哉李曰道眼者洞視无外照幽微也人者有生之靈也言迷者遠不能知道近不能知身故言子无道眼安知生靈至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始是智慧明了之人无所不知也

天地人物虗无囊盈

徐曰二儀人物皆生虗无大囊之中盈滿

宇宙之内也沖曰天地萬物道炁乃沖滿
其中
一從无生同出異名
李曰高天厚地人倫物類大小愚智无有
自爾獨化一切皆本虛无俱從道生故言

同別性殊名故言異槖籥者舉喻也槖中
出氣籥中有聲虛无中有萬象劉曰吹萬
不同其名亦異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
劉曰事有逆順理有變通是非無常執之

者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在所用正勿窮
其本也
所字非字乃知其識
冲曰是非有異道用無差不可以名字詮
不可以是非辯至哉妙道唯一而已矣劉
曰得意忘言信道斯篤
當與明義勿與愚爭
李白就明明師依善友議得失知是非徒爭
外事之可否不明修身之損益勿取之羣
小鬭以無明虛勞辭費終無利益故言莫

與愚爭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

李曰忘言得理無爲契眞正教也有爲累眞逐欲傷性邪聽也勿信者當收視反聽勿邪見邪聽也劉曰當機者正理僻者邪

何以知邪子爲物傾

徐曰情奔色欲之境身馳名利之途邪魔鬼物亂其神榮華富貴惑其志也劉曰不會眞趣爲物傾動

何以知愚不察言情

韋曰不知大道之自然而外物之所傾者皆邪人也不察道言之情實而大笑之者皆愚人也劉曰抱惑守愚幾微不照

爲道問道爲經問經

韋曰知道爲眞問而行之是不邪也知經爲實問而思之是不愚也劉曰爲道者應用無方爲經者議其陳迹

問不本末知愚冥冥

李曰道理也經教也冥冥無明之徒暗而更暗也爲道問道訪理須達理也爲經問

經者請教須解教也令下士外不識教內不達理不知本也不識教不知末也本末理教俱悉不識如盲人暗行故曰冥冥劉曰本者道也經者末也擬議不知其本末者眞是愚冥者也

但知求福不知罪嬰

李曰不知行正以立功而反信邪以求福斯須之福未來究竟之禍已至此是爲罪之所嬰纏也

但知養身不知戮形

李曰以有爲滋味愛養此身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不自外來正由六根遇此刑害也

劉曰愚者爲善以求福而復作惡以招罪方資衣食以養身而益侈美以喪命故斷惡者福會棄欲者身存莊子云人皆求福

已獨曲全

嬰兒之姿貴養厚敦

劉曰求福養身者當如嬰之厚敦

忽無就形知非常生

章曰厚醇也敦朴也就成也學道者當知

嬰兒之貌所貴養其醇朴之性忽然而自
形而無心成其形也類然而自生而枩始
知其生也
無履太白可令永存
韋曰履行也太者存生之過厚也白者知
見明了也無行此二事則同嬰兒之醇朴
近長存之道也
有何妙意乃欲相傾
李白人皆去黑之白出暗入明今言無履
太白有何妙意太白異俗爲俗所寃勸令

混濁始得長久意之妙也其在茲乎

父子恩深不足相聽

李曰師資義重父子恩深子有不是之事必須從父之是弟有不善之行必須從師之善是故貴之以師父重之以訓誨聽復之者也

勿復噭叫音嘅慨音遠近笑人

李曰噭嘅謂强梁諠譟也無義之弟不孝之子不從父之命不受師之令悖惡於上失子弟之禮故爲人笑也今言勿者戒令

莫如此也

掩惡揚善君子所宗

徐曰宗尊也掩惡則惡匿揚善則善聞故君子所宗

邪正章第七

老子曰邪正教言悉應自然故有凶吉應行種根

韋曰種根正者自然而正種根邪者自然而邪邪者行自凶正者行自吉豈非自然乎

李曰言人心既有逆有順為行亦有善

有惡行已乃爾教人亦然坦蕩君子教人以正故曰正言嫉惡小人教人為邪故云邪教為邪雖不欲邪而邪自來為正雖欲正而正自來報之如此故曰悉應自然而报邪者以凶應正者以吉應善惡無濫報對不差猶如種稟隨根各别必然異也

如有如受種核見分

韋曰既受此生即受此形善惡吉凶各隨所行如草木之生各從其種核而區分不同也劉曰正邪之行立之於前吉凶之報

應之於後至於兆見睹効方知故如曰如
有如受種核見分
道別於是言有僞眞
韋曰道體弘通本無眞僞眞僞之起由於
言教

僞道養形眞道養神
李曰動皆合理爲之正舉必乖眞謂之邪
邪是虛假故言僞正是究竟故言眞眞能
入妙所以養神僞乃是麤所以養形養形
者謂以滋味充身養神者謂以清淨修心

劉曰有爲有欲者養形無爲無欲者養神
養形者爲灰爲土養神者能亡能存矣
眞神通道能亡能存
韋曰形不可留因欲養而留之故曰僞也
無爲養神則寂然感通故曰眞也若然者
死生齊度存亡等貫故不存其存是能亡
也不亡其亡是能存也徐曰神與道通千
變萬化能死能生能亡能存也劉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係累都盡出處無滯
神能飛形并能移山

韋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所不
能哉故能飛形而移山也
形爲灰土其何識焉
李曰形者生爲質礙本自無知死爲灰土
復何所識劉曰養之雖厚終爲灰土事既
不虛何用過泰
耳目聲色爲子留慾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
爲惱本痛癢寒温
李曰有身有患非爲困聲色苦於香味痛
癢寒温皆爲惱本也劉曰喪命者聲色爲

疾者滋味有待之身無時而適也
意爲形思愁毒憂惱吾拘於身知爲大患
李曰身爲寒熱所惱心爲憂愁所毒唯心
與身內外俱患其致云何必須外忘於身
內厭於心身心尚忘何患之有此勸捨有
爲也劉曰能外其身則無憂也亦同於有
累也

觀古視今誰能形完

李曰遠觀往古近視當今爲變化之所流
遂陰陽之所代謝誰得完存者耳劉曰彭

祖殤子皆同滅亡況庸庸之夫哉

吾尚白首衰老孰年

李曰老君託神降迹尚見衰老猶自白首況俗徒萬境涼燠盛衰變化遷移詎得長久孰年亦老也

吾本棄俗猒離世間

李曰有爲紛雜人間穢濁不足可保猒而棄之

抱元守一過度神仙

李曰元一者道也懷道抱德存三字一位

叅上聖衆曰高仙矣
子未能守但坐榮官
劉曰未能守一也夫關令在任尚稱榮官明世禄赫奕之夫固無時得道眞也
子能不動神靈得安

劉曰不爲物之所動則神烝安也
子能捐欲舉事能全
劉曰無欲者百事皆當也
子能無爲知子志堅
劉曰若守志無爲非堅操不可得而成也

令爲子說露見敷陳散解剖判眞僞別分
李曰露見顯示也敷陳演說也散解開釋
也剖判決斷也縱情爲僞去欲爲眞慮彼
迷方未能玄悟是故分明開說令知善惡
子當諦受重道殷勤
劉曰道尊德貴不可輕也信不足有不信
故須殷勤也
道爲明出經爲學先
李曰瞶者不解求眞明人始能修道道非
孤得必自由經故知入道之理經爲學先

也劉曰非明無以見道非經無以可依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踈親韋曰心能行道者則道亦出而授之心樂學經者則經亦示而化之豈擇貧富親踈哉李曰道無分别不以貧富隔絶不以親踈阻教務在行而聞化也

取與能行文與其人

李曰聖人虛應理在合機不信不行何教何授要在堅心奉法然後授與靈文劉曰無私之至

學爾教爾不失道眞

李曰爾汝也我教於汝汝宜學之必得成也不失道也

天地章第八

老子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

冲曰言二儀人物本皆道之元炁也

俱出於太素虛无之始端

李曰元根本也太素清淨潔白之道也虛无玄妙非有也三才雖大萬物雖多莫不同以清淨之道爲根元玄妙之理爲本始

若非道爲端緒物不得生同皆如此故言俱出

彷彿之精光微妙之上玄

劉曰太素者氣之始質也謂天地萬物以道爲元出於太素之始入於虛無之端也

萬物既見其質彷彿乃有精光即微妙之玄體也

譬如萬里坑下有淡流泉視之甚濁微徹見底沙難

劉曰道惟幽微難以聞見指事爲喻開悟

有情也坑深萬里目覩數尋水尚不窺孰
去見底水有形質明白尚不能見道無體
狀暗默如何得知
窈窈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者去不見
其靈魂

劉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斯言信矣且魂氣無
所不之尚不能見徃而況窈冥難測豈知
所由然

渟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

劉曰陽生也陰死也死者無陽故云淳陰和合者雖有陽用之德不復分曉而能知也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

韋曰甫始也過去之與始來譬如視見前之事耳而愚者尚不能曉了見其理趣而況窈窈精微之道若存若亡者豈識之哉

李曰過往過去也甫來未來也見前見在也以天眼智見未來事以宿命通知過去

法以漏盡故知見在相今昏迷之士蒙蔽
之徒不體三界之皆空未謝一身之俱寂
至於吉凶禍福生死存亡都不能知此因
緣如何可了眞道之妙趣也
譬如瘖瘂者不能傳人言

徐曰言道機妙不可言宣心知其意口不
能言如瘖瘂病人言尚不能傳何能談說
妙道耳劉曰瘂者不能傳言猶盲者不能
見道也

爲聾彈宮商其人豈能聞

劉曰愚者之聞至道猶聾者之聽宮商
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道情情裏
不能舟
才李劉本作自謂通道其辭情猥不能宣
李曰才辯始可傳言聰慧方能宣法訥士
自謂能傳其言猥情鄙見未能宣敘下愚
自謂玄教已備而心暗昧至理不明也
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元
李曰明道事資於法識本理由於智無智
故失生本心暗豈違道元是以滯俗者多

歸道者少劉曰對教傳言自謂通理不知
猥昧失彼玄宗既失玄宗生本亦喪生本
尚喪安知道元

行道章第九

老子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亦不獨
生皆須對因緣
李曰慧以鑒空智以照有空有雙照理無
不洞故名智慧然慧原頗徹智本難窮窮
之者必因於明師因緣不會智慧不起劉
曰解道者名爲上慧也智無善惡非緣不

起
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關
劉曰賢愚貴賤貧富壽夭皆宿植行本於
前命祿關之於後
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

李曰愚智明暗之殊貴賤善惡之異皆由
本行並籍宿命命有短長祿有豐儉必關
著於往昔始受報於當今是以善人同道
故得道同德得德根惡人不同道故失道
不同德失德根劉曰應報無差

宿世不學問今復與世隣是以故得失不樂
於道文
李曰前生之時不好經法此宿代不學問
也今身已來又無良師善友親仁善隣類
彼面墻猶斯觸壁信其愚夫不樂經文故
言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劉曰同於失
者失亦樂得之夫緣無常染決習成性有
教無類積習生常宿不學眞今何慕道終
身役役常與失隣
貪欲利榮寵受施念恩勤更以財相厚不衰

下寠貧

李曰同於上德本自虛无失於至道多生穢濁以榮華貴寵爲利遂則貪名以錢財施惠爲恩交相往還減貧與富故言相厚曾無少慈愍念寠貧寧有忠歸眞向道也

劉曰矜孤憫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必復多瞋恚無所處定原

徐曰處安也原本也謂心也夫心繫榮利情存名實寵辱驚懼氷炭傷和瞋恚既多情性奔蕩志操靡常無所安定其心也

學不得明師焉能解疑難

李曰狐疑未暢玄妙不通要在明師方能開悟守愚至死懸解良難劉曰迷道者尋岐莫之知返悟者難遇識者復希師既自迷焉能解惑惑若不解雖博非明故禮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也

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

李曰內無自然之智外闕善誘之師毫毛小物不分不知大道之原不講那解也劉曰言其細微難解

上世始以來所更妙如沙塵

徐曰更經也老君開闢以來混茫之中眇眇莽莽年劫遐廣典籍不載所經劫數如沙塵之多實非筭數譬喻所能知也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

徐曰載年也言自開闢以來經歷死生變動則有年劫不可筭數紀載自惟周遊八㝠登山宅海履兵火涉風塵教化衆生難卒備至甚苦甚勤也

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李曰爲俗學者日益則學有所學學爲道學者日損則學無所學學有所學則暗於至理學無所學則明於自然故知自然者非爲而自然不爲而自然也前曰勸勸修此文戒志學也

華要歸其實莖葉如木根

劉曰復命歸根方明其實爲歸道祖首以知始元端

徐曰祖首皆始也爲道之體從流未及源本與太始合精終能會於常道以是方知

無爲首上玄之又玄也劉曰爲俗處於有爲爲道趣無爲有者生死遊魂無者湛然常存也

子當無相啓勿以有相關

李曰若能行於無相則衆妙自開必也封在有爲則玄關斯閉劉曰無謂道也有謂俗也以道相關帝之懸解以俗相關生死繫纏也

西昇經集註卷之二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維三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冲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集

重告章第十

老子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

李曰眞道難明故以重告必冝詳審而奉受之

道以無爲上德以仁爲主

冲曰以太無爲上道以上仁爲五德主章

曰道無體無爲而無不爲故最爲天地人物之上首物有顯然則不通得道以通之故德迹顯物有不得因施之令得故仁迹章上仁禀德以爲主也劉曰宥物於無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

禮以義爲讓施以恩爲友惠以利爲先信以劬爲首

李曰子欲行道者以無爲爲上有爲非道也子欲立德者以仁慈爲主殺害非德也修折旋之禮者必須在於分義行之讓退

無義無謙非禮也爲施之博者宜隆之於恩以恩爲親友也不友於恩非施也存之於惠先在利人不利於人非惠也履之於信定有傚驗爲先有名無實虛而不傚非謂信也能行此者可成道矣

僞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李曰道德之風無乎不仁義之化是處可行然則化有澆淳政有得失行之者六德皆具喪之者一道不成澆僞之時亦言有其道德備於仁義而不能實用假以虛行

妄相誘引並非眞信也劉曰如上六事僞
世亦行者爲有希求以相誘也非爲行道
以利物也
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拊
李曰不存道德之實亦失仁義之眞唯有
虛薄華辭更相拊拂劉曰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華薄之情孰能隱蔽
言處飛龍前行在跛鼈後
韋曰僞世浮薄矯仁義以求利詐禮信以
求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故言在飛龍之

前而行在跛鼈之後徒有空言而行之不
可及也徐曰古之君子訥言敏行今之小
人言疾行遲也李曰匪諾急言在飛龍
前也無實寡信行在跛鼈後也
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腐不以道相稽反以
財相輔
韋曰徒詐稱仁義禮信之名而無其實故
曰廢也世道交喪爲日久矣故曰荒亡腐
也稽致也然不能以道相招致而以才辯
相輔助也徐曰稽啓也啓開悟也輔佐助

也忽無就形背眞向僞華薄之甚以至於
斯也李曰稽至也不能矣德往德來以道
相至翻乃以財以貨更相輔益志在有爲
也
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

豈可緒僞世教若此如是迷來久
緒李劉李本並作聚韋曰先聖之教如鏡
中之影聲中之響隨隱去來鏡自常靜隨
聲大小響自常元而僞世迷執聖迹應物
之影響矯以治物何由可取而緒用哉則

知迷來久矣李曰鏡中之形取之實難風裏之聲聚之非易聲之與形取必不得輕諸薄行有爲事業實知無益澆俗昏迷是以自遠故云迷來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爲常主迷迷以相傳輾轉相受與

韋曰凡物云云皆自然而無有其主使其然者也而迷惑之徒謂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與人因相傳授豈不大惑哉劉曰聖人夷俗與物同波神無死生形隨變化教

貽於後迷者相傳以迷授迷故展轉不絕也

邪僞來入眞虛無象如有

劉曰昧者不明爲邪所入巧僞亂眞像如有道

自僞不別眞爲貪利往守

徐曰迷師自僞不辯眞邪爲貪欲所纏殉俗逐利往而不返以此守身誰云長久哉

李曰邪僞有爲也入眞無爲也迷者將欲邪道以求正眞有爲而入無爲必竟不得

也以此爲得是虛空有像而非眞有自著
有爲之僞不識無爲之眞何以得然止爲
貪欲財利以此相守遂失無爲眞道也

非常正復亡癡盲持自咎

劉曰守僞失眞正復亡滅癡盲所致欲咎
何人

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

劉曰火自木生還自燒木邪自身作還自
滅身

聖辭章第十一

老子曰聖人之辭云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爲自然

韋曰道法當何所觀哉直以無法無觀自然自冥耳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此之謂也如今所生者何以而生哉不爲生而自生耳故知道自然也劉曰凡是有生皆從於道

眼見心爲動口則爲心言鼻爲通風氣鼻口風氣門

李曰眼則視見外色心則動緣前境口既

能宣言語鼻乃通傳風氣此則誰使之然
耶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氣從鼻口爲風
氣之門劉曰引聲色者耳目也通風氣者
鼻口也

喘息爲宅命身壽立息端

徐曰喘息促急貌也宅人所居託也立住
也端首也人生迅速若白駒之過隙氣息
促急在於呼吸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氣
爲生命之所居託也七尺之身百年之壽
生死之去住以氣息爲也劉曰命依氣氣

依身氣絶命亡身謝氣散

譬如穀草木四氣時徃縁

劉曰草木資四氣以生成形骸籍喘息爲

宅命

氣別生者死增減羸病勤

韋曰別離也人全離氣則死若氣有增減

則有羸病之勤苦也徐曰四氣有盛衰四

時有代謝故百穀草木有生成凋枯縁徃

則死縁來則生譬如人假四大而生四縁

離別則死四縁和合則生陽并則增旺陰

并則衰減故羸疾勤苦生老病死也

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

劉曰有爲有欲生死遷流無爲無欲常安不動

無爲無所行何緣有咎愆

韋曰夫無爲者無行無止無去無來無生無死變化惔然安之於命咎愆何緣而有哉

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徐曰貪樂身形厚其生養恣六情所欲任

一業所爲有爲有事致成生死怨仇也若知身非我有生是委和無生養過患又何怨賊之有哉

五行不相尅萬物悉可全

劉曰夫七尺之身五行畢備有爲過當逆順相攻若外智遺形付之自治各司其分陰陽順序不相侵尅則百體俱全也

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三光無明冥天地常照然

韋曰有成必有毁無成則無毁自然之常

道也是以聖人雖成不成故能無時而不成也夫天地無心故能常照三光無心故無明冥聖人無心故能常成也

觀諸章第十二

老子曰觀諸次爲道存神於想思

李曰爲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前雖陳化道乃恐迷者未回令觀爲學之徒修道之次第欲得長生不死唯有存神思道則智將道合存神則神與形同神與形同自入清虛之境智得道合默歸智慧之源

妙果斯成方爲道也劉曰觀心次第令亂想不生以思要道也

道氣與三光念身中所治

李曰道氣者導引也三光者身中之三一神也修身之道必須導引和氣令得致柔

存三守一一不離身自當得道三一之神化在人身三宮之內念念不散其神自降神降則眞道成也劉曰內明外照天地氣通澄神淨慮綱維不散

彷彿象夢寤神明忽往來

李曰人能念道道自來歸之若解存神其神自降忘情忘識如夢如寤彷彿神降罔象得眞神則出入無方故知往來不滯

恢泊志無爲念思有想意

徐曰恢當作憺恬憺無味虗靜無爲志在思玄念眞逍遙無事而未能厭心槁形情忘愛染猶有思情念慮追緣之想貪欲之意也

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

韋曰次當遣存神之心恢泊志於無爲此

存神之思猶有相有意故當又遣之以定于無欲亦乃忘其思念故不知我之持心念神之異也徐曰言存神之人自謂安心定意無愛染之情而不知神有慮欲雖持戒閉空而邪念思想不覺已生也

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

徐曰麤作粗學者未能弱志精行虛和保神或意氣剛强好尚粗盛粗盛有爲之法事乖淡泊故自知所尚多事多患也李曰有想新生異念初起由細微也積念爲大

增想成多紛綸有爲昏惑斯甚此惑尚粗
盛也人間之代有爲萬境六情繫者觸途
皆染故曰多事
事興則形動動則外通謀
徐曰物事滋興則動用身形身形躁動則
心智外通謀慮得失李曰外事既興内心
亦動心與事合共圖有爲故曰通謀
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衰衰者
將不壽
徐曰不能靜神内念而役智外謀謀慮既

繫神勞志失此乃傷性之由緣危殆之端首危者不久將致衰損也形弊于外神勞於內内外俱傷將恐不久衰然則神忘氣散亦將不能享壽存生也李曰無思無慮則安有圖有謀則危安則長存危則不久不久則傷夭故曰不壽

以身觀聲名物事難可聚

李曰身是内也名是外也内身猶爲空假外名故是虛花以此而觀身尚不可久存物亦不可久聚何故以此一身扳緣萬境

并欲聚前有爲聲色名利可欲皆聚一身戒有累勿令貪染也徐曰物事者財貨之事也身爲道器名爲身賊故名成則身敗身安則道隆以斯而觀名聲財貨難可聚積也劉曰身爲名亡孰爲聚物

以名聲偁號必爲是所誘

劉曰夫嗜欲肆情徇名貪利志重聲色高尚侈靡者曷嘗以爲非哉故曰必爲是所誘也徐曰言以高名令譽偁號尊榮而爲是者以此貨利爲心也既貨利爲心是必

爲名利之所誘引也

皆坐於貪欲貪欲爲殃咎

徐曰坐者罪之所由殃禍也咎罪也言董

名譽者坐由貪欲無猒則爲三世之禍罪

也李曰饕餮之徒貪婪之輩亡不以道自

爲殃咎劉曰五刑之屬三千條例唯坐貪

欲被刑未有廉貞致辟貪欲旣爲大禍人

人何不戒之

貪者爲大病習貪來巳久合會微漸漬非鍼

艾所可愈

徐曰貪爲三毒之首爲生死大病由其前身積習慳貪至於今世故云已久也滋益也愈當作瘉病瘳也積習貪心其來久遠合會微細漸漸益多譬膏肓之病非鍼艾所瘳瘉也李曰貪可煞身故爲大病積習

生常故云來久微微而長漸漸而進自微至著從小至大患生於内病至膏肓難可救除故非鍼灸所瘉劉曰久植根栽觸類斯長病非形質豈鍼艾所可治也

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

李曰貪爲至病救所不除今欲除之其用何道但能無欲而貪自除若能忘身而害斯遣唯清唯靜守道守眞端坐無爲翛然絶累也劉曰芸芸者歸根復命者自守

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

徐曰慕猶尚也聖人尚虛靜無欲凡人尚名利有欲眞與俗及去取不同故不尚凡人之所主也李曰小人所履耳目注於聲色心意住於貪欲反以此爲病不得成道大聖所以行清虛無欲心不主於有爲故

無人間之累也劉曰彼我尚喪豈求主哉
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韋曰我本無身忽然而有常忘其有身同
於未生之時此有常可使無常也不以生
爲生故常生而不朽此無常可使有常也
徐曰失道者有常使無得道者無常使有
故莊子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
之非天乎斯之謂矣李曰俗人之所慕但
貪名利唯求情欲志在於有不肯於無今
聖人内遺心識外絶名聲非有非無能無

能有不有能有可使有歸於無不無而無
可使無歸於有無歸於有無有不成有歸
於無有無不滅或隱或顯變化自在也

經誠章第十三

老子曰經誠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興盛不如

妙微

李曰尋經誠所言依法義推究濟濟貴盛
赫赫高門寵極則辱來樂徃則哀集常嬰
得失而患興衰不如懷道自安含眞善見
退不枯槁進不榮華逍遙木鴈之間放廣

市朝之際存妙微質朴也劉曰赫赫者亡
妙微者常以義推窮必至於此

實不如虛數不如希

劉曰心實無妄故致虛妙事煩多弊故不
如希

茂多卒夭疾不如遲

徐曰卒急也邪教正言悉應自然故修習
科法應急而易成禱鬼祈神多有卒驗修
爲正道應遲而難成難成而無敗入於不
死不生習學邪文易成而易敗不免輪轉

生死故邪不如正疾不如遲也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劉曰萬物皆然非止人事
聖人絶智而爲無爲
徐曰絶邪智去有爲明正智爲無爲也劉
曰絶智故無興盛無爲必無廢衰也
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徐曰言於無言之理終何所言行於無事
之事又奚所施乎劉曰冥然順物與道同
遊喪偶亡懷行安將寄

孰能知此偶不如奇

韋曰道本無言應物而言故言無所言也道本無行應物而行故行無所施也偶者二也奇者一也能知無言無行者故當損二歸一以趨道也劉曰身以偶神欲以偶身勞形者爲贍形骸喪身者爲多愛欲故遺形者神靜棄欲者身安莊子云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焉

多不如寡孰賢難隨

徐曰寡少也隨從也多方博學泛觀衆流

不如專精味道抱一守玄故曰多則惑少則得誰謂仁義貞廉以爲賢善然徇名蕩德易生僞薄難以從德反道故曰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

孰仁難可其義少依

李曰無爲之行難行不二之心少悟誰有賢名之士仁善之人能以可於心而隨其行仁賢尚爲難可蒙昧故非易行是故知幽玄妙義少能依者也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李曰若能隨不言之教依无爲之理自然
悟道智無不知雖無所不知而即無知能
忘於知得道樞機今言得者得道要妙劉
曰道以無知爲宗體之者得其樞要

空滅成無何用仙飛

徐李劉本作空虛滅無何用仙飛韋曰遣
大賢仁義之名歸大賢仁義之實則漸階
於道也樞者要也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既漸近於道故能知道無知也此是
道之機要也則知道體不可以有心期故

復損機以至空損空以至無然後能飛仙
矣仙者無生無死之名也夫眞人者通古
今等變化與萬物同體與造化同生故能
無時而不生無往而非可乘虛履空貫金
穿石何足爲難矣徐曰神人守精反眞空
虛滅無仙人養神長生舉形升天有形不
如無形故曰何用仙飛也劉曰去留離形
隨變任化曠然無時待飛仙何爲
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徐曰大道高遠曠蕩無邊陶育萬物制御

於神範圍天地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李曰
玄而遠故言曠平而夷故言蕩控御一切
故言制也包羅萬有故言圍也
若能明之是所反非
李曰若能明之於大道至理無不通悟之

於曠蕩塵累無不淨則知從來小見舊曰
俗情所善者非善所是者非是也
經言審諦孰知能追
李曰審諦眞實也夷心則照之於寂路虛
已則達之於道原滅聞見於樞機絕是非

於曠蕩此爲玄妙之教眞實之言而迷俗逐欲者多忘情者少誰能隨之劉曰道絶情慮理超言象隱顯殊致固非淺識者所知也

深妙章第十四 維三 十四

老子曰道言深妙經戒乙竅天地物類生皆從一

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故曰生皆從一也李曰絶慮爲深不測爲妙一者玄也竅者微也經法深遠誡

律玄微所說之言極爲幽奥皆云天地人
物俱從道生信而有徵也
子能明之爲知虛實八
李曰明之體解一爲物本知物從一生者
爲實也言不從一生者爲虛也
子若不照顯之不別
李曰我非汝說若不能照了我雖顯示汝
亦不能分別劉曰心若瞎昧縱顯現亦不
別
子志於有無爲所疾

徐曰疾猶病也有是無爲之病勸去有歸無也劉曰靜以憎亂巃以惡煩有爲多是無爲者疾

爲有所嬰億載無畢

李曰若能志在無爲則脩然證道恕存有

欲以此嬰繞千億萬載爲有爲繫縛無由了畢劉曰得彼逐此羈鎖相連愛心流注

何時可畢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略誡慎勿失

韋曰子旣未能別了道言微深妙遠之旨

且可撮略其粗淺之誠言勿令心有放逸也徐曰衆妙難明撮略要訣保德守貞順戒勿失李曰玄章秘典未可具明釆取要略唯當順從經戒捨惡從善出有入無終始常行莫令差失謂違經也

先損諸欲勿令意逸

徐曰持戒制情先損諸欲塞兊則塵境不入閉門則心意無逸也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

李曰無事即是閑居安心便爲靜處專情

乃曰精思洗心名爲齋室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徐曰飛鍊八石鑪轉九丹刀圭一奏上升清天雖曰神妙猶是方術豈若正性眞根元一内法守而不失與天相畢故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劉曰爲道日損不假繁文但能守一道自得之

經非不逹終有虚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無必有子未能决

徐曰經雖蕳略理非不逹世教虚僞道文

眞實實中有實是以有不定有還歸於無無不定無還復生有有無相生未始有定尹子始學未能辯決李曰上言虛實其在此乎言無必有此乃虛爲實也言有必無此乃實爲虛也實而爲虛子當未能分別虛而爲實子亦未能決了能決能了知實知虛既達於經自保於道劉曰理有通變言有抑揚達文者喪其眞執教者乖其趣微言隱奧剖其良難體解內明方可玄會也

但當按行次來次滅

李曰但可依按經法奉而行之先捨於惡次忘於善先破有欲次滅無爲有爲無爲並忘若善若惡皆泯念念欲起次次蕩除

劉曰既不能决明幽吉但當依教次第修行耳目聞見不便尋思而生分別也

道有眞僞福有吉凶

劉曰乖宗者僞會理者眞無爲所致者吉有爲所致者凶故德經曰福兮禍所伏也

罪有公私明者纖密

劉曰爲道者公也爲俗者私也夫修道者
不契玄宗情行尚起應物失當事或有違
謇謇匪躬志在濟物篤誠於道理異私懷
義屬中孚難過可亮也纖密猶麤細也
占往知來不如朴質

李曰達於過去占往也明於未來知來也
雖有智慧終始皆知而多敗必有顛蹶唯
當存之朴素敦之質眞可以立身可以事
君可以養親可以成道勤修也劉曰逆慮
多眞入知來近辱絕聖棄智純素以居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維四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華陽韋處玄　向幽徐道邈　冲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　虛　子　集

虛無章第十五

老子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萬物

徐李劉本並作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

韋曰虛無者無物也自然者亦無物也寄虛無生自然寄自然以生道皆明其自然

耳一者即道之用也天地萬物皆從道生莫有能離道者復謂之一一之布氣二儀由之而分故曰一生二也萬物莫不由天地氤氳之氣而生故曰天地生萬物也李曰此謂有像之物也自上生下次第相生也劉曰推窮生本以致虛無此乃名理相階其實不知所以也

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

李本作化生韋曰天地萬物皆微妙一氣而化生也徐曰二儀萬物皆一而成人獨

得微妙之氣故能精靈變化也李曰天地人物並皆抱眞一之道受微妙之氣所以方得化生是知一氣者萬物之本也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欲益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徐曰長久之寶一也人不能懷微妙之氣守一以長生不保其所寶也而保人所寶增益情欲慕樂尊榮是謂去其本也生眞寶三儀之正道也劉曰長久之寶謂眞性也夫貪益尊榮者喪其本生之性也

恍惚章第十六

老子曰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

李曰至本空寂名曰虛無虛無即非空寂有無不定備之恍惚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故知虛無者此即道之根本萬物得生皆由於道是知道爲物之本元也

在己不忘我默焉

默韋本作異韋曰言一切萬物莫不共道同其本源而羣生流蕩不能自同於道是以輪迴生死之波若能存道於我則其命

不滅不亡矣衆人皆不能存道唯我獨能
存之故我異於衆人李曰道者物之元氣
者生之本失道則死喪氣則亡若也不亡
聖人黙然不說今之廣說至言大數妙教
而教其養氣抱道復本歸根人若能納氣
於内抱道於懷水火之所不能災生死之
所不能害長存入道端坐成眞得意忘言
故云黙焉知而不黙乃失之也

生置章第十七

老子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

徐曰置者立也虛氣和合變生我形精妙無物化立我神也劉曰實不生實生實者虛也有不容有容有者無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韋曰生者存也我所以長生者心同於虛也我所以長存者形同於無也神無形兆故生我也心有所存故殺我也李曰形不自生得神始生身不自殺由心故殺心不爲惡足可長存也

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韋曰夫有心有意則有所存故患害生焉若我無心則無所知又何患哉李曰心有分別之知能造有爲之過過成患我是實由心若也忘心無知自當無患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身耳

韋曰此遺形存神之方也徐曰猒我有身大患思念未生無身無累也及氣血積聚成此肉身假借不足爲有而人貴重益成患累也

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
徐曰夫馬之運車如神之載形也神處人
身若人居室舍舍全則人安身康則神樂
故智士保身以養神運形而升仙也李曰
身能載神神能乘人故曰車也身能容神
神以身爲屋故云舍也自外來寄於身故
云主人也
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徐曰身形靜神即止其宮府也躁動有爲
神即去其居館即者言應用急也李曰車

牢始能載物舍靜方可安人爲主旣也諠
譁作客何能久住必須堅守於身而神自
秉之淨洗於心神自正之内外安靜神自
居之若身有染穢心腹躁動神即離人故
云去之劉曰神住曰生神去曰死生由靜
載死由躁危

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反未生也
李曰愛染罪垢躁競有爲是常人流俗之
心也聖人清淨捐欲無常俗之心也有心
者逐末入於生死無心者反本歸於眞道

無復生死也劉曰寂然無物。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哉

韋曰夫有欲有憂皆由存身生生之厚也若反未生則惡有身矣何憂患之有也李曰已生之後方可有形未生之前理無身也有身則百憂競起五欲爭興無身則萬累都捐千愁并盡尚無有身之患豈有身外之災

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與

道通也

韋曰精耀神明也夫外其身者則精耀不去其形也精常留則其道德自然與一合體與一合體則其道通同也徐曰踈外逆旅之形親愛生我之神故虛心靜形存神

守素則玄精光耀留止宮室與道通一是謂無身之身也李曰營生之士學道之人必須外忘於身不得多養於味先宜內存於神志之於道恍惚精微智慧自歸精彩光明無不照了故言精耀留若得智慧止

乃將道德一合均之無德契以虛通道叡言
與道通也

為道章第十八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莫不由自然
李曰古昔修道之士皆由有自然道德清
虛無欲未待師教而自然修道無有不由
自然也若強為之則不然矣
故其道常然矣強然之即不然矣
劉曰非有心而作之強為之則有心也是
故不然矣李曰凝情合道無欲全眞行之

有常常得自然之道若外不立行內不修心强令爲之道終不得

夫何故哉以其有思念故與道反矣

劉曰何故即不然蓋道無思念有心者違

是以槖籥之器在其用者

徐曰籥有六孔如篪樂器也言器空虛在人所用喻聖人空虛無心有感必應在緣所用應物處方也

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

李曰橐排橐籥管籥也橐能出氣籥能出聲皆悉無心任人所動氣之大小聲之長短若方若圓或廣或狹從人所爲造不與人爭此舉喻也劉曰無心求用故不爭也善人在於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

劉曰應物而已聲氣之美常歸橐籥無爲之德常歸聖人

以其虛空無欲故也

韋曰天無心順物物者使萬物各得其性天

下莫不歸之以爲主也李曰此合喻也善行君子立德淑人外則與物無競内則無欲謙虛德自歸身道當在己也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

李曰有欲則傷身故云凶害之根無欲則會道故云天地之原而凡情迷亂蒙昧無知不知有欲是凶害之根不知無欲爲福善之原故曉示也

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也

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者從緣悟道也故云盡十方世界是道人眼盡十方世界是道人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便恁麼去只是光影裏作活計向光影未發之前洞然開悟方信道無不在即一物中了悟天命神玄非他物也故云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也知者悟也致造者皆至也言吾之至至也

學之徇異名析同實

學人徇逐天命神玄之異名分析不異道之誠實惑於名而迷於實也故云學之徇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異名析同實也

道本無名因名悟道道者實也名者實之賓也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悟實而忘名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名者言

也故云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此章明道無不在悟實忘名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

觀者照也以智照理如照水也此借喻也

徐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化生萬物萬物萬物萬形萬形各異未如有同也李曰虛而爲實無而爲有即是虛無之中能判三才而生萬物三才有象故言實萬物有形故言有舉大明小既言天受一氣是

知物亭元和天既蕩蕩清高無心分别不
失於一人亦須勤勤強志清淨無爲不失
於道也氣雖是一形乃不同故言各異也
是以聖人者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徐曰混沌無分别貌聖人體元一未分道
德混沌玄一太妙本同一也
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
徐曰天得玄玄之氣故清高在上地得混
黄之氣故濁靜在下二儀雖異守一同也
故與天同心而無知

徐曰心同玄無無知無欲也劉曰四時運
行非有知也
與道同身而無體
徐曰身同虛無無身爲體也劉曰混同方
妙故無體也
而後天道盛矣
劉曰弘之在人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
李曰與人同心心無分别與道同身身無
形假將天合德共道齊真是名天道盛矣

何以得同天道之盛制心意無意深還思
慮去繁想始可得矣劉曰群品云謂無心
者制
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
劉曰應物之遠留者其體長存徐曰隨之
後無故去不可逐無體之體故留不可遣
也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之
劉曰曠然無際
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劉曰杳然無象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

李曰懷道君子絀聰明絶視聽愼言語不華綺節飲食斷滋味虛心玄覽故曰內知不失微妙稱之抱玄

夫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欲言亦無所道欲食亦無所味

徐曰體空達妄即色非有情忘塵境又何所言未聞見乎李曰悟萬境皆空心即俱

靜

惔怕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

韋曰外忘聞見則視聽之欲絶内忘心口則言食之欲滅内外絶滅然後能惔怕寂然復歸於無物也李曰躁競浮動輪轉有

爲之内惔怕寂哉復歸無物之道

若常能清靜無爲無自復也

劉曰明得眞之者非云爲所致

反於未生而無身也

李曰内外無染故曰清淨恬神息慮是曰

無爲合氣於漠反於未生體同自然而無
其身
無爲養身形骸全也
徐曰清淨無爲抱德養身和氣已復故形
骸保全也

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韋曰道氣復歸其身則忘身忘身則德合
天地矣夫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若然者
身不保而自全年不保而自生也徐曰天
地精氣充實我身壽同二儀故曰長保年

也李曰無爲養身無事安人功格四表道
溢六虛此謂充實也修身者年命長理國
者鼎祚遠此長保年也

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子曰人哀人不如哀身
徐曰哀悲愍也學人哀愍衆人論俗忘反
不如自悲己身不能養神守身也
哀身不如愛神
徐曰愛惜也神勞則去身去身則生亡若
耽嗜六欲傷神損性也

愛神不如舍神

李曰雖愛於神而未免勞役猶嬰患害不及舍神舍神者外則不執不染內則無思無慮內外清淨神自歸之不出於身故曰舍神

舍神不如守身

李曰神雖至妙仍不自立要託於身方能運用今但舍神不守於身身敗形離神無所寄欲神長存先須守身守身者必淨必清同道同德遁幽洞微則與虛極不二存

三守一乃共眞神合契也

守身長久長存也

劉曰情欲所爲者人也若無情欲直是身耳人將安寄哀謂哀憐也愛神者爲愛子重毋也舍神者謂旣貴矣而又深之舍育光輝不令散失也守身者謂屋靜人安主誼客散身爲神之舍故守身以安神也身不躁動神明靜泰形神兩全故得久存夫客必不孤遊不依主神不獨化必藉於身故客非主不依神非身不立然則身爲神

本主為客基故愛神者先須守身存客者
必須愛主故曰含神不如守身也

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

沖曰神為生形之用無用則形不生形為
養神之利無利則神不成也劉曰形非神
不生也神非形不成也
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
沖曰形假神以得生神含形以得成形神
不合無由生成也劉曰隨其神化以生形

類故曰形不能自生隨其形類以成神功
故曰神不能自成
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冲曰利用相須更相生成劉曰形神雖異
相藉生成生成之道不合不得故曰形神
合同夫神由形用形爲神生形用既彰神
功所致則神生形也形由神生神由形用
神功既著著乃由形則形生神也故曰更
相生形不自興必資神化神動形作功用
乃成成由神生則神成形也神不獨化動

必資形形作神隨神功乃見見由神用則形成神也故曰更相成

神常愛人人不愛神

李曰神既託人亦欲人不死人乃資神亦須神不離不離必須修身清心能修之者始是愛神令人多穢濁不肯修身身既不修是不愛神也劉曰神常愛人欲使安靜人不愛神役用無涯

故絕聖棄智歸無知也

李曰聖人無名無名既無矣復何所絕大智

若愚智乃如愚即是無知復何所棄今言棄絕謂聖有功名之累智有分別之機分別者勞心徇名者損身身心若損形離神散此是不愛於神不守於身有爲失道也勸令棄名絕慮以歸無知此是愛神也

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子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

李曰聖人內遣心識外喪形骸與冥寂合其眞虛玄同其體陰陽之所不能變盛衰之所不能移玄德常靜故曰常安共天地

均其覆載鬼神齊其正真包大納細通幽
洞微無屯否之期絶困窮之日故曰與天
地合其德鬼神將來舍也劉曰無事無為
幽冥通暢
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
葦曰得生以爲安者得死即不安矣得富
貴以爲安者得貧賤即不安矣劉曰安於
有爲有爲非常失待則困
蓋天道滅盈滿補虛空毀强盛益衰弱
劉曰虧盈益謙其猶張弓也冲曰日中則

昃月滿則虧陽盛則衰陰強則弱此天之道也聖人則天理物行平等之法損有餘補不足抑高強舉下弱也

損思慮歸童蒙塞邪智聖人之朴也

冲曰蒙本作朦不明也思繁則巧制盛慮多則謀賊生奇物來於寇盜矯誣長於詐術故令損之歸於童蒙童蒙不晤無爲肓火自煎不飾智以驚物閉塞斜智開明正慧則僞法不行眞道流布去邪取正聖化之本也劉曰懲忿窒欲養蒙以正分正外

智都去者是聖人之質朴也

是以天下尚存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久
長

劉曰生身者神也無欲安神可以養母也
無欲故神安神安則長久李曰事親者以

孝爲先修身者以道爲本孝子善養揚名
於後代學者能修修成眞而不死養神存道
故曰愛母身與道同故曰長久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維五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冲玄子
任眞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子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冲曰體與道合是身之虛也心與天同是心之無也身虛而萬物自至心無而和氣自歸故虛無者無爲之至妙也

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
而不見也
沖曰藏身謂陸沉晦迹而不出其才能也
藏人謂混俗同塵而不見其智德也
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

劉曰死猶遺忘也夫遺忘其國者雖居物
首不爲貴也富有四海不爲利也不爲利
侈靡皆捐不爲貴則憍逸斯棄棄憍逸則
力役不勞捐侈靡則財用不竭夫財用不
竭則儲積充力役不勞則蒼生靜蒼生靜

則國安儲積充則國實國實者則理之基也國安者則理之本也保夫至理之基本者其由遺忘國乎如違此道敗忘立至稽諸故實詎俟斷焉

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

劉曰遺而有之故不亡無爲而理故國盛矣及群生遂性樂俗安居甘食美服不相往來李曰死猶忘也修身之者體即身無身即人無人忘身而身存理國之者體同虛寂德並太空兼忘天下故云必先死於

國既亡於國在宥天下薄賦輕徭兆人安樂故云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政化太平人不流亡故曰不散國實人富積粟足兵故曰復充

若能知常施行反也

沖曰人能知素眞常存玄德大道凡所施行與俗皆反也劉曰能知常道者凡所施爲行事皆令歸反其眞性也

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韋曰死而不亡者壽之常也而行與俗殊

故曰反也衆人以生生之厚故動而失生
而命盡也沖曰衆人以百年爲常安身厚
味爲樂用聲色六欲以生生動則傷生失
性致壽命竭盡也李曰衆人用有生之命
持以生身放情極欲以爲歡樂而有害命
傷身上旣失道下亦失身故云動而失之
壽命竭也
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
也
徐曰夫大物者太極大道太極者天地之

父母也道之奥也綿綿常存不斷不絶冥
冥幽深混沌無分別不可以智知難可以
言論也
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
李曰使智求之而不得故曰去之以欲取
之而不得故曰離之不可以為親故曰遠
之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
託於萬物常以虛為身亦以無為心
李曰託謂因假也聖人所以得道者顯不

因於天下幽不假於鬼神外無賴於萬物常以虛為身亦以無為心而自然成道人若心忘有事志在虛無雖不欲成道而道自成也

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

神

李曰兩者虛無也以虛為身此乃無身之身以無為心此乃無心之心無心之心則無心無身之身則無身至無身心是謂守神雖曰守神可以虛無故神自歸之故曰

守神劉曰係累外絶神明内安守神之道也

守神玄通是謂道同

韋曰神不離形故曰守也神形相保則通玄而合道也李曰能以虛無守神神通虛無之妙身同於大道之體故曰玄通也

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子曰智士無思無慮之變

韋曰大智之士以百姓心爲心故曰無思無慮之變也

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李曰無智之者必貪有欲有智之士未肯無爲是以滞凡庸少能歸道聖人勸戒意在虛空故曰有智之士勿多生思慮好爲變詐常須空彼我端寂無爲身不躁競爲

恬心無浮動爲靜内外清靜是修其形體於物無害爲物所養故曰育焉

變者貪天下之珎以快其情
李曰積思慮好詭詐逐欲不止萬境遷改爲變也夫難得之貨是天下之珎懷貪無

已縱欲暢心禽色荒亂此快其情也情快於前政敗於後必然之理的如可見故舉下文以示之也

然後華兵四起禍生於内

劉曰舟中之人皆為敵國

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李曰以道濟物以文柔遠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自然而歡泰少私寡欲貴粟賤金俗樂家安樂和禮洽此無為之化也若肆情極欲奢淫好勝四郊多事五兵動作疊

起蕭墻禍生於内也君既昏亂臣不忠正國動亂也征役不止困於轉輸人勞疲也

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

沖曰身以神氣爲本神守氣聚則長生也若有爲有事勞損神氣神去氣散則形廢矣李曰爲國之本要在安人人安則逸人危則勞逸則人居勞則人去國之興也寔在於人人既去焉是知國廢理亂由道興廢在人以道愛人天長地久矣劉曰民惟邦本本散國亡

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斧戟也
沖曰斧戟兵器也生命貴重於萬金神存
氣聚則生命無窮神亡氣散則身殂命盡
故曰出其無極之寶也六賊外入三毒內
興攻伐甚於六軍殺傷利於斧戟也李曰
寶者無爲之道也賊者有爲之兵也我無
爲而人自化此用無爲之道也若不用無
爲之道是出其無極之寶如用有爲之兵
也兵能害物日費千金甚於鋒刃㪅云入
賊利斧戟也

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李曰不貪欲故無爲不好兵故無事貪欲
則人損戰伐則人勞無爲無事不損不勞
百姓安寧聖人之化也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
李曰無爲用道知一也功成事遂事畢也
内明達於至道知一也行成德就從因證
果得於眞道事畢也
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徐曰一者眞一也德常德也知一者無一

而不知故萬事畢矣虛空無心常德留止故能官天地府萬物威振千靈鬼神畏伏矣內解鬼者精也眞一之至極常德德之至貴乃精神之根本道氣之元先故精神臣伏萬氣歸宗也李曰聖人無心不起貪欲道在於己德止於身故曰留也用道則道流遐邇懷德則德被幽明旣爲人之所歸依亦爲鬼神之所伏從也劉曰有心爲德德斯去矣故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鬼不神故曰伏之矣

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

李曰天地無私任物自化壽之長短豈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惡故命有窮通若能存之以道納之以氣氣續則命不絶道在則壽自長故云不屬天地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

李曰不視故不爲色所盲不聽故不爲聲所聾不知故不爲智所困絶聲色而清淨去分別而無爲神不離人故云不出於身

身將神合命與道同故云長久所言不屬天地其行如是遂與道同劉曰耳目之用廢心智之處忘心神不出身契乎常道矣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韋曰天地與我俱禀自然一氣之所生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絕耳目各守本根之一氣則與道同久矣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此之謂也李曰萬物俱資於大道三才同禀於一氣而人皆逐末遂至傷生老君守本故

能成道若能法聖人而爲行虛極自然可致也

非效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

李曰爲善必近名爲惡必近刑聖人遠之刑名故不學衆人行善仁者殺身以成人義者義非而正己聖人修生故不殺亡邪故無正非行仁義也忠信者道之華聖人棄華取實不行忠信也孝非天性禮異至誠心狠貌恭故非妙行所以不行欲爲凶

禍之根愛是煩惱之源愛欲在己身尚不安如何得道聖人清静非行愛欲也於物無害物利自來

常惔怕無爲大道歸也

李曰上文行善及至愛欲皆是有爲之事也老君懷道抱德恬静無爲常行此行遂得成真故云大道歸也劉曰有益者物赴無爲者道歸

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

劉曰内明無光德隱群遊李曰大道若歸

用無不可變化不測謂之神智無不通謂之聖人非有事神實無爲智照凝寂故無光隱形藏用故無名矣

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子曰夫兵者天下之大凶事也非國之寶

劉曰兵動害物喪國亡家禍莫大焉豈曰國寶

寶之者而不用也

韋曰守道無爲則天下各安其所安而兵不用矣此之謂大寶也安用此不祥之凶

器哉劉曰國寶者不用兵
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
李曰克定禍亂義實由兵以慈用之其戰
自勝然兵既主殺殺爲凶事非國寶也好
生惡殺重粟愛人無爲戰兵爲國寶也故
云寶之者不用用之者動有亡國失人之
患此是凶之大也劉曰若用兵必至於此
也夫安天下者當以無事況用兵乎不得
以用之非樂然也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質朴而不敢有爲與天

下交爭焉
沖曰聖人空虛無爲懷道守德不敢趨競
有爲與天下之人交爭名利也李曰存之
要道懷微妙也無失淳風抱質朴也無無爲
去兵息於機戰伐不與天下交爭矣劉曰
有爲有欲爭者奪之無事無爲樂推不去
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蜂蠆蛇不能螫
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
李曰心存正道行移質朴恕己及物内無
害心雖有外毒不能加也劉曰子雖凶頑

不能害於慈父獸雖猛厲不能害於聖人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

韋曰德冲六合玄通宇宙宇宙者將與萬物爲一體與天地爲一心然則猛獸兵刃乃是我體之塵垢耳安能傷我哉

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子曰天下柔弱莫過於一氣氣莫柔弱於道

劉曰氣雖柔弱聚散有時道之爲物無時而積

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
韋曰天地在空玄之内夫空玄之空不能空道故包裹天地焉金石堅剛不能障道故貫穿萬物焉劉曰若非柔弱豈能包裹貫穿哉

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以從生者乎
韋曰柔弱者道與氣也剛強者天地與萬物也根本即自然之道也劉曰剛強之質從柔弱而生之物各有之不知其本所謂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李曰凡物有形必自無生故以無爲母元無所有以有有故遂乃有無無本空虛起無見者從虛而來故以虛爲母虛既空矣何能運行通而不壅必由於道故以道爲母道者非無非有非實非虛不來不去不始不終非物使之非人所造不知所以號曰自然道既自然而來自然即是道之根

本此名無能生有次第亙生欲結前能行柔弱則以生剛强也劉曰階淺以至深至妙莫知所由故曰自然者也

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子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耳非天地毀鬼神害

韋曰天地之大者生也豈無故毀人命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亦安得害我命哉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

韋曰用智遂欲勞動其身形廢神竭故中

道夭而不終也劉曰智生形動逐欲取敗
自貽伊戚鬼神何爲
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况於成事而敗
之乎
徐曰人未生時本無有身雜於恍惚之間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不能
清淨無爲養神守身使長生久視况復生
養失理動爲罪咎敗其成身善事致喪命
早終乎劉曰心本無爲情欲斯起神體無
象形色乃生無象無爲尚生形欲成事取

敗詐足怪哉

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爲反歸之

李曰縱欲傷身斷情益壽絶有爲之想內外都盡心意以索也年非外情命在巳身故曰反歸之

形神合同固能長久

劉曰夫欲保命長久不令早終者當須除情去欲心意都盡命自歸之更無他術索盡也謂俱無欲也李曰蒐離於人則身死神將形合則命長也

天下章第三十

老子曰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令神莫在身是謂道人

韋曰所在皆忘故能所在皆存劉曰涉遠之實誰留迎旅趣眞之士孰顧形體形骸尚忘況乎家國猶棄人天何爲

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子曰患生不意

冲曰夫富貴之人自謂歡樂無憂不意二字者反爲我身累患也

禍生絲微

絲李劉本作私李曰患以累身禍爲破滅意不以爲患而患已來私不以爲禍而禍

自至人知在生實畏禍患終日戒懼仍慮横來況公然行惡如何可免是以君子愼微爲之於未有也冲曰絲別本作私誤也不畏絲微之惡致生綸著之禍故曰小罪不積則大罪不成是以經言民不畏威則

大畏至矣

善生於惡

劉曰喪命之由爲貪善名

利生於害

劉曰吞鉤者爲貪芳餌也

大生於小

劉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難生於易

李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劉曰始乎履霜

至於堅氷

高生於下

李曰九重之臺起於壘土

遠生於近

李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外生於內

李曰由內故有外也劉曰言出乎外行加乎民

貴生於賤

李曰因卑以至尊也劉曰貴以賤爲本

動生於安

李曰因靜而有動也劉曰安其身而後動

盛生於衰

李曰熱極則寒劉曰日中則昃

陰生於陽

韋曰陰陽猶死生也夫天下同善而無惡

同利而無害者則善之名無因而生然則

善名由有惡而生利名由有害而生凡此

上事皆是有欲有私之患也李曰靜極則

熱劉曰命呂則律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

李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故曰相生虛者陰也實者陽也熱極寒實成虛也靜極躁虛成實也故曰相成劉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

韋曰有善則有惡是有歸有也無利則無害是無歸無也劉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維六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　註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碧　虛　子　集

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子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

李曰道則大無不包人則非道不生故知人在道中也道有細無不入物無不在是知道在人中也

魚在水中水在魚中

劉曰人之神氣天地交通也方彼遊魚內
外資水
道去人死水乾魚終
李曰此舉喻也魚之於水猶人之於道道
在則人存道去則人亡水有則魚生水無
則魚死人必須歸道魚定當歸水故曰人
相造乎道魚相造乎水水之與道人之與
魚不可暫失矣
故聖人自知反歸未生捐棄憍奢絕除憂思
韋曰捐棄憍奢然後絕除憂思憂思既除

然後能反未生未生旣反則道留而長存
也李曰自知者不可思須失道也反歸未
生抱守於本捐棄憍奢去泰去甚絕除憂
思無欲無愁以道賞心何憂之有
是故形隱神留
劉曰寂然不動
天下歸焉
韋曰隱安也形能安神故神亦留止於形
也冲曰同世之形託死隱變精神之身留
世化物天下慕德皆來從歸也李曰凝神

九重故言形隱道在聖德故曰神留覡風
而至慕道而來萬方朝覲天下歸焉劉曰
歸其靜也
無為無事國實民富保道畜常是謂玄同
李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用姧智名曰
無為不飾兵戈名曰無事不以有為撓物
常以無事安仁任用賢哲百姓繁昌國實
却被走馬以事桑田財足穀多故云民富
守於真正故云保道因循日新是曰畜常
保道得道畜常得常常違於常道故曰冥同

也劉曰主上無爲羣生安業儲積充實而民富貴至理之道如此

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子曰有國者其根深也

韋曰王𠅘四大繼天理物當與道同根無爲也李曰以道爲根所得深矣

天地覆載萬物畜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

韋曰天地無爲於覆載故常覆載是以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則重寶無所逃其域矣

奚假積留於府藏哉李曰夫有國者宜以

道為根德為本德無不被道無不通為天地之所覆載保其清寧萬物之所養育獲其長久不須積聚金玉而金玉自然留止也劉曰天地自覆載萬物自畜養聖人根深寧極金玉重寶一氣所須是棄而不用也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李曰外遺忘也用之有為而天下失行道之德而天下存故言有也以生為有愛養傷生故其身亡也能忘於身身將道合壽

命無極故其身存也劉曰夫遺天地者無事無事者則物歸之遺形骸者無欲無欲者則命存矣夫天地形骸尚自外之金玉重寶何足留意也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喜人之所不喜樂人之所不樂爲人之所不爲信人之所不信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

李曰至學之士學人之所不能學立行之者爲人之所不能爲爲與不爲皆爲學與不學皆學教無不達理無不通故曰道德

備矣細而言之常俗小人所好者有爲懷道君子所好者無爲此善人之所不善也人皆悅於聲色我獨悅於無聲無色此喜人之所不喜也人皆愛於名利我獨忘於名利此樂人之所不樂也人皆作憎愛我

獨作不憎不愛此爲人之所不爲也人皆信邪我獨信正此信人之所不信也人皆行惡我獨行善此行人之所不行也道與俗反忘遠功高事無不圓故云備矣劉曰善者善無情也喜者喜無事也樂者樂無

味也爲者爲無爲也信者信無心也行者
行道德也夫此六句亦有義焉解行不然
也道德不備也

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子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

章曰道無不在豈聖人獨有而萬物皆無
哉莊子云道在屎溺屎溺猶有其道而況
萬物者乎劉曰所明道無不在修者得之
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
沖曰萬物無知情均芻狗不知聖匠剖大

混一朴散爲無窮之物不能自知生本由道氣合生物道自居之劉曰藏諸用也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韋曰但不自知又不知物則神道自然冥會也冲曰神爲生形之本衆皆得而生不自知生我者神神自生我也劉曰近在諸身而不能知

君有德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冲曰君有無爲之德施於百姓百姓得其自爲日用不知謂我自然不知受君之德

也韋曰上不知下下不知上上下相忘乃
爲道治也劉曰功成事遂百姓皆爲我自
然也
是故聖人藏神於内魄不出也
冲曰聖人知生我者神故養神守身藏神

形内煉形化魄合於眞神混而爲一不役
寃魄又何出焉李曰魄寂也輕躁之徒其
神自離聖人法道安靜無爲神不離身寂
然在内故云不出也劉曰靜之至也
守其母其子全

李曰保道存神守其母也於身無害其子全也

而民熾盛保其國也

劉曰本固邦寧

玄虛積充壽命長也

冲曰玄虛者道也眞積妙氣積充我身故能飛行空虛壽命長久也

人能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韋曰命者自然也本者道也我都無知故

能歸一反於自然也李曰有靈之中人最爲智測之於景親之於天察之於地通之物理無有不知是稱爲智而不知身由道生歸根反本而守愚至死信命將終是大不知也劉曰謂假學之流雖復窮教盡藝辯智多能奇伎異端䂓模聖軌而不悟生之所由反命歸本之道而逐於外者於世雖得其美名於身是謂愚焉

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子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

韋曰隱安也先安其身形如天地之無爲然後能心居萬物之始也者道也李曰修身之理必先忘於形形有旣忘都無所見此隱於天地也然後息心歸本居於萬物之始也劉曰天地尚隱何所見焉居物之始何所有焉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

徐曰聖人常淸靜無爲故能通玄元之道混合神氣思念眞神以此守眞故能長存久視也劉曰所元通而不壅氣思混而不

亂以此守眞是聖人之道也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

劉曰情愛深於溟渤貪欲重於丘山如此

守身愚人之趣也

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

劉曰聖智愚情兩行相反俱專事業爲用

不同美惡二途功滿則方効也

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子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

所歸之

李曰道德是幽微之理天地已下是有形之事有象之物猶各有所歸喻無形之道若能無心去欲道亦當自然而至

夫道非欲於虚虚自歸之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

李曰道既虚無德亦神妙虚無神妙必竟清靜而入若能虚心無身自然歸道抱神守妙自然歸德也劉曰虚歸於道神歸於德道以虚往德亦神歸

大非欲於清清自歸之

劉曰輕清者上昇也
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
劉曰重濁者下沉也
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
劉曰水流濕也
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
劉曰火就燥也
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
劉曰無相者不能見也有形著不能隱也
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

歸之
劉曰羽族毛羣必歸林藪
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
歸之
劉曰類聚羣分各有遊處
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
劉曰有用者事竄無爲者道歸
由此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劉曰物類相感非由情割
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子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

徐曰四民皆有自然之性苟無根性難可化諭猶如烏黔鶴白非染浴之功也李曰聖人運慈悲之意開化導之方咸令捨惡業而建善因去虛妄而行忠信而迷途難曉失路不歸各隨生業任其顛倒不能虛忘罪福競生善惡行善者致賞行惡者被刑忠信者則是賢臣譎詭者便為狂賊並由行有善惡而名有是非本是衆生所為

非聖人所知者也此爲權教事至自悟故
言不知耳
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
李曰前以權法語曰不知任被愚情恐惡
根未絶故將此實教勤勤曉示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知積善
善至積惡惡來皎然非虛信之影響明言
此者心欲捨惡歸善也劉曰明聖人無心
應物而已善惡自積孰知之哉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

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
李曰我懷天下之始抱道也復守天下之母含德也道德在內爲人所尊故曰益宗物能歸道道能濟物人物得存故云以活其身劉曰潔源者流清守母者子贍

吾意常不知
劉曰知即非守母之道也
安能知彼行善惡焉
李曰聖人內忘於身則無人無我故云吾意常不知外忘於物亦無善無惡彼此並

皆都忘何能知彼之行善惡也劉曰守母
尚自不知安更知子所作

積善神明輔成
韋曰積善以感神明神明自然成輔亦我
不知也

天道猶祐於善人
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亦不知者也

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子曰吾道惔怕寂
韋曰死灰枯木之謂也

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

韋曰雖不失其生意同死人也故能無時不生以其意死寂然故能復其自然之命也冲曰意死猶灰心也

生生積浸潤滋畒留滯

李曰靜心息意以道生生故曰生生道流不絶久潤於身故云積浸玄津法水是謂滋汋流注己身有礙故名滯爲道所止故云留也劉曰積聚氣血將以爲身生生之義如此

玄冒沾洽

劉曰玄冒謂覆被形骸也沾洽謂津汋通流開諸關脉也

元氣包之

李曰息意有爲而生自存靜心歸道而命自復以能歸道爲道所覆故曰玄冒靈液流潤故曰沾洽人之受生本縁元氣愛精保氣氣不離人人得氣生爲氣所裹故曰包之劉曰生者雖曰神功非氣無以化育

其根益深

韋曰冒覆也言萬物之生積浸和氣之滋泃留結玄冒而沾洽也又有元氣裹之故其根益深與道同本冲曰泃如人手足液也冒覆也學人抱元守一以其神氣積充浸潤一身滋液津泃留滯百骸玄道覆燾沾洽內外元始道氣包裹我形萬氣長存眞神栖鎮所以生根益深長生久視也

乃四固

劉曰眞性綿邈形骸不虧

中無心

韋曰得地水大風故能堅固以成其身沖曰塞兌閉門耳目口鼻四情堅固塵境不得入中心空無也

故能致萬物精華

韋曰雖四物成其身而其中寂然同於無

心是以萬物精華莫不歸之李曰玄道所覆元氣所包道遠氣長故曰其根益深深根寧極身外則存四大不毀乃云四固忘情虛已內外清淨湛然空寂名曰無心身心既忘絕諸羣有契虛無之境得杳冥之

精故曰致萬物精華也

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

冲曰學道之人精修行氣故萬物齊仙霞
精光華玄景希夷微妙無極道無自來歸
也

以其空虛無欲固也

李曰有形之物並爲麤惡無極之物是曰
精華無極精華是爲眞道來歸已何以致
然皆由清靜空虛所以自然而生矣

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子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
沖曰老子十號一號古先生又應號記及
顯迹記並云上三皇時號古先生此即明
老君之身歷代行化當過關之時寓記此
言以誡尹公故稱開導竝乾指言升就及

尹公師禀受道傳授五千文付以九丹訣
又授九室之要將化西土升入太微欲重
訣言以解其惑故却告言古先生者吾之
身也所以祛尹公之疑示西化之兆矣後
人妄改云古先生者吾之師也一何謬乎

且帝王年代記所推老君文王受命之年
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昭王時宅關二十五
年癸丑與尹公説經二十六年四月升入
太微二十九年尹公會蜀青羊肆重見老
君遂化西國後人妄云平敬幽厲定王之
時西入流沙亦皆謬耳何者尹公是周康
王大夫至昭王時請出爲關令以候老君
非平敬之時明矣
今將返神還乎無名
李曰無名者是寂境之常道也隨機道物

從真起應名爲降德化緣既息攝迹歸本故曰返神來則於無象而示有象還則自有名而返無名故曰還於無名

絶身滅有綿綿長存

冲曰神者靈妙之稱也返靈妙之神還於玄虛歸於空寂無名無形絶同世之身滅有形之體成無上道綿綿若存也李曰息化去應名曰絶身滅有法身不動真道凝然是曰綿綿若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

李曰逝往也老君從東往西故云逝矣眞
法無一正道唯一從東而來還歸於道是
亦返一原矣
劉曰存亡自在非常情所測
忽焉不見
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
沖曰館舍蓬事所歸也老君在周和光世
俗微迹藏觀化風塵藏人於人人莫之
識欲息迹返原解形遯化是以忽焉不見
斯須之閒館舍光明照曜內外五色玄黃

驚駭視聽也李曰斯須俄頃也老君神妙不測道力自然於有能不有則忽焉不見不有而能有則放光五色映照十方示以神變者令以戒受也

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元

冲曰既覩神變方知大聖是以出於庭中叩頭頻顙唯願神人重復一見雖蒙教誨旨遠途多莫知所從故重一要得以抱一守元也

即仰視覩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
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
李曰良頗既發玄聖非遠仰視天上即覩
老君端坐虛空去地高邈容儀非彼皓首
形狀純是金身或無或有故云存亡恍惚
非大非小故曰老少無常
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
榮曰再數妙法觀令保道
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李曰有爲紛累人間穢濁浪生分別妄起

愛憎皆染汙人咸稱曰垢制情忍色達有通無並悉蕩之故言除也意無所繫故云止念內外弗著故爲靜心凝神於道用志不分故名守一劉曰凡非眞性者皆是垢夫止念慮衆垢方除守一不動眞心乃靜也

衆垢除萬事畢

李曰百惡銷曰除萬善具曰畢

吾道之要誠警竟即隱

李曰前請抱元守一誠以除垢止念邪念

息正業興可以成眞可以得道可以理家
可以化國事無不可故云畢玄元應物本
在救人人依教行理無不濟物濟人度德
克化給遯形入寂故云隱
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官託疾
李曰聖師入妙莫測所之仰德故流涕思
慕去於有事歸以無爲故寄俑託疾也
棄念守一萬事畢矣
李曰奉戒在心依經立行更不外緣是名
守一有累之塵既盡無爲眞道自成智滿

德充萬行皆備故云昇矣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文始真經註卷之一

維七

關尹子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所著書後爲文始眞經

文始眞經直解跋引

皓月圓明普見千江之水眞空妙有該通萬卷之經因水見圓明由經悟妙有圓明以皓月爲本妙有以眞空爲源本末同源流非異既循末以歸本仍泝流而還源源即眞空乃是不容思議流爲妙有爰非專一無言無言之言以爲經無說之說以爲妙無說之説以薦言前無言之言以明意外言前洞奥意外幽深非由直解以難通不假詳箋而莫曉因指見月忘指而眞月昭彰因解悟經忘解

而眞經洞徹見千江之月影知一月之維綱究羣經之眞詮悟一眞之統攝見知雙泯究悟俱忘天眼龍睛詎可窺於彷彿神靈聖智豈可測於依稀意外難思言前莫議也

文始眞經註卷之一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一宇篇

宇者喻眞空之道也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

非有道者元無道之强名故不可以言議

也經云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是也
故云非有道不可言也
不可言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言議未有之前了然薦悟
妙道故言之不可及也故云不可言即道
也

非有道不可思
非唯元無道之强名抑乃不屬思惟也思
惟則屬意識知解也道不可以知而識也
故云纔落思惟即是鬼家活計正謂此也

經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故云非有道不可思也

不可思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思惟未生之前了然薦悟妙道方知思惟不可及也故云不可思即道也

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

天物者本分天真也怒者威光也威光赫赫廣無邊際也流者心也源流注六用紛紛與人事交雜而不一也經云性水也心

流也故云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也錯者
雜也言迷人從事於道見解紛紛不一如
下文也

若若乎回也

若者象也似也想象道似太虛似明月似
澄潭似冰壺如此想象比似則與道相違
之遠故云若若乎回也回者違也

戞戞乎鬬也

戞戞者相擊之聲也鬬者諍論也以言語
相詰難辯論其道以戒諍論也故云以承

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盾矛遮相攻擊以戒諍論也故云憂憂乎闘也

匆匆乎似而非也

匆思象匆辯諍論擬此見解似即似即不是故云匆匆乎似而非也

而爭之

爭者闘志也三人兩衆同處學道勇猛精進闘志爲高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爭之也

而介之

介者孤介也孤孤然獨處精思妙道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介之

而哯之

哯者唯古人之言賛美妙道也遂言思惟賛美妙道亦未悟也故云而哯之也

而嘖之

嘖者呵嘖古人名言法相嘿嘿精思妙道如此見解亦未悟也故云而嘖之也

而去之而要之

去者捨也要者取也捨諸妄而取真道也

既有取捨即是有爲亦未悟也故云而去之而要之也

言之如吹影

影者喻名也即戛戛諍論哯嘖之贊美呵嘖者也言呵叱名相如吹影不能去也何謂也

思之如鏤塵

塵者喻識也鏤者削刻也即前若若想象比似忽思辯爭之鬬之介之獨思去要取捨者是也如此屬識見如削刻塵而不得

淨盡是也

聖智造迷

聖智能解萬法以智造道而不能至即智是迷也絕聖棄智了悟妙道如此則即智是迷也故云聖智造迷也

鬼神不識

鬼神存識見識見不能知道也故云鬼神不識

唯不可爲

道本自然不假修爲也故云不可爲也唯

者因上仍下之辭

不可致

致者從外邀至也道本自具足不假外求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故云不可致也

不可測

道鬼神難窺陰陽莫測況其凡乎故云不可測

不可分

道混然天理杳冥莫測故不可以心思言

議而分辯故云不可分
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故曰因上結下之辭天者無爲而爲自然
而然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神者陰
陽不測之謂也玄者杳冥莫測玄之又玄
也合者契悟也了悟天命神玄方契妙道
也此章明道不在言思在入心開了悟而
密契之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

天者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道之異名也物物皆道生即物是道如漚從水生即漚是水故云無一物非天也

無一物非命

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道之命也故云無一物非命

無一物非神

神者不神之神陰陽不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咸具神道故云無一物非神也

無一物非玄

玄者窈冥莫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此玄道故云無一物非玄也

物既如此人豈不然

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咸具妙道人豈不然乎故云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也

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天命神玄既是道之異名名雖有四其道不二道者人人具足箇箇見成若人了悟不假修為立證無生位齊諸聖矣故云人

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人人俱有本分天真人人俱有不神之神人人俱有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人人俱有窈冥莫測之玄天命神玄者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纖細不少洪巨不多豈可彼物而獨有此我獨而無哉故云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者從緣悟道也故云盡十方世界是道人眼盡十方世界是道人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便恁麽去只是光影裏作活計向光影未發之前洞然開悟方信道無不在即一物中了悟天命神玄非他物也故云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也知者悟也致造者皆至也言吾之至至也

學之徇異名析同實

學人徇逐天命神玄之異名分析不異道之誠實惑於名而迷於實也故云學之徇

異名析同實也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道本無名因名悟道道者實也名者實之賓也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悟實而忘名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名者言

也故云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此章明道無
不在悟實忘名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
觀者照也以智照理如照水也此借喻也
以觀沼爲未足
沼者喻凡人也以智沼度量凡人雖是有
道疑道在凡人不具是也故云以觀沼爲
未足
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之者往也河者喻君子江者喻賢人海者
喻聖人疑道在凡人不具足又往觀君子
又疑道在君子不具足又往觀賢人又疑
道在賢人不具足又往觀聖人方不疑曰
道之至也故云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

也
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津液涎淚喻動靜語默也殊不知動靜語
默皆是道之用也因用悟體方信道在凡
不少在君子賢人聖人不多故云殊不知

我之津液涎淚皆水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無欠無餘聖凡平等具足是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

甲喻聖人乙喻凡人道本無我相豈有人相哉了道聖人忘其見解故不見聖人是道凡人非道也故云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也

道無我聖人不見巳進道巳退道

進者取也退者捨也道者取之不得捨之

不失道旣無我相聖人忘見解故不見巳
進道而取之巳退道而捨之也故云道無
我聖人不見巳進道巳退道也」
以不有道故不無道
道不屬有無聖凡平等此釋不見甲是道
乙非道故云以不有道故不無道
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不屬得失本自見成此釋不見巳進道
巳退道此章明道不屬有無得失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
不知道者迷人也妄意卜者妄以意識卜
度也射者猜量也覆盂者喻迷塵覆蔽也
迷人不悟妙道妄以意識卜度妙道如猜
量覆盂之下所合之物故云不知道妄意
卜者如射覆盂
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金玉喻玄妙之言又金者明白也玉者瑩
淨也智見高者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如
金之明白如玉之瑩淨又曰金鉛玉汞又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或是道否迷塵覆
蔽雖執至言亦未悟也故云高之者曰存
金存玉

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角者揄智鋒銛利羽者揄輕清中智之士
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智鋒銛利無爲清
靜保養精神身輕體徤又曰如羚羊卦角
鸞鳳冲霄敢是道也如此猜量亦未悟也
故云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卑之者曰存瓦存石

瓦者喻曾經燒鍊也石者喻堅固也下智
之士妄以意識卜度妙道煆鍊頑心一志
堅固不移又曰道在瓦礫如此莫是道否
如此猜量轉不悟也故云甲之者曰存瓦
存石也

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置者委棄也知者悟也已上高中甲三等
之人妄以意識卜度金玉角羽瓦石之物
或是或不是唯委棄物外忘意識了然
開悟迷盃去盡無所覆蔽方信道不從外

得故云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此章明道由心悟非妄意卜度而知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範土曰陶陶者燒磁瓦窯匠也一陶能作萬般磁瓦之器陶能使器之成壞器安能成壞陶者乎故云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也此章借喻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

道者

道運陰陽生成天地萬物故云一道能作萬物也作者生也道如虛空窈冥莫測本自見成不假修為造作故云無有一物能作道者道既似虛空萬物焉能害虛空哉故云無有一物能害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生萬物無物能害道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

道者心之體心之體者眞空也眞空窈冥
茫茫然知識未萌之前也心旣以眞空爲
體則儻儻然萬緣無由羈絆物者心之用
即體即用應變常寂則迭迭然無非道也
迭迭者周行而不殆之義也故云道茫茫
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
非乎

電之逸乎
大達之人得自利利他人之妙爲上根之
人機鋒迅急如擊石火似掣電光擬議之

間千山萬水上根之人直下頓悟洞徹妙道也故云電之逸乎

沙之飛乎

大達之士平等普利不遺中下以迅機接上根以善巧方便廣演萬法周徧沙界接中下之人故云沙之飛乎也沙之飛乎者言廣演妙法如風飄塵沙也

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心一物一道一三一之名如日之光明日是明之體光是明之用雖有三名其道不

二故云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
合爲一
不以一格不一
一者不二之體也格者度量也不一者應
變之用也即體即用無用之用如空谷傳
聲應變常寂不以從體生心度量應變也
故云不以一格不一也
不以不一害一
無用之用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即體即
用不以用之妨體也故云不以不一害一

害者妨也此章明道心物不二體用如如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

周回是水中有山曰島以盆爲沼中安一石以爲島放魚於水内魚繞石環游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爲何故夫何者設問爲何故也答云水無源泉亦無流歸所以不窮也此借·喻也故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

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聖人何故
水無源無歸也
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本者眞空之體末者妙有之用聖人洞了
眞空妙有之道道無首尾莫之可測環樞
應變而無窮盡也故云聖人之道本無首
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此章明道無首尾
應物不窮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者禁止之辭也言無愛道道不屬愛纔萌愛念則落五行中屬水也則與道遠矣故云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

無得觀逐言思其道道不屬色行名情豈可觀逐言思而測知也纔萌觀逐言思之念則落五行觀屬火逐屬木言屬金思屬土役於五行則與道遠矣故云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

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此垂誡後學深切也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旣未萌道亦假之

唯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唯聖人不離情者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也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即是眞空之體眞空即道也眞空心未萌生道之名亦假立也言亦無道之名也此垂示學人悟道之方也故云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旣未萌道亦假之也此章明道不屬五行向愛觀逐言思

未萌之前薦悟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重雲蔽天於夜濃陰重厚黒雲蔽暗於天無星月以照耀則江湖之水黯然而黒暗也游魚茫茫然迷之也於是漁者𤏲燈火擲釣餌於水中魚忽望見波明食動不意人擲釣餌而曰幸賜於天即而就吞之彼漁者釣之而斃死也故云重雲蔽天江湖

黷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明以於天
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也
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迷入無明障礙重雲蔽天心地不明如江
湖黷然不悟妙道如游魚茫然智波流浪
泥法求眞如忽望波明食動智波迷道法
塵障心如魚即而就之喪道迷眞如魚釣
斃焉不知者不悟也不悟我本無我即是
眞空之道而妄有我向外逐道者與上譬
喻亦然也此合喻也故云不知我無我而

逐道亦然也此章歎迷人不悟道而喪其生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

凡在天之下百家之學道術廣博故云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方者道

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百家之學不能徧舉略言其四尚者貴也或貴韜晦不欲人知或貴彰顯明明教誨或貴能行自強不息或貴柔弱不與物爭

故云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强或尚弱也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事者用也若執尚晦尚明尚强尚弱皆謂
之用也執用而迷體豈能洞徹妙道哉若
不執其用則用無用而無所住著無所住
著則離種種邊名爲妙道也故云執之皆
事不執之皆道也此章明道無不在不可
執著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道

道本眞空不屬得失有得則有失道在人聖凡同體無欠無餘如初生赤子與大人同體不與大人同用凡人與聖人同體不與聖人同用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惡則名凡人用之於善則名賢人用之無所得則名聖人無所得而得之則名德不名道也故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也

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道要心悟不離本情而登大道故不可行
也彼可行者名善不名道也故云道終不
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
聖人得自利利他人之道平等普利不求
報恩名爲德行此德行所以善吾接物利
生也故云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
生此利他也
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死者心休歇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藏諸

用也藏諸用則無爲也無爲所以善吾心之休歇也故云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也此自利也此章明德行爲用道爲體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若學人聞道之後所行有爲之事有所執持智解則所往與人事同也之者往也故云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天者天眞也聞道悟解罷參絕學藏諸用無所爲外不執相內不著空湛然清靜則契本分天眞也故云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爲者必敗執者必失

有爲者必敗於道有執者必失於德也故云爲者必敗執者必失也

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聞道於早朝可死

於晩夕便全身放下心死休歇而保任之也故云聞道於朝可死於夕也此章明悟道者無爲無執休歇保任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

冥者眞空窈冥莫測一情者情返歸於眞空也如此則名聖人也故云一情冥爲聖人也

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

從眞空體上忽萌情念不趨於善必趨於

惡情起時其可不謹乎若趨於善而積於善積之大也則成德行之福而名賢人也若趨惡而積惡積之大也則成凶暴之禍而名小人也故云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也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從跡復本也從跡復本冥契眞空之道不得出示於人也經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是也故云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也

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無者眞空也有者情也從眞空上忽萌情念趨善積善趨惡積惡是從本降跡從本降跡而善惡之跡不可得而祕隱也故云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也

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言一情善惡屬知識則與蠢動有識之物者無異也故云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也

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一情與眞空冥符則知識未萌之前也知識未萌之前眞空妙有之道充塞太虛無所不在故云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也此章明道不屬情識無處不是道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

勿者禁止之辭也勿得言以聖人力加精進行之不懈怠則曰聖人學道因以勤苦

而得道成言非如此也道由心悟本自見
成豈待力行不怠勤者而後成哉故云勿
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是也
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
勿得言聖人堅固保守而不改易則曰聖
人因以執持而得道言亦非如此也聖人
心開悟解以道爲體眞常不變無爲無執
無失無得也故云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
曰道以執得也
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

矢者箭也聖人應物慈悲普利而不息人以謂力行殊不知力行慈悲普利不息猶似人射以弓發箭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行也故云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也言行之無心

聖人堅守猶之握失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握者把也聖人恬然獨處人以謂堅守殊不知聖人堅守猶似人未射之時以手把箭因彼不應所以静默豈有心守静默哉故云聖人堅守猶之握失因彼而守我不

自守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我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

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求道本無跡不可以行求道本無法不可以學求道本無情不可以識求若以名跡法情求之如石輾之互相宛轉不離名跡法情何時得悟道哉故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知言如泉鳴則聲不可辯聲不可辯忘名也知行如禽飛則跡不可循跡不可循忘跡也知學如擷影則僞不可取也不可取則忘法也知識如計夢則妄不可信妄不可信則忘情也息者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名跡法情頓忘而不存則契於妙道故云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也

擷者以手捉取也此章明道不屬名跡法
情不可以言行學識而求之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
以事者皆用也建者建立妙用也物者人
物也言建立妙用普利天下令人人了道
則識爲不易也故云以事建物則難也掃
蕩復本一物不留獨露真空妙體有何難
哉故云以道棄物則易
天下之事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天下之物紛紛億萬俱要圓成誠爲不易故云天下之事無不成之難也此釋以事建物則難也如秦之阿房宮非一歲而成楚之一火而盡豈不壞之易耶故云壞之易也此釋道棄物則易此章明建立不易

復本不難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

火者無我之物或鑽木或擊石取火之一

星而灼爇之及其大也則劫火洞然能燒萬物及至燒盡萬物火亦不存爲火無我也故云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此起喻也

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一喘息之間洞徹真空之道則豁然冥然元無一物如此則外忘萬物外忘萬物則內亦忘真空道之强名也故云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忘而道何存也此合喻也此章明了悟道者亦無道之强名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

人生壽夭不等或爲赤子而死者或爲童子而死者或壽滿百歲而死者故云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此借喻也

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利根之人遇師垂接直下頓悟於一息之

間當時心死絶疑如人生一日死也故云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也中下之士遇師垂接卒難了悟如水浸物漸漸得透或十年或二三十年志心不退觸著磕著有日洞徹心休如人在世十年百年而死故云

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者也此合喻也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

彼者指上一日死者十年百年死者三等之人也彼三等人未死之前雖動靜作爲

昭昭靈靈智慧止名爲生不名爲死也故云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

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彼者指上頓漸三等人也彼上中下三等於未了悟契道之前雖動靜作爲昭昭靈靈智慧之用止名爲人事而已不名爲妙道也故云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此合喻也此章明悟有頓

漸道則不二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

迷人不悟道本無名跡故云不知吾道無言無行也迷人泥著古人名言法相求道或古人靈跡異跡求道既有尚靈異之心忽遇邪魔化爲異人談天論地說事說理或逞神異變化迷人橫執以爲了道聖人而欲師之求道故云而即有言有行求道

忽遇異物橫執爲道
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
得本
道由心悟靈源妙湛體用如如迷人不悟
源名跡而向外求道此迷靈源而逐名跡
流浪也本即源也末即流也如此流浪逐
末欲返本源不可得也故云殊不知捨源
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此章
垂誡學人勿逐名跡而求道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
以一息得者

習射者習射弓箭也習御者習御車也習
琴者習撫琴也習奕者習奕棊也已上四
者必以歲月而習之四者終無一事可以

一喘息之間而得其妙者故云習射習御
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也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道乃眞空故無形像無方位利根之人直
下頓悟眞空於一息之頃而得洞徹故云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也此章明
道易學於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
遇則勝負見

弓人相遇而鬬射則中者見爲工巧不中
者爲魯拙也故云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
也兩箇奕棊人相遇鬬奕棊則贏者見爲
勝則輸者見爲負故云兩人奕相遇則勝
負見也

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兩箇洞徹妙道之人相遇則無可出示呈似也無可出示呈似則不似射奕有工拙勝負也故云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示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也此章明道無工拙勝負無可出示呈似於人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

海喻眞空金喻微言妙行眞空能㝠衆妙
萬行窈然觀之不見故云吾道如海有億
萬金投之不見也石喻衆善眞空能㝠萬
善窈然示之不見故云有億萬石投之不
見汙穢喻衆惡眞空能㝠衆惡窈然視之
不見故云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

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
小鰕小魚喻小人衆生大鯤大鯨喻君子
賢人眞空能運小人衆生君子賢人平等
普利自生至死受用恃靡但日用而不知

也故云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眞空益之不盈故寘天地萬物而不爲有餘眞空損之而不虧故生天地萬物而不爲不足故云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此章明道無欠無餘而無所不容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

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道乃眞空窈窈冥冥陰陽莫測鬼神難窺

故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

物也眞空雖然窈窈冥冥陰陽莫測神鬼

難窺其用事也似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

如懸鏡以鑑形又如空谷傳聲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萬物不能逃其鑑也故云而處

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此章明道窈冥莫測

應變無窮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

權者用也小人愚癡顚倒所用皆歸於惡惡者何也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言惡口兩舌貪愛瞋恨癡迷大逆不孝不忠不仁不義是也故云小人之權歸於惡者也

君子之權歸於善

君子燭理所用皆歸於善善者何也不殺不盜不邪淫不誑語不巧言令色恭行五常百行是也故云君子之權歸於善

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

聖人之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上德不德應變無方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强名眞空之道也故云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善惡過超諸有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劒以刄割物即利以手握刄即傷

以劒喻道道冥萬物普利無窮故云吾道如劒割物即利也執持染著昧性迷道故

云以手握刃即傷也此章明道普利無窮
迷執者自傷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
不答瓦道亦不失

籩者以竹爲之以盛棗栗豆者以木爲之
以盛菹醢以供祭享道無不在籩豆瓦石
不相問答終日問答雖問答而未嘗問
答也道亦不失也故云籩不問豆豆不答
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也此無

情說法昧者不知也故云不應答藏眞應答無知知處是眞知正謂此也

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本無問亦無答向問答未萌之前薦吾問答未萌之前則心不生心不生則一氣不往不來一氣不往不來則心無生滅無生滅即契妙道既萌問答之心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是知一問一答則一氣往來一氣往來與道遠矣故云向上一機擬議即墮是也故云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也此章明道無不在問答殊離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

跂者企羡也駸者馳求也如者往也仰慕聖人之道企羡不及故云仰道者跂也往外馳求妙道而不得也故云如道者駸也事者用也已上企羡馳求即道之用也隨用而迷體故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也故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

從他覔覔亦不得得亦不眞正謂此也
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
於聖不貫道於愚
歉者欠少也豐者餘多也借者假也貫者
責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眞空妙道

本自具足無欠無餘聖人了了洞徹道本
具足故不望道而欠少眞空無有亦不恃
道而餘多道旣人人具足亦不假借道於
聖人聖人不能出道以示人亦不貴道於
愚故曰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

豈不借道於聖不貫道於愚也此章明道人人具足不相假而取捨之也

右第二十八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一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維八

文始眞經註卷之二　　　　　　維八

神峯逍遥子牛道淳直解

二柱篇

柱者建立天地陰陽之妙用也凡一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餅若壷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

椀盂餅壷甕盎六者皆所用之器也器之爲物者外實而内虚也實者屬陰虚者屬陽陽屬天陰屬地故建立妙用物物可以取法也故云若椀若盂若餅若壷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

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兆者吉凶先兆也以火燒銀而鑽龜殼詳裂文以辯吉凶之兆也數蓍者蓍乃蒿屬出蔡州一科五十莖按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一象太一平分爲二以象二儀扐一以象閏以四揲之以象四時三揲而爲一爻十八變而爲一卦卦既已定吉凶兆焉破瓦者打瓦卜也打瓦破碎而奇者屬陽吉之兆也偶者屬陰凶之兆也文石者打石裂文以辯吉凶文正數奇則屬陽告

之兆也文斜數偶則屬陰凶之兆也故云
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者也
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
相借
是知着因上椀盂鉼壷甕瓦盎皆能建天地
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大以此知
天地成理一物包焉成理者道也言道本
自見成不假修爲也道無不在天地萬物
在道則存生失之則亡滅故云知見成之
道物物皆包藏妙道非物能包之也爲天

地萬物不離妙道也故云是知天地成理
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也不相
借者物物具足不須相借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龜蓍瓦石也我者占卜之人彼枯龜

槁蓍焦瓦堅石豈有神靈先兆吉凶哉為
以我之精誠合彼龜蓍瓦石天地成理之
精兩精相激搏而有此神靈應之也故云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也

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

以飛禽配偶名曰雌雄八竅者卵生以走獸配偶名曰牝牡九竅者胎生也故云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也

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

彼者雌雄牝牡也雌雄牝牡交感精神混融爲一而成卵胎也卵胎之形是雌雄牝牡之精也理者識性也是彼雌雄牝牡之神也故云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也

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

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
我者說一切人之已也人萌一愛念則屬
已之精情寓目觀色則屬已之神也精屬
水故愛爲水神屬火故觀爲火愛爲木觀
爲火相執相合因化爲木其木絞之得水
以見母形也鑽之得火以見子形也觀爲
神愛爲精相存相合攝化爲金其金擊之
得火以見夫形鎔之得水以見子形也故
云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
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

金也

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

彼者母也父性眞空本來清靜清靜眞空性上忽萌想欲念如道生一氣也故云先想乎一元之氣也既萌慾念則母形已具乎識中故云具乎一物也母形具乎識中執著相愛以與母交合精血故云執愛之以合彼之形也父母交感情識混融於恍惚窈冥之際因以觀形而生愛以成交感

父之識性與母識性相合則成胞胎之象人形已存於胎内故云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理者識性也已上說禽獸與人交感相媾精神與人精誠感黿著鼍石之神應同也

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

道生一道者無極也一者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天地萬物之象已具乎太極之中也太極雖含萬象猶未離無極故云一運之

象周乎太空也太空者即無極也太極而動動而生陽陽氣輕清自太極中上升結而爲天故云自中而升爲天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氣重濁自太極中下降凝而爲地故云自中而降爲地也

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

冬至一陽生行三十六候氣上升一百八十日陽氣至天陽極生陰夏至一陰生行三十六候氣下降一百八十日陰氣至地陰極又復生陽屬乎陽自升屬乎陰自降

升降往來周流不息所以生生化化而無極矣有升則有降若無升則無降無升無降則無生死也故云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也

升者爲火降者爲水

火屬陽自然上升火發向上升行之象也水屬陰自然下降水流向下降行之象也故云升者爲火降者爲水也

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

水生木木生火、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子母之情具在木中火欲升水欲降木之氣欲升而不能升故云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也水者金之子火者金之夫夫子之情具在金中水欲降火欲升金氣欲降而不能故云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也

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鑽木得火以見子之情也絞木得水以見母之情也此釋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也

故云木之爲物鑚之得火絞之得水擊金得火以見夫之情也鎔金得水以見子之情也此釋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也故云金之爲物擊之得水也如上所說以此知金木各具水火之情相交孕化爲金木也

故云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

水者陰中陽也如坎卦屬陰中爻屬陽屬陽自升天之象也水在五行爲水在氣爲天在人爲精在方爲北在時爲冬在數爲

一六在卦爲坎在五常爲智在星爲極在
嶽爲恒在臟爲腎在支爲亥子在干爲壬
癸也故云水爲精爲天火者陽中陰也如
離卦屬陽中爻屬陰屬陰自降地之象也
火在五行爲火在氣爲地在人爲神在方
爲南在時爲夏在數爲二七在卦爲離在
五常爲禮在星爲熒惑在嶽爲衡在臟爲
心在支爲巳午在干爲丙丁故云火爲神
爲地也
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

木在五行爲木在氣爲人在神爲魂在方爲東在時爲春在數爲三八在卦爲震在五常爲仁在星爲歲在嶽爲泰在臟爲肝在支爲寅卯在干爲甲乙故云木爲魂爲人也金在五行爲金在氣爲物在神爲魄

在方爲西在時爲秋在數爲四九在卦爲兊在五常爲義在星爲太白在嶽爲華在臟爲肺在支爲申酉在干爲庚辛故云金爲魄爲物也

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

五行運轉無窮以成春夏秋冬四時也故云運而不已者爲時也天地相包羅萬物以成八極上下之十方也故云包而有在者爲方也

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土無正行旺於四季一歲始終生成俱有土氣春夏爲生長物之始秋冬爲成實物之終故云惟土終始之也解者解散而隱者也正月二月木王而土隱也三月本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旺者顯示也四月五

月火旺而土隱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
八日七月八月金旺而土隱九月金旺十
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而土
隱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土在
五行爲土在方爲中在時爲四季在數爲
五十在卦爲坤艮在五常爲信在星爲鎭
在嶽爲嵩在支爲辰戌丑未在干爲戊己
在臟爲脾在神爲意意識聞微言則妙意
解悟得自利之妙故云有解之者也妙意
解悟既得自利亦可利他爲上根者動容

密示直下頓悟妙意亦無妙意之量故云有示之者也此章明建立天地萬物之妙用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

凡在天下之人種類無窮蓋不可以十萬爲一億十億爲一兆之數而計筭之故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也

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有夢境不同故云人人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夢境不同故云夜夜夢境亦各不同故云夜夜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做夢時一般見有天地人物故云有天有地有人有物也

夢見天地人物皆是平日妄識染著天地人物於其夢時神思昏惑尸魄專權平日所染隨思顯見故云皆思成之也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異尚不可以數筭況夜夜各自不同蓋不可以塵數計筭也塵者如

日影晃塵

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安者寧也寧知今時未睡見天地人物不有思者乎言未悟之人識見染著所見天地人物亦與今時不異也爲晝夜俱迷也

故云安知今之大地非有思者乎此章明識迷覺夢計天地人物皆事妄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

天地生物各屬五行棗赤屬火火在臟爲

心故云心應棗也榆青屬木木在臟爲肝故云肝應榆也天地陰陽二氣交通而生棗榆心應棗肝應榆是我與天地相通也故云我通天地也

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天氣欲降地氣欲升將作陰雲爲雨陰氣感人夜即夢水故云將陰夢水也天氣欲歛其降地氣欲收其升陽氣感人夜即夢火故云將晴夢火也如上所說天地陰陽之氣感人先夢水火即是天地與我相通

也故云天地通我也
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如上說我通天地天地通我即是我與天
地似契合則又不契合天地有人人亦有
天地天地即大人人即小天地也似離遠

又不遠故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也天地
與我並生天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者純一
而無雜本自全眞道爲天地人歸宿之所
故云純純各歸也此章明天地人物咸生
之道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天玄而地黄故有色也天圓而地方故有形也天地既有色形㑹歸於壞故有數也天地有八極上下故有方也天地雖廣大有色形之可觀有數方之可盡也故云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者也

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吾有真空之道視之不見故非色也摶之不得故非形也真空無盡故非數也真空

無處所故非方也眞空之道生天生地天地有數會歸於壞壞而復生生而復壞壞而又復生生生壞壞而道無生無壞浩劫長存故云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此章明天地有成壞道無成壞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

彼者死胎中人與卵中物也人物之性透

入胎卵中未生而死天地雖廣大彼入物
之性固是不知也故死胎中者死卵中者
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也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

入性雖在胎中未知有天地及乎已生成

童之時始知在上曰天在下曰地自童至
老不能忘者是知計度有天地者皆我區
分之情識故云計天地者皆我區識也

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手喻識也刃喻天地也譬如手不觸握劍

刄劍刄不傷人手也識不染天地天地不昧識性也識若忘時亦不知有天地也故云譬如手不觸刄刄不傷人也此章明妄識障道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人睡夢之時恍見天地人以鏡上下照鑑天地人視澄潭水中上下皆天傍照山原亦水中天地也故云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

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

迷人不悟眞空無礙於天地天地亦無礙於眞空也迷識染習妄去夢中天地不知夢亦妄也何可去之哉若去之者則寢不能安寐也故云欲夢天地者寢不寐也古人鑄鏡以鑑形容照天見天照地見地鏡本無心妄識計之曰天地彼鏡豈知哉何可去之若去鏡中天地者碎鏡則去也若碎之則無以鑑形容之妍醜也故云欲去

鑑天地者形不照也水之澄也仰照於天傍照於山原決之潤物汲之濟人若去水中天地涸之可也若涸之則盎以汲之爲用也故云欲去水中天地盎不汲

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彼者夢鑑水也此者識也彼夢鑑水中或有時夢見天地或有時不夢見天地或不鑑不照天地即無天地也夢鑑水中或有天地或無天地在此妄識計之而有不在

彼夢鑑水也故云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聖人了悟眞空識浪淵澄天地眞空各自如如不相罣礙故云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也此章明覺破妄識眞空無礙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

天地不能自生生天地者道也道生一一者太極也一生二二者天地也故云天非

自天有爲天者也地非自地有爲地者也
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天地待道以生成喻似屋宇舟車待人造
作而後成就彼屋宇舟車豈能自成哉以
此知天地非道運太極元氣而生成哉故
云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也
彼者天地也
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内
不見我外不見人
知彼天地有待道而生成知此大道無所

待而生成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
先是也知者悟也了悟妙道迴絶對待旣
絶對待上下天地内外人我對待亦不見
矣故云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
不見地内不見我外不見人此章明天地
待道而生道無對待生死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
有時數者一氣之運耳彼妙道眞空非氣
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日月豈

有晝夜十二時哉故云有時者氣彼非氣
者未嘗有晝夜也
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
有方位者以形定之耳彼妙道眞空非形
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形位豈

有東西南北之四方哉故云有方者形彼
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也
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
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
自設問何謂妙道眞空非氣也自答云氣

所自生者譬如人摇竹扇而得風涼喻道
運而生一氣也故云何謂非氣氣之所自
生者如摇箑得風也箑者竹扇也彼未摇
竹扇時非風之氣喻道未生一氣之前也
故云彼未摇時非風之氣也彼未摇竹扇
時而得風涼之氣即名爲氣也喻道運而
生一纔名爲氣故云彼已摇時即名爲氣
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
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此又自設問何謂道之眞空荅云天地之

形所自生者譬如人鑽木得火之形見此喻太極分高厚之形也故云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也彼人未鑽木時非有火之形狀也此喻未有太極之前也故云彼未鑽時非火之形也彼人已鑽木時有火出見即名爲火之形狀此喻無極而太極太極分而天地之形位矣故云彼已鑽時即名爲形也此章明道不屬時數方位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涼

道運元氣變化陰陽五行而成冬寒夏暑春温秋涼四時之遷變元氣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如夏火旺時元氣隨火氣而爲炎暑也置瓦石於水内浸之即寒如冬水旺時元氣隨水氣而爲嚴寒也人以口呵瓦石久之即温暖如春木旺時元氣隨木氣而和温也人以口吹瓦石久之即涼如秋金旺時元氣隨金氣而清涼也故云

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
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涼也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
瓦石本無寒暑温涼而特因物有水浸火
燒呵之吹之人物而寒熱温涼有去有來
而瓦石本無寒熱温涼之去來也故云特
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也
此喻元氣本無寒暑温涼之去來特因水
火金木之氣盛衰去來而有寒暑温涼之
去來也

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先以瓦石水火呵吹喻元氣寒暑溫涼之去來恐人未曉又說譬喻令人曉悟元氣如水火金木之氣如水中之影影有去來如水實無去來以此明知水火金木之氣有盛衰去來而元氣實無去來元氣尚無寒暑溫涼之去來而況於道乎故云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也

此章明道不屬元氣元氣不屬形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

人即小天地天地即大人風雨雷電天地所爲也人亦能之人衣搖扇虛空得風來人以氣噓呵物得水生此風雨之象也人以水灌注於水則聲鳴人以兩石相擊而火光迸流此雷電之象也人能知此說者呼召風雨立興雷電不爲難矣故云衣搖

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
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也
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緣者因也蓋風雨雷電因陰陽而生也陽
氣下降無陰氣以承之則化爲風陰氣上

升無陽氣以接之則化爲雲陰陽激搏化
爲雷電以此知風雨雷電因氣而生故云
蓋風雨雷電皆氣而生也人了悟真空妙
道得陰陽一氣之源洞明造化之妙真心
妙運一氣變化呼召風雨立興雷電聖人

之餘事故云而氣緣心生
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
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也
先說風雨雷電皆可爲之恐人信之不及
故再說譬喩以曉之譬猶有人行持有爲

扭捏之功法內存想下丹田如大火輪久
之通身發熱人覺知此熱以爲冲和此非
也又如人內作觀想身心如大寒潭澄澄
湛湛久之覺通身寒冷以爲清涼境界此
亦非也彼且妄想寒熱猶隨心變況了真

心乎人能知此譬喻之說者呼召風雨立致雷電此天地之德達人皆可同之也此章明道為陰陽之祖德同天地之用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卜當年之豐歉

五雲者五色雲也五色雲者青黃赤白黑也變者五雲互相更變也當年者當一年也豐者收熟也歉者饑饉不收熟按占雲書云每於正月朔旦五方觀之隨方五色雲見主隨方豐歉也見黑雲者主彼方當

年雪少雨多也見赤雲者主彼方當年荒旱也五穀不收熟也見青雲者主彼方當年有蟲小麥薄收見白雲者主彼方當年人災粳糯薄收見黃雲者主彼方當年人安禾稼薄收見黃雲蒼色者主彼方五穀大收熟也五穀者稜虜芒角穗也黑赤青白黃各獨見者主歉也五色相雜或蒼黃者主豐也故云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也

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八風者八卦之方所起之風也朝者從彼方起朝來之風也按占風書云每日寅占之從乾方風來名曰不周不周者半凶半吉也從坎方風來名曰廣漠廣漠者無凶無吉從艮方風來名曰融風亦名凶風融凶者半吉半凶也從震方風來名曰明庶明庶者大吉也從巽方風來名曰清明清明者大吉也從離方風來名曰景景者大吉也從坤方風來名曰涼涼者凶也從兑方風來名曰閶闔閶闔者大凶也故云八

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是知者因占風雲知豐歉吉凶以此知風雲變化爲休吉咎凶災歉祥豐一氣之運行耳故云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人我天地咸是一氣之運行而有其生彼氣盡人我天地則死矣今人我天地存者以此知渾同一氣耳故云渾人我同天地也已上占風雲渾人我同天地者皆彼妄

識私智計之也彼妄識私智非本來之性也迷人認妄識私智爲己之性則非也故云而彼私智認而已之此章明私智非性皆一氣之運耳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寄託也氣莫大於陰陽形莫大於天地天地者有形中最巨者也太虛中細物耳是知天地寄託於太虛元氣之內也故

云天地寓也萬物寄託於天地之間元氣之內也故云萬物寓也我本無我無我之我寄託於道之元氣而有其生故云我寓也道本無名聖人寄託於強名以宣此道故云道寓也苟且也且離了強名之道則無名可名而道之強名亦不立也苟離於寓道亦不立也此章明從本降跡不離於寓名從跡復本道之寓名不立也

右第十二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二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維九

文始眞經註卷之三

維九

神峯逍遥子牛道淳直解

三極篇

極者超凡越聖了道之極致也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

聖人者了道之聖天子也治天下者聖天子以道德撫安天下之民也故云聖人之治天下也不我賢愚者聖人無我而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而賢愚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賢愚也故者因上仍下之辭

也言衆人皆曰賢聖人因人稱賢故亦賢之而進用也衆人皆曰愚聖人因人稱愚故亦愚之而退黜也故云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也

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聖人既無我而是非者自是非者也自是非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是非也事者用也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善衆人皆曰是聖人因人稱是故亦謂是

而賞之也用之於惡衆人皆曰非聖人因
人稱非故亦謂非而罰之也故云因事之
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也

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

知者悟也古太之前道理也今者見前之
事也聖人了道悟事理不二古今一貫故
云古今之大同也聖人得自利利他之妙
故或先以理示人或先以事示人上根之
人或從理入或從事入理事雖不同入則
不異也故云或先古或先今者也

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
知者悟也聖人了悟妙道得形神俱妙身
心一貫故云知内外之大同也聖人慈悲
普利爲上根之人先以明心悟性示之上
根之人直下頓悟心源本來清靜故云或
先内也聖人爲中下之人恐難了悟先以
修身衛生之妙示之令中下之人漸漸悟
解故云或先外也
天下之物無以累之故本以謙
聖人洞徹眞空體同太虛天下之物紛紛

億萬豈曾得累礙虛空哉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法江海之居下含塵忍垢萬邦流歸天下樂推而不猒皆本謙德之效也故云本之以謙
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
物者人物也聖人以道德撫世萬邦歸德而順化願爲臣民而不猒是天下之人無得以外於聖人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也既得萬邦歸德而順化願爲臣民而不猒聖人亦不以此自滿心同太虛故

云故舍之以虛者也
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人樂歸聖德無徭役難行之事百
姓所樂太平而富庶無難化之民故所行
政事無難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
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
天下太平百姓富庶和氣通流天地陰陽
調順萬物遂其生成無一物而窒塞不通
聖人以道自牧而無爲以德應變而爲用

權者用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也

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

以此者權用也中者無太過不及之病也權用合宜不失天下民心則可以制禮正上下君臣别尊卑父子也故云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也

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

樂者和也樂貫和而不淫以此德用撫世天下和平禮樂興盛而風化美也故云以

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作者興盛

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

以此道德撫世公正無私之人可委而理治天下之財用也故云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也

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

以此道德撫世化周天下其侮尊慢上之民不期止而自止也禦者禁止也故云周天下可以禦侮也

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道德撫世或因有害天下之民者可以立法除之或因有利天下之民者可以立法行之也故云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以此道德撫世觀有便於天下之民用者可以制器而與民用之也故云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也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聖人無我以道德撫世天下之民各安其業忻樂太平而忘帝力故云聖人不以一

己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是也
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天下之民或有歸太平之功於聖人聖人
亦不自有其功而不謂我能治天下聖人
以謙自牧必任功於天下之民此釋聖人
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故
云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也
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四帝治天下太平使
民忘帝力天下之民皆曰自然太平帝力

何與焉故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
曰自然此章明聖人以道德撫世無我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至大者天無一物而不蒙天之覆廕春生
秋殺而無心天豈有愛而生之惡而殺之
耶故云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至明者日無一物而不蒙日之照臨因有
目照妍者顯其貌美醜者顯其貌陋而日

平等妍醜皆照而無心豈有厚於妍而偏於照亦無薄於醜而不照也故云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此章以天日喻聖人普利無私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道者不可思議也天者自然而然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聖人洞徹不思議之道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道之強名亦不立也亦無所能也故云聖人之道天

命非聖人能自道也

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符者合也聖人普利合時不求報恩忘其所能不住著德之名也故云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

事者用也聖人以無用之用普利無窮用之爲人亦無能用之心也故云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

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不有道之名不有德之跡不有用之用故云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也此章明聖人掃蕩復本而無我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仁者慈惠利物也聖人妙體眞空我本無我假立我名聖人悟此在仁與仁無異也故云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也

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

事者用也權亦用也聖人了悟無我之用以宜物也故云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義者宜也

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

聖人悟本來妙心元無我相故戒人以履儀則之行也故云知我無我故戒之以禮也禮者履也亦儀則也

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

聖人悟靈識之源本來無我故用照之以鑑是非眞僞也故云知識無我故照之以

智也智者是是非非之謂智也亦名審眞
僞之謂智也
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悟無無言之言亦無我相之名故保任
眞誠言行相符也故曰知言無我故守之
以信也此章明聖人無我妙用五常之德
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
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

以者用也聖人以道爲體以五常爲用用之於慈惠惠物故云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也或裁是非令物合宜而本於慈故云以義爲仁也或履儀則而本於慈惠或鑑眞僞而本於慈惠或言行相符而本於慈惠故云以禮以智以信爲仁者也

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或行仁而兼於義禮智信或行義而兼於禮智信仁或行禮而兼於智信仁義或行智而兼於信仁義禮或行信而兼於仁義

禮智故云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聖人洞徹眞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
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
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
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
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
聖人逆行順行鬼神莫測蓋眞空之道

跡可循故不可以行觀聖人也故云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也蹟者踪跡也勿者禁止之辭也

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

勿以言觀聖人者聖人無言之言令人薦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者即道也道本無名言之不可及也

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

勿得以所能觀聖人者聖人無爲而爲爲以無爲故云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爲也

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勿得以貌相觀聖人聖人貌不異衆人體冥真空無形可覩故云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跡言爲刑不可以行言貌觀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

人修善卓然異衆衆爲下而善行爲高高下對待不離於跡故云行雖至卓不離高下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行觀聖人也

言雖至工不離是非

人有能言妙理異於衆人衆人言之不妙爲非能言妙理爲是是非對待不離名相故云言雖至工不離是非工者巧妙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言觀聖人

能雖至神不離巧拙

人有能造作所爲神妙異衆不能者爲拙能爲者爲巧巧拙對待不離有爲故云能雖至神不離巧拙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能觀聖人

貎雖至殊不離妍醜

人有相貎美然殊衆衆貎不美者爲醜而貎美者爲妍妍醜對待不離假形故云貎雖至殊不離妍醜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貎觀聖人也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降世假行言能貎以示天下故云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學人當於行言能貎未萌之前薦悟洞徹者窈𡧍眞空聖人妙道也故云天下冥此乃見聖人也此章

明示學人隨流得妙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

上古聖人因見蜜蜂有尊卑之序因是得其師遂立君臣以撫世也故云聖人師蜂立君臣也中古聖人因見蜘蛛結網取食由是得其師遂立網罟取禽獸以供祭祀故師蜘蛛立網罟也聖人因見山中之鼠望人拱立而鳴由是得其師遂制禮樂以

正上下別尊卑序人大倫也仍見二穴之螻蟻戰鬬爭食相咬由是得其師遂制兵以伐逆故云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也

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人師問賢人以學五常百行故衆人師賢人也賢人師問聖人以學無爲大道故賢人師聖人也聖人慈悲普利因萬物天然之理由是得其師種種方便普利天下故聖人師萬物也聖人洞徹眞空處世和

光不耀同塵不染不異衆人體同虛空而
無我故云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此章明
聖人普利無窮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倡
和之始終之青黄之卵翼之不受道不棄物
不尊君子不賤小人
聖人心冥至道反觀天地萬物皆吾妙道
也故云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也
又觀夫婦之倡和萬物之始終草木之青

黄雌雄之卵翼無非妙道也故云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聖人了悟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無非妙道不生愛道棄物尊君子賤小人之念也故云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也

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役者也

物者用也賢人迷體而專用用之不一故賢人曰物物不同也旦者日也賢人日日捨去諸惡日日與人善言令人行之故

旦旦去之旦旦與之也賢人訓人明是者理長非者理短務要人行正直端方之行故長之短之直之方之也迷體專用用之不一捨取去與長短方直辯之不息者是專用爲人物之使役也故云是爲物役者也

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

鄙雜厠者鄙薄雜混厠染不淨之人別分居者以禮儀正君臣父子尊卑上下別男

女夫婦兄弟之序也賢人殊不知聖人鄙
薄混雜厠染不淨之人立禮儀別分居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男女之居處不令混雜
穢行者所以爲天下人不以此爲己也故
云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
不以此爲己也此章明道無不在聖人利
物無我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
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聖人洞徹妙道大隱於世和光不耀同塵
不染何謂和光同塵不異衆人食服屋宇
舟車貴賤貧富者是也聖人處世凡食亦
食凡衣亦衣凡居屋宇亦居屋宇凡乘舟
車亦乘舟車凡仕而貴亦仕而貴凡亷而

賤亦亷而賤凡無財而貧亦無財而貧凡
有財而富亦有財而富寓世之跡未嘗異
人故云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
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後

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衆人之跡與聖人寓世之跡不異故云衆人每同聖人也聖人每同衆人彼衆人仰慕聖人之道高德大故云彼仰其高偺其大者也聖人有時建立妙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彼衆人仰慕道之高偺廣德之大及其聖人掃蕩復本不立一塵陰陽不能測神鬼莫能窺而況於凡乎故云其然乎其不然乎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

魚者喻衆人也水者喻汪洋妙道也人欲履非義生異謀則違至道人誅鬼責亦不得終其天年而死如魚異群魚捨去其水不跳躍於岸上即枯而死也故云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也虎者喻君子也山者喻巍巍至德也君子殉名而失德之實希慕爵祿被富貴所惑而不知退止或被讒下或惧履危機而不得善終如虎欲異於群

虎捨離大山入於城市被人擒捉而擊死故云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也即者就也

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聖人行不崖異跡同衆人非道不履非德不行體冥眞空萬緣無礙逍遙自在獨脫無羈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超然優游乎象帝之先故云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特者獨也此章明聖人行不崖異寓世逍遙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

作者爲也事用也聖人以道爲體無爲自

然故云道無作也聖人以德爲用從體起

用故云以道應世者也從體起用應變無

窮衆人見聖人應用之事便即爲道之妙

體殊不知是用非體也故云是事非道也

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道本無形豈有八極上下十方哉以者用

也物者人也寓者寄託於玄妙之言而教

人物者衆人見聖人有此道理玄妙之言便即爲道殊不知是訓人之跡亦非道也故云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竟者終也示者曉示也道乃眞空無形無相無相似無比倫心不可思而知口不能言而議在人心開了悟豁契而已雖是聖人終不能拈出妙道以曉示學人也故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也此章明道由心悟雖聖人不能與人道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

鍾鼓者不自聲也感而接應應聲無心以喻聖人感而後應應言無心也鍾聲清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理訓人令從理悟入也故云如鍾鍾然鼓聲濁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事訓人令從事而悟入也故云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也

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

車舟者不自行也感而後行行而無心以喻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行行而無心也車行有跡以喻聖人有時撫世有時輔世普利天下其跡昭然萬世不泯者也故云如車車然也舟行無跡以喻聖人不

得已而應世所行之德上德不德即跡而無跡使賢愚莫知鬼神不測故云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也

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道泯去強名道亦不立故云唯莫能名也莫能名者言無所議雖天下有能者於此而退默也故云所以退天下之言也道本無情思之不可得而知也思之不可得而知者雖天下有大知之人於此奪之而無用也故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此章明聖人言行無心道不可思議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互相

食也
蝍蛆者蜈蚣也蠹者蝦蟇也蜈蚣入蛇鼻竅喫蛇腦髓蛇吞蝦蟇蝦蟇吞蜈蚣三蟲互相吞食故云蝍蛆食蛇蛇食蠹蠹食蝍蛆以起喻也

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

聖人所垂名言法相喻似蝍蛆蛇蠹互相吞食故云聖人之言亦然聖人之言有是一邊無是一邊迷人住著二邊乃爲學道

之弊病也此一句合蝍蛆食蛇之喻也故
云言有無之弊也既知有無二邊是非者
不著有不著無唯行中道又言非有非無
之弊也既知非有非無中道是病者則去
除非有非無不立二邊中道迷人不悟住
著此言便即爲道者亦是學道之弊病也
此合蛇食鼃鼃食蝍蛆之喻也故云又言
去非有非無之弊也
言之如引鋸然
向言有無非有非無去非有非無皆爲弊

者其言互相掃蕩如引挑鋸一來一往其跡愈深矣故云言之如引鋸然也

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留者住也聖人之言譬如筌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忘言者不住著於言也唯善悟聖人之道者不住著於言默不可得而互相掃蕩也故云唯善聖者不留一言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名言擬議即爲弊病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龍之爲物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聚而成形散而成章變化莫測能小能大大則充塞

天地小則爲蛟蛇龜魚介蛤之類也故云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此借喻也

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

蛟似龍而非龍而終化龍者必以其蛟也未化龍時水獸而已故云蛟而已也蛟爲水獸不能變化豈能爲龍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者哉故云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此亦借喻者也

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水喻道龍喻聖人蛟喻賢人蛇龜喻君子魚蛤喻衆人龍蛟水蛇龜魚蛤俱在水中自生至老呑吐受用各無欠少蛟蛇龜魚蛤同生在水而不能變於水唯龍變之聖

賢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自生至老日用俱足各無欠少賢人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而不了於道唯聖人了之故云聖人龍之賢人蛟之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在聖凡無餘無欠人不了而聖了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唯眞常在故云在已不住空相故云無居眞空圓明物物昭彰故云形物自著也著

者昭彰也眞空獨露不住空相頭頭顯見物物昭彰其動也如水流復澄而無跡其靜也如明鏡鑑形而無心其應物也如空谷傳聲而常寂故云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也

芒乎若亡寂乎若清

聖人洞了眞空心如寒灰枯木似無生意故云芒乎若亡也芒者芒昧也如寒灰無光也亡者如枯木無生意也心源澄徹湛然清淨如水之靜定而清澄也故云寂乎

若清也寂者靜之也
同馬者和得焉者失
利根之人同氣相求學於聖人聖人動容
密示利根者直下洞徹轉凡成聖故云同
也先聖唱之於前後聖和之於後故云同
馬者和也鈍根之人未悟道無所得執持
聖人名言法相似爲有所得有此見解不
忘失之遠矣故云得焉者失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聖人窩世感而後應不得已而爲中下者

立名言法相盡是方便然未嘗先立此名言爲中下之人有此染著迷病然後隨分釋縛隨病施方也故云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心感而後應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遊太初乎

大道渾然汪洋無邊即聖人之體也故云渾乎洋乎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一氣始萌道之用乃聖人即體即

用即體即用遨遊無朕也故云遊太初乎也

時金巳時玉巳時糞巳時土巳

了道聖人寓世不違時時可輔世而治天下人以謂如金之貴故云時金巳時可撫世而安天下人以謂如玉寶之尊也故云時玉巳也時可晦隱卑辱貧賤利物濟人人輕如糞土故云時糞巳時土巳

時翔物時逐物

聖人寓世時可獨善則逍遥翱翔如鸞鳳

冲霄不見其跡故云時翔物也時可隨衆
不露神通故云時逐物也逐者隨之也
時山物時淵物
聖人寓世時可山居澗飲月卧雲眠而韜
光自樂或時可孤舟短棹煙蓑雨笠遨遊
江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放任逍遥
故云時山物時淵物也
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端乎權乎者此釋前時金已時玉已也言
輔世撫世端正法則權變政治以安慰天

下也故云端乎權乎狂乎愚乎者此釋前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也謂聖人有時放任自得不拘法則隱顯莫測如狂如愚不可得而彷彿也故云狂乎愚乎也此章明聖人隨時達變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悽悽者悲愴之聲也遲遲者思慮之聲也
回回者違怨之聲也裴裴者慕戀之聲也
人心所念寓之於琴隨聲發見心念悲哀
則琴聲悽悽然感愴也故云人之善琴者
有悲心則聲悽悽然也心念思慮則琴聲
遲遲然如思慮也故云有思心則聲遲遲
然也心念怨人則聲回回然違恨也故云
有怨心則聲回回然也心念慕羨則聲裴
裴然戀著也故云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

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向之所謂心念悲思怨慕非是手竹絲絃桐琴而自有此悽遲回裴之聲也故云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也因人善琴得之於心心之所念符合於手手之所動符合於絲竹桐琴之物自然心之所念隨聲發見彼善琴者尚能隨聲發見心之所念況善悟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體用如如拈來放下語默起居無非中道

也故云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也此章明動静語默無非是道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

言爲思者皆用也聖人應用之跡有時與凡人不異故云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也

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嘗者曾也未曾言爲思者言爲思未萌已
前眞空之體也聖人眞空之體本與凡人
不異爲凡迷而聖悟所以異乎凡人也故
云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
人也此章明迷人同聖人之跡不同聖人
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
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
愈明則物不契

心專明審何者爲利一向求利心專明審何者爲害一向避害如此雖父子之親亦不相和睦況於他人乎故云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也心專明審何者爲賢何者爲愚一向親賢而遠愚彼既賢於我必以我爲愚亦遠之矣如此則至老不能交同志之友也故云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也心專明審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一向就是而捨非被是非之名所拘凡事無巨細皆不敢爲如此則事無大小皆不能成也故云

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也心專明審何者爲好何者爲醜一向愛好而惡醜愛惡迷心一向著色雖夫婦之情不相契合矣故云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也愈者專也物者人物也

是以聖人渾之

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渾者渾然眞心不生分別也是以聖人眞心渾然不生分別則無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名故云是以聖人渾之也此章明聖人眞心渾然不

生分別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

援者引也世間有等愚魯拙鈍之人恐人笑之妄引聖人韜晦佯狂愚拙之跡以九解釋謂聖人亦有此愚拙也故云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愚拙自解

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世之愚拙之人殊不知聖人隨時達變不

滯於跡時可隱者則佯狂如愚則隱之至也時可顯者則名超日月也時可無爲則忘所能而如拙鈍也時可有爲善巧方便垂示迷人也故云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也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

以聖知師聖人之德造之極者僅爲賢人也故云以聖師聖者賢人也以賢人之心

師聖人之道造之極者乃為聖人也故云
以賢師聖人也
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
跡而合道
德用有跡蓋以聖智師聖人之德用是徇
德用之跡忘道之體也故云蓋以聖師聖
者徇跡而忘道也道體真空無跡可徇蓋
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心開悟解體冥
真空與跡相反而合道也故云以賢師聖
者反跡而合道也此章明從本降跡徇跡

而爲賢人從跡復本反跡而爲聖人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

賢人明理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向見於理殊不知理障是一邊故云賢人趨上而不見下也衆人昧於理迷著事用殊不知事障亦是一邊也故云衆人趨下而不見上也上者理也下者事也聖人洞了眞空不拘事理有時以理示

人有時以事示人觀機垂訓聖人逆順合宜應變無方也故云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也

豈曰離賢人衆人别有聖人也哉

聖人如水賢人衆人如冰水因寒而凝結爲冰冰遇暖而復化爲水冰雖未化不可謂冰不是水也爲冰通身是水也聖迷爲凡凡悟復爲聖雖凡未悟不可謂凡不是聖也爲凡通身是聖也迷者不悟悲哉如此則要知水者休離冰尋即冰是水也要

悟聖人之道休離凡究即凡是聖也明矣故云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也哉者深嘆迷人之辭也此章明道在聖凡平等具足但迷悟不同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天下有自然之理陽尊陰卑陽剛陰柔陽先陰後故夫先唱而婦隨後應和也走獸牡陽先馳行牝陰隨後逐赶之也飛禽雄

陽先鳴於上風雌陰應鳴於下風也故云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因觀天下有自然陰陽尊卑先後之理遂制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尊卑先後之言行古今賢人不敢違越而行之是彼此言行拘束定而不得自在逍遙也故云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此章明聖人道超法則垂範後世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基布　右第二十四章

虎變者喻聖人道之威光赫然應變無方鼈行者喻聖人用事不得已而緩緩後應

故云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絲棼者喻聖人之道紛然無所不包羅基布者喻聖人用事著著有條道理路下落也故云道雖絲棼事則基布也此章明聖人之道難測用事有法則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

子子者無對待也徹徹者盡善盡美也堂堂者深奥難測也臧臧者妙之又妙也胡

者何也言聖人之道何其子子然超諸對待也故云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也聖人之道何其徹徹然盡善盡美何其堂堂然深奥難測何其臧臧然妙之又妙讚美不盡也故云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

爾胡然藏藏爾者也

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偶者待也惟道無我能生萬物而與萬物不異而萬物待道而生而道無所待故能超貴乎萬物故云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也無一物能偶者無一物亢配道也此章明道超諸有逈絶對待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
所以變化不窮
雲之爲物地水之氣上升結而爲雲在虛
空中或卷或舒聚散往來無跡可見也禽
之爲物陽氣化生飛翔虛空中南北東西
惟意所適來往縱橫無跡可覓雲禽皆在
虛空中卷舒飛翔變化往來不窮也故云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
化不窮也此借喻也
聖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洞了眞空妙有體用如如應變無方如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縱橫變化無有窮極而無蹤跡可循也故云聖人之道則然也此章明聖人之道變化無窮而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七章

共竹

文始眞經註卷之三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維十

文始眞經註卷之四　　維十

神峯逍遥子牛道純直解

四符篇符者精神䰟魄也凡一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五行中水析而分爲萬水合而爲一水不假他物而獨見以此知水無人也水在人屬腎藏之精故精無人也故云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五行中火因油膏燈草或以柴薪爇之見

火之形若無膏薪則火不能獨見以此知
火無我也火在人屬心藏之神故神無我
也故云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
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

皆精
水既無人所在皆無人也水在藏爲腎在
形爲耳耳乃腎之外表耳蔽著聲聽之前
後皆聞耳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耳蔽前
後皆可聞無人也水在五當爲智智見孤

髙名曰崇也智旣屬水無人故曰智崇無
人也水在數爲一一乃奇數卽水之生數
也一旣屬水亦無人也故云一竒無人也
水在時爲冬冬嚴寒故能凋秋草木之物
冬旣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冬凋秋物無人

水在色爲黑黑不可以變別色黑旣屬水
亦無人也故云黑不可變無人水在方爲
北北水壽長久不枯涸以此知全精者多壽
也北旣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北壽無人也
巳上耳智一冬黑北六者皆屬水水在五

神屬精故云皆精
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
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
火既無我所在皆無我也火在藏爲心在
形爲舌舌乃心之外表舌獨不能言即齒

成言也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舌即齒
牙成言無我也火在五常爲禮禮以謙卑
爲本禮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禮卑無我
火在數爲二二乃偶數也即火之生數也
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二偶無我也火

在時爲夏夏因春生草木之物而長之也夏旣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夏因春物無我火在色爲赤赤可變爲别色也赤旣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赤變無我也火在方爲南火易滅故壽夭是知縱眞火者多夭也南旣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南夭無我也巳上舌禮二夏赤南六者皆屬火火在五神爲神故云皆神也

以精無人故米去榖則精存

水在五神爲精水旣無人精亦無人以精

無人譬如穀去皮穀則精米存之此無人
之象也故云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
也
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火在五神爲神火既無我神亦無我以神

無我譬如鬼憑附人物則見神通此無我
之象也故云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也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
人能保全至精孤然不與萬法爲侶則善

是惡非寵得辱失俱忘之矣既孤然不與萬法爲侶是在此精而已不假彼法而獨存也故云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者也

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彼者非此

人能保抱至神冥然無我隨時達變時可晦隱則晦隱而獨善時可明顯則明顯而濟天下時可行仁德自强不息則行仁德而自强不息也時可謙卑柔弱則謙卑柔弱而自牧也晦明强弱在彼時而已非在

此神也爲神無我也故云抱神者時晦明
時强弱在此者非彼也此章明金精神者
無我人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
無首其往無尾

精屬水神屬火故精神水火也水生木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滅火火滅
金金滅木木滅土土滅水也故云五行互
生滅也正月二月木旺三月木旺十二日

土旺十八日四月五月火旺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九月金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春夏秋冬四時循環往來首尾可尋故云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也

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

精屬水故曰一滴也吾之至精之道不屬有無存亡也故云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也

吾之神一歘無起滅爾
神屬火故曰一歘吾之至神一歘之間無
生無滅也起者生也故云吾之神一歘無
起滅爾
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如上所說神無我精無人五行互生滅之
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以此知惟無我人首
尾者所以與天地同本於窈冥之道也故
云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也此章明精神無人我與天地同生於道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䰟者木

水在五神爲精故云精者水也金在五神

爲魄故云魄者金也火在五神爲神故云

神者火也木在五神爲魄故云䰟者木也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

精屬水魄屬金金是水之母金生水也以

此知魄隱藏精也故云精主水魄主金金

生水故精者魄藏之也

神主火䰟主木木生火故神者䰟藏之

神屬火魂屬木木乃火之母木生火以此知魂隱藏神也故云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也

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

希玄子貫本有此四句似與經文勢相聯不失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金放於水中則隱息而不見木得水則滋生榮旺精既屬水魄既屬金魂既屬木水既藏金以此知精能析分魂魄也故云惟水之爲物能

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折魂魄
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
所以冥魂魄
火能鎔銷其金亦能燒燔其木神既屬火
魄既屬金魂既屬木火既能銷金燔木以
此知神能合魂魄也故云惟火之爲物能
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
也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
精屬水水在天時則爲冬寒水在地形則

爲五行之水水在人五神則爲精也故云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也
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神屬火在天時則爲夏熱在地形則爲五
行之火在人五神則爲神也故
云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䰟
䰟屬金在天氣則爲炎燥在地形則爲五
行之金在人五神則爲䰟也故云䰟在天
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䰟

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

魂屬木在天氣則爲風在地形則爲五行之木在人五神則爲魂也故云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也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

因萬水可合爲一水之喻以此知吾之精可合天地萬物之精爲一精也故云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也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
爲一火
因萬火可合爲一火之喻以此知吾之神
可合天地萬物之神爲一神也故云以我
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
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
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
因異金可合鎔之爲一金之喻以此知吾
之魄可合天地萬物之魄爲一魄也故云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
　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也
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
　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
　因異木可接爲一木之喻以此知吾之魂
　可合天地萬物之魂爲一魂也故云以我
　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
　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也
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
何者生

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精神魂魄同生於道也旣同生於道者道豈有生死哉故云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一生於道道無生死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

金木水火土五行運轉互相生也精屬水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

也神屬火木生火故云因魂有神也意屬土火生土故云因神有意也魄屬金土生金故云因意有魄也精屬水金生水故云因魄有精也

五者回環不已

精神魂魄意五者相生循環不已也巳者止也故云五者循環不已也相生者精生魂魂生神神生意意生魄魄生精精復生魂也若人心神不生則意不生為無火則無土也意不生則魄不生為無土則無金

也魄不生則精不生爲無金則無水也精
不生則魂不生爲無水則無木也魂不生
則神不生爲無木則無火也以此則知一
心不生五者皆廢乃出輪迴之捷徑也
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
極
僞心者業識也一切衆生業識忙忙無本
可據流浪生死出殼入殼四生六道販骨
如山輪迴不知幾億萬歲尚未有窮極出
離也大聖垂慈是經由是而說也故云所

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造化者生死也我者一切衆生是也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

果木有核者埋於土内則生芽長成樹復結果生核核復埋土生芽芽又長成樹生核如此相生不知幾萬株樹而不窮故云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也此喩心含識則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若將果核以線繫之懸於空中彼天地雖

大豈能生芽哉故云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也此喻一心合於真空造化不能輪迴也

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禽之雌因與雄交而生其卵雌覆卵而生小禽長大復有雌雄相交而生卵如此相生不知其幾千萬億禽也故云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也此喻心背覺合塵生死不已也彼禽之雌不與雄交合彼陰陽雖

妙豈能生卵哉故云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此喻心不合塵則無生死者也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我者心也心本無心因物境來相干則一息之間心忽見也以此知即物是心也故云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爲我也若無物境來干則心不見心既不見即是眞空五行豈能變眞空哉不能變眞空者則無生死輪迴也故云無物非我所

謂五行者孰能變之故云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眞心無不徧正謂此也此章明一念纔生則落五行輪迴不已一心不生則眞空陰陽不能陶鑄矣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魄者陰也妄想貪著衆惡是也魂者陽也清靜無染衆善是也衆人愚癡顛倒妄想貪著外行衆惡內貪色慾外損陰德內耗

元陽陽魂耗盡陰魄獨强惡習所攝死沉陰界如水流下蓋屬乎陰者自降也陰魄既獨强陰魄屬金是金有餘也陽魂既耗盡陽魂屬木是木不足也攝制伏也以强魄制伏弱魂也故云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

運者周行也聖人初學道時心開了悟清靜無染外行衆善不住行善之跡內保元陽不住空相離種種邊純陽流住陽魂運

化陰魄消寂功滿蜕形升乎陽界所以爲聖人也如火發往上行蓋屬乎陽自升也陽魂既運化魂屬木是木有餘也陰魄既消寂魄屬金是金不足也

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

魄屬陰陰主靜靜者隱藏之義也魄隱藏於夜魂亦俱隨魄隱藏也故云蓋魄之藏魂俱之也蓋者大蓋如此也魂屬陽陽屬動動者浮游之義魂浮游於晝魄因隨之而浮游也故云魂之游魄因之者也

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魂乃肝藏之神目乃肝之外表魂晝寓目
即無疑也魄乃肺藏之神鼻乃肺之外表
應當魄夜舍肺今經言魄夜舍肝於文理
違背傳寫之誤也且從舍肝解之終是牽
强為魂晝寓游於目魄因隨之寓游於目
也魄夜舍藏於肺魂俱游而舍藏於肺也
此論之甚當若言魂晝寓游於目魄因而
隨寓游於目魄夜舍藏於肝魂俱隨而舍
藏於肝肝是魂之本家不應說俱隨之也

以此論牽强尤甚也魂晝寓游於目能見
諸色相皆魂識所辯也故云魂晝寓目寓
目能見也魄夜舍藏於肺者能作諸夢境
皆尸魄妄想顛倒所成也故云魄夜舍肺
舍肺能夢也

見者泯無分别析之者分别析之曰天地者
魂狃習也
狃者狎也魂晝寓游於目能見衆色相皆
魂所辯也故云見者魂也魂初寓目本無
分别故云無分别也忽生分别之識故云

析之者分別也既生分別之識則知在上曰天在下曰地也故云析之者天地也既識天地則是魂識狃習染狃於識性如犀牛翫月月形入角雖盡犀牛形亦不能去角中之月也識染天地萬物者亦復如是也乃輪迴之因塵劫不能出者爲此識也故云魂狃習也

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

魄夜舍藏於肺能作諸夢故云夢者魄也

魄初舍肺本無分別而生分別之識則分析司彼人此我者皆魄識狃習顛倒夢想而迷眞著妄也故云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

火生土故神生意

郭子謙本有此七字甚與經文勢通暢故亦從而解之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故神生意也故云火生土神生意也

土生金故意生魄

意屬土魄屬金故意生魄也故云土生金

故意生魄

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

動者生也神之所生即不得名神也乃名之爲意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以此知神生則名意也故云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也意之所生不得名意乃名之爲魄也魄屬金土生金以此知意生則名魄也故云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也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我皆因思慮計之

而有

聖人了悟眞空元本無我眞空者思慮未萌思慮未萌者內不知有我外不知有物也知者悟也聖人了悟眞空無物我令計物我者皆因思慮妄計之而有也故云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因上凡人以思

慮妄計萬物彼我以此萬物之來吾但以
性對之性者眞空眞空應物常寂故云是
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也但對之以
性而不對之以心者何也答曰性者心未
萌生也心未萌者即是眞空之性也故云
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䰟
矣蓋無土則無金
心屬火意屬土無火不生土故云無心則
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也意屬土䰟屬金

無土則不生金故云無意則無魄矣蓋無
土則無金
一者不存五者皆廢
一者心也一心不生則神意魄精魂五者
皆廢而不相生也故云一者不存五者皆
廢也

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
以爲魄
旣者因前章說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
魂也旣能以我之魂渾同天地萬物之魂

斯能以我之魄渾同天地萬物之魄也故
云旣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
萬物以爲魄
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
無一物可役我者

如上說者我之魂魄渾同天地萬物之魂
魄以此知凡造化者所妙所有皆吾魂魄
也故云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
皆吾魄造化者造物也旣與造物者游則
能役萬物無一物能役吾也經云一道能

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與此同也故云則無一物可役我者也此章明一心既萌則五神妄生不已一心不生則五神還原可與造物同游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

云字傍鬼字爲魂字白字傍鬼字爲魄字於文字則如是故云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

鬼者人死所變

有一分陰不盡不能爲仙有一分陽不盡
不能爲鬼以此知人元陽耗盡雖未死亦
死也人是戴鬼鬼是脫殼人蓋妄結惡
習死沉陰界變而爲鬼也故云鬼者人死
所變也

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
陽氣爲云云升無陰相接化而爲風風屬
巽巽屬木故云云者風風者木也白色屬
金金氣化爲白色故云白者氣氣者金
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

者入地

風屬陽能散萬物故輕清也風既屬陽又輕清自然上升於天故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也金形屬陰故堅而重濁金既屬陰形堅而重濁自然下沉於地也故云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也

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

人修衆善則屬陽死則善福所資則其氣輕清自然魄從魂升於陽界此亦自然之類也故云輕清者魄從魂升也人行衆惡

則屬陰死則惡業所攝則其氣重濁自然
魂從魄降下沉於陰界亦自然之類也故
云重濁者魂從魄降也
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
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
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
人專一行仁惠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木
歲星之輔佐也爲仁屬木也亦自然而然
各從其類也故云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
也人專行義以宜物行之至也死而上升

爲金太白星之輔佐也爲義屬金也故云有以義升爲金星佐也人專行禮以尊君父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火熒惑星之輔佐也爲禮屬火也故云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也人專以智別眞僞是非從眞是而不從僞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水極星之輔佐也爲智屬水也故云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也人專行誠信言行相符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爲土鎭星之輔佐也爲信屬土也故云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也

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
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
土賊之
人行不仁則衆惡獨擅行之至也則死而
沉於陰界則東嶽拘而治罪爲東嶽屬木
既拘而治罪非木賊而何故云有以不仁
沉者木賊之也人專行不義一切顚倒不
合義理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西
嶽拘而治罪爲西嶽屬金也故云有以不
義沉者金賊之也人專行無禮侮慢君父

不忠不孝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南嶽拘而治罪爲南嶽屬火故云有以不禮沉者火賊之也人專行不智愚癡所障不鑑眞僞是非一切倒錯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北嶽拘而治罪爲北嶽屬水也故云有以不智沉者水賊之也人專行不誠信一切誑言妄語言行相違誑妄過重則死而沉於陰界則中嶽拘而治罪爲中嶽屬土也故云有以不信沉者土賊之也已上行五常之德則爲五星之佐背五常之德

者反彼五行賊之可不愼歟

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人行半善半惡則罪福兩停善屬陽魂惡屬陰魄如此則不升陽界不沉陰界只在人間宛轉生死也故云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

前生作善多則升魂爲令生富貴故云升魂爲貴也前生作惡多則降魄爲令生貧

賤之人也故云降魄爲賤也前生有慧明理則靈魂爲今生賢人也故云靈魂爲賢也前生無慧愚癡剛悍則厲魄爲今生愚人也故云厲魄爲愚也前生智性爲善則輕魂爲今生聰明人也故云輕魂爲明也

前生無智性爲惡則重魄爲今生癡暗也故云重魄爲暗

陽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

今生輕薄作惡死而陽魂爲羽蟲之類故陽魂爲羽也今生癡鈍作惡死而鈍魄爲

毛蟲之類故鈍魄爲毛也今生聰明正直
疾惡樂善死而明魂爲神祇也故明魂爲
神也今生好幽暗行姧盜作諸不善死而
幽魄爲鬼也故幽魄爲鬼也
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其形狀居處雖
不同皆因業識所好之因各報如此之果
也如好五常之因得報爲五星卿佐之果
也如違五常之因報有五嶽治罪之果也
故云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惟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故云惟行之數參差不一也五行

陰陽相推相薄交感變化巨細洪纖飛潛動植所以紛紛擾擾不止於萬億之多充盈於天地之間生生化化感異類創生猶未止息也故云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

以事者皆用也五用者視聽食息思歸五行者目乃肝之外表肝屬木故目視屬木也耳乃腎之外表腎屬水耳聽屬水也舌乃心之外表心屬火故舌食屬火也鼻乃肺之外表肺屬金故鼻息屬金也意乃脾之神屬土故意思屬土也故云以五事歸五行也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五蟲者鱗羽倮毛甲也東方甲乙木作鱗蟲三百六十種龍爲長也南方丙丁火作羽蟲三百

六十種鳳凰爲長也中央戊己土倮蟲三百六十種聖人爲長也西方庚辛金作毛蟲三百六十種麒麟爲長也北方壬癸水作甲蟲三百六十種靈龜爲長也故云以五行作五蟲可任論動植之物也故云可

勝言哉也勝者任也言者論也

譬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

兆龜數著見解二柱首章也向來所說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五常之因果譬如

以至誠祝願鑽龜轂數著草五行應之以吉凶之兆也人之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亦復如是也故云譬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也若鑽龜數著之時而心不至誠吉凶之兆無一應也人心無所愛著絶其所好清淨無染離種種邊不落因果輪迴亦復如是也故云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也

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聖人假借四大之貌物以五常之德普利

羣品爲之妙用也旣以五常爲妙用寓游世間普利羣品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旣爲之五常不得不對屬於五行也故云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也此章明心有染著則落因果心離染著則出輪迴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口鼻心之類

魂具此識精神三也故云三者具有魂也

魂晝寓目目視而辯五色亦具識精神然後能視辯之也故云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也謂目之辯色者魂識也目之神水乃精神也不獨視爲然耳聽聲口嘗味鼻聞香心思境皆同具有識精神方能別辯聲味香境也故云見之者爲魂耳口鼻心之類也類者同也

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

在此生身者爲彼父生愛識戀母愛爲精

精屬水彼母生觀識戀父觀爲神神屬火父母交感精神爲此生身之本也故云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父母愛觀雖不同皆用識情交感生子則同也故云愛觀雖異皆因同生也

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

彼父母生生之本也爲父精屬水水數一故一爲父也此身受生之初先得父之精氣以成胎元精氣屬水故云彼生生本在

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也為母血屬火火數二故二為母也此身受生之初次得母之血氣以成胎本血氣屬火故云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有父有母陰陽交感彼為父父母母而生生不窮矣故云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惟以至仁不仁平等普利而無識不求報

恩不住行仁之跡雖與世交如鎖鏁相交而無情識之心也故云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也仁者兼愛也圓明定慧如大圓鏡鑑物無心如燈破暗照物無識也故云觀之無識如燈之照也如上所說至仁不

仁平等普利而無心定慧圓明應物而無識吾識不萌生吾生死何有哉故云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哉此章明識是生死之種無識則無生死輪迴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寓游於世物來相感如似桴槌扣擊於鼓感而後聲也故云如桴扣鼓也我之所有精神如鼓之形我之應感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槌已往鼓餘聲尚在如感我者已往我之精神魂魄之識尚未能忘四㒪照破此識而忘之是終亦不存也故云桴已往

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
者猶之魂魄
吾之歷歷精明如鼓之形也吾之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如

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也吾之魂魄之
識物感不忘猶似桴已往矣鼓之餘聲尚
存也故云餘聲者猶魂魄也
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人能了悟本性真空物境倏忽來往應變

常寂如此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於眞空何有哉故云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此章明眞空不屬五行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

果木之中有子核埋於土內必待雨陰水之滋潤晴陽火之薰蒸然後核生芽芽長成樹樹復結果核核依前種之水火土三

者滋潤薰蒸復生芽長樹結果核相生無
有盡期也故云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
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也若果核不埋
於土無陰雨陽晴滋潤薰蒸安能生芽成
樹哉若無水火土如似大亢旱時大水潦

時太乾土塊時三時種物皆不得生也故
云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
生物也潦者澇也足者得也
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
故能於其中攢見有事

精屬水神屬火意屬土精神意三者本不交生於物惟人之父母以二根交合精神意識混融於恍惚之際橫妄見其象有此胞胎之事生生不窮如果核得水火土生芽長樹復結果核生生不窮也故云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也

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父母未交合之時各自真空之性本來清靜無物以二根交合精神意而生子者猶

法術呪士巫覡之類能於至無中呼召鬼神妄見變化怪異之事也故云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也此章明本來清靜元無生死人迷愛慾屈沉生死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魂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

魂者木也木冬時歸根復命得冬水炁滋養於夏得火炁薰蒸則發花也故云魂者木也本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也精屬水

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人之魂藏於夜精也
夜屬陰陰屬水晝屬陽陽屬火神屬火魂
晝寓目以見神彩故云而見於晝神也
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
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精屬水水無人也精亦無人也合乎至精
則歷歷孤明不與萬法為侶也故云合乎
精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合乎至神則
冥冥莫測感而後應應人事而無我也神
屬火火無我神亦無我也故云合乎神故

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也此章明全乎至精至神者無人我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

知者悟也人能了悟四大假合之身如塵埃聚沫浮漚夢幻不堅固虛妄不實之身皆是隨妄情所見以爲有我了悟如此洞徹眞空以飛騰神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太清之境無日不遊也太清者眞空之妙

道也故云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也
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
物者用也人能悟此六用神通亦如夢幻不實了悟知此洞徹眞空以凝澄清精微之體而作生妙用駕馭八荒而爲頃刻之遊也故云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也八荒者四海之外謂之八紘八紘之外謂之八演八

演之外謂之八區八區之外謂之八極八極之外謂之八荒八荒之外謂之鴻荒廣莫之界也又太清者太上所居之天也在四種民天之上即太清仙境也大開之士以眞空太虛爲體遠及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陰陽莫測鬼神難窺不假他物八荒之外太清仙境而爲咫尺頃刻之遊也或示變化警愚迷啓誠信向道之心或以飛神作身外之身而乘空履虛升遊太清仙境或以凝精作龍虎鸞鳳龜鶴梁鯉箕

樓之類駕馭而適八荒之外以爲遊戲也
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
是者此也道者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不
可思議之妙道則形如枯木心似寒灰自
然神定精凝返老還童延形長生久視如
廣成子千二百歲身未嘗衰是也故云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也既身心如枯木
寒灰即是以忘精神而遠超生滅也故云
能忘精神而超生也
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

氣白色屬金世有衛生小功法以鼻吸氣
在息須臾微微緩出以爲養精攻病以氣
養滋其精如金生水爲氣屬金精屬水也
故云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也

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世有小力法以治心者以鼻引清風微微
來往出入則心不亂而神定亦得其所養
如木生火爲風屬木神屬火也故云吸風
以養神故木生火也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吸氣吸風以養精神是假外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外以延精神也

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以漱津液而保養其精不令走泄而精益無窮也故云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也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凝思以手摩臍輪令熱如火久而神益無窮也故云摩火以養神神之

所以不窮也

所以假内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潄津液之水摩臍輪之火不假外物是假内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内以延精神也

若夫忘精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若夫洞了眞空精神返源窈冥莫測不知有精神之可忘亦無生滅之可超吾嘗埀示學人言之矣其他假外假内小功小法吾未嘗言之也故云若夫忘精神而超生

者吾嘗言之矣此章明道由心悟而行小
功小法莫之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禮在五行屬火神亦屬火禮者謹敬也人
心專以謹敬慎獨不欺闇室則心神不馳
騁而凝集靜定也故云人謹於禮者神不
外馳可以集神也謹者專也
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
智在五行屬水精亦屬水智者明眞僞是

非專以保眞忘僞則名從是違非也如此則精不妄泄於外可以攝養至精也故云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也攝者養也

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

魄

仁在五行屬木魂亦屬木仁以静自利以慈利他慈善屬陽静則明了魂神輕清而澄湛也故云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也義在五行屬金魄亦屬金洞了眞空與道相

眞陰隱窈冥令尸魄止靜而澄徹也故云
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也御者使止也此
章明五常爲道之妙用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蟯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蝡白

存丸中俄去殼而蟬

蟯蜋推糞轉爲丸毬丸毬旣成鑽入土中
抱丸而精一思之其蟯蜋精神氣俱入丸
中化爲蝡白蟲經秋冬春三時氣含養得
夏火氣薰蒸出土緣上草木墻壁之類俄

頃之間從脊裂開退去皮㲉化而爲蟬飛遊林木吸風飲露而鳴也故云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蝡白存丸中俄去㲉而爲蟬也

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彼蜣蜋不抱糞丸精思之彼蝡蟲何得生白哉皆因妄想而形隨之而變也故云彼蜣不思彼蝡奚白也奚者何也此章明生死變化皆因妄想貪著而有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庖人羹蠏遺一足机上蠏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庖廚之人將螃蠏作羹之時遺留螃蠏一脚足机卓案上其螃蠏作成羹而遺留之脚尚自搖動以此知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遺足尚動者氣未散盡也故云庖人羹蠏遺一足机上蠏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橫者妄也本來面目眞空之性禀自五太

之前五太之前未有一氣以此明知眞空之性不屬氣也不屬氣者則無聚散無聚散者則無生死也如此則知不悟性者但見氣聚成形以爲生氣散形壞以爲死豈不妄計哉故云不生不死而人横計曰生死也此章明性本無生死迷人妄計而恐怖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

世間或有人立地化去者或有坐地化去
者或有卧地化去者或有因病重化去者
或有因服毒藥化去者立坐卧病藥五等
之不同其死則不異也無甲死者如何乙
死者如何之殊異也故云有死立者有死
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
無甲乙之殊也
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知者悟也悟道之士洞了眞空心無生滅
反觀四大假合如塵埃聚沫如蘧廬傳舍

暫寄而已不見生死之可逃也故云若知
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也此章明道無
生死了道者無生死之可見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之猒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

患者病也迷人不悟道無生死而能生死
者則不生不死也未悟如此起猒生死之
心擬欲直超生死者皆是學道之大病也
故云人之猒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
譬如化人若有猒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

妖不名爲道

化人者教化人也譬如爲人師範教化迷人學道令人生猒離生死之心超越生死之心止名爲教人學妖怪不祥之事豈名爲教人學道哉故云譬如化人若有猒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也此章明了道者無生死之可猒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

妄計生死之人或曰假身如債舍舍壞人存身死性存也故云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也或有人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死如燈滅已死則無有也故云或曰死已無也或有人曰人死無蹤跡却有附人而通傳者直疑亦有亦無也故云或曰死已亦有亦無也

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

或有人曰生不靈而死靈生不樂而死樂

惟神之有形猶形之有疣苟無其疣何所不可如此不亦以死而為喜乎故云曰當喜者也或有人曰人死為鬼冥冥長夜無三光之所照無家鄉之所居無相識之依託無飲饌之所食黑暗陰界誠可懼也故云或曰當懼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候然而來倏然而往不喜不懼任其自然故云或曰當任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欲超不難一志學道直超生死故云或曰當超者也向來妄計生死者言死已有已無

亦有亦無當喜懼任起之八人所言僉變妄識迷情奔馳騖驟之不止也故云僉變識情馳騖不已也

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向來妄計生死之人殊不知本來元無生死而妄計生死者如妄計馬有手而妄執如牛有翼而妄飛馬牛本來無手翼而妄計有手翼也以譬喻則知本來元無有生

死復無無有也故云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也本來眞空妙有與太虛同體以空合空如以火投火不間其明火不燒火也以水投水不間其清水不溺水也故云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也此章明情識不萌元無生死也

右第十七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四



文始真經註卷之五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文始眞經註卷之五　賢一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五鑑篇

鑑者心也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著物鬼攝之

蔽者執蔽也蒙昧也人心專一執蔽吉凶禍福五行陰陽者則有靈通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也人

心專一執蔽嬰姹夫婦御女採戰之術則
有淫慾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男
女者淫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幽暗憂
愁則沉溺之鬼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幽
憂者沉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逐走放

飛畋獵者則有狂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
故云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也人心專一
執蔽盟誓呪詛者則奇異之鬼統攝而蒙
昧也故云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也人心
專一執蔽修合服食藥餌者則有藥物之

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也

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

如上所說靈鬼淫鬼沉鬼狂鬼竒鬼物鬼六等之鬼統攝蒙昧六等執蔽之人也故云如是之鬼也鬼無形相必附託物以爲身或以附託陰影爲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陰爲身也鬼或有附託幽暗以爲

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幽爲身也鬼
或有附託旋風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
云或以風爲身也鬼或有附託陰氣以爲
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氣爲身也鬼
或有附託土偶塑人以爲身而見形眛人

者故云或以土偶爲身也鬼或有附託彩
畫人物之像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
或以彩畫爲身也鬼或有附託老畜走獸
以爲身而見形眛人者故云或以老畜爲
身也鬼或有附託敗壞器物以爲身而見

形肆人者故云或以敗器爲身也
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附託陰幽風氣土偶彩畫老畜敗器
八者之鬼也此者心蔽吉凶男女幽憂逐
放盟詛藥餌六者之人也爲此人專一執

蔽已上六者之事精執不移彼附託鬼之
精與人精兩相激搏而鬼有靈通神異之
應也故云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
而神應之也

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

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
心執蔽之人爲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
蒙昧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異怪之事或
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衆人敬之以爲聖
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然不言有鬼附於

身唯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故云爲鬼
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
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也
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
爲鬼所攝之人預解奇異瑞事傲然以爲

得道久之或自觸樹木而死或以刃自刎而死或以繩自縊而死或自投井而死也故云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也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惟有了道聖人洞徹眞空妙有了悟不神之神陰陽莫測神鬼難窺化身周徧塵沙界妙用神通無量韜晦不顯也故云惟聖

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也了道聖人能呼召風雨役使萬神而執機也執者把握也了道聖人不唯能呼召風雨而役使萬神更能使可以會而聚之可以散而分之可以禦而止之也故云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也了道聖人之心如月印衆水如風鳴萬籟如懸鏡鑑形如空谷傳聲應變而常寂常明常清常靜也故云日應萬物其心寂然也此章明心有執蔽皆邪心無蔽皆道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

無者禁止之辭也謂本來妙心元自不二垂誡學人無得專心守一若萌專心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視聽食息思之五識相並奔馳不得一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守一也故云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垂誡

學人無得專心虛廓若明專心虛廓之念與喜火怒木思土憂金恐水之五行皆同具足不得虛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萌虛廓之念也故云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垂誡學人無得專心守靜若蒙專心守靜之念與萬化密遷移而不得靜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守靜也故云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也

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

則動搖之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於不二妙心萌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不二妙心爲二偶對也故云借能一則二偶之也此釋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

無物妙心萌專虛廓之念則專虛廓之念塡實滿塞無物之妙心也故云借能虛則實滿之也此釋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猶如虛空無動無搖於本靜妙心萌守靜之念守靜之念既生則是動搖妙

心也故云借能靜則動揺之也此釋心不可靜也

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惟了道聖人之心猶如太虛無所不容化身億萬一息之間返本還源如一切水月一眞月統攝其水月波流無有一水可没溺眞月之明徹也故云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也了道

聖人一息之間散布化身周徧塵沙界如
一眞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波流不停
無有一切水可間斷眞月之光明云爲照
耀也故云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
吾之云爲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自不二
虛靜應變縱奪無妨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因膏因薪而見形雖千年之久
若俄頃膏薪俱盡則火亦隨之而滅也故

云火千年俄可滅也此此起喻也迷人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輪迴億劫不能出離者皆因此識也識亦無我依境而見雖千萬年之久若蒙師點化直下頓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等同太虛則俄頃之間境忘識去

矣如薪盡火滅也故云識千年俄可去也此喻也此章明識是生死根境忘識去出輪迴之要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

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人但見舟之流行殊不知所以使舟流行者是水流行非舟自能流行也故云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也人但見車之運行殊不知所以使車運行者是牛拽之運行非車能自運行也故云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也此舟車二者借喻也人但知心之思慮殊不知所以能思慮者是意識能思慮非本來妙心有思慮

也故云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也此合喻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
來無從其往無在
本來妙心真空爲體妙有爲用體用如如

應變無窮神鬼難窺陰陽莫測不知所以
然而然也不知所以然而然本來妙心元
在五太之前象帝之先洞然明了其來不
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其往不知所在
而居止故云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

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也
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
不今
疊上二句謂本來妙心不知從何而生來
冥然隱密往然不知所在如此天地與吾
同本原妙心而生本原妙心不屬時節故
不古不今也故云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
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也此章明本原
妙心禀自五太之前非思慮之所知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本來妙心以道爲體以物爲用了悟道心元無一物等同虚空體用如如應變常寂故云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也知者悟也物無物者應變常寂也洞悟道心體用無物故不尊尚卓高絕代之行爲行雖卓絕不離於跡道本無跡故不尊尚也不驚異精微玄妙之言爲

言雖微妙不離於名道本無名故不驚異
也故云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
微妙之言也此章明道心應變常寂非言
行之可及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
心本無心因物而見物我相交而心生顯
見如兩木相鑽摩而生火也故云物我交
心生兩木摩火生也
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

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我本無我因物來干心忽顯見非我自生
心也故云不可謂之在我也物來相感心
雖顯見心如虛空與彼物無礙故云不可
謂之在彼也若無我者物雖來感則心不
生心既有生不可謂之非我也故云不可
謂之非我也我未無我彼物若不來感則
心亦不生心本不生因感而生不可謂之
非彼物也故云不可謂之非彼也迷人不
悟無我無心與物無礙而妄立我心與物

作對執有彼我觸物有礙非愚而何故云執而彼我之則愚也而者汝也執汝彼我而不忘乃愚迷之人也此章明心本無彼我與物無礙迷人妄立彼我與物作對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無者禁止之辭也恃者倚賴也言無得恃賴汝之所言利害是非也故云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也汝所言利害是非者皆妄

情無計豈可利定爲利害定爲害是定爲是非定爲非利害是非隨妄情變化豈可一定之邪既不可一定隨時妄情所計之耳果何得利害是非者哉故云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運化利害是非者造物也造物窈冥莫測其所以雖聖人大智圓通於窈冥造物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凡乎故云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也此章明利害是非

造物者運化凡不可預測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
長於夜應作晝於義則通也蓋傳寫之悞
也迷人夜間作夢或夢生長於晝以此知
本來妙心不屬時之數也故云夜之所夢
或長於晝心無時也
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
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有人生長於齊國心之所見之境皆齊國

而已而者汝也之者往也既汝往宋國又往楚晉梁之三國四國境界不同心之所存之境亦異以此知本來妙心不屬方位也故云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時數方位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

羿者古人善射之號也昔帝嚳賜羿弓矢
爲司射之官居窮石之地至堯時十日並
出命羿射之中九日而落之也後纂夏后
相之位號有窮國君因羿以爲名其臣寒
浞殺之因有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

推舟而行後爲夏后相子少康所殺也師
者法則也善射弓者以弓爲法取中也既
以中爲則必以羿爲法也故云善弓者師
弓不師羿也善操舟者以舟爲法則務所
往無滯爲法則也既以舟所往無滯爲則

不必以㬥爲法也故云善舟者師舟不師
㬥也此借喻也

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善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無爲逍遙自在
不染不著旣以善了妙心以悟爲則不必

以聖人爲法也故云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也此合喻也此章明心以悟爲則因超凡
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

皆因私識執之而有

以善美爲是好以惡陋爲非醜以事物與榮爲成盈以事物廢枯爲敗虛也殊不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自然造物者所運吾何容心哉而迷者執之以爲有實殊不知皆因己私妄識計之也故云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也

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

到記憶宛然

旣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其私識猶有計無之識尚存故云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也又以非有非無遣其計無之識猶有計非有非無之識尚在故云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也曰莫計非有莫計非無故云無曰莫莫爾也又以無遣之曰渾然無莫計非有渾然無莫計非無猶有渾渾然無莫計之識尚在故云無曰渾渾爾猶存也以識遣識何

與泥裏洗土以識遣識者譬如昔日曾游
之境今日再到忽然記憶舊之識宛然尚
在終不能忘遣也故云譬猶昔游再到記
憶宛然也
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

此識不可得而忘亦不可得而遣善去識
者洞了眞空之心體以識變爲智慧爲心
妙有之用也故云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
識者變識爲智也
變識爲智之説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

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
游罔象無所扂止
扂者平穩也向來演變識爲智之說汝還
曉知之乎麼故云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
乎此設問也却自答曰想者譬如人思
此處有妖鬼則心悚然戰慄而恐懼又思
此處有强盜則心怯然而怕怖也故云曰
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也曰識者譬如
人妄認黍以爲稷者似黍而黑又如人妄
認玉爲石此迷妄想識皆浮游無象無所

得悟本來妙心眞空平穩之地而休歇也
故云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
罔象無所底止也罔者無也止者休歇也
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
不在我

向來所說想識譬如人觀奇異之物則生
異物之想識此奇異想本心元無因觀奇
異之想識也故云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
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也想者心思
也識者心別辯也

譬如今口今日而巳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先說此想此識根不在我恐人信之不及再設喻以曉之譬如今日從旦至夕今日想識之事巳知之矣至於來日想識之事殊未可預卜度而知之故云譬如今日今日而巳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也及至來日隨事物旋生紛紛擾擾之想識以知想識根不在我皆因有事物而旋生也故云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也緣者

因也
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
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
本來妙心元無想識恐人信之不及復設
喩以曉之譬如犀牛角中元無月形特因
犀牛望月生此月中之想識月形入角而
始生月形也而彼天上眞月初不曾在角
也故云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
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
角也

胷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人胷臆中所懷天地萬物之識亦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也故云胷中天地萬物亦然也人能曉知如上所說譬喻者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無情識皆因心迷妄生情識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

萬物生於土萬物終盡之時復變化爲土故云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也此起喻也土在脾神爲意萬事生於意萬事俱忘終變爲意故云事生於意終變於意此合喻也

知夫惟意則我是之我非之我善之我惡之

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

如上所說譬喻則知萬事有無惟此意根也知此意根所生之事我頃之間非化爲是是化爲非惡化爲善善化爲惡也故云

知夫惟意則我是之我非之我善之我惡

之也意根有遷變本來妙心無遷變意根
有知覺本來妙心無有知覺也故云意有
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也
惟我一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
吾心有大常者存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故云惟我一心也塵
者法也意根能生萬法能滅萬法滅則往
生則來故云則意者塵往來爾也若意根
不生萬事如火燒薪欻然而起薪盡欻然
而滅也故云事者欻起滅爾也欻者速也

大常者乃本來妙心眞空之體廣無邊際越古今而無有變異非存而何故云吾心有大常者存也此章明心之大常禦意之小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人之妄情從心上生心從性上生也故云情生於心心生於性也人迷情如水之波浪入逐境之心如流動之水人之本性如

水之源也波流源有三名而無二體爲波流源皆是水也情心性有三名而無二體也爲情心性皆是眞也故云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

浮浮然

萬物來相干吾者俄頃之間如電光石火但以眞空之性受之則心不生知識物境浮浮然如太虛之雲不礙虛空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也故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

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也此章明
心性不二應變無礙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

世間有眞賢眞愚有僞賢僞愚世人或有
能變識或有不能變識者故云賢愚眞僞
有識者有不識者也
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
者繫我之識
彼世間雖是賢愚眞僞而別辯賢愚眞僞

者皆繫我之妄識也故云彼雖賢愚彼雖
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也
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
若知別辯賢愚真僞皆妄識所成識既是
妄故雖真實亦名假僞不真也故云知夫
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也此章明妄
識非真心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
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

於情
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因物所感也心本無
生而所以生者情也故云心感物不生心
生情也一切物來交干於心心別變物者
非物也乃心之識見也故云物交心不生

物生識也一切物境幻生幻滅尚猶虛妄
何況於識豈不爲妄僞哉故云物尚非眞
何況於識也既知識是妄僞何況於情豈
不是妄哉故云識尚非眞何況於情也
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

以爲常
而彼衆迷妄之人於本來至眞妙心元無一物之中忽生妄識堅執爲有染著不捨不能明了本心也故云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也彼迷妄衆人於妄識生滅不停逐境變化之識神中堅執爲本心之大常噫殊不知此妄識之神乃輪廻之種也故云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也
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

本來清靜妙心上忽生一迷情不覺是妄認以爲眞情情旋生新新嗣緒乃積之爲億萬之情也故云一情認之積爲萬情也迷人於萬億之情又不覺是妄而認妄爲眞染著物境念念遷流情波浩渺積之億萬物境也故云萬情認之積爲萬物也際者邊境也本來妙心猶如虛空廣無邊際爲妄識迷情專權閒截虛空妄立境界限量邊際迷染萬物而逐無窮物遷流也故云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也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心迷逐情妄立境界不由了悟良妙之心專由迷妄之情驅使是本來良妙之心倒受制於迷妄之情如臣反拘制君也故云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也我之本來正情既迷染萬物倒被萬物驅使是本來正情受制於萬物如百姓反拘制大臣也故云我之本情受制於物也心迷逐情情迷染物迷情妄染物境限盡死後被愛染物境

牽引愛染重處受生生生死死百千萬劫輪迴無有出期去來不已也故云可使之去可使之來也

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人之五情則屬五行也五情者喜屬火怒屬木思屬土憂屬金恐屬水五情既屬五行五行陰陽造化陶鎔天地萬物驅役死生去來無有休息之期也究其所以皆因五情迷妄而有此去來死生五情未萌之前安有死生去來哉以此知而彼去來初

不在我皆因迷情妄染落於五行造化陶
鑄中役使輪迴因無休息也故云而彼去
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也
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
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

迷人妄染愛境被天地陰陽造化役使輪
迴無休殊不知迷情未萌之前本來良妙
之心猶如虛空無形雖天地陰陽造化之
大但能役使迷染有形之情豈能役使如
虛空良妙之心哉故云殊不知天地雖大

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也迷情旣萌元氣隨之則落陰陽造化役使輪迴也迷情未萌元氣返本與眞空同體陰陽造化雖妙豈能役使眞空哉故云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也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之者往也心之所往則氣從之而往也心猶帥也氣猶軍也氣之從心如衆軍從帥也故云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也心迷妄愛染著諸境氣亦從之而有此輪迴之身形

也故云氣之所之則形應之也
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之中
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
道本無名無形猶如太虛能運一氣一氣
分而爲陰陽一氣陰陽變化天地萬物旣
名一氣不名太虛無形名之道也而況於
萬物乎故云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
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
虛也此起喻也
我之一心能變爲氣氣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

形

吾之本來良妙之心以眞空爲體思慮未萌之前體同太虛思慮旣萌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如太虛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也故云我之一心能變爲氣氣爲形也思慮未萌之前本來良妙之心元無氣無形也故云而我之心無氣無形也

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知者悟也了悟本來不二之良心猶如太虛未變爲氣爲形之時未有天地陰陽令誰役之假使有天地陰陽豈能役使虛空哉故云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也此章明心迷墮陰陽陶鑄而輪迴不已心悟出陰陽陶鑄永不輪迴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

人之平安之日目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者皆是精神與物境凝結而忽然使之變化如此之異也故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也

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

人之患熱病之日被熱氣所燒而眼花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皆是熱病所燒而心不足使然也故云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也歎者

不足也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

苟者識也知者悟也如上所説平日病目忽見非常之物以此誠能了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皆於無中示見非常之有以此了悟即非常之有昭示本來無物之妙心也故云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也

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

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
而不怖畏
若人平日或病目目忽見非常鬼神怪異
之境但悟本心清靜元無一物一切有相
皆是虛妄如此則明了不信不著彼怪自
然不呈神異也故云但不信之自然不神
也厥著其也孰者誰也或有人問其識情
既昏昧妄見非常神鬼奇異誰便能不信
哉故云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此設問也却
自答曰譬如能以法禁蛇之師捕捉其蛇

心不怕蛇彼雖睡夢見蛇亦無怕怖畏懼之心也以此明了則知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故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畏怖也此答上問也

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以捕蛇譬喻答或問之人恐信之不及又引軒轅黃帝書中所載之言以證之黃帝書中有言道無鬼神鬼屬陰神屬陽妙道不屬陰陽故無鬼神也假使有鬼神亦不能窺妙道也妙道運斡陰陽往來而陰陽

不能對偶於道也故云故黄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也此章明隨流得妙心悟妙道鬼神不能測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内不見心我本無我因識妄立思慮營營日日千變萬化本非無我之我也乃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運化思慮也故云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命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也使者運化也誠能了悟不知所以然而然乃是眞空之道也命者道之異名也了悟眞空之道則外無我相可見内無心相之可見也故云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内不見心也此章明我心本空道非思慮可及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眞空心體元無一物窈冥莫測忽生思慮

妄有所見了然回光返於眞空譬如人之
兩目能觀見天地萬物之形狀暫時收回
眼光一時俱不見天地萬物也故云譬如
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也此章釋前章思慮日變命使之然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
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目徹視爲明目專視雕琢金玉精巧花様
久視不已而愈傷其明經云五色令人目

盲是也故云目視雕琢者明愈傷也耳徹聽爲聰耳專聞五音交響久聽不已愈傷其聰經云五音令人耳聾是也故云耳聞交響者聽愈傷也玄妙之法爲塵心本清靜元無一法即是玄妙之源也不悟本心專思古人玄妙之法殊不知玄妙之法俱是塵垢染汙本心愈甚傷心也經云滌除玄覽是也故云心思玄妙者心愈傷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六塵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

勿者禁止之辭也揆者忖度揣量也垂誡學道之人寓遊於世勿得有心忖度揣量彼人或有用人當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以此進退於人不失人心也故云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也

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人能知此無心因彼揆彼賢愚進退而賢愚進退無心不失人心也如此何事不周

備何德不行普何道不貫通何人不交友何我不忘哉唯了心一法盡善盡美也故云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也此章明無心寓世自利利他衆美從之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不可制

凡在天之下所有事理譬如水火涓涓不塞漸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又如積

木成林積石成山積惡成禍可不慎歟故
云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
不可制也
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
契道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制者治也人能於
一情萌起之時治之令正而向善如此可
以成德行也故云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
德也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了然照破而
忘之則契於無極妙道也故云能忘一情

者可以契道也此章明爲凡爲聖在一情之迷悟也

右第二十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五

文始真經註卷之六

賢二

文始真經註卷之六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凡一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

彼者人也世之迷人以我之思慮異人之思慮謂人之思慮亦與我思慮不同如此分別人我妄生見解殊不知妄生思慮彼此天眞隨思慮之妄境作夢也不獨夜間

睡夢爲夢至於白日性隨妄慮皆是夢也豈可以思夢想異所思所夢之境不同而所謂之思夢者不異也以此論之誰爲我誰爲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也

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

世之迷人以我疼痛相異如二人同灸灸處不同而疼〻痛不異也豈可以疼〻痛妄分

同異人我哉殊不知夢中之人亦以疼痛相異及至覺來却又無別人如此則知夢中疼痛是妄識白日疼痛亦是妄識如此誰爲我誰爲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也

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

先說思痛妄幻不異恐人信之不及又設

譬喻以曉之如人之爪甲與頭髮剪之不害疼痛又如人手共脚不思慮爪髮手脚皆我所有不痛不思豈可以思痛安分人我哉故云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也

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

世之迷人以獨自所見之境他人不見者

以爲是夢衆人同見之境以爲覺也故云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也殊不知人之精與物凝結正晝日忽見非常之境亦他人不得見唯我獨見之以此知不獨夜夢爲夢也故云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也以我之神與彼之神相合亦有兩箇人同夢於夜也以此知同見未必爲覺也故云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也精結獨見神合同見二者皆我之精神變化而妄生同異之境

以此知誰爲夢誰爲覺夢是妄夢覺是妄
覺覺夢皆妄奚有彼此之異哉故云二者
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也
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
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

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世之迷人以夜夜暫見之境以爲夢以日
日久見之境以爲覺也故云世之人以暫
見爲夢久見爲覺也殊不知夜間暫見之
夢境乃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變化所成

晝中久見之境亦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妄有色塵之見也故云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暫見久見二者皆是精神陰陽之氣變化識見識見旣妄覺夢非眞以此知孰爲之夢孰爲之覺哉非有眞覺者不知此妄覺夢也故云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也此章明迷人夢覺皆妄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

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
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
五行未有然者
仁屬木人專好行仁慈識神多夢松栢桃
李之木也故云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也
義屬金人專好行義宜識神多夢兵刀金
鐵之金也故云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也
禮屬火禮者儀則也人專好行禮儀識神
多夢燒荒烈焰或夢簠簋籩豆祭器儀則
之物也故云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也簠

者以竹爲之內外皆圓也簋者以竹爲之外圓內方也籩者外方內圓以盛乾物豆者以木爲之以盛濕物也已上四物皆以紅漆漆之按火色也智屬水人專好行智以別眞僞者識神多夢江湖川澤之水也

故云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也信屬土人專好行信實不妄識神多夢山嶽原野之土也故云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也然人專好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役於五常夢此五行之偏也故云然

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之五行不可拘
晝爲妄想夜爲妄夢方其夢中忽聞其事
忽思其事念逐境遷夢亦隨之以此心偏
執於五行心不偏執五行亦不可得而拘
之故云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
之五行不可拘也

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
亦不可拘

御物者皆用也聖人以眞空之性爲心之
體以妙有之物爲心之用體用如如應變

常寂上與造物者同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而陰陽五行不可得而拘也造化者造物也故云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也御物以心者以心御物為用也攝心以性者以心攝還真空之性為體也此章明心迷被五行拘之心了出五行之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

洝者普指世間人也世間人或見人生頭
似蛇而人身者或見人生臂似牛上有鱗
如魚者或見人生似鬼形狀而兩腋有翅
如禽翼者洝世人多怪如古人伏犧蛇身
人首神農牛首而人身夲彭鬼面此中國
之共知也如東方朔所載四夷之人西北
荒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同而兩腋有翼而
不能飛者西南荒有人身毛豬頭者東北
荒有人朱髮蛇身人面而無手足者南荒
有人口如鳥而有翼能飛無足者西荒有

人如虎長毛人面虎足猶牙尾長一丈八尺者西北荒又有人狀如虎而食人有翼而能飛知人言語此皆感陰陽錯戾之氣而有非常之形豈足怪哉故云沒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沒勿怪也

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向之所説人生非常之形不足爲怪此怪不及夢只此一人及其睡也夢見諸般異

境人物天地山川草木樓臺禽獸或祥瑞奇異忽然覺來一切皆空不知是箇甚麽物便能作諸般夢境此誠可怪也故云此怪不及夢也覺來看人一塊肉團有耳能聞聲有目能觀色有手能把物有臂能運

動無線索抽牽是誰主張便能恁麽云爲中節恰好此怪尤甚而世人不知怪也故云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

矣也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究其六用之源乃無名無情眞空妙有之道也無名則大言不能言也無情則大智不能思也當於言思未萌之前薦悟洞然心開方曉大常御諸小變向之所怪亦未是也故云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也此章明大常御小變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

或有人問曰爾之宗族何姓氏諱何名表德何字故云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也又問爾穿何衣服喫何飲食與何人爲朋友使何人爲奴僕撫何等琴看何等書師何古人理行何今人事我默然不答一字蓋密示不言之教也故云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也

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密示向上一機其人不悟又叩之不已又不得已而應之曰自己尚猶不見我眞空之上將何爲我之所哉故云尚不見我將何爲我所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我形可隱

人得道之深者骨肉都融形神共妙可分

之爲億萬不爲足可合之爲一不爲有餘永劫不壞形可延也冥冥莫測形可隱也故云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也恐人信之不及以俗譬喻曉之於世俗一夫一婦雙生二子此形可分之象也一夫一婦二人交合生一子此形可合之象也人服食巨勝子則壽長此形可延之象也夜無月火人不見已此形可隱之象也故云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

不見我形可隱也巨勝小者名胡麻大者巨勝出潞州上黨縣多生原野其高三尺餘其子類牛蒡子而小蒼黑色八月中採之仙人作飯食之長生昔韓衆服之百歲纔服壽延千歲莫知其終也

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向來以俗譬喻曉於學人復以眞實妙道

之用示之得道之深者形神俱妙變化莫
測以一氣化生億萬之形物如人頭髮旋
落旋生而無窮此乃形可分之理也故云
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也
歛一氣億萬化身之形物復合而爲一身

猶如人破唇可補爲無鈌此乃形可合之
理也故云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
以合形也以不神之神虛寂妙湛則元氣
沖和永無耗散久之形神俱妙長生不死
此乃形可延之理也故云以神存氣以氣

存形所以延形也以形合神以神合無極妙道窈冥不見神鬼難窺陰陽莫測此乃形可隱之理也故云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也如此妙道汝之學人欲願知之乎麼汝之學人欲喜爲之乎麼此道不可以知知亦不可以有爲而得也在人心了悟密契而已故云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此章明了道者分合延隱而無礙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

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世間物物之形乃色塵也道眼大開無物不見見見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也世間物物動鳴乃聲塵也天聽大開無聲不聞聞聞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也

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行推遷陰陽造化而生稜房芒角穗之五穀以養人形天地萬物之形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吾形亦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以此論之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也故云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也以五行之氣造化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人食之保養五臟之氣萬物因五行之氣而有吾之身亦因五行之氣而有以此論之則無一物非吾之氣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皆吾形吾氣也故云五味可以養氣

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以爲我

獷者擴也剛悍愚戇也耕種之夫使牛久共牛近習性剛悍愚戇故云耕夫習牛則獷也畋獵之夫逐殺虎豹久共虎近習性勇猛大膽也故云獵夫習虎則勇也漁取

水族之夫久近於水習性能沉没於水而
取物也故云漁夫習水則沉也征戰之夫
慣騎駿馬久近於馬習性便捷輕健也故
云戰夫習馬則健也人性本來清靜但因
習情染執久同物性如上所說習牛習虎
習水習馬之四者則獷則勇則沉則健豈
不以物性習爲我之情性也故云萬物可
以爲我也
我之一身内變蟯蛔外蒸虱蚤瘕則龜魚瘻
則鼠蝗我可爲萬物

蟯者腹中細蟲也蛔者腹中大蟲也一名蠑虰也因所食相感陰陽之氣變生蟯蛔蟲也蝨子垢蚤因身外衣暖游汗薫蒸而生也瘕者瘡也昔人生瘡於背徐生一龜引首嚙肉苦痛而死也昔人生瘡於腰徐生一魚每動則不勝其痛也瘻者亦瘡也人生瘡於項有肉鼠也昔有一僧嫌螘緣循於欄楯以火燒之俱盡不數日僧生一瘡潰開皆螘也人身內變蟯蛔之蟲身外薰蒸生蝨子垢蚤感疾生瘡或爲龜爲魚

爲鼠爲蝗之七蟲以此知我亦可爲萬物也故云我之一身内變蟯蛔外蒸蝨蚤瘕則龜魚獲則鼠蝗我可爲萬物也此章明有我則物爲我而我爲物無我則造化莫能移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我者能所自專之心也心如火而無我因

膏因薪而見火之形膏薪若盡而火爲灰矣心本無我因境而見境忘心滅無能所自專之我也故云我之爲我如灰中金也灰中無金則灰心無我也礦者金樸也礦砂喻六塵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而不若礦砂之金者以喻我心也如要取金向礦砂尋之可得金也破鍊其礦淘去其砂必得其金若播揚其灰直饒終老此身無得其金也此喻心本無我因六塵而見也如要見心向六塵諦觀則見心流因流

悟源隨流得之妙也若六塵淨盡心復眞
空直饒天眼龍睛亦視之不見況於凡乎
故云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
揚灰終身無得金者也此章明我本無我
因境妄立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
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蜂鰕喻人天地大海喻大道也蜂鰕微小
亦能游觀乎天地之間放肆乎大海之内

人雖微小亦能了其大道廣無邊際超凡越聖迴出陰陽之外也故云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也游觀放肆者皆自得優游也此章明人雖微小能了大道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土偶者以泥塑人像也塑成人像或爲官人或爲奴僕或爲男子或爲女人俱是泥

土塑成之形質人之見識隨形相而生分
別貴賤男女也噫殊不知俱是泥土何妄
分貴賤男女哉此喻人雖有貴賤男女之
身俱是地水火風之四大假合如塵埃聚
沫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故云土偶之成也

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也此章明人迷假合妄分貴賤男女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
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

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目是根色是塵目離塵返照方悟目本清
靜元無色塵也故云自觀目無色也耳
是根聲是塵耳離塵返聽方悟耳本清靜
元無聲塵也故云耳自聽耳無聲也舌是
根味是塵舌離塵返嘗方悟舌本清靜元
無味塵也故云舌自嘗舌無味也心是根
物者法也法是塵心離塵返自揆度忖量
方悟心本清靜元無物法塵也故云心自
揆心無物也一切衆生染著六塵逐緣外

事而迷眞也故云衆人逐於外也賢人捨
離外事執守内理因有取捨執守内理却
成理障而違道也故云賢人執於内也聖
人外不染六塵則悟事障之僞妄也内不
取捨執守於理則悟理障之僞妄也故云
聖人皆僞之也蓋不住三際也此章明心
本清静不住三際中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
一物

人身五臟之氣肝氣屬木內隱魂也心氣屬火內隱神也肺氣屬金內隱魄也腎氣屬水內隱精也脾氣屬土內隱意也精神魂魄意五神復性乃五氣朝元也故云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也言五神復性五氣朝元總爲不二也妙性也物者性之妙用也

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

旣是五神復性五氣朝元是一性又復能

生神火精水魂木魄金意土也爲五神復性五氣朝元即是性中含攝五行元無差殊之異也故云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也

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

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五蟲言其三者其二可知也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羽蟲屬火毛蟲屬金正盛旺時則金不生也故云羽蟲盛者毛蟲不育也

育者生也毛蟲屬金鱗蟲屬木金正盛旺時則木不生也故云毛蟲盛者鱗蟲不育也以此則知鱗蟲盛者倮蟲不育倮蟲屬土木旺土不生也倮蟲盛者甲蟲不育甲蟲屬木土旺水不生也甲蟲盛者羽蟲不育水旺火不生也以此則知心不生則意不育意不生則魄不生魄不生則精不生精不生則魂不生魂不生則神不生神不生則心不生心不生則無我可忘也故云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也此章明道為

五行祖性爲五神之源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

無我者無心也枯乾龜殼而無心人以鑽之則兆知未來之吉凶非大知而何故云枯龜無我能見大知也磁石無心稍近於針則吸針相著非大力而何故云磁石無我能見大力也鍾鼓無心撞之擂之其

聲遠振非大音而何故云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心因水因牛載物到遠非遠行而何故云舟車無我能見遠行也

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聖人無心無知無不知洞徹物理無力無不力衆魔不敢侵無音無不音威音盡妙無行無不行頃刻遊徧十方而未嘗有我有心也故云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也此章明無我之道盡善盡美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

蜮者水蟲名也一名短狐一名水弩其狀如鼈三足長三五寸多生南方含沙射人影能令人死故云蜮射影能斃我也以此則知影本無知蜮但射影能令人死是知無知亦我也若知無知亦我則知溥天之下有識無情無非是我也我者無我之我體同虛空無所不在也故云知夫無知者

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也此章明無我之我即是妙道妙道無所不在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

人心憶著於事猶能終日忘於飢餒也故云心憶者猶忘飢也人當嚴凝氷雪之時忿然心火暴發裸身袒臂於露地汗流浹體猶能忘於寒冷也故云心忿者猶忘寒也世之君子得養心之術遇一切危亡或

染篤疾病亦不動心介懷如此猶能忘於病疾也故云心養者猶忘病也二人互相激發心怒相擊殘傷厥體而不覺疼痛故云心激者猶忘疼痛也

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先說世人有心但因憶忿養激之四者猶能忘飢寒病痛何況無心了道者乎了道無心元氣沖和綿綿呼吸能一日百食百

日一食而不飢也故云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也孰者何也了道無心精神永固眞火薰蒸能敵嚴寒也故云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也了道無心百脉調暢五臟安和五神澄徹五氣氤氳百病不生也故云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也了道無心心肝脾肺腎歸屬火木土金水忘其知識白刃臨項不懼不痛如剪髮去垢何疼痛之有哉故云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也此章明飢寒病痛

有我而難逃了道無心超飢寒病痛之苦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

先說枯龜磁石鍾鼓舟車無我恐人一向認無知無爲以爲無我又垂誡學人無得認以無知無爲如同死物方名無我如此則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也殊不知無知無不知無爲無不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雖知雖爲何妨以爲無我哉故云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也

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旣說了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恐人信之不及又說譬喻以曉之如火本無我因薪見形火之發也躁動緣燒不停火未曾有我也如眞空應變常寂而無我也故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也此章明眞空無我不拘知爲有無也

右第十六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六

文始真經註卷之七

賢三

文始眞經註卷之七　　　　　　　　賢三

神峯逍遥子牛道淳直解

七

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

無者眞空也至道本來眞空以用復體一喘息之間了悟也故云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也事者用也有者妙有也以妙有爲用也即體即用應化無窮也故云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用之百爲也

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

尊者極貴也不失道之極貴可用輔佐世之太平利他也故云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也以者用也獨者不二也我者眞空之體也不失道之不二可攝妙有之用復眞空之體自利也故云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也

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

知者悟也道者眞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眞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猶如太虛空非時數之所能拘管也凡所有形皆有數盡之時海有時而枯山有時而摧日月有時而昏暗天地有時而崩陷唯此眞空之道不屬時數能用一日爲百千萬年能用百千萬年爲一日也故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也

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

以百里爲一里

道本無形非十方之能礙至神無我非八極之能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體同太虛用亦同太虛了悟如此能用一里行時周徧八荒之外能用周徧八荒作一里行時也故云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也

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

了悟至道一氣未生之前道運生氣變化陰陽而爲風雨大達之士從眞空密運妙

用立致雲雷呼召風雨也故云知道無氣
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也
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也
了道之士神通無量與造物者同游能無
形化有形能有形化無形隱顯自如能令
飛禽化走獸走獸化飛禽縱横妙用變化
無窮矣故云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
易鳥獸也
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
道不屬清濁能濁能清了道之士清淨無

染猶如虛空萬物豈能累虛空哉形神俱妙與眞空同體空無錙銖之重不假所乘頃刻周徧十方之外亦見神變以警愚迷或騎鳳鶴或乘彩雲昭示中下啓向道之誠也故云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也如衛叔卿乘白鶴王子晉乘鳳吹簫升天也

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了道之士寓世同塵不染和光不耀隱晦之至也故云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

矣也莫能溺者不染也身寘者隱晦也或
示神通以蛟龍鯤鯨爲席乗坐而游太虛
也故云可以席蛟鯨也如古人夏禹乗龍
而導百川李太白跨蛟虬劉知古乗金鯉
琴高控赤鯉升天者是也

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
有者妙有之用也無者眞空之體也即用
即體即體即用體用如如了悟此道可以
制伏鬼神以爲役使之用故云有即無無
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也如劉根善

役使鬼神漢天師善制鬼神於成都是也
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
實者實有也虛者眞空也眞空實有者乃
至道之體用不二也了悟體用不二則虛
實相通可以蹈水火入金石而無礙也故
云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
也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
上者五太之前妙道也下者至德萬行也
妙道爲體德行爲用體用一源則上下不

二了此道者萬象森羅以爲侍衛也故云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也

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

古者理也今者事也以理爲體以事爲用

體用如如了此道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如龜筮之兆吉凶誠信無妄也故云古即

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也

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肝

肺

人者境也我者心也心境兩忘道眼開明

了此道者則能無見無不見可測他人肺腑思慮之念也謂之他心通也故云人即我我即人可以窺人之肺肝也
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了此道者即吾之肝神可化為龍吾之肺神可化為虎乘之跨之而游太清之境也故云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也

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

萬象之境皆由心神變化而見也以此諦觀心體眞空內藏妙有之用即心藏之神化爲姹女腎藏之神化爲嬰兒姹嬰匹配性命混融而出離生死也故云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也

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以此知氣由心生心了眞空如水澄徹呼吸神氣綿綿無間則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旣濟以成大丹

若人服之永超生死之病矣故云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矣已上龍虎姹嬰至鑪冶後聖以丹喻道者源於此也

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

以此至道至德威光赫赫物物歸尊虎豹順伏以為乘騎故云以此勝物虎豹可以伏也以此至道體同太虛水火豈能溺燒虛空哉了道者無所不同故能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故云以此同物水火可入也

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以上從輔世立我一里一日爲百里百年
召風雨易鳥獸騎鳳鶴席鮫鯨制鬼神入
金石侍星辰卜龜筮窺肺肝成龍虎女嬰
爐冶伏虎豹入水火之十八神通妙用唯

了道聖人悉能爲之亦能不爲能爲之神
通變化也蓋道貴眞誠韜晦爲上驚愚駭
俗之神異聖人不爲也此十八神異便是
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也故云
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也此章明道德體用變化無窮而聖人韜晦不驚駭愚俗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人能了道者上與造化者同游可以奪天地陰陽造化生成之妙也故云人之力有以奪天地造化者也

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尸能行枯木能華了道者能顛倒陰陽冬能起雷夏能凝氷如老成子學於尹文能存亡自在翻校四

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者是也故云如冬起雷夏造氷也昔太上以太玄生符投徐甲之枯骨即時復活能行故云死尸能行也純陽祖師以丹活安州枯柳又以丹活萊州枯槐而枝葉復榮華故云枯木能華也

豆中攝鬼

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墻外盡化爲赤衣鬼以符爲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

杯中釣魚

昔左慈眞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鉤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鱠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

畫門可開

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幪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踊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

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土鬼可語

昔盧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欒巴眞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

如上所説冬起雷夏造氷死尸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能語之八者皆得純而無雜眞空妙道能

運一氣變化萬物此乃是向之所說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也故云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也

令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爲物有合有散

令迷人之心情流浪如水波之不停亦强陽之氣所爲也彼强陽之氣自生至壯氣合而充溢自壯至老氣散而衰敗也故云令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也

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
聖人了悟真空之道乃得元氣之祖元氣
之祖未曾有合散也故云我之所以行氣
者本來未嘗合亦未嘗散也本者祖也
有合者生有散者死

彼迷人所受一斤元氣男子得八數二八
一十六歲爲始走泄不知保養三年損一
兩三十年損十兩三六十八總四十八年
一十六兩元氣耗散俱盡四十八又加十
六歲乃八八六十四卦數之盡也元氣既

盡但有五穀之氣滋養之雖名曰人其實爲鬼矣女人所受元氣十四兩女人得七數二七一十四歲天癸降元氣爲始走泄二年半損一兩二十五年損十兩外有四兩十年損盡二十五加十十年總三十五年又加十四歲乃七七四十九中陽數盡天癸枯乾但有五穀之氣滋養雖名曰人其實爲鬼也男女元氣既盡等候死矣以此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也故云有合者生有散者死也合者聚也

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有來
郵常自若
彼了道聖人得元氣之祖不曾有聚有散
以此則知無生無死也郵者驛舍也客者
使客也客有去來而驛舍自若自如不移

不動無去無來客者喻氣也去來喻散聚
也郵者喻道也道運元氣升降往來氣聚
則生氣散則死而道運氣者非氣也非氣
者無聚散生死去來也故了道者無聚散
生死去來也故云客有去來郵常自若也

自若者如如不動不變也此章明道爲元氣之祖變化無窮而無去來生死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

法籙之士傳受呪訣專精禱誦以致靈驗如九字傍通密誦十萬八千徧如意使用驗如影響也故云有誦呪者也世有設像專一恭敬事奉隨心禱祝無有不應故云有事神者也法籙家有傳受玄壇批降於

紙墨寫字以報未來吉凶禍福其驗無爽
故云有墨字者也法籙家有傳受手降報
指令患者手於香鑪上展之法師掐訣召
將良久手指大小變爲高低法師以辯鬼
神作祟之由其驗無差也故云有變指者

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四者皆可以役使
鬼神御運元氣能變化萬物以昭神靈也
故云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也
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爲
之

人人有眞空妙道威光無量頭頭具足用無欠少一念開悟位齊諸聖能役使鬼神呼召雷雨神通無量人人有奇特說與時人便自不誠信之既難信於自己容易信於物聖人慈悲要啓信道之心故假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誠以彰靈驗也故云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也

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苟者誠也誠知誦呪事神墨字變指有靈

通因誠而有者旣知唯誠感神有不待彼誦呪事神墨字變指而亦能役使鬼神也故云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也此章明誠爲役神之本誠爲入道之由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

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一息氣行六寸晝夜氣行八百十十丈脉行五十度也十百爲一千十千爲

一萬十萬爲一億十億爲一兆人之一息
只行四十萬里即是一息日行四億里十
息日行四兆里一百息日行四十兆里千
息日行四百兆里一萬息日行四千兆里
三千息日行一千二百兆里五百息日行
二百兆里總計一晝夜日行五千四百兆
里也以此則知大化可謂之速疾也故云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萬里化可謂速矣
惟聖人不存不變
聖人洞徹眞空之道則無我無在無不在

也眞空越古今而無有變異也古云添一歲減一年眞空不動然是也故云惟聖人不存不變也不存者無我也此章明道不屬大化能運大化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

青鸞子者古之聖人也聖人之形隨時改化歲歲更變直至千歲無時不移易變化也然化化者有不化者存也不化者眞常

不變異之道也如聖人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未嘗不始之是而卒之非也故云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也桃子者古之賢人也五仕而爲官而心五度改化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六十之是而非五十九之非也古云停燈於缸後焰非前焰假容於鑑今吾非故吾是也故云桃子五仕而心五化也

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事者用也聖人賔事不以用爲主也道體
眞空不著物境而物境自遠也故云聖人
賔事去物也聖人不以建立妙用爲主而
保任眞空之體但感而後應應變常寂而
豈不欲建立妙用利世哉但不以用爲主
也若以建立妙用爲主而反以眞空之體
爲賔則隨墮形數之跡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既隨墮形數之跡則彼
大化遷移改變也以此則明有形數者懼
汩大化也學道之人不可不悟此也故云

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
可知也不可知者爲纔萌知識即落大化
也此章明以眞之體爲主以建立妙用爲
賓也有體有用則化化而不化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
聖人知一而不化

萬物俄生俄長俄老俄死無時不變遷春
木隱夏火見夏火隱秋金見秋金隱冬水
見冬水隱春木見土隱見於四季五行四

時互相隱見生生化化而不息皆一氣運轉相推相蕩而行鬼神也故云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也聖人了悟不二之妙道猶如虛空故不隨大化而遷移也故云聖人知一而不化也知者悟也此章明道運大化而不化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

人手爪甲共人頭髮旋生旋退及人身血

行之榮氣行之衛晝夜周流而共爪髮生
長俱無頃刻之時止息而不生長流行也
故云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止也
著者麤跡也衆人但見麤跡顯見而不能
見微細爪髮之生長榮衛之行也故云衆
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也
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
郭子謙本有此十一字添入甚有次序故
亦從而解之也賢人但見於微妙而不能
了心故不能任化無化也故云賢人見之

於微而不能任化也

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聖人了獨立而不攺之體任周行而不殆之用也任周行而不殆之用即任化也了獨立而不攺之體即無化也故云聖人任化所以無化也此章明道獨立而不攺周行而不殆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

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

堂内退房曰室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百

家爲黨城郭之外曰郊也人居堂室之内

所見聞人物之境以爲尋常日日見聞也

故云室中有常見聞矣也之者往也旣以

從室往院門又往鄰里鄉黨或又往城外

郊野又往山林川澤眼見衆色形相之境

不同耳聞衆聲之境不同故云旣而之門

之鄰之里之黨旣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

各異也眼見耳聞色聲之境各異有喜而

好愛之有不喜而惡嫌之有和順同樂之境有違逆爭競之境有可取而得之有可捨而失之如此之境隨情變化隨從成就之故云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也

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止者靜也戒者禁止也聖人垂訓學人一動一靜令有禁止聲色謹慎行藏不隨見見聞聞色聲之境遷變也故云是以聖人動止有戒也動止有戒者訓學人也彼旣

是聖人又何戒哉此章明迷人隨色聲改

變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

而已

大海喻前道運大化也蛟魚喻賢愚也大

海能變化億萬蛟魚俱生在一水中也道

能運大化變億萬賢愚同生於一道也故

云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

也此乃起喻也

我之與物翕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

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蓊然者草木叢生稠密之貌也蔚然者草木繁盛之貌也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如荒草叢生林木繁盛不可勝數俱在大化中道性不二而已也故云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此合喻也了悟眞空不二之道性外不見人之過内不見我之自是心同大虛無滅無生也故云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也死者滅也

此章明道性無人我死生不屬大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

天下事理隨人妄情而變同於己者謂之是或因公事違己私情前日之是化之爲非也不同於己者爲非或因私事順己私情前日之非化之爲是也故云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也天下之恩莫大於君父或因公事公理違己私情前日莫大之恩化爲莫大之讎也世世有弑君弑

父者是也天下之讎莫大於敵國或因私事私理順己私情前日莫大之讎化爲莫大之恩也世有敵國和好結親者是也故云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也

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聖人垂訓學人安性之大常戒情之小變不徇私也故云是以聖人居常慮變也居者安也慮者當思而戒愼也此章明徇妄情之小變則是非恩讎之不正任眞性之大常冥是非之

恩讎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年少之時父兄有教詔之言當書之佩帶於身依從而行之無忘也故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也壯年之時或有同門之朋同志之友相爲箴規藥石德之病當通達曉解不憚改過日新其德也故

云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也人之老年之時歷事既久飽諳是非得失當以所諳事理警戒於少壯之人演說訓之無猒乃仁人之心也故云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也如上所說少從父兄教壯達朋友箴老警少壯說則不逆爲人之理也任理而寓游於世雖萬化盈移但不違拒造物順之而無危厄也故云萬化雖移不能厄我也此章明任理則可與造物同游而無厄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天下之理性所禀輕清之氣其人必根性明利則容易化之而開悟也故云天下之理輕者易化也所禀重濁之氣其人必根性暗鈍則難化之而悟也故云重者難化也

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渝者變也譬如風雲之氣須臾頃刻變滅沒而不見也故云譬如風雲須臾變滅也

此喻前輕者易化也金性堅玉性硬故能歷時長久不變改也故云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也此喻前重者難化也

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人之所稟輕清之氣根性明利心易開悟能與造化同游而無滯也故云人之清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也不留者不滯也既然了悟與造化同游而無滯則任化而無化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也故云殆有

未嘗化者存也存者不失大常也此章明

利根者易悟任化而無化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

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

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二人年幼相愛喜好游戲相狎及其相別

多年俱長壯盛變貌更形二人再相遇則

不能相識如幼之時也故云二幼相好及

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人年壯相爲

莫逆之交喜好同學及其相别多年更形易貌皓首蒼顔皮皺紋皺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壯年相好也故云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幼化壯二壯化老如雀入水化爲蛤又如鳩之化爲鷹鷂也化書云蛇化爲龜雀化爲蛤是也又列子云鷂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復化爲鷂是也布穀者即鳩之異名也故云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也雀爲蛤之昔蛤爲雀之今雀之爲蛤蛤全體是雀也

鳩之爲鷄鷄全體是鳩也如此形雖變性無古今也此章明形隨化化而不息性越古今而無變異也

右第十三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七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賢四

文始眞經註卷之八　　賢四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八籌篇籌者物也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

著龜見解二柱首章古之人有善揲蓍草若以熱鐵錐灼鑽龜殼以兆未來過去見在之吉凶也能以今之事示曉古之理復

以古之理示曉今事之吉凶得失也故云
古之善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
示今也高者天也天屬陽陽屬吉也下者
地也地屬陰陰者屬凶也揲著灼龜能於
吉中示告人之凶復能凶中示告人之吉

也故云高中示下下中示高也小者一身
也大者天下國家也揲著灼龜能於一身
告示天下國家之禍福也復能於天下國
家告示一身之吉凶也故云小中示大大
中示小也一者人君也多者百姓也揲著

灼龜能於人君告示百姓之禍福復能於
百姓告示人君之吉凶也故云一中示多
多中示一也物者財物也揲著灼龜能於
人之得失告示財物多寡也復於財物多
寡告示人之得失也故云人中示物物中
示人也彼者父母兄弟妻子也揲著灼龜
能於我之八字告示父母兄弟妻子存亡
得失多寡也復於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
失多寡告示我之八字貴賤禍福也故云
我中示彼彼中示我也

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
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
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
是者此也此眞空不可思議之道非同揲
蓍灼龜分析今古高下大小一多人物彼

我之六對待也道不屬時獨往獨來無古
今之異也故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
古也道不屬形位充塞虛空上下無所不
在非似天地定於蓋載也故云其高無蓋
其低無載也道不屬內外中邊言其大者

廣無邊際言其小者視之不見故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也道不屬數不可定於一多也道為五太二儀萬物之本源運行一氣化生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須臾離於道若離於道則天地萬物壞滅也以此知

天地萬物為道之末也故云其本無一其末無多也此其本無一其末無多郭子謙本有此八字於經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道不屬人物內外不二也故云其外無物其內無人也道不屬彼我遠近不二

也故云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也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
以爲道
道如虛空無散無聚也故云不可析不可
合也道無相似無比倫無情識故不可以
言議而譬喻不可以心思而知解也故云

不可喻不可思也若人了悟本自具足本
自見成本自全眞不假修爲造作扭捏也
如此强名曰道也故云惟其渾淪所以爲
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形數不可分析而知

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

精者精神之精也水性好潛隱於內故蘊積爲五蟲之精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水在藏爲腎在五神爲精也故云水潛故蘊爲五精也火性好飛揚於外故通達人鼻爲腥羶香焦朽之五臭也故云火飛故達

爲五臭也木性好榮茂故華發爲青黃赤白黑五色也故云木茂故華爲五色也金性堅硬故實而擊之爲宮商角徵羽之五音聽之爲五聲也土性温和故滋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也故云土和故滋爲五味也

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

其常五者五常也仁義禮智信也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也其物五者金木水火土也變者雜也此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仰之爲五星俯之爲五嶽位之

爲五方變之爲五色擊之爲五音族之爲五姓物之爲五金氣之爲五臭潛之爲五精滋之爲五味動之爲五蟲植之爲五行善之爲五德惡之爲五賊身之爲五藏神之爲五神識之爲五情也故云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也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向之五行變化萬物紛紛擾擾於天地之間其雜不可勝數計筭豈定執謂之萬哉

故云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
也萬物歸屬五行其常五其變不可計豈
可執定謂之五行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五
也五行歸屬於一一統億萬生生化化而
不息豈可執定謂之一哉故云不可執謂
之一也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
謂之非一
天地之間蓊然蔚然紛紛擾擾之物豈止
於億萬哉奈何總名謂之萬物也故云不

可執謂之非萬也萬物紛紛雖多終歸屬
於五行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五也五行
雖變不可計終屬一氣之統攝也故云不
可執謂之非一也
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
賢四
五
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或將萬物五行合之爲一或將一氣離之
爲五行萬物也故云或合之或離之也旣
有合有離以此必屬萬物之形故云以此
必形也以此萬物必屬五行之數也故云

以此必數也以此五行必屬一氣也故云以此必氣也向來分別萬物五行一氣俱屬妄情巳落形數氣化之變也謾徒自勞爾若妄情返於眞性則物我如如各不相知迥出形數氣運變化之外也故云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也此章明纔萌妄情即落形數氣運之化妄情復本則形數氣運不可得而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葢心有所之

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
心本清淨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清淨
心上忽萌一妄情於此不覺是妄則情情
相續積之爲萬情萬情迷染萬物也經云
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

是也故云即吾心中可作萬物也蓋心之
妄情有所往則隨所愛之境從而往之也
愛屬水水屬精心情有所愛之境則精神
亦從之所往也故云蓋心有所之則愛從
之愛從之則精從之也之者往也

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
淚出心愧物汗出
元氣周身隨心感而出見蓋心有住著彼
所住著之境結縛也故云蓋心有所結也
心先與物凝滯則元氣化而爲水也心若

有所慕愛可食之物則元氣於口中化爲
涎液而出見也故云先凝爲水心慕物涎
出也心感悽愴親戚死喪忽然悲哀則元
氣於眼中化爲淚而出見也故云心悲物
淚出也自作不善之行見人忽起慚愧之

心則元氣於面化爲汗而出見也故云心愧物汗出也

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

暫者不久也久者常靜也變者動也若無暫生暫滅之情念而不能悟眞空常靜之心體也故云無暫而不久也若無悟眞空常靜之心體而不能應群動之變而常寂也故云無久而不變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

人心藏屬火內藏神其神情好喜也肝藏
屬木內藏䰟其䰟情好怒也脾藏屬土內
藏意其意情好思也肺藏屬金內藏魄其
魄情好憂也腎藏屬水內藏精其精情好
恐也精生䰟則恐生怒故云水生木也䰟
生神怒生喜故云木生火也神生意喜生
思故云火生土也意生魄思生憂故云土
生金也魄生精憂生恐故云金生水也攻
字應作生字恐傳寫之誤也應作相生相
剋也相剋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

土土剋水也五行相生相剋化生天地萬物萬物相生相剋不可以數計筭也故云相生相剋不可勝數也

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腎藏屬坎坎中陽爻謂之嬰兒即精化元陽之氣也心藏屬離離中陰爻謂之藥女即心液之神也肺藏屬兑兑屬金管十二節謂之金樓也又謂之十二重樓也心藏屬火火色赤謂之絳宮也肝藏屬木內藏

嵬木色青謂之青蛟又謂之青龍也肺藏屬金內藏魄金色白謂之白虎故云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也身中元氣屬陽陽屬乾也乾屬金乃謂之寶鼎也心中之神屬陰陰屬坤心屬火火色紅乃謂之紅鑪也身心謂之乾坤鼎鑪也既身心爲鼎鑪即神氣爲藥物也故云寶鼎紅鑪皆此物也此物者即神氣也道無形名乃爲神氣之祖神氣之祖者乃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有非此物存者也此章明道運神

氣變化無窮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

呦呦者鳥獸之子初生之聲也旬旬者鳥獸經數旬長大也逃逃者鳥獸老而死亡如人逃遁不見也茁茁者草木初生芽也停停者草木長大停停卓立也蕭蕭者草木老枯蕭蕭無葉也言鳥獸俄生俄長俄

頃之間復變而爲死也故云鳥獸俄吻吻
俄旬旬俄逃逃也草木俄生俄長俄頃之
間復變而爲枯死也故云草木俄茁茁俄
停停俄蕭蕭也鳥獸草木生時不得不生
長時不得不長老時不得不老死時不得
不死生長老死四者大化之流行雖天地
之廣大聖人之神通亦不能暫留繫而使
不生長老死也故云天地不能留聖人亦
不能繫也
有運者存焉爾

造物運幹一氣陰陽五行四時相推相蕩
生生化化無有窮極故云有運者存焉爾
也

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
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有造化之運在彼迷情形氣之數也故云
有之在彼也無物真空之道在此心開了
悟與道冥合不屬形氣時數造化安能運
之哉故云無之在此也心既開悟不生妄
情不染物境清淨湛然猶如虛空被造物

豈能陶鑄虛空哉心了如此似鼓不用桴
擊則鼓不鳴響也故云鼓不桴則不鳴也
與造化對偶在彼迷情也故云偶之在彼
也不與造化對偶則奇然無侶在乎眞空
了悟之心也故云奇之在此也眞空心尚
未萌豈有迷情染物哉眞空如此似桴不
用手則不能擊鼓也故云桴不手則不擊
也此章明迷染萬物則不能逃於大化也
悟眞空則大化不能遷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

一者不二之道也物者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咸賴不二之道而有其生也故云均一物也道寓於天地萬物無所不在衆人為天地萬物之名惑亂其心心迷著物見物不見不二之道也故云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也賢人能分析事理昭昭明白明見道理外忘萬物故云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也

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

聖人了悟冥契天真了道之實忘道之名道名尚忘何況物哉故云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也道元不二道無不在故云一道皆道也

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心無所住全身放下即冥契眞空妙有之道也故云不執之即道也心有所住染著種種之邊即迷情逐於境物也故云執之即物也此章明未能洞徹賢愚一例屬迷

了然悟徹凡聖不二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知者悟也了悟所有物境皆是僞妄不眞也故云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也了悟所有物境僞妄不眞自然不染譬如泥土塑成牛木雕刻成馬見之雖然情存牛馬之名像而心自然忘牛馬之眞實也故云譬

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
馬之實也此章明了悟物境之僞忘心自
然清靜無染也
右第六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八

白雲觀藏書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文始眞經註卷之九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

學道之人微善必積小過必除不可輕易事雖微小不可輕易而忽之如萬斛之舟雖筋頭小竅若不塞之以至於沈沒大舟也故云勿輕小事小隙沈舟也勿者禁止之辭也隙者竅也勿得輕易於小物如蝎

子七寸蛇雖微小若覷小可而近之則被螫囓而毒傷人身也故云勿輕小物小蟲毒也勿得輕易於小人如黃巢赤眉黃巾等雖是小人而能賊漢唐天下而況於國乎故云勿輕小人小人賊國家也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事者用也施之於用也平等普利不遺細行然後能成上德不德之至德至德者大德也大德者乃道之大用也故云能周小

事然後能成大事也小物者細行微功也
草木昆蟲亦救護而不害妙有普利如同
時雨不擇荊棘田苗淨穢平等普濟也又
如大海不擇清濁包容不辯也所以能爲
百谷王也及其功行積之大也爲賢爲聖
豈不是爲大人物哉故云能積小物然後
能成大物也善以仁德普利不擇君子小
人平等仁慈如此則不失人心人皆推尊
而敬之然後能契大人之道也故云能善
小人然後能契大人也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窮通在乎天命善惡迷悟爲小人君子賢聖天命豈可必然定之哉故云天既無可必者人也事者用也

用之於惡爲小人用之於善爲君子用之於德爲賢人用之於道爲聖人人之於用豈可必然一定之哉故云人又無能必者事也若放捨諸緣外離人相藏諸妙用而無爲清靜則我不知有我存亡自在無可

無不可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故云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也
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未有正當建立方便之門衆行齊修不捨一法而却掃蕩復本而行簡易則不可也
故云未有當繁簡可也未有當合戒愼而忍行之而不戒則不可也故云當戒忍可也未有當精進善行之時而却懶惰不精進則不可也故云當勤惰可也此章明防微杜漸不遺細行可以爲賢可以爲聖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
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
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極有智者可以燭理通法而智果實不足

以周濟萬物旣知如此未若如愚韜晦契
道也故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
故愚也極能辯者可以自明事理以此知
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不如若訥養
氣神也故云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

物故訥也極勇有力者可勝十人百人以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未若如怯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故云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也此章明治智辯勇之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一氣運陰陽生天地萬物而一氣之源本來無物旣是本來無物即是眞空物來相

感不得不應但應物常寂也故云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也吾者本來也一氣運陰陽生四大假合之我而一氣之源本來元無四大假合之我也旣寓假合不得不資衣食而養之也故云我非我我不得不養也非我者本來也

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

真空妙有雖應物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谷未嘗有聲也真空應物亦復如是也故

云雖應物未嘗有物也了悟眞空則四大
如債舍雖資衣食之養十二時中獨露眞
空而眞空無我也故云雖養我未嘗有我
也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

一而已不可序進
外者忘也四大假合之身既如債舍與物
何異俱是妄僞不眞既明俱是妄僞一時
頓忘勿得言先忘萬物而後忘身也故云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也形者四大之身也

心者五蘊妄積之心也不獨四大假合與物無異而五蘊妄積之心亦與物無異而物我形心均爲妄僞不眞旣悟妄僞一齊頓忘勿得言先忘身而後忘五蘊妄積之心也故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也道旣不二無内外物我之分也豈容次序而進之哉故云道一而已不可序進也心者内也形者外也此章明治迷著物我心形之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
者不聞雷霆之聲
諦者審察也毫末者秋兔毛之尖細也詳
審察視兔之秋毫之末而心著微色相故
不覩天地之大色相也故云諦毫末者不
見天地之大也小音者蠓蚋之聲也雷聲
之大者爲霹靂震霆也詳審察聽蠓蚋之
微音聲故不聞雷之震霆霹靂之大音聲
也故云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也
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

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
不獨審視秋毫之末不見天地之大若審
視天地之大亦不見秋毫之末也故云見
大者亦不見小也邇者近也不獨見大者
亦不見小若見淺近亦不見深遠生前之
實相也故云見邇者亦不見遠也不獨審
聽蠓蚋之音聲不聞雷霆之音聲若審聽
雷霆之音聲亦不聞蠓蚋之音聲也故云
聞大音者亦不聞小也不獨聞大者亦不
聞小若聞淺近之淫音亦不聞深遠劫外

之威音也故云聞邇者亦不聞遠也
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
聞
所見者色也所聞者聲也故毫末天地形
雖小大不同而色不異也蠓蚋雷霆音雖
小大不同而聲不異也聖人無所見無所
聞者不住著色聲也不住著色聲者眞空
明聰無所不見聞也故云聖人無所見故
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也此章明
治迷染色聲之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

眼之所觀不知其幾何之色大約或是愛金之黃色或是愛玉之白色若愛金之黃色者則惡玉之白色若愛玉之白色者則惡金之黃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色爲目之偏見也故云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聽

不知其幾何之聲大約或愛鍾之清聲或愛鼓之濁聲若愛鍾之清聲者則惡鼓之濁聲也若愛鼓之濁聲者則惡鍾之清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聲爲耳之偏聞也故云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了道聖人洞徹眞空不慕愛色聲亦無色聲可除掃去也何謂也爲色聲於眞空不可得居止也故云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

不處之也處者居止也此章明治迷執愛惡色聲之病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今者目前之人事也古者五太之先道理也末者五常百行也本者大本大宗之道也善以目前人事及五常百行爲之妙用可以應變無住冥符五太之先卓然獨立於大本大宗之道也故云善今者可以行

古善末者可以立本也行者無住也此章
明治迷著事理本末不悟體用之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
人心機狡勝過於賊寇可以能捕捉賊寇
也故云狡勝賊能捕賊也人力威勇勝過
於虎豹可以能捕擒虎豹也故云勇勝虎
能捕虎也此設喻也
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
乃能有道

克者勝也已者私也善能勝去已之私欲

乃能成已之至德也故云能克已乃能成

已也善能勝去迷貪物欲乃能普利人物

以成萬億之妙行也故云能勝物乃能利

物也善能忘却悟道之智慧則冥符真空

而不失妙有真空之道也故云能忘道乃

能有道能有者不失妙有也此章明治不

能忘悟道智慧之病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

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函者鎧甲也鎧甲雖堅硬則必有硬弓强弩箭之物穿透而毀之也以此則知凡物之太剛必有物以折碎之也故云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也刀刃鋒利則必有鋼石之物摧壞其鋒刃也以此則知凡物銛銳則必有物以挫毀之也故云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也以此設喻也

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已上二譬喻如威尊之鳳凰以世人希罕難見為神異也若頻頻見世則世人不為希罕難見之神異也故云威鳳以難見為神也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韜光冥符幽深之道以為五太二儀五常百行之根源也故云是以聖人以深為根也香獐入逐之急自齧臍麝而遺棄之人見之無麝則不捕捉也故云走麝以遺香不捕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儉約聖智神通冥於真空物來感之不得已而後應常應常寂不離

至道如網之有紀有綱引之而衆目齊張也故云是以聖人以約爲紀也此合喻也此章明治不能摧强挫銳及不能韜晦聖智神通之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

實者滿也餅之兩頭有竅先塞下竅以水注於餅內充實旣滿提起猛塞上竅取去

下竅先塞之物瀉之水不下流也何爲也爲猛塞一竅氣不通也蓋氣不升通則水不降也故云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下降也一仞七尺又如井雖七千尺之深以繩引桶而汲之則水亦從之而上出也故云井雖千仞汲之水上也若不以繩引桶下汲之而水亦無由上出也故云蓋不降則不升也此設喻也

是以聖人不先物

已上所說譬喻不升則不降不降則不升以此則知是以聖人不先物則物不先聖人也不先者聖人不先自尊大傲人人亦不敢傲聖人也故云是以聖人不先物也物者人物也此章明治不能持後之病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

世之迷人或用之於不善則於善行而有失雖然因失善行而自已受凶禍之害於

已失善行之後久之自省悔過私自暗議
所用所行之善惡吉凶利害於未失之前
再謹用之而行善行也故云人之有失雖
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
前也竊者私也

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
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惟達士了悟妙道亦不恃賴了悟妙道之
聰明藏諸妙用兼衆人聰明之用隨所便
利衆人之用亦從而用之普利自然無我

也故云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也眞空無我應物見形如一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月光明皆因天上一月光明之統攝也天下之人聰明皆是一眞空道之威光統攝也以眞空道之威光應變常寂則終身無住於中邊可爲妙用普利不失於道德也故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也行者無住也以者用也此章明治不能無我普利之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注古來今風俗淳澆之各異也故云古今之俗不同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風俗之各異也故云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也處處各一家家家各一身好惡善惡之各異也故云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也天下人之心情隨時改化所向不同吾豈可執定一法豫先爲後世之格式哉故云吾

豈執一隊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
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大達之士惟能隨時達變而無我和光同
塵而無心先了真空妙有之活機事感而
後應應變而常寂也故云惟隨時同俗先
機後事也如上所說既了真空妙有之活
機物來逐之而心無嗔怒美色魔之而心
無染著也故云捐忿塞慾也心無嗔怒是
捐去其忿怒心無染著是塞斷其色慾也

故云懲忿窒慾源於此也大達之士不多貪外物但資生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不由義而不取也故云簡物也大達之士虛緣而葆真淸而容物又如巨海處下清濁皆容納也故云恕人也旣能容物恕人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不遺妍醜其用事也如權衡以等物不失輕重無爲而無不爲也故云權其輕重而爲之也旣無爲而無不爲以不神之神爲用而陰陽莫能測以不可思議之道爲體應變無方也故云自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此章明治不能
以活機應變隨時之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
大達之士了悟妙道同契相求爲莫逆之

交也故云有道交者也同行衆善之君子
相爲忘年之交也故云有德交也同經營
公私之事遂有相得以爲交也故云有事
交者也

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

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同了道之人相爲莫逆之交猶如父子之親相忘是非賢愚以游物境之外永無絶交也故云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也同爲善人君子以德行爲務相與爲交不能無心所以分别是非賢愚而有合有離也故云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也不以道德爲心同經營公私之事以俗禮爲交雖事合而情離[illegible]

有相違而絕交也故云事交者合則離也莊子云君子結交淡若水小人結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是也此章明治不能道交之病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勿得言鈍拙鄙陋以爲道之質樸當以聰敏捷利了悟爲樂也故云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也勿得言愚癡無明黒暗爲學道之韜晦當以輕清明了爲樂也故云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也勿得言傲慢輕易於人爲道德之高當以謙遜和光同塵不染爲樂也故云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也勿得言汗漫滞蕩頑空以爲道之廣大當以了悟真空爲要妙以妙有爲應變急切之用以爲樂也故云

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也勿得言身處幽靜心懷憂愁以成學道之寂靜當以逍遙悅豫不染爲清靜之樂也故云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也如拙陋愚暗傲易汗漫幽憂之五者皆是古人了達佯狂混世之言後學不悟便爲眞實依而行之以爲學道之弊病不可不以藥石之言救療也故云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也此章明治不能悟古人言之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訕謗德己不可以鄙猥才己

學道之人不可見他人之過惡專開病眼舉世之人以爲非以恃所能勝心自專自是也故云不可非世是己也學道之人不可小覷衆人以爲卑賤而自尊自大也故云不可卑人尊己也學道之人不可輕忽傲慢衆人以爲不悟妙道而自專以爲有道也故云不可以輕忽道己也學道之人

不可專一訕謗他人以爲無德自專己有
德也故云不可以訕謗德己也學道之人
不可小覷衆人爲鄙猥愚陋無才而自專
己有才學也故云不可以鄙猥才己也此
章明治不能忘人我能所之病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
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
不在勇而在怯

眞空窈冥不可以智知而識識故能困天

下大智之人也了道之士默默韜晦如愚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故云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也道本無名不可得而言辯而天下言辯者於此窮而無辯也了悟道者難以告人未若如訥不辯言也

故云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了悟妙道以無爲清靜保内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保外天下有好爭者莫能與不爭者爭如此則天下無敵也以不爭之德能伏天下勇力之人不在於爭也故云伏天

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也怯者柔弱也

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

時也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

蓮花夏開菊花秋開天不能使蓮花冬開

而菊花春開也是以聖人不逆天之四季

不違時之通塞也故云天不能冬蓮春菊

是以聖人不違時也洛者嵩洛之地也橘

者柑子也多生江南暖處移來嵩山洛水

之畔栽種之而變爲枳也汶山所出之水爲之汶江在吳越之地也狐貉生於江北高原山野將到江南下濕之地則死也此二者地氣使然也旣地不能洛地生橘江南生貉以此聖人不違夷狄蠻戎中夏之風俗也故云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也

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

以搖爲手所長以步爲足所長雖聖人豈
能使手步足握易手足之用哉以此聖人
不違拒我之六用所長也故云聖人不能
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也長
者以能爲爲長以不能爲爲短也魚以水

中能游爲長也禽以空中能飛騰爲長也
馳者馬走速也雖聖人豈能易魚禽游馳
飛騰哉以此聖人不違拒衆人所長之用
也故云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
不違人所長也

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
以爲道
如是者已上所說聖人不違時不違俗不
違我所長不違人所長之四者也如此不
違四者可動時亦不違時之動可止時亦
不違時之止可晦時亦不違時之晦可明
時亦不違時之明惟能不違拒造物之變
化不拘泥於死法所以應變無窮而爲妙
道也故云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
惟不可拘所以爲道也此章明治不能隨

時達變之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學道之人慎言儉語則寡過不爲衆人之所忌憚也故云少言者不爲人所忌也於利名場上慎多貪進行履則不爲衆人所嫉妬短過也故云少行者不爲人所短也智慧收藏儉於使用則不爲衆人之所勞

苦也故云少智者不爲人所勞也大巧若
拙儉施其能則不爲衆人所役使也故云
少能者不爲人所役也此章明治不能忘
言行智能之病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
之以默吾道不窮
操者持也誠者眞實也簡者不繁也行者
無住也待者應也恕者寬裕包容也了悟
眞空實有保任護持無住種種之邊如此

簡當不繁也故云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也與衆同處或御群下但應之以寛裕包容不見人之過失曲全己德也故云待之以恕也或有人來叩問但動容密示不假言教利根頓悟與吾所悟之道俱無窮極也故云應之以默吾道不窮也此章明治不違誠簡恕默之病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

於已
圖謀人事以理裁斷而合其宜也故云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也所作之事力與不力在人爲而成與不成在天命也故云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也事以今人爲師理以古

人爲師也故云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也事者用也用雖與衆人同而了悟妙道應變常寂無染清靜不與衆人同也故云事同於人道獨於已也此章明治不能事理圓通之病者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金玉者喻聖人之言行也土石者喻凡人之言行也金玉雖貴入眼爲塵大道無名跡故言行不可及也學人於聖人之言行難忘如世人難捨金玉也故云金玉難捐也學人於凡人之言行容易忘之如世人易捨土石也故云土石易捨也學道之士

若遇聖人微言妙行愼勿執著不忘也故云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也聖人之妙行可爲之而成德而不可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也故云是可爲不可執也若執著之者如人皮膚有病容易治療若人病在心腹雖盧醫扁鵲亦不能療治迷人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亦復如是也故云執著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之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
急務者道德也多務者萬法也他務者傍門伎藝也奇務者異世之術也學人不明了道德爲簡要急切之務而務泥萬法或學傍門小法或學醫卜工伎之藝或學異世奇怪之術學雖不同失於道德者一也失於道德而墮輪廻動經塵劫無有出期此窮困災厄莫大於是也故云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

厄及之也從事者務泥也及之者墮輪迴也

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此者身心道德急切之務也彼者多務他務奇務也學人殊不知道無不在即此身

心是道也既道無不在何獨身心道不在哉身心從道生如漚從水生即漚是水也

即此身心是道亦復如是也既悟即此身心是道不可捨此身心就彼多務他務奇

務求道德也故云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

捨此就彼也此章明治不能以道德爲務
之病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踈捨本就末捨
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

親者性命也踈者財色也本者道也末者
五常百行萬法也賢者智慧之德也愚者
癡迷也近者慈善也遠者衆惡也天下之
道理學人迷之捨性命道德慈善而就泥
財色萬法癡迷之衆惡可暫樂安情而久

泥不悟墮輪迴生死胎卵濕化無有了期害莫大於此也故云天下之理捨親就踈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也此章明治不悟道之病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

凝者定也寂者靜也邃者幽也昔之古人論道者或言泰定安靜者或言道幽深難

窮者或言道如水之澄徹淵奧者或言道
如虛空廣大者或言道隱晦杳冥莫測者
學人若遇此或言凝寂邃深澄徹空同晦
冥之五者愼勿生怕怖之心以爲道之難
學而退怠也故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

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
愼勿遇此而生怖退也
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
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天下至理者道也竟者終也向來所論之

言凝寂邃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總屬名相妄情之意識也道本無名無情窮究到徹盡之處終非言意之可及也故云天下至理竟非言意也誠知非言意之可及在彼古人微言妙意未萌之前薦悟了然洞徹本來見成之道元自清淨具足不假修爲外求也如此了悟乃契合所説之義也故云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説也上者前也苟者誠也此章明治末了根塵之病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大言者如道德陰符二經如金玉之貴也故云聖人大言金玉也桔梗者草藥之名也能治風濕之疾也芣苢者亦草藥之名也一名車前草能治赤白瀉痢之疾也小言者如後聖詩詞直言語録也或因詩詞直言語録悟之而了道如桔梗芣苢之草藥治痊風濕痢疾而人復安樂得活

也故云小言桔梗茉莒用之當桔梗茉莒
生之也用之當者治痊疾也生者活也或
人背誦道德陰符二經如同流水而不能
開悟了道者如服金玉貴細之藥不能痊
愈風濕瀉痢之疾以至於喪生也故云不

當金玉斃之也斃者喪生也不當者不能
痊疾也此章明治分別經言精麤之病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
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

者不言

某者代稱之辭也世人言論事理所見不同一人名甲言論此事有利益於世也一人名乙言論彼事有損害於世也故云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也一人名丙言論彼此之事或有利益於世或亦有害損於世也故云丙言或利或害也一人名丁言論彼此之事行之正俱利益於世彼此之事行之不正俱害損於世也故云丁言俱利俱害也甲乙丙丁四人各論利害不同

然必有一人言之當安於理也故云必居一於此矣居者安也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比喻在人心了悟而已非如事有利害之比喻也故云喻道者不言也此章明治未忘利害之病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醫

世間萬事所用各有下落言論一事自有

一理所在也故云事有在事言有理也道無處所下落亦不屬名言事理聖人之言皆無言之言以蕩言外之旨若了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則終日言而未嘗言言無非道也知者悟也若不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雖執至人之言於道眼上如人咽喉有物梗塞又如人眼内有塵眯障也故云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也醫當作翳此章明治未忘事理之病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

不信者不執泥而染著也凡愚人之言行不執泥染著則容易至於賢人之言行則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亦容易至於聖人難忘也故云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

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亦容易至於聖人之言行又難忘也故云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也不執泥染著一聖人之言行又亦容易至於千聖人之言行尤難忘也

故云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也
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内不見我上不
見道下不見事
若夫學人不執泥染著千萬聖人之言行
則心忘名跡冥然契道而迥超凡聖人我

事理之名跡也故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
正謂此也故云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
人内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也道者
理也此章明治未忘凡聖之病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
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
聖人之言盡是無言之言令人於無言之
言薦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不屬聲故學
人蒙蒙然迷情障蔽不可得而聞之如患

聾一般也故云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
也言外之旨不屬於色杳杳冥冥視之不
見令人如患盲病一般也故云聖人言冥
冥所以使人盲也言外之旨不屬於名沉
沉靜靜言之難議令人如患瘖瘂之病也

故云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也
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
言
惟患耳聾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聞也故云
惟聾則不聞聲也惟患目盲之病者則於

色無所見也故云惟盲則不見色也惟患
瘖瘂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言也故云惟瘖
則不音言也
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
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

言事不言我

言外之旨既聽之不聞其聲未若如患耳聾亦不聞道事我三者之聲也故云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也言外之旨既視之不見其色未若如患眼盲亦不見道事我三者之色也亦不生此見解也故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也言外之旨既議之無名未若患瘖瘂不能言者亦不言道事我三者之名也故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也此章明治

未忘色聲名道事我之病也

右第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學人謾知認著妄得以爲誠失於至道殊不知眞得之見亦誠失於至道也如金屑雖實入眼則爲塵翳也故云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也偽者妄也眞者誠也徒者謾也學人謾知

認著妄是以爲識非殊不知認著眞是亦
爲識非也故云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
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也此章明治未忘
眞假之病也

右第二十九章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
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
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
聽者不泥不辯

大悟大徹之士如人睡夢覺來方知夢中

所見之境皆是妄想顛倒識見之所成也
未能大悟大徹之士以識見能通萬法爲
人談演妙道皆是夢中說夢也故云言道
者如言夢也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金寶
大山巍峩無量如此玉洞廣闊幽深難測

此二者喻以道德爲靈寶洞玄廣大幽深
無量難測也故云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
也又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玉器金皿使
用無數此喻建立妙用普利衆善萬行也
故云如此器皿也又夢中說夢曰如此烏

兎龜鳳龍虎此喻金烏玉兎烏龜赤鳳白虎青龍陰陽造化也故云如此禽獸也夢中說夢見此金玉器皿禽獸說者但能說之不能取金玉器皿禽獸與聽說之人也此喻聖人不能出道以示與學人也故云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也夢中聽說夢境之人但聞說如此金玉器皿禽獸不能承受取得之也此喻學道者因師方便點化言下自悟不從外得也故云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也惟有利根者善聞

道德玄妙不執泥筌蹄不辯論聖人無言之言但因聖人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了悟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惟善聽者不泥不辯也此章明治未悟談道之病也

右第三十章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爾者學道之人也天下學道之人但能詳讀審誦九篇精之研之究之徹之自然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假修爲位齊諸聖也故云圓爾道也方

者正也德者道之用也天下學道之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仍要護持保任也如何護持保任但能以無為清淨逍遙自在不染不著護其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護其外次又正其妙用用之於衆善利物安人不求報恩皆為用之正而成上德也故云方爾德也天下學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護持保任要成上德須是自利利他平等普惠不擇貴賤貧富男女姸醜仁慈等利無偏無黨以成萬

德之妙行也故云平爾行也銑者利也事者用也天下學人因經了悟不可思議眞空妙有之道以爲眞心之體以至德妙行爲眞心之用自利利他於事無往不利也故云銑爾事也此章尹君自述一經之旨趣也

右第三十一章

文始眞經註卷之九

文始眞經後序

晉葛仙翁撰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眞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

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
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
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
若鬭虎兕清若浴碧悠若夢紅擒縱大道渾
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

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
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
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
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
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一

賢六

文始經言外旨序

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爲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亦千萬卷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然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妙世無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

三聖之後易變而爲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燈之後楞伽變而爲象敎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祕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

之氣發而爲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達摩始傳于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

奥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
道眞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
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
彰玄或反辭而顯奥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
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闡
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
旨是書也眞所謂剖大化之祕藏增日月之
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祕密之藴即
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
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黄帝之機

纖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眞無以報稱師恩敬鋟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眞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蔵拜莊誦如蔦稚川可也故爲之序有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漢劉向進關尹子書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
禄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
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輙
除錯不可考增鈌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
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
德行人易之常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
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
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序異章章義異其
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
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

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
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僊處之淮南王
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
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
老清淨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
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所校
關尹子書謹進上

文始眞經言外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絶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

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

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於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
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
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眞
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
神德至精至微至玄至妙如此書者也蓋雅

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
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
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
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
不可咀之無味捫擿無門操索無路甚至指

爲僞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
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
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
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
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
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
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
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
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
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

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哉今欲於强名之下强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再拜炷香

敬序

抱一子曰宇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宇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徧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宇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也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

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七次之七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

為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為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為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

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原上中下三卷
今離爲九卷

文始眞經言外旨卷之一

賢六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一宇篇宇者道也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

然若若乎回也㦎㦎乎闔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説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

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
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
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
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
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

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
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
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
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
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

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
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
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
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
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

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
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
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强名曰道
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
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

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

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

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
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
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
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
而回者有相憂而闘者有相匆而似而非

者或爭而目以心闘或介而不交於物或
哯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
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
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
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

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强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

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徼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二矣所觀愈大所歧愈遠返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

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
與道爲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
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
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
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
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髙之
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早之者
曰存瓦存石是乎是非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覆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耶以物欲爲盂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盂

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爲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

皆妄意也噫覆盂之下果何物乎學者毋以爲未嘗置而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况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

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
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
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
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
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

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
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
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
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

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心
便見道無心道不現或曰先達以無心是
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
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

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
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
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
乎曰心與道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
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
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
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
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
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
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
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
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
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

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
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
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
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
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
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
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
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

在心施行於天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
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
心動念去道愈遥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
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
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

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
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
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未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

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横執爲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即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脩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也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退脩以成其德爲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名眞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弱或尚强執之皆是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真練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定光耀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
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故須臾不
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
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自我以顯矣而德行
尤不可不神也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皆
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
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
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
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
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

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執乎故爲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眞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

情惡爲小人一情寘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
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
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寘爲無知溥
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
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寘情也自有
之無蕩蕩乎不可名狀豈可得而示哉若
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
昭昭乎不可得而祕也一情善惡爲有知
動物皆然一情之寘爲無知無知則與太

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即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即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强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

因緣聖人初何所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辨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撷影無得失可驗知

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眞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即難以道棄物即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可把捉

成之甚易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歲或累年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勞苦庶可睎冀信不易也至于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悞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為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

存一息之道能寘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
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而然何也火不
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于草木金
石火可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
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
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
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
年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

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眞生方生方死者死非眞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眞生乎死果眞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眞死曰動作昭智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智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眞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爲道未有不遭魔境如道經佛書之所云者豈止無時得

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樂一作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棊有物有則可師可息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時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

可漸造之有一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積歲累時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者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矣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視而笑

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蝦魚鯤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

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亡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智而不昧矣能亡我而昭智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耳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

刃即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
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
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
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
徹是猶以手握刃不自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
不答瓦道亦不失一作識問與答與一氣往來
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耳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覩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

可道也遂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衒也衒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慊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駿之皆求之遂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衒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耳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遂而及不恃而有不衒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稀我者貴矣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二

賢七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抱一子陳顯微述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薄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

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
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
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
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
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

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
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
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
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
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

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椀盂瓶盎皆有天地龜鼈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血氣有情者乎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薄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爲木爲人欲降不降者爲金爲

物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爲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上上下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鬼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荄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

升也禽獸横生則根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虫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

物亦不知其爲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亦未識之久而後凝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也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合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辨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食即人之五臟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君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

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眞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

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
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
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
爲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
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音之
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
生則不中胎卵化濕之陰矣令曰計有天
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
識哉故曰我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

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胷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

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室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胷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

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盖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況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兌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哉

關尹子曰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

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則温吸之則涼持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知精神寬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已之精神寬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保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

水則鳴則錄吾之精可以制魄知擊丶石郎
光則鍛吾之魄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
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同天地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
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
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
己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

運而預見休咎于天地者也氣之爲氣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己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己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矣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三

賢八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

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平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

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含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姸醜而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

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

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五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智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

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混混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蹟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

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界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貌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姸醜高下巧拙之辯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一作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而立君臣師蛛鼠蝗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巳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

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富貴賤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之仰侈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黄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

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别分居以爲
人不以此爲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棊
之布聲倡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
終之色青青之色黄黄之物卯卯之物翼
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
此則道如絲棼也至於鄙雜衆物廁别分
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
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棊布也聖人志於
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洛物有

心有人故未免爲物所易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眞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

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爲而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而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

獻之于其君使道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惟其不可以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傳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鍾爲鍾人皆然之謂鼓爲鍾

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
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
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為羊輪
不輾地之辯也其可以言名乎其可以智
知乎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互相
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
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
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

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呑互相爲弊猶虵蠹蝍蛆互相呑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

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

聖人失之矣

關君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

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
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
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
則不能愚昔孔子見老子歸謂弟子曰吾
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嚕
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
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

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無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瑩是則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寂

湛乎徹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
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
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爲
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不得已而
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
以爲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
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
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

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鑛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鶉居而鷇

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也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

夫豈眞狂眞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裴一作奕奕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之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

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耳何以異於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而我獨昏昏衆人察察察而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於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賢自賢愚自愚是自是非自非好自好醜自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人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而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蹟而忘道以賢師聖者返蹟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跡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爲聖人豈可跂及哉是則徇蹟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爲

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
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
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
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

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
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
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
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

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唱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

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基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凛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

拙如鼈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緜芬事則棊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一作堂堂爾胡然臧臧一作藏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孑孑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唐唐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

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老子曰有物
渾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
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在太虛而卷舒
不定如禽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
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
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
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共收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四

賕貝九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賢九

抱一子陳顯微述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知崇

無人一奇無人冬彫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壯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

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手曰此言全精抱神之道也精本無人故當忘其是非忘其得失以全吾之精神本無我故當時其晦明時其強弱以抱

吾之神精一也水可分可合一也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水爲智智崇崇則自尊一也冬物歸根一也黑不可變一也北方主壽有我一也米去殼則精存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也神二也火

因膏因薪二也舌屬心即脣齒而能言二也火爲禮禮卑則尊人二也夏物榮華二也赤色可變二也南主夭無我二也鬼憑物則神見二也二數耦兩也故皆曰無我也無人則在此者非彼無我則在彼者非

此知乎此則知所以忘其是非得失與夫時其晦明强弱之理矣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耳吾之神一歘無起滅耳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

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歘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

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消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

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
皆吾精吾神吾魄吾䰟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
合䰟木三爲五精藏魄而神藏䰟是則四
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䰟木爲龍

魄金爲虎使䰟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
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
故神可以制䰟魄殊不知神寓於䰟如火
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
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

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䰟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䰟因䰟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

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劫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千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迴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耶盖精不

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

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

盖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

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

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

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

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

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欲知之乎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寬者金有餘則木不

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

盖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盖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盖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

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

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而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眞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

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爲吾魄是則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

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

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一本作名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

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楷字也楷字出於秦之程邈變篆爲隸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字古之云字𦣻字古之白字是則○鬼爲魂𦣻鬼爲魄於古文則然○則從虛輕清故爲風𠙊古風字𦣻則從身重濁故爲氣气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

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
以五常而升者爲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
者爲五行所賊楞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
同義寬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
寬七魄故寬多者爲貴爲賢爲明爲羽爲
神魄多者爲賤爲愚爲暗爲毛爲鬼而其
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
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
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
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

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尅却成既濟金木相尅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㝹故曰㝹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㝹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爲水觀爲火水爲氣火爲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

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
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
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
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餘聲者猶之䰟魄知夫倐往倐來則
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䰟魄固
矣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
神叩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

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蒐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叩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今欲聲聲不絶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呪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盃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爲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俱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而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而知變化之道矣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于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俞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爲魂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以魂識晝夜隱見於精神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

也知夫木之根則知寃之根矣知夫寃之
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
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
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
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
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

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也

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如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

氣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
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
述于此書又在夫人自得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人勤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
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
立爲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牽强故曰常
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

輕寬御魄盖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寬御魄攝精

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蠉白

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
物也圓本無情而蜣蜋轉而精思之則蝡
生圓中俄去殼而化爲蟬外鑪金丹生於
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藉守鑪之
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
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
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
者亦蜣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蠏遺一足几上蠏已羹而

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

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釜中之蠏已㸑而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耳彼非氣者何嘗有

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耳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

立亡者以爲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耳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猒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猒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氣致柔能嬰兒令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猒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

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情識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

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以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

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騖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seal]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五

賢十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抱一子陳顯微述

五鑑篇 鑑者心也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弊一作蔽下同吉凶者靈鬼攝之心弊男女者淫鬼攝之心弊幽憂者沉鬼攝之心弊逐放者狂鬼攝之心弊盟詛者奇鬼攝之心弊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

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曰應萬物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曰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

身既認物爲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于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耶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

不可靜借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
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
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
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

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
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功於一則不一矣用
功於虛則不虛矣用功於靜則不靜矣惟
其不用功於一不用功於虛不用功於靜
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歛

散何嘗斂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故雖燎爇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伊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

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計認千年
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
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
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
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
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
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
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

以思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斷思絕念心如土木

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他是聖自已却成狂苟遇卓絶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徇蹟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

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
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
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
或在彼又以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
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是
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
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
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黄粱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
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
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
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
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
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也然學聖人
者自以爲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猒

其量爾令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柂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閒向明覺昏昧處通

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

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爾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試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相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

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
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于角中則
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
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
游則憶記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

某物某事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
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
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
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
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

妄情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眞稷眞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異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即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爲智之説矣變識爲智則外不見物内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于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歘起滅爾吾心存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毋而已矣譬如物生于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

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毋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欻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耳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眞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眞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此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

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者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眞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僞者不甚著意而易忘而謂彼賢愚眞僞者皆我之區識苟知性識則雖賢者亦愚之雖眞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易忘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眞何況於識識尚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

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
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
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
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
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
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
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
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
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氣爲形而我之心無氣
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

不能役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

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氣名爲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之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

畏怖故黄帝曰道無鬼神獨徃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
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
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慊忽見寃尤之形皆
無中示有也旣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
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
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
魔撓其人其人閉目不視曰汝之技倆有
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
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姹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覩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

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返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返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返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一作立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

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則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則可以契道是則德不難成而道不難契也特情之難制耳一情雖微苟不制而必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其爲害豈

勝言哉天下之理莫不皆然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六

賢十二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抱一子陳顯微述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痛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

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覺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横執以爲我者

皆妄也安識所謂眞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狃習爲思非我眞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眞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

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徧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眞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

不著事即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為見在陰則為夢夢在覺為事在夢為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他事識見變

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為寇為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

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爲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

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爲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爲是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爲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

尤可怪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爲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道甚麼或者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

思或者呿然而退

闗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眞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聲音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族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默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

聖人之意而叩之不已夫叩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爲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爲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

何疑焉而叩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

所噫是爾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
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
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
我形可隱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
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

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
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為主
中品者以氣為主下品者以形為主以神
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

於無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氣生萬物以一氣合萬物如採祖氣服元氣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吁呵

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爲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忽忽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

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

鼠蟻我可爲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於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而化爲虎者是習牛則獷之理也昔人有患瘤破之其中皆蝨者是則烝變蟯蛔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己有著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鑛砂之金破鑛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

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鑛砂玉蘊於石樸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清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

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辨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蝦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其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者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男女貴賤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男女貴賤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偽之之智也故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

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内聖人皆僞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内視自觀耳返聰自聽舌收津自嘗心攝念自揆者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内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内又縈心兩何異是

以聖人皆僞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
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
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
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

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天地之間鳥獸蟲魚莫不皆具
五行之性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偏於
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者爲鱗
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

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氣輪環互用迴視我身皆五行之氣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茍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

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

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痛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七

賢十二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七釜篇

釜化也凡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

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
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寘矣可以
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
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
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
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
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
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
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
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

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
能之而不爲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
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覬其
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
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
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
亦祕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
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

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
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
方之所能礙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
辰則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謂祐神之謂
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
精氣爲物游寬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
也可以入金石即兑爲金艮爲石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
筮即卜筮尚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

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遇
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之機然後
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
神則可以竊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魄即
龍虎之精英能凝魂魄之氣則可以化朕

中之龍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姹
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
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
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
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搦兎磁石

吸針二氣細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像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鑪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煆鍊成真丹凝成至寶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之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氣嚥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祕閒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

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

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鄹常自若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爲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而散爲氣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蛲化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尚

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眞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閒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氣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氣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以化氣成醇矣是寶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

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
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
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
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
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抱一子曰誠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或
誦呪事神或墨字變指皆可役神御氣變
化萬物不誠之人不自信其虛而易於信
外物故聖人假此變化以啓其信心使其

苟知其爲誠則不待彼爲之而自能爲之矣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十四億里爲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文爲準既可以尋文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

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耳若果有奇則
恐滿五千五億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
人皆能測而爲曆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
也故陰符經曰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

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
新負山嶽以捨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
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
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
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

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億者謂萬萬爲億）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

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耳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耳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示此形軀爲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

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
聖人知一而不化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
互隱見而一氣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
猶且不化況吾之非氣者哉何謂非氣氣
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
明吾之靈眞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
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𠈌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于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十五百息脉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𠈌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旣而之門之之里之黨旣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

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于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

而巳我之與物翁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巳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巳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巳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

處變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而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況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復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恩化爲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化而爲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化而爲積怨之山如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
畏哉惟聖人不執是不辨非不恃恩不念
讎乎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
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巳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
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
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巳應
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
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

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已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甞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甞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

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
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
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
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
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魄因明因寤

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
者爲之母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
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
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爲玉
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魂神可以永久秉負

得其所託而生長矣叅同契曰吉人相乗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魄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乗負吾之魂神矣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念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爲三物耳參同契謂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魂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鑪鼎而在鑪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

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

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耳無

頃刻不與造物俱化者也𭅬時顔貌至壯則異壯時顔貌至老則殊如雀蛤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七

[seal]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八

賢十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賢十三

抱一子陳顯微述

八籌篇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

混淪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耳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

錯綜其數而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

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而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知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混淪所以爲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耳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

領則水蘊為五精火遾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土滋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别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耳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

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
嬰兒蘂女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洪鑪皆
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哉人患不
知其機耳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為吾
用而嬰兒蘂女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
洪鑪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

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寃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黄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為精在目感悲而為淚在鼻感風為涕在身愧物為汗一同是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壮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即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耳若夫擒制五賊鍛錬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比

五行之物所化而成然自有非此五行之
物者存乎其中而為之主宰耳
關尹子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
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
能繫有運者存焉耳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
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
不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
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夫
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

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

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為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即道也若執之以為道即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眞偽生於識聖人遇物眞者亦偽之去識也眞者旦偽之則舉天下

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名而心忘其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九

聽雨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抱一子陳顯微述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一作動靜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

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

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人小物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爲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知聖人

雖曰應事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我矣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不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僞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耳傳曰其愚不可及則

智不如愚十信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强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

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
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免序進也
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
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
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
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
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
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

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耳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者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又釋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爲大也姑以所見所聞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視其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其響者執其聲以拘其聞惟聖人則不慕彼之聲色亦不拒彼之形響惟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反

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
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
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
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道立本源
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
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
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
己以何克哉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

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已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已之學也既能成已矣然後能利物

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為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已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則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則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祥是

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
人以約爲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鋭則挫矣以深爲根
以約爲紀皆老子之言也關尹子復以函
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
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
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
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
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者乃所以為天地萬物之先也何則天下之理不升則不降不後則不先不下則不高故老子為天下谿為天下谷皆此意也以管取水按上竅則水下留以瓶吸水中置火則水逆上皆不升則不降之理與閉竅汲井同一理然則可升可降者水也所以閉之汲之火之按之者人也人之所以能使水之升降留逆者氣也雖然天道好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況敢先物乎是尤聖人所大

戒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其聰明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殊不知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易而能察人之情僞而擇其爲交際難噫知人知言之說堯舜其猶病諸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欲易簡恕忠之言略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為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

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可從先進則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哉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者故久德交則有賢愚是非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子華子與孔子相遇於途傾蓋

終日歡如平生孔子顧弟子取束帛以贈先生而子路疑之蓋子華子者老子之弟子程本也孔子一見傾蓋如故此道交也二子邂逅相遇目擊道存豈若世俗之德交利交有賢愚是非利害之分哉宜乎子路之不識也噫安得如程子華孔仲尼邂逅傾蓋相忘於形骸之外哉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
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
有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
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
揚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
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
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
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
西域教之六羣和合也要急者如今之參

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恍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訕謗德己不可以鄙猥才己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己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為己有德

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為已有才繆
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
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
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
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
火止火以水止水耳奚益哉昔南唐選博
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
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拔無所施

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

動止近取諸身如此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耳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況違我所長乎而況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

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為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書是四

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

夫道則在我獨行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睎覬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

昔人謂一句合道語萬劫繫驢樁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世之學者信異而不信常好奇而不好正故多從事於奇務他務多務而荒其本業廢其常產失其生計道未見而窮困災厄先及之矣殊不知日用常行道無不在故曰人當明於急務所謂急務者為人子以事親為急為人父以教子為急

為人下以事上為急為人上以安下為急至於為士以行業為急為農以耕桑為急為工以材器為急為商以貨通為急之類皆急務也豈可捨此就彼哉此之急務了辨不志於道則已苟有餘力而志於道則道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

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巳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上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黙者有言澄湛虛徹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

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説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也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悟道者有研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用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為梗為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

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所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

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眞信矣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内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

須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
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
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出曰汝非三種
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
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

始發悶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
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
通陰符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
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
音言者與之意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眞失偽是之中有眞非故求眞得以為得眞是以為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若人學道而忽遇異物異景而橫執以為眞得眞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為眞失眞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員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諂者言之

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辨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辨其實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蓋欲

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辨惟領悟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

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之謹哉世亦有志于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盡耶噫關尹大聖

人慈愍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葛仙翁後序

丹陽葛稚川曰洪體存葛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

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

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横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拏手亦作怒若鬪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

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

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烓薰敬序



鬳齋口義卷之一

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壷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隠唐開元封沖虛至德真君書爲沖虛至德真經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

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一

鬳齋林希逸

天瑞第一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

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昬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

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

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

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

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
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
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
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无之中故不勞
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
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
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
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
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

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跡求之則

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
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
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壹字何言哉在前既說
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
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
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
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爲始質爲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斡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

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

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
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氣和者爲
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爲天陰氣濁重而下爲地

陰陽之氣和合而爲人冲亦和也天地之
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
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

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况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

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
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
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九
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
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直小者不
可以爲大鹹者不可以爲酸涼者不可以
爲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
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
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

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味
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
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
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
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
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
職主也無爲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
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

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
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
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
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
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
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

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
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髑髏而指之以語
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
死也彼指髑髏也予則列子自謂也過養
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予果歡乎其
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爲過恐
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
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
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
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

乎若指髑髏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日養死以寂滅爲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

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鼃爲鶉鼃化爲鶉也鼃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鹽者水上塵垢初生
苔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爲
物甚微耳䵶蠙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
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
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
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舄車錢草也鬱棲
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
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爲蠐螬烏足之葉
又化爲胡蝶蠐螬蝎虫也胥胡蝶之别名
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

生者竈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爲鴝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鴝掇之虫又化而爲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爲斯彌斯彌虫也食醯蠛蠓也頤輅黃軦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

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瞀芮腐蠸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鷄之爲鶉鶉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鷄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鴽也朽瓜之爲
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
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
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䙤純雄其名穉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

勢亦不類然亦皆爲物化之事如月令雀
化爲蛤鷹化爲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
有之事老羭爲猨如老鼠之爲蝙蝠也亶
爰獸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貍而有髮自
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

亦然類者其名也鶂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腰龜鼉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稺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爲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衆陽而宗陰陰爲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
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
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
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
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
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

也如今所謂馬齒莧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爲詭恠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爲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怎令曉盖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

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
已自錯雜及典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
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僞書雜乎其間如
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
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

爲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
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
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

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
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
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
則凡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

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爲天地
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
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爲進聲之訛也本
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
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

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眞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晝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淸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

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爲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著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

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剽竊誑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富

欲貴欲也恩前筭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

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
爲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
反而歸其所即葬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
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
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寛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天地之性人爲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寛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寛也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䠶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孟歌孟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

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爲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争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死之與生一往一返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

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

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壙墳之事答之睪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爲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

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
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
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
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
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
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
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
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

之士此二者昏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
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徼者歸也
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
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
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
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爲貴也
世人皆以狂蕩爲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
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
則以道爲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
也
貴虛者以虛為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
之又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知靜莫如虛靜也虛
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
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
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繞有取與分別則

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觚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爲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

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𧙖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察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不滔滔而長逝世閱人

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

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日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

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躇步躊躕也跐蹈踐蹈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爲積塊也奚謂不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爲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无形无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

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爲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强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令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叅字

莊子作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丞
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産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

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

者也謬已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
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
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
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爲之也誠
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

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仍與認同認以爲己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爲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爲異端之學天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

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

公亦天地爲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爲之
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爲有
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
則善亦爲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
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比等處似非列子本
書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二

乾二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二　　尌二

鬳　　鬳齋林希逸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居切按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眉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讃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

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
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
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
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
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
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
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
擿無痟（音蕭）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
不硋（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

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旣寤怡然
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
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
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
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

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
國其意一同蓋言黄帝之治天下始於有
心而終至於無心始於有爲而終至於無

爲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爲正音之訛也肌
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昬然言其五情
爽亂迷惑而昬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
合作嘆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
注家以淫當作深直待者使令之人也懸

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令人言服
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
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
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
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

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硋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也天老力牧泰山稽黄帝三臣名也登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愨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

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

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爲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偎不偎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失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癘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

之妖也與莊子逍遥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
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
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
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
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
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

風乎令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悠恨也以十請而

不告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

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絶是非利害之
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
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
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
擇也横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
所言横說竪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
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
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内既與理化則
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内外俱進
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

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
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幹殼言
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也
波之懟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
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況渾身乎此章盖

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
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為實
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
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
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
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
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
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
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
則是借其名以為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

書爲後人所雜而中間絶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令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

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圜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圜於有形

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
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
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
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上者
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

物者而窮之焉得爲至到之見乎正者極
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
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
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
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爲隱也萬物之終

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爲性以生言則爲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爲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汩也無退郤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

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

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卽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遻物不爲物所迕也不慴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己也故以此喻之此數語極爲精密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箭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

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
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
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
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
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

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
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
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八極其心亦無
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怵猶然而恂其目
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

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
哉怵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
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
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

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
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淩雖傷
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
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
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

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仍吏反之既而狎侮欺詒攩上兩反㧙必結反挨倚海反扰勇主反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

骪骨無䃣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恠也因
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
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
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
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

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
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
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
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

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
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
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
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

可以學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
是也口所偏肥言惡而咀嚼之晉國視其
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傷破爭競
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禾
生子伯二客名也坰外野外也田更野老

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睸輕視之意擋潕扠挨抛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傯言戲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骫骨無礅無所毀傷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眯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迕於已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為欺誕則內之疑慮

已生外之觀聽已感回思前日之蹈水火
幸而不焦溺爾此意盡言心纔盡則利害
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
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
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

亦圓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
信僞謂信人之僞言以爲誠猶且若此而
況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

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髙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

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

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也没人能入水者也謖起也讋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内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爲道與謂未見道之内方見道之外便以爲道與輕於

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
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
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
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
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
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黄金摳者惛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爲注
此以爲摳字異而義同摳摟也莊子以爲

輕內此以爲拱內拱者拱摳之也鉤帶也鉤重於瓦金重於鉤謂射者之巧於心本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扞格而憚而惽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

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竝流沿流而拯之也承接也

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齎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齎字亦誤也汩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

知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雖求意義則誤矣盖子曰言性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纍琓丸音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測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瘻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

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
亦自好橛株駒今所謂木樁也橛樁也株
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
不測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橛
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
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
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
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
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痀瘻者
背曲也逢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

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現莊子作九疑莊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

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爲之爲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無爲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無爲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

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
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藉芿藉草也躪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
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
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
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胷中與造化爲一
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刳心去智即不知
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
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爲便是黃蘗與
異僧度水黃蘗以爲與妖揑恠彼僧回首

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
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
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
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

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
醉者心服也旣其文盡其外也未旣其實
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
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
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

無雄人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
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
自以其道爲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
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作萌）乎不誫（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誫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著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

爲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

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
以為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
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
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
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

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
其氣自下而上徹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
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

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太冲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太冲莫眹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眹不
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
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
巫以爲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
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
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
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爲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其喻信爲其淵其喻信爲其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爲是水中有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

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失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濫氷自下而湧上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氿水一作氾合作氿水從旁穴出曰氿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汧水泉之潜出水停成汙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氷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説誤矣郭象註莊子

此處亦此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頽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

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内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雕瑑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墮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

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眞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悖合作紛戎合作哉從莊子爲是此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
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
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

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
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
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
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
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
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
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諜動也形諜形容舉
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
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

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老者老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蠭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

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欒徼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

如此況爲君者身方榮而智已竭必將求
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韲其
所患也効獻也瞽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
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
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爲師矣

處止也巳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
門也此一保字便巳有不足之意蓋瞽人
之見又髙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
也敦杖戚之乎頤竪立其杖而拄之於頤
也戚拄也賔者主賔客者也提屨而走古

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賓人故不及穿屨也廢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也用爲也言汝之所爲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

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卽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

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

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
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
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
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争席者不知
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

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旣得點化則退然
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段與莊子
寓言篇全同但涫字莊子作盥義亦通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楊朱爲爲我據此數處則楊朱似爲老子之學豈楊朱初學老子後自爲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
知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
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
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

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柔可常勝强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
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
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强者視彼不已若之
人則必以我先之爲快若以此爲强則又

有强於我者必與我争我必不勝則危殆
矣故曰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以
柔爲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之先而我
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
殆乎故曰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道

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
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
以一身常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
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
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

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務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爲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爲禍故曰

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人也以強爲勝不若已者忽其若已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此學猻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猻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

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爲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强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

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䟽矣
童同也聾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
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
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趣
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
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
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
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

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

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

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
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
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
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
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
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
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大聖之德以此形容
桀紂桓穆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
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

可見之事以實其説也熊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鵰鳶爲旗隨其所指而縱之入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

亦有此事故借其説以形容人獸之論徧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徧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

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爲無是無非之喻卻與此意異矣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爲喻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

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顧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劒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

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雖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胝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爲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蹀足頓足也聲欬高聲

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胝我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三

剋三

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
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

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
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
王若磒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
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方微反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

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
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
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蹔亡變化之極
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

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螻皆臭
氣也娥媌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
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
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嚳樂名晨露
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

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
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宫也
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
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宫室微且小也光影
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

若喪失然磒虛於虛無之間隆而下也酒
以濃爲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腓未敗也
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史之頃耳葉法善
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
此幻術者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疑其𧫴

亡者適之神游斃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閒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斃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斃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䮎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㶏音義主車則造父爲御卨齊卨合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

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韓退之作徐偃王廟
碑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
亦是此事蒯騮即騂騮也白𧰼禦𠫵黄
踰輪盜驪山子栢夭皆馬名也柳子厚所
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
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
類以鵠血爲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
以馬乳爲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
也别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賔見也觴
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謡白雲詩也日之所

入弇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爲吾過祁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爲登假言世人以爲死其實不死

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羡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爲富貴者甚微耳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屛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撿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爲陽也夏造氷變陽爲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

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
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爲者
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
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
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
事有兆眹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

也噩者夢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
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
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
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
我之神爲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

文

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
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
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
不知感變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
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
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
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
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
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

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焫火盛貌也生陽也
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
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
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
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儛者或有
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
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
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違不違於理

則以夢爲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爲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

極好大慧荅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
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
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

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
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
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

夢者爲實而覺者爲妄此亦間於常而疑整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整者反爲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

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

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强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瞑唐志所言熟羊脾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

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爲眞爲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爲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昬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昬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

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
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
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
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
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
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
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
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爲國君也鍾聚也聚

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喩囈寐語也並者皆
也閒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
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閒此段以夢覺形
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

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
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
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
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
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

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迓迎也遽而藏之隍
中汲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沿塗
也詎有薪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
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爲真夢矣
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仍與認同夢認
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爲初無薪者無得
鹿之人但爲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
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
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

真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爲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餞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而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令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爲祟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爲能治此疾也

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爲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著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世

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爲愈也末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甞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到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

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鄙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滎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

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葢言迷
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
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爲疾矣其意葢謂
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
道者爲迷也鄭與尤同迷之鄭者言迷之

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
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
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
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爲是而真者爲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共帖十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四

列四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四 尅四

鬳 齋 林 希逸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

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
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
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

之矣夫樂而知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爲

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知憂樂之爲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

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

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
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
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
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
其為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
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曰學東坡維
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
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
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

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録普説第十五段自解説得甚明

魯侯畀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干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

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
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
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
有不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
不爲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
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

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
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
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
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
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爲聖真

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爲此不定之辭必
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
也黙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
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
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爲聖同

者為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比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
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
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
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
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
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
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
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
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𢡟子列子亦微
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目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
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
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
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
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
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
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皃充

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

往將奚爲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

斷然也人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

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

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

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

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爲謂

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

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閟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末為一也指末行者與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足與語也衎衎

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

言爲言以無知爲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
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
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
字作分别也不者是與言猶在也無者
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
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
言無所知方爲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
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
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録辯
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

事汝何妄以為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爲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
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見者爲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爲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辯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

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爲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爲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恒以外物爲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爲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眡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

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毋言至
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
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
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
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
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

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
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
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
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
君交友御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

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爲病者如今禪家爲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墻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飜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爲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

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
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
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
未常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
因生而違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
此覺反爲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
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一道也亦者
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

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曰
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
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
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
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
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
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
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爲髙知以不知者乃
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
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
撫其尸而哭隷人之生隷人之死衆人且歌
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
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
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
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隷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
歌而一哭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
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
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

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侮之若汝也其從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

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
養犬豕而爲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
食禄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爲執政所用也
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
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

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
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爲無知無能者所
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
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
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爲役於我者也

彼又何能養我乎奚矜者何以此矜詫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

之聞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爲此皆不知之知無爲之爲之意學視自輿薪而始學聽自聞鍾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爲妙也有易於內

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

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爲此喻爾長息長大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
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
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

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説與其
徒自相講肄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
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
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

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絃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
之矢皆中準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
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
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
發矢之次第也猶銜絃者括之受鏃如受
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
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綦衞必亦箭之有名者眶不睫者言不瞬也矢隧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馬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有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

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

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年乃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爲文飾其踈鈌乎闕踈脱也又言其充者更取其巳甚者言之欲子年必知其妄也意生於心今曰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年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心曰心則不得爲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爲心也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

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爲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爲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爲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纔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

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

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强辯亦可通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爲白則可謂形爲馬則可若以白馬爲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孔叢子公孫龍同莊子亦有處同

條法也子輿怒其强辯不可得而復詰故

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
纖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
也更謁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
待來日也悁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
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
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
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
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
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

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己無居無執着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

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
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
也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
心求者去道近道何近於無心者釋氏
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
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
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
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
也發向也令人亦有一發知是之語禪學
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

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爲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爲以不爲非果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爲

而非理矣謂無爲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爲主禪家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絶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録說冷秋秋地古廟

香爐一念萬年爲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比

也此一段見大慧語録普說中莊子天下

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爲死人之學亦

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四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五

匏五

冲虚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五

鬳　齋　林　希　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
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
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
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
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爲始後豈爲終
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
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
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

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旣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遥遊篇曰湯之

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

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豳者但見豳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豳之西又有如豳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爲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閒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

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絶地維此皆務爲駭世之言不可以爲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爲晝爲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

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

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
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
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
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
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
國人猶數十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
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玗珠玉也峙停也毒
之苦之也禺彊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

而去也趣往也藪者數其骨也使陁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釣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千丈僬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爲定

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

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爲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書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觵丑务文三亦音翔切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麼蟲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觵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

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珎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欒橘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説盖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端

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檐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形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土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

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爲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爲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其嘗以爲有味有益於

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爲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垤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

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爲鄧林鄧林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爲大言之資言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

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

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暗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

夭松栢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煖飛禽
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
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
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

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
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嶺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貟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

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
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
極也喬陟高山也壺嶺亦方壺員嶠之類
甔甀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瀵出於一源
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遶
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孳
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句乃歇以上
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

其國憮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
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

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
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
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
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
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

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倣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兒舉者言幾乎兒曰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攜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

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與冎同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

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輙休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歹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内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哉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埋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

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

莫絶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絶也莫絶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鈎蒲且子之弋與傴僂丈人之承蜩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

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此章形容心禀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髙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

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匏巴鼔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踏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

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爲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爲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爲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爲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

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爲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盖某曲以商爲主某曲以角爲主也此意盖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

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爲寓言也徵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曰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

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

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
與己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
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
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指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

膠漆白黑丹書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弇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揩

紳搢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
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
能之巧也鎮摩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
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爲
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羣多之
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
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
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
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
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

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泥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此與雪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輸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

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

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

背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爲弓朔蓬之簳以朔之蓬爲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墻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隧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亦其平落地也

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尅臂者削其臂以爲識而誓也此説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閲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

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爲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爲光州武定都統及棊至安豐

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

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

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泰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學弓先學箕皆竹器也冶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

知所主何事此官旣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佁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胷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衽不蔽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

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
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
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屐者
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
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況學道乎

魏黒卯以嚜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来丹
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
風而趨雖怒不能稱丘以報之恥假力於人
誓手劒以屠黒卯黒卯悍志絶衆力抗百夫
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

鍔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昬明之際

㚢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

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

彊彼其猷我哉

睚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絕衆其志勇悍過人也痕撻痕跡也雛彀初生之禽也易子過遇矣甚輕汝也三劒之名方言猷

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騞合作騞騞然徹有

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劒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劒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筱以爲三招如見戲也竪瘊喉急也支彊肽體彊急而不柔和也蓋言獻勝之術

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
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
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
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
於誣理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
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劒令雖未見火

況之布令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五

冲虚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六

咸六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六　尅六

鬳　齋　林　希逸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

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若出於人爲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

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

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
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
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
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

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
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
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
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

子曰北宫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宫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宫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宫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宫子既歸衣其

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壯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違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欐欐屋之連緜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辱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傌傌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

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
也達者不為智得窮者非為愚失豈可以
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哉
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
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
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

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

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

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

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
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
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

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鉤乎君者鉤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己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己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聽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曰爲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冇命之說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詭隨而爲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
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爲治之時
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
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爲苦遂歸咎
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

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不誅者
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
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出於
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

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若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

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知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

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沖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爲剛德猶不干時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

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

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

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菑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湩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爲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爲衆

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禀受之病也禀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爲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爲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

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

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爲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鳧鶴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逆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顏夭跖壽何者爲好何者爲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爲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

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兄弟昔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

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綬若若是也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愨矣真純誠愨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爲哀以何爲樂以何爲可爲以何爲不

可爲皆無容心可也

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動若械者猶影問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

所以動不動人之所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所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己遺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墨（音眉）屎（敕夷女履二切）單（音戰）至（音咥）嘽（豈然切）咺（許元火遠二切）

尅六　十一

憋（蒲結切）懯（芳無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

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傜佚啓態之類墨音眉杘女履反墨杘軟弱也單至不安貌嘽咺恐懼貌慤慤急速貌巧佞愚直㛪（魚踐、午漢二切）斫（吷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徼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之徼妙䃍斫不解悟貌

㺒（何交切）犽（午交、魚駕二切）情露謇（許偃、居展二切）極凌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

以爲才之得也
此又四等矜才之人㺒忤獪猾也情露今人言賣弄之意讓極吃急之意凌誶詰問也莊子曰括士無淩誶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莫典切娗徒典切諈工藥切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娗瑟縮不正之貌諈諉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讁發者

不相決剔也
多偶自專秉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
人不合也秉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

而無所憚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爲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
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
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皆歸

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
皆其命爲之
俛俛(俱爲切)成者俏(仙妙切)成也初非成也俛俛
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
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
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
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擀目塞
耳背坂面隍亦不隆什也故曰死生自命也
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
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佹佹俱爲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言爲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眛然而不

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俏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内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内外人以好惡自分内外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

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坂而立面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向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

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筭亦筭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

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

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踈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
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
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
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
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
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
車其制木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
之恤言以生事爲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

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
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
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
之本無之論臣與詎同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趣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旣爲農矣爲商矣爲工矣爲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已也

冲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七

鬼七

沖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卷之七　鬳七

鬳齋　林希逸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爲人只爲生足矣何用

名爭名乃苦其身憔其心者謂爲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秉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子孫爭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爲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爭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

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
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絶若實名貧僞名
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僞管仲從其君而
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
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
所爲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歛暴
也施仁也爲謙爲仁自求聲譽此僞名也
而乃終有齊國是僞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

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僞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爲名者皆僞也旣以名爲僞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爲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僞之辯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僞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僞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王矩切）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音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介焉至微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

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遑遑汲汲也偊

偊倀倀也汲汲以競虛譽倀倀而避是非

與因梏何以異异與異同從心而勲動作

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娯可以

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遊樂不

與萬物相爲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

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

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

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者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

故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郵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餓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

其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爲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
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

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倮葬之說似
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

所謂養
閼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

鑿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爲石槨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黄子二人名也黄子恐亦寓言

子産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儒佳切媠吐火切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

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
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
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産用鄧析之言
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
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

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
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
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
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
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咨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

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婑婧美女也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瘵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

善治内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

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銜刀被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為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為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銜已非明理者所為而況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

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押闔其論而
又為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
辯其真僞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
學也

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
樹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
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
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

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

也辱其祖矣叚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斂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

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

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閒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

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
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
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
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
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
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

陽曰子不違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
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
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
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
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

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
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
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
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

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關尹則以汝言為

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爲是矣孟孫陽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爲而汝如此比孟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

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儺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宫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

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爲窮獨最爲憂苦最爲危懼最爲遑遽者也遑遽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蓑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蓑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

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

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爲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爭物也存我者爲貴侵物者爲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爲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

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
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
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
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
是也若以物爲有以身爲有皆逆天理而

自私者故曰横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
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
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
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驅圓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縈玄切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

僊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
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遁天
而背理之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
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
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
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
内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
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
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

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痟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曁春
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緜
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
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
而嘗之蜇（陟列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
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
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

不知其有他也縕黂破麻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枲好麻子也莖芹緜芹菜而爲羮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蜇螫也蜇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别求功名者是無猒也陰陽之蠹言其無猒自蠹損

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
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兼安物我兼
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
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内也安上之
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
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
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反泯滅而

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
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賔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賔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賔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
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賔此言雖出於鬻

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上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寘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爲尊榮以此爲快樂以無名爲卑辱以此爲憂苦以憂苦爲犯其

性以快樂爲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爲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

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沖虛至德真經鬳齋口義卷之八

乾八

沖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卷之八　　尅八

鬳　齋　林　希　逸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掇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

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

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
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
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爲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

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
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
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
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
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

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
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
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
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
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
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爲度而稽
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
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
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

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爲詭說而此爲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

之書乎

嚴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彊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爲禽獸之行必自取危

愚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
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中知未得其所以中之
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

之道也關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
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
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
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
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
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
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
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
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
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
未可而況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

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人不我告則我
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
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
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
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

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毫

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

潤澤也道化無爲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

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

謂君以失士爲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
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
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
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
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
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
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
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
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

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宫刖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德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郄(乞逆切)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擿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遊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

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爲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一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況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爲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荅之以

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
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
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
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爲不可者謂微
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

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
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
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遂物而害
我則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識其非理
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

則爲道至爲者道也有爲不足以盡道必無爲而後爲道若以蹇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得自已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已也此

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

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

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

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爲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强爲弱

拓舉也不以力鬬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爲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爲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爲凶凶未必不爲吉也先迕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

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趫並馳弄七
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
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令人所爲接脚之戲是也雙
枝者雙木也弄七劒而五劒在空中令人
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
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

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檐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麄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絶出於天下者也滅没亡失者言

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
而去也弭蹤者無迹也㯋纆者覓索也千
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
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
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
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
汝所謂違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
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文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禄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

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禨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棄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懽然

亡憂恙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

地名也使以我爲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
我爲芥蔕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
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
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㩉（託盍切）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
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

而不報無以立懂渠客切𩛹二切於天下請與若等

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

至期白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令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且以射中

否爲勝負也擒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

之中反其兩者以爲擒魚之采劉毅之争

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鳶

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

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

料之外也立慬立勇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乞格切嘔也然遂伏而死孤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鶃盃子所譏亦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桂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瞫之事亦是此意懟其君不知已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

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
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
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
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
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
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
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
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
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岐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泗而得溺喻

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岐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末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況情也未違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為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疑人若見白狗而為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

內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此莊子為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

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己去名而
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
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
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
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

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
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
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
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

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

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呑啖世界大虫食小虫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蝗之類是也非相爲而生之也天非爲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

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
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
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
所言墦閒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
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甕筭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敎吾伐之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爲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絶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音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張劌切策端有鈇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躓株

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顚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錣杖末之鋭也株木也埳陷也意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爲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説劒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辯之

沖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卷之八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一

念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一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適進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爲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睎之猶衆庶此所以爲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爲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惟以駭俗也說符

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

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爲體以中庸爲道兼覆萬物

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爲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

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若伯昏瞀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

不得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
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
昏瞀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為聖物之所以為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别遷謝不停此為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眞常不變此

爲不生不化囿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紜紜之生皆其眞心之所顯示是爲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

發起是爲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囿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

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
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化莫窮其
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
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
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

彊爲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
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
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
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
其所以爲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

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旣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
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
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
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眞體萬物之化
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子
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
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爲

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旣化而生
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爲生則不得爲
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爲化則不得爲常化
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
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
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
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
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爲晝日沒爲夜晝安
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
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

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爲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爲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已然而道散而爲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爲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常化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沖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

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爲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

生及其旣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踵沖和徧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

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爲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爲玄牝蓋谷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爲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爲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

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内可謂弱矣能常生

而不死是爲不絕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其爲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揠苗也唯用之

不勤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
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暎景中之
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
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
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
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
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
待於生生化化是爲自生自化由一身之

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爲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爲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爲生化爾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贍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囿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

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焉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爲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

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

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
離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
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
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
地為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

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覩其所自生也能
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
我並生爾又奚為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
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
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

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
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
彊爲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
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
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
易也易無形畔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
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

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爲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爲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爲太始至於素則在色爲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爲天爲地爲聖爲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爲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

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爲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爲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

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之方且火之生數爲次二二不能變故也老君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子言物之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爲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爲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爲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爲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巳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禀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爲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倮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巳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旣已降本流末囿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爲有也非以無爲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

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生不離於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徼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麤始終相續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

明合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爲之職也

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解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之職即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眞宰也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

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旣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爲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𢇍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

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
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
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
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
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
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
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鷄之爲鷤鷤之爲
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鷂之爲鸇也田鼠之
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
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鸛猨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
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
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
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
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
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髑髏
者方且髐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

衆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既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髑髏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

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龜之為陵舄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瞀芮生乎腐蠸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鷹之為蛤則飛者更潛鼠

之爲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鸇猨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烏足之爲蠐螬爲胡蝶若鼃之爲鼈爲鼉蠙之衣爲陵舄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稷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爲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

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爲神者意以此歟黄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故擧以該之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一

共城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念二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　念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臣江遹進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徼徼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爲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消終亦必無

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
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
此以爲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
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
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
圜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
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
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

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
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
終矣始與終爲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
也久與近爲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
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
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
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

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不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惑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爲我蘄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逮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眞所謂我者尚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眞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沉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顔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

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
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
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
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
遷謝舉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爲
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
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
爲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

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
夫或不能存𢦤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
所存幾何而不爲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
役巳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巳也唯
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
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
專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
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静之常樂爾
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蔕固者

也此其所以以處常得終爲樂也蓋所貴
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
也若夫人者雖不汩欲於利害之塗而無
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
也是所謂善自寬以爲樂非眞樂之無所
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
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
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
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踰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汨於外也不羡名故不勤行不徇財故不競時内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爲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悅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之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爲樂亦未爲道也得

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奚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求生爲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爲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爲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辯之爲非將求爲道之日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爲不可紊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爲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知之矣

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

所息矣

解曰羣如宰如墳如鬲如則以言壙之所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

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昧然而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實以慈爲先超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

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衆而發悟其理者希衆寡相傾行非為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背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

人知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脩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爲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臧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爲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静爲得其居取與爲失

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徹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爲得

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

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呿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釭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覩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

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覩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柰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

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
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
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
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
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
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
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
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
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

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江河而萬物載焉天長地久有非人之所能儀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于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奚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

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鄙近者更相喻曉而舍然大喜噫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廬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爲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曰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

不相知寓形宇內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盧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爲二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爲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

地之委蛻爾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旣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
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爲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爲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

意力取而仍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
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
之聚斂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斂之矣
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
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為盜則無

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
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柰何
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
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
之為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

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
爲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
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
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爲天地大盜積者
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

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兔適於野百人逐之
而人弗非也曁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
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
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
之間若彼逐兔之流晝爲分守其有得之

於適然者眞以爲己有也莫之得者亦以爲眞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窺庸詎知吾身之亦盜哉噫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

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知焉其可能者以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道之行歛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辯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其始終以可道爲非道謂上德爲不德以聖

道爲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
羲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
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爲至妙而約也
至於莊子之書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
以寓言爲廣其書連犿而無傷其辭諔詭而
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
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諔詭亦
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爲
莊子之曼衍三經之旨同歸於道而列子之
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

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爲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爲先其範成必以陰陽爲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爲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爲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爲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

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奠位人沖其和物含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

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柔其自然之符矣故均鳥足之所化也爲蠐螬則不能爲胡蝶均蠹之所化也爲鶉則不能爲繼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覬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

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爲萬

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爲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祛有生之累也猶以爲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爲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爲盜盜人之所共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矣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

至此而終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會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三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進

黄帝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

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皯黤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半外以弊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
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
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搆舍宮寢則周行
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鍾垂減

廚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
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
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
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
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疆

爲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解曰西北爲天地之奥内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彊爲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制數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游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

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

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踈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夭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痟痛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蹎也真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

則華胥之遊彼直眞夢者矣其託之夢非
以循斯須故然耶
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
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
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
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
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爲力牧者爲人
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爲莫大得道

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黄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隳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

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帝之治不離於有爲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欲華而復本故特擧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眞人未

有寢而不夢者曷亦不至乎華胥旣寤則怡然自得鄉蓋晝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顚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無須臾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爲雖有爲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爲宜無有爲之累矣然旣已有爲則帝王之功成而大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

雜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爲言焉語道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爲必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袪其應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斂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斁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
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
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
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
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
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

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不倡不偎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已無欲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

靈響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無爲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卲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伯昏瞀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

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頻矣爲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

足以語老商無爲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
則以懟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
去來不常懟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
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

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
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
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
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
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
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炁所不受汝
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
生甚怍屛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

非之則是非初無定體我以爲利人或病
之則利害初無常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
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
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
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

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
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
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
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
一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爲七情初不屬彼

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
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眞則
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爲一迴視天下
萬物紛紛擾擾如雨雪之見晛無不殞釋
而同於眞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

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
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
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
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
智與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

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意也未至乎目擊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心故為之解顏而笑能無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壺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

有矣未能無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横心之念横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而内

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眞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嘘曷嘗有待於我

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爾且旣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
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
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
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
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
也是乃道之所以爲大妙也如亦無而已
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慧㦖以
㤩湣之氣自戾於大和莫生也爲天地之
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慧㦖再

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解曰至人不離於眞者也眞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

爲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爲眞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閒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卽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摶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解曰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
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
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
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
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
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
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

化至乎物先泯絶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爲眞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爲道之紀即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内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焉得為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也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迕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迕矣醉者之於

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秪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況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爲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

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
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
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
然而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
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

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
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
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
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
患也唯其貪生外徇矜吝無所不至卒之

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

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諫聞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人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

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

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誇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𢷾挨抌亡所不

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衆技爲戲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爲商丘開者亦以爲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驕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慍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爲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乗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

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

解曰猜慮不存誠信内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骪骨無碼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詐怍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實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解曰信其言而泳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

軀於波流爾詒以爲彼中有寶珠泳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爲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況無手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

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泳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爲有道而謂之爲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礙或能因其勢而偶然濟而出學泗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

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爲道而物莫之能迕也若夫藏猜慮矜觀聽

則怛然内熱巳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巳溺其性於内又焉能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

矣至於藏猜慮矜觀聽則猶爲蔽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慎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爲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内不疑於己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

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
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
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
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
以爲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
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僞而皆眞感存於
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
而聖人之善救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

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為名固宜以名勢譽人也

商則聲之斂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寤行於身寐行於藏間不容髪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

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為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為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乎

布介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鵰鶚禽獸之至彊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苟能達其

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逹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逹其喜怒未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

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圃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噫無逆

順在我其不言不為之妙乃默符於禽獸之彊食麋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粱鶩之術而傳之至於為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甚矣如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

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鴦者鴦匹鳥其性馴耦梁鴦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鴦所以能養野禽獸宣王所以令毛丘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

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敎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

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惛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爲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爲之也唯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

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大
巧若拙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念四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四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黃帝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

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
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
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
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
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

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
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

仄莫適爲仄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
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
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
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
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橜株駒執臂若

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痀僂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

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腋之衣而飾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爲物捨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迕則物物皆然矣奚止

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爲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爲者乃爲其所密察則吾之脩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爲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蔡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解曰我之所以爲物累物之所以能爲我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爲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爲火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燔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湛然不留秋毫於胷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巳故物莫之能硋爾今則人從石

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
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
亦亡之是眞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
而硋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
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
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
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
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
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爲和匿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爲而非理有則有礙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閡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劑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爲此者非不能也不爲爾夫不能者固不爲矣能而不能不爲是爲能之

所使必不能爲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爲或爲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斯無不能爲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閡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撓水弱金堅火熯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尅相制鳥能逃其化人爲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鳥

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爲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無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爲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眞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爲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

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解曰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

爲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
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
其德出而爲善故以爲有生所謂杜權者
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爲杜德幾也及見其
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爲權時之宜爾至
於示之以太沖莫眹則至和發越莫測其
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
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
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
入雖曰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或

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爲汰或旁出而爲氿或雍而復入或汧而流行或出同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沖莫眹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深根寧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偶之於真猶雨雪之見晛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

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咎豈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爲體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爲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忿然而封戎（戎宜作哉）壹以是終

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爲其妻爨食豨如

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眞獨露也忿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其卻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亘萬世而不易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䪡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羮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爲氷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氷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内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窸察之有若桀

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謂所患衆至也齊中央之國任事効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解曰以五漿先饋爲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己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
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歟杖蹙之乎頤
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
跣而走則未能默語不言之教歟於求道
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旣已異于處
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
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

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揺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被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

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揺汝精

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揺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俱論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

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涫漱巾櫛脫履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爲目而圍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睢睢盱盱其視不正則老君以爲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

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奚有於睢盱哉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

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容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

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

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
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
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
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

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
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
協於此故老君謝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
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

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螽目豺聲虎頭燕頷載之近史爲可考者斯言脗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惑於淺智不悟童智之奥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横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

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

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

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

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蟻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芧名實不虧將欲

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誑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僞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飫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爲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爲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爲然也霸者驩

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爲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爲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爲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效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爲惑則物物皆惑也謂人之喜怒爲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爲非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己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惑

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爲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芧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爾

解曰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爲

善鬭之畜虛驕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
淩物之志雖未嘗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
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
其可鬭則曰未也猶應影響則能不恃其
氣顧影之所響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

則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鬬而心動於内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鷄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内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鷄雖竦立而鳴而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鷄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恱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

人也心爲絳宮於禽爲朱雀聖人善養於
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翺翔
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
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有勇剌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
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

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
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
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
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
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
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
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近矣而惠盎因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爲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爲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

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爲茍不成者爲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横之言而遊於戰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爲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遣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黄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爲聖人之餘事謂之爲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爲不足爲也亦云聖人

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所爲爾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爲德矣皇降而爲帝矣而黃帝爲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

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旣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己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內肌色瘁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爲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爲即黃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

即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高丘開之與物無迕梁鴦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痀僂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帝之所以爲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書以爲宗 原缺

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

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四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五之六

念五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五 六卷同 念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遹進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乗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娯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

攺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
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
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
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
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烝雲六瑩九韶晨露

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
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
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
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
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

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撮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

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閑事爾
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
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惟露寢
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

人之所樂者眞樂無樂爾反以爲甲陋腥
膻困懷中顙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
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
處子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
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

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慇懃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袪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却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

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甲鱗趍高潔不願復還於故都髣髴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

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磒虛

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常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䕢主車則造父為御𥂕𢿞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

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巳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廿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

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謡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祖世以爲登

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眞能證其道者一超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覩人間之無

有審世累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眞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先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亂而

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
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宫亦猶中天之
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進此故解心釋神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王
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
之異廼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頓
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宫爾其所居
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宫王之圃也由是
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
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

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驗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爲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真有

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爲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覩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

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示以
道之真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
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體
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
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
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隕虛是亦
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既
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
理而大悦也於是不恤國事而遺物不樂

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足以擬其駛矣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

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于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于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

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爲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

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
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
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
入也雖封于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
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賔之抑與之

觴于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
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
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
也迺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
日並出萬物皆照爲德之盛則日之入於

西極其聖人斂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
歟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
也故終則嘆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也周
書稱其百年耄荒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
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齋是

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
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
大傳咸紀其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
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
効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

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旣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旣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屛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

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説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奧也屛左右而與之言則衆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聣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内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祖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生死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薤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

者因其用而彊名之也故徼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爲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

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旣有學幻之知斯墮爲幻之境矣唯眞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

告老成子是眞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
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
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爲人之爲幻亦依
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
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眞亦幻窮其數變則
即幻而覺覺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
矣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憣校

四時更造雷氷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氷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姑

道老君祖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
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
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幻化萬物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
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物莫
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幡校四時爲功
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氷爲幻則物
無遺類矣則善爲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

務駭人之觀聽為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
密庸不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
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
能之而不為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
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亦智勇之功
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觀其功而莫測其
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
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

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
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
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
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曾無變乎已其

視夢覺亦末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爲神因

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
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爲夢
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
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
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
則疾癘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
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火將疾
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
歌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
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

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爲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爲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

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爲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爲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火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眞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

固眞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矣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六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爲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

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爲非有他也亦在天神之凝不凝而已所謂眞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儵然而往儵然而來不遂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

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兊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兊故其國以夢之所為者為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為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覺為實以

夢爲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

間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

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晞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爲實以夢爲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爲妄哉尹氏知以是

爲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奚止其疾少閒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爲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爲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爲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而有

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為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眞辯之則俱妄如仍夢為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為夢以覺為實則既已覺矣奚為復有夫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為夢終則以夢為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為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

眞僞交馳是非相蠹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爲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爲是則尋而得之葢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辯據鹿而二分之安可以爲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辯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遽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爲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

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爲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爲可皆爲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餓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爲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

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
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
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
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
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

態者故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
忘者雖造化亦末如之何矣豈儒生淺術
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爲害道之
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僞亦有以
密務而罔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

以謂其方寤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與之居七日則渾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

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惟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眞之難遇而僞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眞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子之愛爲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旣悟則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爲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不知忘之爲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爲闔室之毒儒生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

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爲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擾擾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兇之悅澤生出者震之決躁故華子既悟迺

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于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着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爲白是從衆也以白爲黑是從我也從我則衆疑從衆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衆寡相傾寡不敵衆以迷導迷淪

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以衆人之同疾爲是一人之獨覺者爲非耶楊氏以爲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爲是非白黑故爲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爲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

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衆人之言爲非而以聖人之言爲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謗所謂黃金雖貴入眼成瞖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滎汝之糧不如遄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

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解曰傳教者有眞僞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僞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眞師傳以眞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

燕人過晉之瘉斯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紿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

近而愈蹙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僞紿眞此以眞信妄自紿之者以觀眞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內外親踈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紿也從而親踈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一有猶燕之人也如亦不悟其不眞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踈不在物而在我眞僞不在境而在心心眞則雖僞亦眞心惑則雖眞亦僞向俾晉人終不

自言其紿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爲紿雖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眞一誘於人僞欲復於眞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眞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强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愼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鎭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僞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旣澆漓之後爲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

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爲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爲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爲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末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爲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特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周

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寥廓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爲爲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

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粃糠

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閭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歳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

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警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塈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旦暮之遇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貪

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顏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

人以觀唯顏子爲獨樂由顏子以觀唯孔
子爲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
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
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
足以爲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下

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顏子得是
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
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爲不憂始之所
是也以樂天知命爲憂之大今之所言也

顔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皆聖人之言也豈眞有迕而不合哉因時適變姑請以今言爲正爾至於眞樂眞知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

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華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

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爲有憂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爲憂之大而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而皆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

於心慮哉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來之世爲無窮斯民之憂爲無盡聖人之憂亦與之爲無盡則其爲憂也不亦大乎

又況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爲無救於治亂思欲華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爲治即之則不能爲治令而以樂天知命爲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爲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

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真樂真知
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
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憂樂兩忘爲
無爲俱遺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華而天
下可治舉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
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
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
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

身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衛矣孔子以爲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

及夫子之門終其身焉絃歌則得其樂誦
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
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
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
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
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
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
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
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為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為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兆而爲氣之始氣委和而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陟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徃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

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內至近也腑藏

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
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太虛雖麼蟲
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
雖麼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
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

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千我者則
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
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
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焉
能無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

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
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
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
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
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

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爭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爲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已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

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遽而告以弗知爲帝爲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解曰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爲萬物之所覩而所以爲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

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
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爲
言爾蓋西爲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
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爲復命之至列子語

聖人之道每託言於西方者方袪衰周文
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
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
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爲震之出矣此
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鼇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爲足以擬聖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

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羲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爲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爲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真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知其真爲聖而真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無爲離於稱謂爲無也故曰雖爲而無爲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

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廢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爲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爲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
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
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
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
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
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資於沖氣語四

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爲偏其不及也乃其所以爲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壷丘子林友伯昬瞀人乃居南郭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巳者至矣盡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明方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趣物之會則不能使

人無保汝而户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所以與子列子為連牆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為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

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役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謁請爲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虚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眞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爲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惑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

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䰰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䰰之類也欺䰰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儀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

反舍咸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衎衎言其和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為子之未行者與言則遇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咸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無知無言與不言無

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
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後奚妄駭
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

而以無言無知爲當是絕物也以不言不
知爲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爲是
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乎言終日言而未嘗
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
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

子之相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爲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眞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憲忽心欲凝也而放之形欲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隔而不通心為形之所使形為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

不知口肝膽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凝也如是則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干我者我必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子嘗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獨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

以然乃出於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爲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爲道不在内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遥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冠好游而壷子以游爲至也

壷丘子曰禦冠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

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冦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

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囿於物奚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爲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爲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

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爲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袪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迨能內觀

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遥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七

共非十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念七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八　念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仲尼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爲物降升自如不見制畜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爲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爲疾或由此乎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

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憂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内忘我外忘物不威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

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爲兩之過也夫内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皆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逆成毀無所不攖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真治身之眞而勿攖思求萬物之治安見真其可哉

是所以謂聖智爲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
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内觀也自後嚮
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
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
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爲七皆其心之
所自爲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

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為矛楯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為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

聖人兆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

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
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爲無
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是爲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

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於不死不
生矣此其所以爲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
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
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
之夭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

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
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
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
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
衆人且哭
解曰季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足以承
下足以庇超越波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
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
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

爲木橐鄂皆五而子不絶其所自生若能
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
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
朱則撫其尸而哭隸人知悅生惡死莫知
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
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
爲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頓
笑之微其中節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
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莫悟可
不爲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絕味除馨黜健去識則精神爲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蔕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

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君子才
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
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為之使焉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解曰賢者齎精神才者銜名器然則賢之
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
相遇于塗鄧析衒名器而舞伯豐伯豐齎
精神而距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
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

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為之道也人臣者有為之職也以有為之職事無為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黃以無為之道統有為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

為我用者為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為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奚足恃才奚足矜焉故其聞伯豐子從者之言雖辯無所闢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閑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為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

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雌而為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

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
爲力雖六親不知而爲公儀伯之師也且
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
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
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
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已
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歟
臣必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
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
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

内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令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觧曰以死事之則肢體隳而聰明黜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窈冥而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爲而獨得之也見不離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爾爲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爲爾故視莫難於秋毫而易於

輿薪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竭目力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闢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餘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爲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道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

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爲彊亦旣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覩其爲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爲顯其能而違師之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衘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

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
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白孤犢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
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
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
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
爲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
言則雖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

不害其爲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輿以爲紿
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爲誑魏王
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
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
矢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度遠近之宜審

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馬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

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紿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爲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爲之疏其說子輿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輿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己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爲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著列子之稱稱其

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祛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爲恠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念七 十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爲左右爲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爲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敎而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鎭人心康衢則

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謠則
其言出於懽忻之自然而非有僞也其言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
本於天德而出寧進於智矣是言也童兒

聞之大夫大夫以爲古詩夫古詩而童兒
謠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
爲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
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
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解曰在己無居不留一塵於胷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啻也其靜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違其廣包畛其纖入蕺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

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諭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方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嘗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

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如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爲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爲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默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爲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虛不着於有在我者

無爲而無不爲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爲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爲其爲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爲其爲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鑿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爲眞知矣能而不爲則無有爲之累其能

徧物無所不能是爲眞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爲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爲道發不能則非不爲也不能爲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爲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爲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爲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爲矣雖無爲而生

理息矣何貴於無爲哉聖人之無爲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爲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眞無爲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楊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反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不拘于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膠於一曲拘於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

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于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于九

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子列子不謁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閉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瘥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

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今之
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擯而斥之以
爲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
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
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誨商太
宰問其爲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
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爲眞知眞
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

周旋變故不離於眞既不爲卷婁藥瘍之彊聒亦不爲聚塊積塵之無爲常居於眞知眞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眞樂眞知而終言其眞知眞能也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念八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

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爲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爲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淩入於簡朴則及於古

原缺

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爲萬殊先不識今後不

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眞始或爲終終或爲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鷄爲鸜鸜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鷄鷄之所終鸜之所始鸜以爲終布穀以爲始布穀之終鷄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圓於

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

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爲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爲有異乎物之爲有也不可言之爲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爲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

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眞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

之末雖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旣
　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
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
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
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之不異是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豳則

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豳之西營之東其偏於雨露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解曰一身之内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

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鯤鵬則遊於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鵾鵬鵾鵬不有餘於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為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

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囿於範圍之内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爲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

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輔相之道旣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鼇之戴一物爾旣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游者始跱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奠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然之中妄爲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懥之氣勝而道之周徧咸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

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弃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弃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爲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强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

解曰水以喩道道之爲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

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沖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爲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輿者木之爲嶠者火之銳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

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
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
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
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眞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
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
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拆
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
而老不逐化徃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

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
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爲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
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
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鼇十五擧
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
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蹔峙爲毒以夫峙而不動
爲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
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爲之命禺强也禺强

北方之神靈龜爲之使故禺強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爲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爲物物而我所資以爲安矣則物必有爲之害者而物又將爲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鈞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

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
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
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輿員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
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
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
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
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
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䚦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黄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

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目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為蟲臂以之為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為人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為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為冥靈大椿於荆則壽為芝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也為鵾鵬於終北之北則大為蟁蟲於江

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有柚之不踰淮鸜鵒之不踰濟貉之不踰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遥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鼇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爲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䚪俞師曠弗能聞見其

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

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

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爲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

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莫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

以笑而止之也久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隔於道奚啻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爲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

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

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
潤一身之枯骨妄見蠧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忩九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進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念九

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眞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濵北海之北其國謂

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擔甀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謡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中在上中虛不窒其循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瀵也臭

過蘭椒味過酵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其道無不爲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迭謠則各得其眞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瀵以易其中沐浴神瀵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旣反周室慕其國憪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

隰朋之言奚顧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爲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爲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游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爲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覩齊國之近而以爲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爲耄是猶埳

井之蛙跨跱埳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
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祼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
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默）而得之性而
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
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
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
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柴積而燹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爲無非中道也

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鞨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沐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爲政下

以爲俗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爲之罡習
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

極無盡難終難窮安可以俄而測其遠近
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
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
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
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

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
蓋盤盂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
而為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
對于昆吾而為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
以盤盂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

小温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慼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日猶道也以為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為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為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真不能

泆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爲非多知者孔子常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爲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眞小兒之辯鬬爾

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爲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

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爲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矧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綸不絶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絶以輕致重則輕

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爲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爲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綸鍼鉤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釣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釣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

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奚啻楚國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

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

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爲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跋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

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眞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旣爲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

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爲二室者惑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爲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

形骸之内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
奚必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
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
啻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
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
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
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
況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
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
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

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内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
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
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
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
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

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達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旣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逮其旣有得矣則力迴造化牿校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間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爲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

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噫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治天下而致安平泰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存所志而命之歸其後乃歎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

此學者之不可不辯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解曰眞悲無聲而哀眞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僞以爲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

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眞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抃蹈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僞乃眞能動人況彼我皆眞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辯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旣已有聞則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審其宮羽之清濁而稽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

期而名益彰而子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觀樂進此道矣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作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内則肝

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傅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淫也
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瞬目也不足異

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
物而已人爲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傅會而
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趣步俯仰不
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
變所適夫然後爲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

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
有生奚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
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末矣乃更羨其巧不
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
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
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
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己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村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愼故紀昌旣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逄蒙學射於羿旣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

孟子以逄蒙之殺羿爲是亦羿有罪焉爲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一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

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手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

人莫不以爲先於掌握之執節春豆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爲弓者之先爲箕爲冶者之先爲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

爲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早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銜

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

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按其

衒鬻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搘手劒以屠黑卵

解曰黑者陰之色卵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卵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邴章老陽之象也丹含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

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嚱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立邴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潜萌於黄鍾之宫矣是爲來丹故謀報父之雠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潜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恥假力於人撍手劒以屠黑卵也

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

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鋒鍔摧屈而體无痕
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解曰陰以刻制爲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
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
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雛鷇也

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
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
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
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
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

欲

解曰寶劒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劒言沖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之衆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爲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佗使來丹求劒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火麥切）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褋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爲言也視之不可見以无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淡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迕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

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
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驍然而過隨過隨
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之育
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
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爲
以無有入無間是爲隨過隨合雖覺疾也
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爲不血
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變而
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
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啓封其神無

郤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劒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為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

也

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一而罔

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巳故來丹以之斬黑卯則怒其妻曰使我嗌疾而腰急以擊黑卯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巳矣然而黑卯雖承刃而不覺亦巳嗌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

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覩夫四月維夏不知其

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慾更讎因則爲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

人之云爲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揩手劒以屠黑卯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絶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卯之志而

不能殺黑卯也如黑卯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卯何以能殺丘邴章乎蓋丘邴章已用而爲旺者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卯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爲來冉而已爲魏黑卯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爲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

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錬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劒凡皆闡無内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閡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

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
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
人雖大不殊僬僥之心智僬僥之人其形雖
微不殊龍伯之恱惡焦螟爲細矣生理亦无
不足鵾鵬爲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

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旣有生昧者惑於物
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
傷夭就愛而避惡樊然殽亂終身役役莫之
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
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

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

卯以暱嫌殺立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讎焉雖
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
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戔然於萬物之變
而弗顧以爲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
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
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無爲此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一

[illegible]解卷之十一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作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二

作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

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此而夭彼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爲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

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爲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爲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

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爲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力矣然則謂力爲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

而然命也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
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爲命乎故直而
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
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
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

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
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
其誰耶唯其自爲無爲爲之者是以之八者
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
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莫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遽以當生巒卷儋橐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顔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眞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

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爲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

家熈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
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
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
予並汝之顔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
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
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
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
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

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

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有稻梁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酉爲萬物之闔户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奥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爲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爲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

無爲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
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
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
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
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
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
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
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
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
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

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比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

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旣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因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
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世稱管鮑善交者
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
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

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㡳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遂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爲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

作二大

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
公之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
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
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
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

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
辱爲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
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
仲既爲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富國彊兵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遂能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旣

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

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爲非人之所能爲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爲非特桓公管鮑爲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爲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雠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

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徃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爲哉且以覇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爲非人力之所能爲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皡皡其莫爲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爲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作二　八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

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

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

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爲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爲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

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國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二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作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三　作三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

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爲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顓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傳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柰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

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爲天福或以爲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禀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内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雖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

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竅言幽而
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
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
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
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
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爲
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
無終命之所爲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

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旣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之爲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其衝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爲衆醫俞以順從爲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爲其弗可已也是爲良醫盧以總合爲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禀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

矣是爲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
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
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
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
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

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爲天地之委形生爲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厚薄生於有見妄爲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爲順以異爲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爲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

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感本於自
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夫理徇利累形
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爲天下之寄託者寧
蹈其似順不爲其輕薄也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
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巳
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
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
猶智也豈智之所能柰何哉皆天而已矣

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爲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逆天意揣利害爲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作三

五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

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己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爲大惑殊不

知命之所爲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爲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爲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遷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爲而爲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

不爲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壽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爲壽而彭祖爲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爲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

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爲故無所爲隨所爲故無所不爲斯可名於眞矣慤矣眞言精而不僞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

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栝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奚有於易趯然疑獨無與爲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内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

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眞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三

共北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作四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四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下

墨㞚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𤢖㤜情露謇極淩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

不相讁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
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
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
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㞙單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嘽
咺憋懯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
則儇利鄙樸之不同婩斫便辟則彊閱柔
佞之不一㺒犽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
謇極凌誶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娗諈諉
則或暗於踈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

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已者也秉權則假威以尚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旣散斯民馳騖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

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感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感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蛇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雖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

逍遥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態

不亦悲乎

俛俛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俛俛敗者俏敗

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

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

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爲微而

其理爲至明賢人覩於未萌衆人暗於成

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况於成敗之幾

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

俏敗者初無有俏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因迷有俏爾唯不能觀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爲敗望望然猶幸於有

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内福哉苟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

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迕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是具

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
用雖未甞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擗
目塞耳者非真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
雖眞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
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慼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
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
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

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作四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
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
據皆從而泣曰臣頼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
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
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
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憂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

之子死不憂其眞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旣極言有生皆

制於命矣又惡其以力爲無功而溺於莫

之爲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

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
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
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
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
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
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
於命謂力為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
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
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

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爲者命也人之所不爲者亦命也爲之而成者命也爲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旣謂之自尓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爲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

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爲命矣爲夫子者脩
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
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
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
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

人力之未爲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
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
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
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
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

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
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
智能之所爲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
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
子也有若季梁之重貺神醫則雖死生之大
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
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
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
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違
矣及其旣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逌然是則雖

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作五

沖虚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五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作五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覇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

而疆為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僞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

矣實與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僞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爲天下後

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搆則名亦旣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貸者

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
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
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
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
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
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遑遑爾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萃陰陽寇其外嗜慾蠧其內無彊無堅爲疾爲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

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爲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愼耳目惜是非偊偊遑遑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懼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纍梏何以异哉莊子亦以此爲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生之樂者爲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僞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爲體心於性爲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

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皆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

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殽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

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子

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旣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

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𨚫是亦爲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爲經而不爲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

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爲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醮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爲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
懈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
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
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
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

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作五）虐之主熙熙然以俟（乇）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手得恣而肆之勿壅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已非曰翫足於聲色嗅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爲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爲養矣又奚以慼慼然久

生爲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爲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畀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爲管晏之所爲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

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
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
壑亦可衮裳繡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
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
人進之矣

作五

八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爲棺椁以
日月爲連璧以星辰爲珠璣以萬物爲齎
送則其所遇烏乎往而不可哉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五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作六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六　一作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婧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屛親昵絶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

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

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

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奪物欲以説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佗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感者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詰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闚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

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爲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

不爲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内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爲則眞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酖于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曽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内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爲仁義之操而敢爲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

眞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

眞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詭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

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内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産之言則與子産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産之言則與子産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産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眞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

賓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

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蒲心戚焦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絶甘約已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藉其先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旣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

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爲無所遺矣噫爲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違而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

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遠於其間乎

解曰圓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汨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旣聞而知之

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爲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一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爲者則物我

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

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
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
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
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
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
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解曰世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
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
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

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

作六 八

柰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是

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
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
為物曾無一毫之為己曷亦不思我之生
也其以我耶其亦為人而生我耶如其在
我則我奚為而不自為耶且將以為人也
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為人哉列子深醜
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
楊氏為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
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
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

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作六

九

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諫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

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爲帝之盛帝禹爲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爲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爲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熈熈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

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爲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异哉謂美惡爲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爲言俾之

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作六十一

沖虚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六

[seal]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作七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

作七

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

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

使堯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毁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

哉

解曰可言可爲無非事事者不離於言爲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爲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爲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

速之間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爲皇爲帝爲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

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
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
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

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
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
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
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

生之主衞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爲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

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眞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内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賓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巳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叟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

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爲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之眞宰喪矣此之謂遁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

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作七

解曰飢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與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衆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

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䐃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爲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爲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汩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爲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

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
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
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
大慙子此類也
解曰衣縕黂者不知有廣厦隩室綿纊狐

貉之溫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不知有
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
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
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

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爲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爲性列子之教斷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爲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爲富足以有此四者爲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爲無

猷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顔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己人則反菑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爲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

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
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賔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賔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賔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
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

君之實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
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搆事無非名名
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
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
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
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
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
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告說盡
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
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

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實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蠹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闢先聖之道爲己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

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
一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
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
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
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
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
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
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
於我哉由是愼觀聽情是非禁勸於賞刑進
退於名法遑遑偶偶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

槩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
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
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
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說也
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

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
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
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
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蘄於
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

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眞與楊氏同爲邪説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况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七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

作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

物爲形以我爲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謁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

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一不得
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
哉將以是垂訓而爲萬世之師故始終必
假師資之道以爲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
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
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
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

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

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爲出入

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

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

屈以求伸也龍蛇之勢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

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

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於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

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愜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
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
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
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
爲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
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

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
重利以爲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爲善射爲
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

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爲言

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爲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爲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治國之難如

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爲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爲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拆甲雕刻衆形而

不爲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白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爲之乎

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慱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慍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

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
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
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
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
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
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敎甲觀中國之政莊

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
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
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干秦
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

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爲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慍容矣仁義爲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刖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葢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爲而非

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
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
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
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
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巳之志而
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

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

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旣盜之後明敎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旣爲盜矣仁將焉在故郄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

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爲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羨志不存夫孰爲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遽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

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黄帝篇嘗言此以爲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爲

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八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作九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九 作九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无爲夫淺知

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
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
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
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

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
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
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
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
爲有爲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

魚遯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爲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

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譽夸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

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爲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鳧鷖之君則不足以爲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惟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

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
柔弱謙下爲表而常處于不爭之地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
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
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
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
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爲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

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近効哉甞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于再又孔子以爲祥而敎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

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
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爲輕重
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
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
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
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
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
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
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
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
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扵良馬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

有九方皐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
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於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内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皐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爲牝而黄夫九方皐豈不能知

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爲牝爲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爲黄爲其所驪者黒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爲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皐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皐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皐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皐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皐不世出雖有天下馬

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齙齙與駑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黄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恤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禄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愽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爲其軋己也官大者主惡之爲其逼巳也禄厚者怨逮之爲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禄厚而施愽則人不厭其多此其爲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負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
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
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爲而爲要二人之爲
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
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
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
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
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
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已也此二

作九 八

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爲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爲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

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
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
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
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覩萬物之變
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
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旣以
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
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
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大嘗

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忍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為神人之所共惡黙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啓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叔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喀然遽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若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䄌則就而餔及其旣餔之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請盜之食爲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作九

十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爲我貴而愛之以靳

不死由是處物之爲巳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巳旣巳有知知見内感愁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

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愼所出

解曰觀爰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
知矣而謂賢者爲之乎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九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作十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十 作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

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歧

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為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惑亡羊而損言笑也羊

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泅而半溺為

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爲迂楊子之答爲僻也其以學泅爲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泅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嚮渡爲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

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咎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是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解曰始於爲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爲善所謂慎爲善者非以善爲不可爲也亦不爲近名爲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
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
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
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
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
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
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
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

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
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
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
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
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疎耳豈相
爲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
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

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噆膚亦爲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爲早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遇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况於眞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

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爲薪而言也因請以爲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爲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

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當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爲而無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

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爲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

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蹟株塪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已不知道者認有於
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
焉若之何其能无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
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
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
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作十七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

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爲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爲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于重道

爲治者在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爲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凡其所爲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爲道也

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爲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

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爲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黄帝次天瑞穆王次黄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黄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而王之治矣自非孔

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
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
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
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處後世
原缺　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

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
其爲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
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
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遣萬物之虛名
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

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爲天瑞一入焉而爲說符是乃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慱大眞人者也其自名爲子列子者蓋以其爲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況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十

共卅

沖虛至德眞經義　卷之一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一　作十一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天瑞 物有生化道无古今惟體道者爲能不化而常今所以應物无容心焉故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國氏之爲盜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无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

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闢而告之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生自无而適有化自有以之无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

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无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儀生而有忽化而无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虚終則有始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爲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

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辨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

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无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无所施其聰故聽之不聞无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

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无形埒
者无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
爲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爲七則㢤而未申
也七變而爲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
故復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則天地人

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
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精者一也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

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
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
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
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
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
之於天地相辨則爲三極相通則爲三才

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无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

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爲之職也

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謂是故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

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
也而无知而无不知无能而无不能則无
不該也无不徧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
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

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宫商聲也出没迹也
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爲
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
精粗其運无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

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
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
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
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
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
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
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
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
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
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

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

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

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

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

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

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

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悦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爲鶉者蓋言萬物之化无川陸之間也鼃也鼃蠙之衣陵舄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

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舄得鬱栖而爲烏足則假異物以爲體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散同體以爲物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則衆飛者有化而爲蟆動者矣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有化而爲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爲頤輅䕡黄軦之生乎腐蠸與夫地阜轉燐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

鷇之復以爲鵠是也鸞之爲蛤田鼠之爲鶉朽瓜之爲魚老韭之爲莧老羭之爲猨魚卵之爲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爲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无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則无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

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无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无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爲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无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耳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
生无而生有則去本遠矣无則生有有必
歸无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

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
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
物也故有始以无始爲至道終乎本无始
則又至矣有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
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

有形則復於无形也不生者非本不生无
形者非本无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
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
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辨又烏
知環中之无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
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
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
眞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
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
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无終始者友

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充

起莊子所謂與接爲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眞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

无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
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
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无
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
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

死之與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
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
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

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无變於己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眞樂也孔子以无樂爲眞樂榮啓期者眞能自寛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爾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

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説則何以學爲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説也故夫子告之以生无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其明宰如也其高墳如也其大鬲如也而與世殊絶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生之勞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

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
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故
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
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
息焉不仁者伏焉徼者有所歸宿之地生
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
死者德之徼而徼則本乎陰故以生爲行
而死爲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
失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也內去彼取此世

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作十一 十二

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无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爲得其居者蓋言羣動羣實莫能閡之也以取與爲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

所著之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碼而
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
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
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
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
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
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不可識則

凡麗於形拘於數圍於天地之間者二氣之運轉无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作十一 十三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

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

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手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无成无壞囿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唯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无容心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

作十一 十四

又胡可得而有耶

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无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支賅所存倏化而亡亦

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爲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爲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爲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爲天地之委蛻若然者則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旣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爲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邪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

人有之以不有耳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取非其有无非盜也或以公道而无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

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无羨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无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无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

與天地爲合吾烏能知其辨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作十二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黄帝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繼之以黄帝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娯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讃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

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舘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憂喜无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

而已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
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
親已不知踈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
順故无利害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
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乘
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
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
行而已

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
則其道幽遠而无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

也无師長而自治无嗜慾而自足死生无
變於己親踈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
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无所愛惜都无
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
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而形有所遺乘

空寢虛不破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
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
曰神行而已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
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作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无為无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

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
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无愆陰陽常
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癘
鬼无靈響焉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體神之妙而
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无累吸風飲
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
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偎不愛仙聖爲之

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无爲而陰陽和靜羣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經曰善行无轍迹御風而行雖无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

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
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
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
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
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

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
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
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三年而不惑故始得夫子一眄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顏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致道者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

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汝姬魚當作居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

作 十 二 五

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故曰

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
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留動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
獨造乎其先道之爲物造乎不形而不與
物爲偶止乎无所化則獨立而不爲物所
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得是
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
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无端之紀則運
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
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

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造謂造乎不形止乎无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无自入焉此所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慴至人行乎萬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
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
闚青天下潜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其審
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言其捷猶象人
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
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

人者上闚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
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
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於是守純而不虧其
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作十二 七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
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
爵之口所偏肥音鄙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
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
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

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
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
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
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
之既而狎侮欺詒攩㧙挨抌亡所不為商丘
開常无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
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

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
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无䃣范氏之
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
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
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
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
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
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
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

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茫茫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忤物而不慴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僞投

之此以誠應之烏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
高臺自投其下肌骨无礙泳河曲之隅而
果得珠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
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
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

是以醉者墜車而无犯害黃帝遺玄珠而
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爲純
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
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
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僞物與不誠而藏猜慮其相去如此若迺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无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

幽谷理使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爲大勝之道也虎狼猛獸之猛者鵰鶚鷙禽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

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

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令吾心无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亦不淫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
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
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
謖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
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
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
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共內

譩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譩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敎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无變於己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无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探籌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黃金則惛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惛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則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

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
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
作十二 十二
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
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
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齎俱入者沉以窮乎下與汩偕出者浮以擦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

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爲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作十二

十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作十三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三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
而後載言其上
志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无自而不可其
處身若橛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
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則誠心不二而外滑舉消其專彌
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
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掇之也此无它

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爲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无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内備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蓋内本无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
機變之智多於是有高飛而避繒弋之害
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
今也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
也无言之之累其有爲也無爲之之迹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　作十三　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
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无所經涉者襄子怪
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

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

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爲二和之
以天倪烏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
一致无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物而
能閡无利害之相摩則上下煙燼奚物而
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閡者
作十二 三
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
夫子能之而不爲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
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
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
自衒鬻則夫子能之而不爲者眞是也彼

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爲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爲大全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見莊子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
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

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
道樞於无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機而
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
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矣地與陰同德而

其事支則一以爲靜一以爲顯故曰不諓不止不諓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或作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爲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爲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

作十三 四

藏然既已動矣故以爲有生示之以天壤
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
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眞妄已冥機發
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爲杜權也蓋其
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

見吾善者幾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
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太沖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

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沖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莫眹眹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眹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眹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也一陰一陽沖而莫眹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

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入爲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別而爲九合而爲三其致一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
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
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爨食狶如食人於事无親雕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當作哉）壹以是終
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爲宗而藏於
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无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古之至人明白入素无為復朴天機不張黙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則知我稀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
心形諜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事
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
恐忻懽之喜交溺於心鳌其所患有如此
者又烏能无驚乎哉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无幾何而往則户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
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賔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

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已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无得而窺之故必處已而不處已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无得而窺者也故

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无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不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爲患莫覺莫悟安能久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薫蒸至於成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
脫履外户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
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
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
者希則我者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

爲異自衒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无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衆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太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疵雖受天下之垢然不偷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无

以加而不自以爲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道觀之物无美惡知美之爲美則惡爲
之對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
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
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
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
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
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

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
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
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
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
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
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
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
而失已烏能勝物唯无以易之故萬變而
常一物无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易
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

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
也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
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
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濡弱謙
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
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
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勝任
也爲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
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彊則
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彊則伐而共之

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作同作十三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䟽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䟽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
而見踈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
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
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
未可幾也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
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
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
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

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
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
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
則有列小者居内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
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
作十三　十一
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
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
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
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

先儒以童為同當以同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黄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葛介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

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

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无所施其智巧焉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虚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爾

善勝敵者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慴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説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
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
夫刺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

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
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
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

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无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晌天下而无不懷義晌天下而无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也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

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作十四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作十四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周穆王

道无眞妄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通爲一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蹟高下一體虛

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羶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

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爲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爲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
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
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
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
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
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
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
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
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

喪請化人求還

言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
納嘗皆非人閒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
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
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
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
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殽未

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
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
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
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蹔亡變化
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遊者其疾俛仰
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
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爲眞以常无者爲
妄故悶習於常存而置疑於蹔亡著有弃
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眞也明

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
奚異王之圃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驊(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
驥而左白𦏁(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爲御⿱齊合(上齊下合又音秦)
丙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
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
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

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驂乘日行萬里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賓

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至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爲始以死爲終

以生爲常以死爲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逢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

作十四 五

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窮難終因形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功淺而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

異於死生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中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自存也幡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爲其難窮難終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无有然後足以盡此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人

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以爲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爲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爲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

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爲六候一曰正
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

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无所怛
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
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爲
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
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

證者形所接也正噩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爲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

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
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
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
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
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
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通於
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

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道俱則夢覺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
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
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
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
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
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
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

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陽爲動爲明陰爲靜爲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比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者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凶覔一夢實妄以

解非體眞常而善爲化者孰能與於此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爲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爲

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
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
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
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
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

閒

一陰一陽沖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
其平偏而爲疾或晝苦而夜樂或晝逸而
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寛其役夫之
程減已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並

少間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覺而後知其夢愚者自以爲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

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

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辨
乎形名而降眞僞起矣故眞得鹿也妄謂
之夢眞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樊然
殽亂惡能知其辨黄帝孔子以眞冥妄果
且有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眞辨妄果且
无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黄帝孔子而莫得
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
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閫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
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
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

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
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
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枝體而離形黜聰
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惽然若亡
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素逝而聰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為
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其慮
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
起以累其形因亂其心則儒生所謂除其
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
貢者以其多知而雜顧顏回記之則為其
能坐忘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甞甘
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

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

之鄙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爲迷吾烏能知其辨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

豈世之所識哉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舉无欣戚也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四

[seal]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作十五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五　作十五

宋徽宗皇帝著

仲尼上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徼妙並觀有无不敵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極是謂契理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憂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爲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爲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爲是以今日之言爲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无止證曏今故則

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眞樂无樂亦无所不樂眞知无知亦无所不知脩之身故无憂脩之天下故有憂之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

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

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
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
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
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
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无
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
命者之所憂
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

體道之眞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呴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溺心无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義益衰而情性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爲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无樂无知是眞樂眞知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

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

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无所樂是謂眞樂知命者必期於无所知是謂眞知若是則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與化爲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賓禮

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闕之茫然自失思无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

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爲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爲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槹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无視无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

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

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乎冥冥聽乎无聲與神為一世豈足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内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炁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於无則動於无方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炁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无有入无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无所也圓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干我者我必知之

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

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顏一笑不知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

也雖博學而无所成名雖名識而一以貫

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

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

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
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
業然有爲之累非无爲之事故曰聖則丘
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
任者跡也其所以迹則其所以聖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
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丘
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

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莊子論燧人伏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
爲天下皆以爲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
帝三王之治爲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蓋道濊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
之治閱衆甫於耳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
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
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
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
後治之无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

亂待言而信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无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爲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无所畛域故曰蕩蕩乎民无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

是爲聖豈眞是哉故疑其爲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爲欺我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
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
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
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
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
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无取焉回能仁

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詘非
人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
莊而不能同非和先也雖不該不徧在道
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
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

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爲賢
於己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己哉
子列子既師壼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
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

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无知爲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墻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
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之不
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
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
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眞猶所

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衎衎
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
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
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

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者至言也无知爲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爲言亦所以爲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

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顏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外内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

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
故理无所隱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象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内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内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

響以聲比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比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内外之爲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

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硋性豈有硋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眡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五

[seal]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冲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六 作十六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仲尼下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

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為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

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至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

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

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
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
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
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
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
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
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
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

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旣化而生又化而死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隷人之生隷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隷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

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
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
至者則不反

物極必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
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
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
形累神哉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
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
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

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能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
目其徒而退
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
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眞君存焉其使形
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

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羣才
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之以
爲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不能
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
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

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蠡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蠡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眞有力者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薪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无聲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佞
給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
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
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
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

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
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
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
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
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
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
无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
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
謁子論

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
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爲不
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无家
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
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

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生於
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
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
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
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

作十六　七

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
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勝故
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蓋所
以祛邪說之弊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

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

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无為而非理也

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已无居形物其著所謂莫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逆應物而

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違故也道若物也物滋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故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

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處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

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故不足以有德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眞知能而不爲則无能之巧是謂眞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爲也道常无爲而无不爲

缺文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卷之六

共卅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二

聖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列子　聖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眞人書爲沖虛至德眞經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

何偶遺列子劉向廼校勘成書其言明內
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
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
爲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
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之南華

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
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
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
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顏
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

復見功不在顔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
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
髙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盧二家合為
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探
聖閫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韙歟竊甞謂
訓詁之義自昔為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
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
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
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

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

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幷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頴根
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
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
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
角競録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
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
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
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
無遺棄頴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
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録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

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為黄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眞宗則所諭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

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逸指於太虛之中道
體精微妙絶於言詮之表遂使眞宗幽翳
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説曾不
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
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
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
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
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含
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
言謹尋列子之書輙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
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
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
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
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

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眞者爲
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
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眞是故隳支
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
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實故莊子曰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
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
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
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
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
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
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
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
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
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眞眞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溺者則爲凡居淸淨者則爲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

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日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眞僞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眞僞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爲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眞如彼爲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説汪洋大肆籍外之論託言於黄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賾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昬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爲之訓解又晉注莊子内篇而

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爲宗而屬辭設喻騷騷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閫閾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爲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

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爲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廼命廱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爲之注而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
燮理之餘親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
之心究其説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
歴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

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
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
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

張曰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華盧曰夫群動之物無不以生爲主徒變其生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也有形爲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眞也謂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政和釋云物有生化道無古

今惟體道者爲能不化而常今所以應物無容心焉故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國氏之爲盜。范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一之流於生死之境一墮於出入之機終始相循變化相禪死生壽夭損益成虧無非自然之符也體道之人超出物表即萬形流轉之域冥一之性不遷之宗晝夜不能役使陰陽不能陶鑄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

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浥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爲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饑年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盧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毋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昬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伯昬列子之友同學於壷子不言自受教於壷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壷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爲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昬稽人則體道而爲物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語之鄉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宜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爲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莊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蠕蝡肖翹無非

生化之宇惟不物而物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眞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盧曰爲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

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道之眞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

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爲久故無物之象彼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爲黄帝書也谷之用無
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
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
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
牝之門又爲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
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而不知其盡以
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
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

生化之本也

盧曰此神爲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

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儀生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

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
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爲能生生化化
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
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强
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
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
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爲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爲所統者充入之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圍範無不可者故因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内矣楊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
不相生理旣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
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
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受釆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
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隂氣焉有沖氣焉是皆
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
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隂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
變而有氣故太初爲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静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含蓄於此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忽

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爲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葢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
此生故易變而爲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
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旣
巳爲一矣且得有變乎旣巳謂之一矣且
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
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
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
故九復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
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

天地何邪直虗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

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沌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穹窿而周乎

上地磅礴而向乎下人嘗蒼而處乎中天

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

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

冲氣以爲和

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

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
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
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爲

氣所變有神者爲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
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
爲神神氣精微者爲聖神氣雜濁者
爲凡爲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

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强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况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爲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爲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爲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者爲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爲天地散精爲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爲聖人盈天地之間

者爲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眞位萬物散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與焉果且奚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闋矣王弼曰
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
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
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
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

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
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賛天地之化育
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
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汩
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巳故教

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
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壽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

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爲三極相通則爲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

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鷽之小大何足以相笑夔蚿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鵠而黔烏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
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
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
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爲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盧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

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髙焉無爲而無不爲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謂是故也

茫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故形聲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奚自而形耶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蚋飛彼奚自而生耶惟大音希
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
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爲之色色者物成而
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
爲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
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
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
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
彰矣故探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
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

味者嘗矣故感於醎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自非無爲而無而爲者疇克尸此故曰皆無爲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貟貟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盧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玆道則天地之內無不

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以爲體斷制以爲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暑能涼則不囿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能以浮浮者不能以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
叩商而商應能宮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爲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爲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羶能
香則以漠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爲
而無不爲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衆形而不爲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爲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聖二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　聖二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鼃爲鶉事見墨子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
鼃蠙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
陵屯高潔處也
則爲陵舄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

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羭牡羊也魚卵之爲
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亶音釋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
貍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旣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爲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旣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荼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䖵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盧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爲生神之所去則爲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爲出死則爲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爲鶉者蓋言萬

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𢇁也鼃蠙之衣陵舃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舃得鬱棲則爲烏足則假異物以爲體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散

同體以爲物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
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則衆飛者有化
而爲蝡動者矣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
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爲林棲者
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爲頤輅原黃
軦之生乎腐蠸與夫地皐轉鄰野火之類

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鷂之爲鸇鸇之爲
布穀布穀之復爲鷂是也鷰之爲蛤田鼠
之爲鶉朽瓜之爲魚老韭之爲莧老羭之
爲猿魚卵之爲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

不類而相與爲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蹤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爲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爲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冶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强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强名曰死

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来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来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

不死不生矣百歲髑髏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顧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懽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奚足畏生固奚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况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鶉也鼃也鼁蠙之衣也陵舄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烏足也蠐螬也胡蝶也其與陵舄亦一種也或以欝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鴝掇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頤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千日或以其沫

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
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
芮生乎腐蠸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
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人血之爲野
火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鷰之爲蛤田鼠

之爲鶉朽瓜之爲魚老韭之爲莧老羭之
爲猨魚卵之爲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
者自孕而生者有若亶爰之獸相視而生
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
稺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醯雞則
有所因而生羊奚不筍則無所因而比久
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
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
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
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
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緘而
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滲然莫不
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

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爲之斡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爲之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爲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盧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爲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爲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

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

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

固無差也

盧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

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旣已

囿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

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盧曰進當爲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乎爲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爲終始除日無歲孰爲

久暫謂道爲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爲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爲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盧曰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令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

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絶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盡亡也

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

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
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
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
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眞宅反乎
太清也以太清爲眞宅者明此形骸而爲
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眞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人之初生精神䰟魄具而後形成焉䰟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營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䰟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䰟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

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爲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爲異物者固有閒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眞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我無物焉

盧曰凡人以形為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

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爲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辯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

各歸其眞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反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眞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物無自而入深其

根物無得而搖不壞之䄂自古固存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進乎此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盧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必多衰老衰（衰）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茫日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眞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遯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

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爲能通晝夜而知古

今不代爲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地以趨靜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其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沖和內固莫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眞故合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爲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爲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眞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衆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
人則外化而内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皷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
伏之縁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
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䖏曰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爲其範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底當也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捃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

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
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
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
而反以爲憂
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
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爲憂汝亦何怪於
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
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
不跂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
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
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
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
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
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
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
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
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
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
此則不得不覺内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
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
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内遊外同於人群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

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無變於己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眞樂也孔子以無樂爲眞樂榮啓期者眞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

惑矣然亦安知其爲惑乎自生之勞死之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是眞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爲樂者觀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爲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

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爲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其明
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鬲如而與世殊絶此
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
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
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
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爲學日益又曰絶學無憂子
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烏
能損之又損無爲而無不爲而得夫謂所
絶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

有孳孳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
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爲載形勞生者言之
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
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愼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
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

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徼也
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
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
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

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眞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爲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爲竊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
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
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爲是也凡執所滯則
舉世爲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
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
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
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
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徼者有所歸宿之
地也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
陰也死者德之徼而徼則本乎陰故以生

為行而死爲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
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内去
彼取此世俗之蔽耳雖聖人知所與知所
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眞宅之謂

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遯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奚益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

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獨責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爲狂蕩之人或自以爲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

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内安諸巳則自然眞全矣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盧曰或問貴虛答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爲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眞宅有尸則有㞐矣有㞐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爲物攖眞宅在

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而暢然指先廬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所得乎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

以井爲居其所艮爲止其所井者性之原艮者性之止惟此則爲不失其所故也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

得也礴音毀字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眞性破毀心神汨昬更弄仁義之辭敎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爲得其居者葢言群動群實莫能閡之也以取與爲失其所者葢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礴

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
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旣破礪乃
始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蘄以慰天下之心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
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槌提而絕棄之
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

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炁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倐超倐滅蹔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爲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

疇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

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冝言生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栽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有不虧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循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間不容擲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喻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生青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盧曰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巳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
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
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
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茫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莫
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
神御形化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爲
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
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巳故含德之厚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終始者爲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

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盧曰天爲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爲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隊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無爲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隤然而下者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爲而寧者耶不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惑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

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乎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

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没也

盧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爲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爲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爲最巨以
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
者旣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然復
謂天地不得不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則
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
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
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

爲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

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

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

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栽皆即之情無彼

此何處容其心乎

盧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

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

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圍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在水也水自爲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

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爲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也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爲我前人爲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

氣自委結而蟬蜕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盧曰既不知神明之爲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

不知神明之眞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荅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玄默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勛見乎四子然後窅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旣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爲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爲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爲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爲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旣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

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爲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强陽氣之所爲耳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盗始吾爲盗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盗之言而不喻其爲盗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没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盗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盗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産育
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
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
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爲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

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美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仍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仍外物以爲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小大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國氏喻其爲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爲盜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認而有之是爲大惑惟能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民之盜公道也於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

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

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

有私取之有情故爲盜也以有私之心取

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

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

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侵衆者皆

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爲公道違於法者則

爲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已者亦爲

盜也況違法封已乎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

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旣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爲盜若然者誰爲盜耶誰爲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無無義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與天地爲合吾烏能知其辯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公本無名因私

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民盜天之所生則爲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人之有則爲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不盜烏能知其辯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四

聖四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四

聖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黃帝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盧曰此明忘形養神從玄默以發眞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

形不親政事其末篇也則贊孔墨以濟人焉此其大旨。政和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繼之以黃帝豈謂是歟。茫日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通執有物之爲實者觸途生礙然則有而爲之其易耶必將泯是非利害之心去智巧果敢之烈猜慮不萌俾物無得而傷吾宗不出俾人無得而先崇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于以囊諸人

間則人道之患庶幾其息矣華胥之
國姑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篇之旨
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養
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
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秖足以焦形也
盧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
豐厚者則爲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
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爲生主
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

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

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秪足以亂神也

盧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苦

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

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嘆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

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盧曰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之物咸知養己自私以爲生不知所生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爲能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以爲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爲君子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
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烏至
而憖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
供口鼻其患旣如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
心爲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
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三
月不親政事

盧曰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顔回三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悲累

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
也徹鐘懸則耳不綦聲減廚膳則口不綦
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
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
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爲事神遇爲夢晝

之所爲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
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
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
於一致等視世閒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
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

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眞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眞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華則敷而離根實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昬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弇州正北曰台州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爲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烏往而不暇哉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踈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

例詳於下章痟瘙酸痟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硋其視雷

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

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盧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

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爲生主則役

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

嗜慾者爲養生適爲喪年之本矣故君子

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别有一國别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踈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

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硋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

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樸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爲而有夭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也孰爲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

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爲而有利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剌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硋乘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和剳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之所爲乎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
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
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
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政和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

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
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
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盧曰旣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
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
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
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
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
名應於上上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

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眞
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
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
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
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
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
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求之
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造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爲事嘗原

莊周之書言黄帝始以仁義攖人心而繼以問道廣成盖以謂絶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黄帝其人所謂攖人心者是直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

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

也

不偎不愛

偎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

偎

仙聖爲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
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蹇
乏也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
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盧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爲養吐納眞氣以爲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眞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體神之

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
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
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偎不愛仙聖
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則與道相
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爲而陰陽和靜群
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
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夭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
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萬物在

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足以攖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偎不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爲之制不畏不怒則非作惡以疎也而愿慤實爲之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咸自裕於已無所取也不聚斂而已無不足道足以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災道足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甞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字育常時未甞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夭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乗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礙神之契乎眞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鑒無礙則乘風而行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爲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之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者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懟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襯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

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西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黙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𡮢所誤也

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内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爲念无言爲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爲而无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横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僞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庚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顔而笑則心冥於莫逆

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並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

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
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數故也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
心故云无不同耳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
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无待
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臭味不賴鼻口故

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辯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眄五年而不敝故至於解顏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

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政和致道渚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徹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攘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臨然如一曾无所閒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

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幹殼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烏能知其辯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湝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

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眞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難危哉

盧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魚當作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

相觀則无殊絶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盧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

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惑之甚也會忘

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
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盧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眞合道者
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
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
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
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
終始之迹者乎
盧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
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

皆使无閡然後通濟群生焉造音操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眞與天地合其德而通

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

入者也

盧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郤无眹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沖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
之饞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
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
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
固无以相遠夫奚足以造乎先以其鈎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
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
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爲若然者塗
郤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兹所以潛
行不窒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
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
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

此借醉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忤物而不慴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
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爲酒所
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

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
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
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爲物造乎不形而
不與物爲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爲
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慴至人行乎萬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范曰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之車奚物而謂之人奚物而謂之墜奚物而謂之傷一旦開天而人與接爲搆則執物以爲有所見

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於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忤物而不慴而暫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

況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内開智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其對人一性無性況有天乎謂其藏者以其對開一天無天況有藏乎審造於是固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爲伯昬无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竆鏑）措杯水其肘上

手停審固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

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盧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沓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神定形不動以致於此也

伯昬无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
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盧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
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盧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

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乃不射之射也

伯昬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内則神

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其審發之鏑矢復沓方矢發復寓言其揵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闚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滿之至也措杯水其

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鏑矢復沓則前矢方發而復沓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惕目之志耶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四

白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聖五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五

黃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鄙)晉國黜之(肥薄也)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爲榮辱故遊其門者比

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忞其言辯無所
廻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
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
不違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音奴溺既而狎侮欺詒攩㧜挨扰攩音晃㧜音扶閉挨音烏待扰音排感切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攩者觸擲之也㧜者抝捩之也挨者恥辱之也扰者違拒之也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

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盧曰以愚侮之衆故僞爭應命耳

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𥓓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潜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
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
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焉入水取珠若陸焉
入火往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爲神
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慍者必以我等聾
盲之聾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
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
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

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精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實神以會眞智

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
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
忤物而不慴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
爲投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啟商丘
開乗高臺自投其下骫骨無𥕢泳河曲之
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
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
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爲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僞物與不誠而猜慮其相去也如此若迺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范曰挾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

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故聞范氏之譽則信以爲實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爲慍墜高臺之上而無礙泳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迕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僞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逆其心故也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
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
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
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
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迕故猛
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
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
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

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鵰鶚禽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

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范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善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道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謖所六切

謖起也向秀曰能鶩沒之人也鶩音木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盧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沒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

會彼不能達
政和乎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
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
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
舟而謖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
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
實而固且道與譆音衣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
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間暇也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

互有所投曰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

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眞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鉤投物則不專於巧中更恐失鉤之拙也若以黃金爲投者不敢祈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唯忘内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譖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譖則或
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
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没人之未甞
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
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
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無往而不暇也彼内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探籌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惛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惛則若亡矣故曰重外

者拱内拱内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已而無累刳心而無物塗却守神物無自入焉烏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内拙之患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

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眞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

水習則爲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
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
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
契乎神道也
政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

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爲道則從水之道
不爲私焉而已與齊俱入者沈以窮乎下
與汨俱出者浮以襟乎上任其自然而已
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者也生於

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爲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乃能蹈乎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適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纍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若橜株駒

崔譔曰橜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橜株臂如枯本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爲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蕩失其眞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
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
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志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
不可其處身若橛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
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
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
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掇之也

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爲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莊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
詐哉
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
矣

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
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
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
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
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

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
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有高飛以避罾弋
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
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
言也無言之之累其有爲也無爲之之迹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莊曰漚海鳥也出沒若漚夫機心存於胷
中則海上之漚徒舞而不下況於人乎渉
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爲
無爲雖爲而未嘗爲猜慮不萌純白大備

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當纔爲有成虧曽未免夫累烏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大畋曰狩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

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己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

文侯不曉而興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
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
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
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
物奇功異迹未嘗鞮顯體中之絕妙處萬
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
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
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㝵
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顚墜萬物

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驗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入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秉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
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
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而不爲者方以仁義禮節
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以群

鳥獸焉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
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爲二
和之以天倪烏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
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

物而能閡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熅奚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爲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

則曰刳心去智商末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衒鬻則夫子能之而不爲者眞是也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爲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爲大全焉

訑曰石則實而能硋火則烈而善焚觸實不硋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爲石蹈火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爲火坐進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將以劀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爲焉夫子能之而能不爲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
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立子曰吾與汝且

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雌而無雄也苟居

然獨而藏於胷中是由無雄而卵也而以
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
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
泣霑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誫不止 罪字或作萌
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䰟此至人無感之時也
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
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
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
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

便爲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
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
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誫不止不誫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

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爲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爲一孰可爲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爲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政和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令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

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眞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爲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茫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嘗無也雖靜而無爲氣自是而起焉所謂眞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此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爲杜也遂以爲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爲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
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覺窺天者
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
向秀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
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藩爲淵

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美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
盧曰心運於太沖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
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甞離
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
太沖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
莫眹眹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
其眹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眹則見
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沖
而莫眹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

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諭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入爲物澤氿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

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別而爲九合而爲三其致一爾

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沖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冲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頹靡）

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淼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

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沖莫眹則又名之以不齋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

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之以太沖莫眹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

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
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
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爲其妻爨向秀曰遺恥辱食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

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眞朴則外事去矣

忿然而封戎向秀曰眞不散也戎或作哉字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眞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旣其文未旣其實故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為

覩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旣雕旣琢

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哉一以是終

則萬緒擾擾雖攖而寧而終莫之變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聖六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

遇伯昬瞀人伯昬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昬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諜成光

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爲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識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諜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
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
迫之恐欣懽之喜交亂於心整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
道而忘心也形諜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
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鳌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懐玉而藏其身之道哉

伯昬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必尊敬將

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嚭曰汝能退身以全貞舍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强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厭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講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豎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爲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

物求物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
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絶學棄智人所以保
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
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
行適足爲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

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

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爲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苍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爲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齊國

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而脫屨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爲人毒以害性而莫覺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敎今不可敎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敎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敎今不可敎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眞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
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
以為異自衒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
有意於異衆其日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
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疵雖受天下之
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
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
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
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
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

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
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
若辱雖滁玄覽而常處衆人之所惡盛德
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爲有餘
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妾

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爲美則
惡爲之對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
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
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

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
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
爲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

所勝在己下々者耳

亦當作易

柔先出於己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
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
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黙
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
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
爲其自爲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
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旣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强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爲强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甞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强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强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則勝我蹭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福之鄉禍福生於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禍福所積也

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范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以強爲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己若者而已以柔爲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彊則折強極則毀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盧曰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聖六十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勝任也爲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

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
強則滅拱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
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

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
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
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

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
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頞解
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
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
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
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
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爲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爲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爲神故神爲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

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黄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
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
者也堯使蘷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
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
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
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
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

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蠕蝡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百獸率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

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爲同當以爲正也至德之
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
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
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

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
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衆而
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
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鷂隷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脣）先誑之曰與若芧

芋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盧曰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人最爲靈智耳智之尤者爲聖爲賢才之大者爲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巳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爲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爲智籠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爲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郤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慴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繇於大者則所養不能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盎惠盎惠施之孫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

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盧曰剌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剌不敢擊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陟乎德著

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説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衆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盎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六

[seal]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聖七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

夫禀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爲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爲眞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盧曰天地成器無所不色人生其中但保其有曾不知神爲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以養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約以爲生貪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謝以爲死不知神識之長存迷者爲凡人悟者通聖智惑者多矣故先詭悟

者以辯之。政和道無眞妄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之通爲一。范曰滯於有者一毫成隔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浮游乎萬物之祖造形而上與化人同游悟理之微與造物默契一死生之理齊夢覺之途雖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一無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所別太虛無物還性宅之自然又孰弊弊以物爲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水
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礩高下一
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
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
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
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
矣化人今反其眞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
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膻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

曼者
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笄首飾珥瑱也衣阿錫阿細縠錫
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
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
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爲化則美惡奚辯化人以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爲不可而必改築簡

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所謂化人者殆亦化爲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礙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螻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曾不知膻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馬耳

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
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
其嗜慾故化以宫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
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
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

惑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

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

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

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

虛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昬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黙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昢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從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眞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惑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閒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爲眞以常無者爲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著有棄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眞

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

范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爲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甞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
態雲韶之樂獻王衣而薦王食者爲何如
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
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
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
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
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
則非所謂下爲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
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
而既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其所
從來曾不知其㸃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
故以是爲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
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
巳化人之宮夫何遠之有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
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
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
以物爲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
之所䑛翫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奚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䮂（古華字）騮而左緑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氵咸（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齊合商（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

　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辯〕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巳上至命駕八駿之乗事見穆天子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驂乗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覿黄帝之宫賔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乗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祖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爲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宮窮天地之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道以通神千載數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爲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馮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
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乗雲氣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爲幾神而
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屛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憒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爲變華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須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盖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愼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儀造而有倏化而無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爲始以死爲終以生爲常以死爲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巧淺而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眞常則知幻化之不異於生死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自存也憯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爲其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範於鑪錘者爲造化之所始設於機緘者爲陰陽之所變生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異兹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憣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況夫體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
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
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

爾其心未甞不一也然旣已爲智勇之力
而未敢必又以爲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
其善爲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
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爲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仁者雖曰爲徒於人亦未嘗不絆於無也爲化若是則塵垢粃糠猶足以陶鑄帝王

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爲爲作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夢

聖七 十四

周官注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學幻似眞非眞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

爲則涉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事爲可驗故謂之八徵平安而夢是爲正夢驚愕而夢是爲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

所見若猝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
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
交也其兆爲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
尋其本者莫不致感誠識所由雖譎怪萬
端而心無所駭也
盧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礙化被含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

此矣故爲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感以爲覺神所交者感以爲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

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攷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
識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
之爲得言所爲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
生變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
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之六
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
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
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
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爲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恒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徵雖形所接因其八徵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感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

足以患心已怛如怛化之怛心有所愛則
忘所憂而瞪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識
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怛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
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爇火性猛烈遇陰則燔爇也
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
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
也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

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
或曾極而爲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
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眞冥神
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
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
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爲
之寇或以物變爲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
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爲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潜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眞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爲實意識獨行人

以爲虛者同呼爲幻夢行人以爲夢爲實

者同呼爲眞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嘲髪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眞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爲夢其覺也形

開故接而爲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爲周歟萬形自化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爲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眞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眞冥妄眞妄一眞覺之與夢一無所
別玆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黄帝
之華胥不爲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
已矣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七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聖八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八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昬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

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

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爲動爲明陰爲靜爲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眞常而善爲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雞晝明而夜昏梟晝昏而夜明彼物

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隅東極之
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夢覺殊致
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

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
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宮
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
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
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

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啽吾南反囈音藝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

政和一陰一陽沖和適乎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爲疾或晝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爲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爲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爲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

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
直以隷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遽相爲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
或自以爲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迎斃之
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
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
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
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
今得之彼直眞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黄帝孔丘

聖人之辯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異耳
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
也
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辯
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盧曰夫以爲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
則爲妄夢焉傍闇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
復爲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
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
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孰無的

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爲妄焉
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
有辯乎刑名而降真僞起矣故真得鹿也
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
繁然殽亂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真冥

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
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
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
其心者鹿之爲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

則非趨寂矣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
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
亦以彼為真夢也追歸而告其室人又復
以為夢仍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
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
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
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
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夢者唯
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
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蹲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今
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
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
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
之莫知其所施爲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志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

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瘥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胷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

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
盧曰華子思反眞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
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
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
妙賞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
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顏回訖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
政和知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
黜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黙與道契惛然
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
知爲病故謂華子爲病忘方且化其心變
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
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
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

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顧顏回記之則
爲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大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奥華則敷而離根子則又其
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僞之已深病忘
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
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
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
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
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

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
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
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所也終則忘
後先是忘時也且獨柰何而以此爲病耶
旣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

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乃闔室妻之
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
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
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
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

自此祈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知卦兆矣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測祈請矣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寇藥石矣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偶矣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慽之切
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
也營營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
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
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
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
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怫然而怒未能
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水火者非俗人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聖八 十

楊氏告其父曰嘗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
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
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
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
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鄙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
鄙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
迷以嗤獨智翻以爲迷故老子云下士聞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今欲使趙
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

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
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
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黒白之色
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内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爲迷吾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此時之冬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

於至無而爲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則世俗以是爲疾故也聞歌以爲哭則未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爲黑則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辯饗香以爲朽則將至於無臭矣甞甘以爲苦則將至於無

味矣行非以爲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融了無分別者耶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爲能已若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諡者蓋其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覺者孰爲迷耶孰爲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鄣者蘄欲解人之迷其惑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之糧不若遄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

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爲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慼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僞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及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繼得見眞

仍以爲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馬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范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爲已殆亦不知眞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涓然而泣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旣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眞宅之況也及

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聖九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九　聖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盧曰此篇言證無爲之道者方可無所不爲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絕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政和或使則實莫爲則虛徼妙並觀有無不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滄然無極是謂契理。范曰惟忘乎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造乎神乃能不名其聖若然者入而内觀是非利害不入於胷次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蓋如此也出而外觀則毀譽憂喜不汨於心術故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在

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自用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真知真能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愛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
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吉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
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
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
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
日之言可以爲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爲
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爲是以今日之言爲
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鄉今
故則東於敎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

政和眞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眞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間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間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

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眞體而微造形
而悟非眞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
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
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
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
者莫之爲而爲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
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
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
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
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爲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爲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爲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

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
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
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
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
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耳人因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

圓通無閡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
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

爲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爲治天下之法
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
去其法又無以爲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
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體道之眞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溺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爲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爲樂亦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無知是眞樂眞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
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
居宗體備故能無爲而無不爲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獘之道即而
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
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
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
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眞樂眞知也
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爲矣

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
化之本也華之者何爲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滛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違闕而得之矣子貢因詩書以爲智故爲言而失其所宗回重喻之乃悟爲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眞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眞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與化爲人焉

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擯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闚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

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范曰道之眞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
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
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爲軒冕
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

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
不得而駴世則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
天下以百姓心爲心者詎能恝然無憂耶
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爲治之具
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爲治乎而仁義

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爲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眞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眞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日有憂是豈蔦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爲而無所不爲也向之所謂詩

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爲事顔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闢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溺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絶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
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
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
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
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
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

跡不顯眞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又音庚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絶於物理者爾

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爲
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己而忘形故見
其聖者以爲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
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
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
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
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
以刳心乃能廢心故不爲心所累必有以
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爲形所役聖人之所

以聖旣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
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
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
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
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
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
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爲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爲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絶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眞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
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
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
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干我者
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
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為一世豈足以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

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圓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默聽明而同乎大通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頤一笑不知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所閔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炁聽則耳目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為增異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其體隳矣乃無謬心之韄心合於氣則其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為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為介然之有感物

而應則爲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
爲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眉睫之
內可以爲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
並觀物莫能間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
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
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
所知吾不知也眞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
神之所爲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
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
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
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
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
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

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
黄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跡非
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
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
知其跡耳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欲明
至眞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
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

以修業然有爲之累非無爲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麤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絶遠而言之也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

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

無名爲道無譽爲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

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矦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

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
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
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聖理冥絶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
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
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
假立言而爲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舍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爲聖者寄之於
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爲至也故以疑
似而遺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爲夫子謙
之耳

政和莊子論燧人伏羲神農黄帝唐虞以
來其爲天下皆以爲德之下衰孔子以三
皇五帝三王之治爲不知其聖乃曰西方
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
三王之治閲衆甫於亨嘉之會猶時之有
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

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
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
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
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
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
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
謂莫之爲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畛
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
知謂是爲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爲聖而已
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

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夫恬淡無為而悦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于

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乎以運化則無化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爲欺我哉

子而友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矜莊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
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
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
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況不
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
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

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
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
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
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上八勇也

師能雜而不能同非和先也雖不該不徧
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
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
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
爲賢於己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己

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雖
或不違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己於一日之
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
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秉桴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爲仁持嘐嘐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聖十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

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
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

盧曰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爲辯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䫋焉而不可與接

欺䫋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䘮外物不能得闚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
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爲像人
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
心於物也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
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未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術衍然求
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
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無也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門之徒役遂以爲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入則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剗而無物耳之聞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哉且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爲妄行而僞故曰往將奚爲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足者

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則懃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答然似喪偶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則又採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有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爲言
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衎衎然以道自樂
其静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
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
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
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言即物而知矣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
玄嘿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
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
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
非妄驚如何
盧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
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
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辯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
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
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
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
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
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
九竅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宥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眞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内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

者至言也无知爲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爲言亦所以爲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爲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爲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甞忘言有所謂未之

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未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黄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
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
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
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
言知之爲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爲同故
黄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
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顏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内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壓直止是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
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
之者鮮矣
盧曰翫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
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温蒸同乎矣
火氣息不異風雲内觀諸色靡有一物不
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甞異汝
也何者汝知物知物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内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爲
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旣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
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辯其游者言兩
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
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

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
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
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
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
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

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

唯內外之爲辯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

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

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

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

所眂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通而无
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
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負至游矣乎
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
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
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硋性豈

有孩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眂无所不游
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
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爲故在此爲新有陰
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

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
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
榮觀爲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
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
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爲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爲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内觀者耳又烏能道遥无爲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内觀者則由勝之内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

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爲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爲不知游而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鞅掌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眡

則内眡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爲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嚚嚚人不知亦嚚嚚者無幾乎
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
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
爲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
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如豕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隷所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槩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絶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
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
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
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
通者寧復以聖智之道爲病耶此病非文
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
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

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旣不受制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閒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為可樂死為可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為可欲貧為可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弗能禁盛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能移也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

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隷不得而狎其道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爲疾而冀其發藥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爲心者欲其趨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以治人爲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刳心之妙矣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
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内役外
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
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閒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秉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爲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爲道衆所安者衆爲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存而常令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令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

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

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隂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已顔子之夭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爲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爲不足哀故歟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爲不敢樂

故歟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爲是哉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撫尸而哭殆非噭噭然隨而哭之也與夫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盧曰秦呼蚊爲蚋恚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辯淄澠

爽者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辯別也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犇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辯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戾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爲富記糟粕之跡以爲能欲反於眞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

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莛曰睹秋豪者將以爲明曾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爲聰曾不知五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辯澠淄者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惾中顙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

聖十 二十

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一无所役鼻口之納嘗一未嘗縱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二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爲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下上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癢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長㓜群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譏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群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

无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
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
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
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爲理因衆物以爲用使雞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蝗蜋之臂而拒車轍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眞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華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之以爲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

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囿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爲也彼且以是爲犬豕之類宜乎伯豐
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
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
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
莫能相無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

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
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
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
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
之所知而有知者爲之用不强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爲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易技係勞形怵心爲事耶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恨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
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
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
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剎名
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
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眛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輿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爲生者先養其神神全則浣爲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
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令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爲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爲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眞有力者歟學恭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

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薪也自有
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無聲
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
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
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
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
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
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爲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薪者不爲明目而學睎者必先見與薪聞撞鐘者不爲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鐘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无難矣唯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

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
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
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
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
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
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
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
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
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
不除

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
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
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
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
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為人名聲
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
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
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歟
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者黄帝弓也綦者地名也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
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與）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
五木百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
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
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蹉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眞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眶不睫者矢勢至睫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闇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堋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闇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甚尤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

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爲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

有物不盡

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茫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

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絶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積而不輕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
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
色也
孫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
盧曰謂之孫犢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
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注子與）夫無意則心同（同於无也）無指則皆

至（志稚故无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爲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

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孫犢未嘗有母非孫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嗚皆條也

謂龍之言无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年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旣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

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

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

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

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瞚故不

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
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
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
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
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

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
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
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爲至達則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以爲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爲至言而悦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以此也夫龍之爲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玆樂正子與所以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鴻超之
射其妻矢注眸子而眶不睫斯謂之盡矢
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
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
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
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
子年常悅龍之爲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
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
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旣滅則

聖十一 十四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見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

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爲尊去之不以爲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然无私焉

夫能无私也禪大位而不恡受大位而不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爲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爲者乃能治之不能爲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爲神

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爲帝也以黃屋爲非心舜之爲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爲堯舜哉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盧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
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
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不
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盧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
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
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盧曰欲得善爲此道者隳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盧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
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
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
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爲

盧曰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爲者此乃眞知眞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爲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爲復何能自爲情哉感者變性以爲情智者變情以爲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爲者而無不爲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爲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茲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

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
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黄帝曰无處
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
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

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
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
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
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爲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爲也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爲豈道也哉故曰雖无爲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感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
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
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
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
違道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違物

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
則視聽雖詳只爲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
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爲桎梏又烏
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
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覩其端倪
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
窺其朕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
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
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

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
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爲眞知乃无
所不知能而不爲是爲眞能乃无所不能
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蔽於莫爲豈所謂道
者哉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一　共奴

[illegible]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德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二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

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盧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注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政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湯之所問革之所答固未易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

士怫其逕庭乃以是篇所議爲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豈俗學之弊歟與拘墟坎井者奚異哉

殷湯問於夏革華字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
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
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為古何殊今日問古
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為先然則物
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
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

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内雖時无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莚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葢時徙不留物逝无舍昔日以爲今者今日視之則爲古矣今日以爲今者後日視之則爲古矣然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毋一判參差萬類充牣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
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眞極眞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眞知也

政和若域之内則上下八方爲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爲無自有觀徼則有極盡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爲言也

范曰夫物量無窮烏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趨於無者也有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齊中

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如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閻則是是矣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

毋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蟊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爲之公四方無窮無所畛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芃曰中天地者爲中國外於中國者爲四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閩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豳人民猶

是問豳之西復猶豳也則西至日所入從
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
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豳國
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
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
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

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葢其掌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未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形

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寓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内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刳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

乎
盧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舍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爲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爲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於天地者矣
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

天地爲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爲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直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難以言論故每執之以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存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爲帝顓頊是黄帝之孫

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爲折天柱絶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鍊石補闕斷鼇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爲陽物坤爲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鍊石補闕斷鼇

立極或折天之柱絶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

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

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

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

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

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
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
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
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
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
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
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
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

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裝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爲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深著而不得
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慮
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
聖之居乃命禺彊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
也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
而此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
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
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盧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爲
鈎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毁
而用之也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盧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爲重君子小人困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盧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爲害也乃立法以
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
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
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
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
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
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

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恐流於西極乃命禺彊之神戴以巨鼇之首而

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焉數步而曁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鼇以歸負嶠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爲之播遷帝大怒於是侵減其國侵小其民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
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
五寸事見詩含神霧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
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莌曰五山戴於巨鼇一釣連於龍伯以明
物之巨者如此僬僥國之短人一尺五寸
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
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
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
仙下及螻蟻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蟪
蛃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
覺此而冥焉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則衆
人安用知彭祖之爲久而匹之乎

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
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鯤化爲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謊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炎舛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鯤者潛也麗乎陰者也羽炎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鯤鵬雖大尚未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以爲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其名曰蕉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子羽未聞

鯱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鯱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

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

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

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

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

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

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范曰離朱子羽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䚔俞師曠古之聰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令則塊然見之若嵩山向也䚔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令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鯤鵬也麽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為物耳何足以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耳目心知之間黄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觀道之入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一無或虧分皆足巳一無或歉巨細也脩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夸跂奚必致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逍遙遊義與此合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内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兾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盧曰形尸剛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

許雜猶僉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
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
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
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毁山
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壮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
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
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
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朝
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
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遲速
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二子

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

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孫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與也俗安所習而隨於衆衆所共者則爲是焉雖嗜慾所纏從生至死

生旣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爲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眞聞斯行諸不討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欒帝感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不知純純之愚爲大智也

范曰懸岩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審燭厥理以古今爲一息以生死爲一條篤强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萬事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險荷箕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遠矣許之者有雜然之衆助之者有始齓之男獻其疑者有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

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懼操蛇之神感夸蛾之子力負二山之險俾無隴斷之登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爲愚公者與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三

德二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三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眞若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眞

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
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眞之契也立龐
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爲秋栢
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此所
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
渭之間卒焉北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
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曰照星辰成列故曰經四時有存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
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
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

自此章以上皆夏華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烏識所以然任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革

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唯聖人
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槩而論之若
物之外若物之内烏覩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絶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

謬耳
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至也其
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壟也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形器之礙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音擔甀音槌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盧曰山中喻心水爲慧用蓋神所瀵出者

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無不悉徧

盧曰通乎四支徧乎百體以周形器
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
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
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
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
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
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衣
不食衰老所不逐夭壽所不拘上士勤之
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謡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爲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故云不輟飲食眞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内有不可窮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

神瀵而沐浴焉則能已饑惓而澤膚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瀵是其所以為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旣反周室慕其國慠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姒氏治水土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陬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

謬也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陂也周以喬陟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經營一

國無不悉徧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傷物無疵癘嬈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静者無驕怠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娉無男女之別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温適不待繒纊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夭傷之苦飲神瀵而力志和平則疏瀹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瀵而膚色脂澤則滌除塵垢蓋若洗之以善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㦬然自失數月乃復

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

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羡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

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
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
朋之言奚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夷吾云
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

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釋形則蔽無廢有勞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無徼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戀國之富者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意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為得也

范曰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仲父固嘗以是爲可以屬國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北之游遂以爲非而諫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涯而反者若桓公是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力果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

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愼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裸與書島夷卉服之義同也壯方之氣寒故鞨巾而裘與書島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所資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

之所為備然皆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鞨巾中國之冠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而已

越之東有輙休（休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

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至常人所不辯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理哉

政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上無禮下無

學然且行以爲政習以爲俗此亂倫者也不足爲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遐陬異域不能相通故上之爲政下之爲俗有不可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
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眞兼濟
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
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
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

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内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未離乎形以圍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子不能決者豈眞弗能決哉是宜存而不

論耳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

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

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若其均也寧有絕理

莫絶言不絶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

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説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

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絶絶者不均拘則不絶世人以爲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手日月之光羣目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爲遠者

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爲近者熱而遠者涼而所以爲日固不可以遠近期也
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詹何
詹何楚人以善鈞聞於國
以獨蠒絲爲綸芒鍼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橈

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絶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

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
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
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
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鉤
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爲我所制也
道者之養生全眞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天下者亦由茲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彊則制弱道以懦弱爲表以小而妙之爲玄此物所以不得遯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

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

范曰楚王聞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黄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爲天下其理一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秉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劌

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冝存而不論也

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眞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爲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爲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爲疾性失其平亦爲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

焉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强弱相反故志强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强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强弱適平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爲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爲疾矣故

志譬則帥也氣譬則衆也志強而氣弱雖
有帥而莫爲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
而氣強則雖有衆而莫爲之至其失也果
而自用儻不爲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
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佗
有刳腸易胃濯洗五藏之術則是篇所言
亦無足怪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瓠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嬿其難教師文舍其琴歎曰
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
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

弦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神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羽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沍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氷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
　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
　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宫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醴泉湧至和所致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師曠之清角
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白雲
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
之裂帷幙破爼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
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

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
之意而禾黍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隂陽之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風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而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至其妙也二類相合兩者交通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留散徙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

召南吕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鐘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黄鐘而冬氣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賔而夏氣應之則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義深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

器以入覺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太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瓠巴之鳥舞魚躍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

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之妙存乎其間茍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蔽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學始也柱指而鈎弦終也舍琴而興歎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

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宮而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風雨應鄒衍之律煖之而禾黍滋詎能進此哉是宜師襄子爲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謳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

音繞梁欐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常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

瓠巴以下乃從聲通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則其出音之勁
餘韻之遠而已曼聲歌哭而一里老幼或
喜或悲則動蕩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
此其謳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青之撫節振林木而遏行雲韓娥
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
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誠已而發者耶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闇合與己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

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爲識心所傳善於聽者謦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不辯耶

政和在心爲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茫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有聽之弗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每奏而輒窮

其趣復何聲之可逃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四

湯問

周穆王西廵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内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爲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爲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

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袪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

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
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耳目
視聽言貌趣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
為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
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真哉偃師之造信乎
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亦奚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弇山者日入之所
越崑崙而不至弇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
功同造化領其頤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
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爲實
人也曾不知其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爲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
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嬴
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爲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爲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
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
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者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行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瞀

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於中也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氂毛垂虱而望之寖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彀而學之者亦必志於彀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爲之主接於物則目爲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慴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棲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故能彀燕弧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追其久旣盡穿楊之巧乃彎射

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爲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賊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諭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冶之具也老子以爲槖籥今之鞴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鞴非弓冶而弓冶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纔得安脚計步而置

䟽槩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

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

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

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

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

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刄刄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
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
於駔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
末而不知其本識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
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
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
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
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所以喻習也立
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

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爲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内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爲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

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
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
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
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
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
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輿輪之外無餘徹焉
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
道舉平與陂道通爲一奚往而不暇哉道

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夭物者皆
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

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黒卯黒卯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鋌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黒卯至矣黒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爲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伏壁切隨過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
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
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
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

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燿承影者處陰而不移宵練晦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不有經物而不覺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爲其有形之質也故晝見影焉爲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

焉道以無爲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囿於有者爲下故三劒舍光爲上承影次之宵練爲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爲勝亦皆劒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

豈在於擊鬬爲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爲庶人之劒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劒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爲常勝之道乎

范曰黒卵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邴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卯請劒於衛孔周焉
夫有千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
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絶地紀
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劒於
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卯之醉
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
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劒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盧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瀞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劒雖鐵

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

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纑非紵非麻布名與中國等火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爲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爲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爲無然入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爲無哉

范曰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爲無是物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德四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張曰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知力此惑於天理也○盧曰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恃命而不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也○政和力有智愚命有窮達得喪之差莫相爲對不貳其心所以立命○范曰古人有常言曰莫知致而至者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未形有分且然无間固豈力之所能制哉唯知其无可柰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旣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僞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

蹇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盧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政知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爲其不敢迋也故直而推之爲其不可遏也故曲而任之旣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違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爲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顔淵壽夭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迕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
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孰足以患
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
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
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
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
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
家熈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

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乎自以
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請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
可見矣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
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
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
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

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

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宫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怛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

達相異北宫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徳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孰覺之予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徳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徳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北宫子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辭而闢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之色闡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顧人之文繡也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內者不顧人之膏粱也進其蔬蔌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矣從車千乘我得志
弗爲也雖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
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
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
觀雀蚊虻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
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
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旣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
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旣立

小白即桓公也

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
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甚醢之不然將滅魯
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
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

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巳

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爲貪謀事窮困而不以爲愚仕而三逐不以之爲不肖戰而三北不以之爲怯幽囚受辱不以

爲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哉是則莫之爲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

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也

潔廉善士也清已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欲以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兼瑕錄善使之理國上

且鉤乎君下且逆子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

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

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

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者

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

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

矣不如己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已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

功

勿已則隰朋可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

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

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

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

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爲厚不薦則爲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跂及其爲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

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跂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

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己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爲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

生於寳惟公則可以爲公惟王則可以爲王若鮑叔之爲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爲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隰朋爲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遇者亦命也

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

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騁

於一巳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

然交復信順之行得騁一巳之志終年而

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

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

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
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
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爲天福也
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
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爲
天福也如鉏麑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
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
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
處也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
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
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
柰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
我豈智之所如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

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
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
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
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
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
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
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
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

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窮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者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眞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盧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窈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蕩而難名
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
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
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
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
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
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
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爲也寂然不

動故乎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其有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將之迎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茫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窈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乎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贊衛也乎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攖勿擾有以
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
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
至命者疇克爾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德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盧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遇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

衆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

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爲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醫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

疾勿藥有喜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皆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為之謁三醫焉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醫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

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爲神醫也古之人有疾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爲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比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鬻熊語文王曰

鬻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

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違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鶴脛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咸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覩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
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
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
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
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
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

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眞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爭夫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爲也巫醫技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醫曰矯氏曰俞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溫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湩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

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

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夭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

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鬻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眞人所以不以故滅命

范曰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儀而度哉故曰不如其已

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
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
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
故疑惑也

德五　六二

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
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
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爲自然昏昏昧昧日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是爲命也乎

信命者亡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

盧曰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眞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爲何所不爲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夀夭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則異貌均也而憎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昏昧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已無所於逆隨所爲隨所不爲吾無容心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夀夭則彭殤定分等

之爲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
之爲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
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
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貞則止
一而不妄憝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
所復分何爲乎何不爲乎固將自化
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覩不易其情貌
不爲外物視聽攺其度也
獨徃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徃亦徃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
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
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邪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
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夭貴賤名譽
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

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莫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者旣莫知其爲自然又莫知其爲使然也昬昬昧昧言不可明紛紛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爲隨所不爲言其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積夫如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窮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爲至眞矣則無妄慤矣則

著誠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至人居若死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爲靜者有

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爲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冥然而止若立槁木成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遂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蔕於胷中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

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徹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蹇而觸途生患者哉

墨（音眉）杘（勑夷）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單（音戰）至（音咥）盧曰輕動之狀也

嘽（齒然）咺（許爰）盧曰迂緩之狀也

憋（妨滅）懯（音敷）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為善也

巧佞　盧曰辯諂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婩魚畧斫齒畧　婩斫不解悟之貌

盧曰憨騃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為巧妙也

⿰犭翏苦交㤉苦牙　盧曰頑戾強愊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讙音蹇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淩誶音碎　此皆多誶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尋間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
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爲才能
眠莫典娗徒𭔃　盧曰無精釆之狀也
諈止累諉如僞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娗不開通之貌諈諉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

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爲適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
道命所歸也
盧曰變詐巧辯愚拙佞直衆態不同而皆
以爲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
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
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
其眞易其慮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
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
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
則命不如力也

跂和墨尿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達嘽咺以言性之緩慭慭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爲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佞者詐愚直者誠媥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柔從之貌自以爲巧之徵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謬忓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讓極者吃訥之至淩誶者辯說之給自以爲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娗者若不力於行謹諉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

自以爲行無戾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
多偶者同乎衆自專者異於衆秉權者則
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爲時之
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衆態者各生
於心之所能故心旣不同則貌亦不一此

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
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衆
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
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衆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趣殊

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徹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戾者窮年不相讁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眄紛紛之衆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眞性而然耳

佹佹姑危成者俏成也俏音肖俏似也

盧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佹者似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

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

故迷生於俏

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

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

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
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
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
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故和佹者幾欲之貌俏者肖似之稱佹佹
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俏成也初非
成也言似成而非也佹佹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俏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逺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俏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已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内福動止不違其時而未甞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
隍亦不墜仆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
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
墜顚仆也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而不能
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倏起倏滅成敗
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自初非成也

俏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俏敗而已

俏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

觀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

不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

一無所迕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

彼我無二心莫之爲而常自然而已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

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

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
戚生於肖似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
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爲有間矣有
心者不能致夫道而致道者忘心故有二
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不墜仆
蓋揜目塞耳者黜其聰明背坂面隍者無
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胷次所以亦
不墜仆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
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

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夭壽不貳君子俟命而已則怨夭折者豈知命者哉時在彼而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爲晝夜此知命者也在窮不戚則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中半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

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偽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茲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爲必得是無夭也必以少智爲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逆時可因而不可違怨夭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爲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爲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爲寒暑之序在窮不慼未嘗醜窮豈嘗樊精神妄億度以鑿爲智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
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
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
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
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
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
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
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
儒教髣髴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

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爲不仁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隙也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子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
爲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
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揄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柰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
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

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者是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爲在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不過此四者赴時趣利追術逐勢我所能也水旱得失成敗遇否我所不可能也所可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天也久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説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趣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闢土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所趣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則逐時而已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

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遇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德六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張曰夫生者一炁之蹔聚一物之蹔靈蹔聚者終散蹔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樂爲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趣也。盧曰夫君子殉名小人殉利唯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爲善不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爲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政和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察焉以自好列禦寇知不

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爲天下裂故辭而闢之范曰恃智詐以干時者或以權力之亂。其素分拂天眞以殉僞者或以矯抑虧其形生惟玆二者皆非中道故力命之篇一推命分楊朱之一篇惟貴放逸或以爲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旨兩存而不廢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

夫事爲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

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乗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身爲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鈞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燋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

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僞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僞名富

爲善不以爲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

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僞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僞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

伯夷叔齊實以孫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

盧曰僞者取名而無實眞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眞僞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眞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柰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賔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僞雖然古之聖人無爲名尸惟恐名之累己也名亦既有則實僞奚辯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僞而得名者

有以實而爲僞者有以僞而爲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僞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爲善無近名也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

實僞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僞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僞之間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

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

哉

异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爲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減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爲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莫為樂也亦疏矣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纍梏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

絶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
去也故不爲名所觀
爲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
也故不爲刑所及
爲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皋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
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爲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已

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爲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爲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卹之哉

范曰人生天地閒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爲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爲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爲
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
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
遑遽措一身於重囚纍梏之間爲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爲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爲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甞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暇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

政知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爲死而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爲死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緘範於造化之鑪冶

以身爲大患以生爲有涯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爲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責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眞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

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窶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

身故善樂生者不窶

足已之所資不至之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爲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眞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窶損生爲其以利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爲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窶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窶可知子

貢鬻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其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賻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爲至當矣若生不能賻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耽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舍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悦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楊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

德大 十

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閼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

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
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
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
閼廢虐之主也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
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
　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
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頹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貴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忽

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爲節深則難爲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史譏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閑也

盧曰旣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
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
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
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
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
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溥耶
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
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損死者乃能
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

之心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任之而無所
係而沈癈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
之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
道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
尊主强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
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産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
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
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烏果切媠奴坐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

於遠也喬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諭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啗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聇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
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
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
易及以難遇之〻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
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
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
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

實鄰於死者
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辯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
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
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
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
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爲列子
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爲達其理斯
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
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

也
不知眞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盧曰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
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爲其心取禄位以私
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
爲智乎此言眞人者非眞聖之人乃眞不
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
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眞
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
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産
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祟禄之美唯恐

其身之不治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著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爲妄而任情縱心者爲真矣故朝穆自以爲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爲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秉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眞爲事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邊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

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
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
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
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
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

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
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
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
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屈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

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人之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縱而勿閼知分之定者
積而能散人之所欲爲無不爲也意之所

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關焉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

之亦可也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為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為過祖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内此誠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形骸之内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覩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
蹔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
以爲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

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

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理也貴身愛生以蘄不死是豈達於理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厚若是而蘄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有以怵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勤吾行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蘄久生之爲乎此孟孫陽所以聞楊子之言而

遂欲速亡也然蘄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欲速亡者亦未爲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
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
賊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
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况五情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
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
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
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爲愈

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攖拂非以生為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而無所覬覦非以死為惡也無不廢無不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遲速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爲已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爲人者也爲人者不可以失已爲已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爲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爲人太少其自爲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含國而隱耕爲已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爲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楊朱之行失之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懲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楊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答對也

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

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已而濟物然爲已者固不失人而爲人者固不失已楊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抜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然皆非道之全也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

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遽爲之耶楊朱之行過於爲己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槩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爲有蔽故禽

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攫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

始慼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
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
故聖智凶愚所禀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
同然則名實奚辯憂樂奚擇此遊方之外
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
窮妻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熈熈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烏覩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致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在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莛撞起音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

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感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
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則務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爲可樂
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
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
古爲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
皇爲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
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
還則為尤迹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
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
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
遠然所過者闕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
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
過者廢亦既不停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
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
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

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遲速之間同於泯絶
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
時之虛譽覬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
廢代興倐起倐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
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
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内盈柴柵外重纆繳終身役役曾不
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

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

不可有萬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
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
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
非至人如何旣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
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
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爲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爲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爲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爲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爲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爲其爲神明所託也故旣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

逐物哉知其爲耳目之役也故旣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蹐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爲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爲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
横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
而必之是横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
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并
以為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内
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
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
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為事哉惟至
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

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不敢恣其嗜慾

二爲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爲位

曲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也
　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
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
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為壽千譽者為名尊爵者為

位逐利者爲貨內有遑遽之心則外有怵
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
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
役役不須臾寧息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
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烏往

而不暇謂之遁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
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
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
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
范曰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爲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爲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以之悲則爲位而已詎能無畏威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爲貨而已詎能無畏刑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稱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款

斡旋萬化惟我所爲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音區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亂麻僅以過冬暨
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
緜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
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
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

是愚智相識而歆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楊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肖人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爲陰陽之蠹有
豈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鷃之
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鼇不能容足於坎
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
可易故無夸跂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
乎期費則盈嗜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
矣陰陽之寇奚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
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

弊之旨而以是爲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愁我巳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
物者欲物我兼利此古之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

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與名還與衆人非所以蘄無憂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可勢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爲公器而不可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廉士之重名姧人之盜名又烏知至人以是爲已桎梏而有所謂無爲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爲名之説必終以此所以遣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八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九

德八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九

德八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張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盧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眞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眞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政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端自然之驗說符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終之義。范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相因倚伏之相禪而驗之豈苟然哉契乎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之人皆造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總敘其作經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

以自袪其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壷丘子林壷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壷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壷子郎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眞僞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爲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槹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爲物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緜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讁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成驗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旣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與槃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

爲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已之
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
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
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
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爲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爲決者
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
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
湯武積德有海内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
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
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
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末存存

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冝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盧曰無乏之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己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
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己而危辱
及之

迮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物莫不然而財其
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
有所謂知足者哉遊券之內行乎無名有
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弃焉故莫

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猒固未嘗
重利輕道而以富爲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中者斯得矣得而

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焉爲國爲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爲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内志正外體直覔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諸己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眹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

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旣衰方欲言道悟之巳晚言之猶未

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

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

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己智則物顧爲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
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
也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
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
道也色力衰者爲班白首聞道猶不能
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

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
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
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
爲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爲質以懦弱謙下爲表故
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
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烏往而不愛哉故不
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
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而不

襃於是知道則有達理而不以物害己者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爲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聽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爲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眞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
違天理而僞巧出此之爲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爲巧竊竊然恃智
力而爲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
運量萬物而不匱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

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
間者榦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
剸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
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

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
爲化無爲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爲
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眞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眞所謂不爲外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衆作難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羡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頼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令或棄之令之所棄後或用之此
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
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
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
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爲智也故適時者無窘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爲是事無常非不

適時者爲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爲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此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内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内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觀蟬鵲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徉物者物亦徉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古之眞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敎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
以擿姦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愚豈虛
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
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
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
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
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爲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錐賞之不竊也以苛爲明抑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郄雍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爲國者藏其利器

不以示人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物而期以得盜爲哉若郄雍者不足以知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黄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黄帝篇中已有

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
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
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
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
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
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

復爲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
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
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爲無爲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爲者無所爲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

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必去言然後爲言之至至爲必去爲然後爲爲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

水而善啸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謂者不可也又况天下之理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爲去爲則無爲而無不爲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

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
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
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
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
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誡強所以

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
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
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
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爲般
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得爲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爲弱也夫藝成者必爲人所役好勝者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興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冲成而處之以鈌持勝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衆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勤者終於逸樂此憂者所以爲昌般樂怠敖者是自求禍此喜者所以爲亡知此則福及後世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持勝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十

德九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十　德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爲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福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梱之祥也其父以爲不祥巫祝所以爲不祥者神人以爲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爲倚伏特未可知也唯

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絶倒投狹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褻之
經月乃故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
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
德行之爲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
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
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
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騁徼利之心
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髣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絶塵弭躐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

負索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皐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纆薪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辯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

心一至於此自以爲不及臯之無數倍也

故穆公以爲敗伯樂以爲能也

若臯之所覩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

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

精内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視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絶塵弭轍逐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内矣在其内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内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聖人之道

茫曰牝而黄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則忘其外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爲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眞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爲國者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爲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爲高官益大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爲大禄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無失其爲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寑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

信鬼神與禨祥

盧曰禨字巨衣切居希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禨禨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

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

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

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

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唯處衆

人之惡而不爭者爲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衆人之所惡不以自
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
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懽然
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闗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衒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来而不失動契其眞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爲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忝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吐合切）魚而笑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勠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淩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誡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
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人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屨失又嗒嗒而吐僞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嗟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雖孔子受之𦗟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梐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已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已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
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
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
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
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
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
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巳者哉
以懟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愼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愼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爲達生以仁義爲桎梏以屋宅爲褌袴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眞理乎
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
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愼也曰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
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
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愼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
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
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

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
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
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

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盧曰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無喪無得而爲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

政和自道術爲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天下之人各自爲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得喪矣

莊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以貫之豈以多爲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内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眞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内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質之眞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真僞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爲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愼爲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覦所爭則其流生禍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之發必愼其獨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

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
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
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
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
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設虛詞以辯
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
爲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
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偊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

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爲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

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數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皆觀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

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爲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爲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爲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爲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爲

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爲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旣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爽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其獲多利則以爲榮獲少利則以爲恥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

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己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
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匃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爲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

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
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
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
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爲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焉
醫而不以爲辱以外慕爲心者肆無窮之
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
鄰人遽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暦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爲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敎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爲薪理當也

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
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
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賤可
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
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相音掘字他日復見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惑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
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
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鳶墜
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
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藏精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
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
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採之沈淪性真

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

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

錣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逮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乗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

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
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
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
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
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爲所言無
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
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
亦符天瑞爲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十

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上

德十

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滿于太虛而無形眑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隳墮弢解豢決疣潰癰語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無爲而任其所爲辭旨縱橫若木葉乾殼乘風東西飄飄乎天地之間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稱其言載于論說故世稱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繇莊子合異爲同義指一貫離堅分白有無幷包也昔列子陸沈

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國而
君不知天隱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譽道豈
細也夫書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之
人也之書也深矣逺矣與物返矣不其高
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患無音義觧所闇
惑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微氷帳之
下獲斕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
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抄録其脫落蠹
碎墁滅棧損十七四五矣而紙尾題云唐
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希子書旨遂草

寫藏于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㴟盧重玄注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同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異一卷附于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復其舊目前人所解最善者如程是豹之別名鬲䣷乃黍丙兩字古文此其博學而多識者其有越略惟竢同志損益啓悟熈寧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上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列子新書目録姓列名禦寇或名圄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旨冊爲沖虛眞人其書改題曰沖虛眞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

德十二

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勑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眞經護左都水使者臣向姓劉名向字子正漢楚元王交玄孫向校定此書也校音教謹歟音與經中與字多如此作臣參七南切劉向管子新書目録云臣參書四十一篇校讎音酬校謂兩本相對覆校也讎謂如仇讎報也除復扶又切以盡子忍切極也下同及在新書有棧音剪謂蟲蠹斷滅也略作剗又作翦

皆與翦字同周禮有翦氏掌除蠹魚蠹書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鄭繆公
音穆與魯哀公同時迂音于誕徒旱切迂誕踈遠之大言也恢口回切詭
孔委切恑詭大怪異之言也推分符問切乖背音佩孝景漢帝諱啓
亦頗普可切偶言音遇劉向別録云偶言者作人姓名使相與語史記讀為
寓列傳列傳經之類皆音去聲昧死上時掌切永始漢成帝年
號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勲注此真經劉正輿音余晉揚州刺
史陶名傳穎根名敷北地人晉丞相從事中郎並少詩照切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舅從兄從疾用切正宗王宏字正宗高平人晉尚書輔
嗣王弼字輔嗣山陽人魏尚書郎皆好呼報切先悉薦切下同并卑正
切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魏侍中幾將音祈近也總角詩云總角

丱兮謂童子結髮之時也及長丁丈切避難乃但切各稱尺證切
冠虜音魯盡全子忍切料簡音聊理也量也唯賫音躋祖玄
父咸子集傳玄字休奕北地人著子書一百二十篇有集五十卷咸字長威有
集二十卷父子俱為晉司隸校尉鶉觚侯僅有音覲少也比亂必利切復
在扶又切著物直畧切自喪息浪切生覺音教肆任而鴆

切此例稍多後以意取之往往與佛經相參猶云佛經往往與列子相
參此為文者辭語互陳也屬辭音燭莊子名周字子休宋人也為梁漆園吏著
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以注之天寶初冊為南華真人其書曰南華真經經中
往往有沖虛真人之語慎到趙人也先申韓申韓稱之著書四十二篇其學本師
黃老韓非韓之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著書五十五篇其學本師黃者尸

子名佼音絞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後逃入蜀著書二十篇淮南子劉安漢武孫淮南厲王長子也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多眞經之語又外書三十三篇論新語玄示道家有玉龜胎中玄示經四十卷又陳留韓祉作玄示八篇演解五千文指歸漢嚴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天瑞第一

夫音符是發語之端後更不音舛錯昌兗切之分符問切下同子列子冠子氏上者著其為師也鄭圃音補圃田鄭之藪澤也今在滎陽中牟縣所謂謂請也人无或作亡同音無眂古視字也行无下孟切壷丘子林司馬彪注南華眞經云名林鄭人也嘗語一本作詔詔告也伯昏瞀人莫侯切後伯昏无人者亦音謀告女音汝媿然口對切而

復扶又切往復依字音服後不音者皆是入聲不殆音待黃帝書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得長生之道在位一百年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書四篇黃帝君臣一篇黃帝銘六篇與道經相類玄牝毗忍切无景音影緜緜武延切自存邪以遮切下同向秀音餉字子期晉常侍注南華真經二十八篇知音智下同贍羣時豔切不匱音饋竭也大易音太下同未見賢遍切注同之稱尺證切下同易繫胡計切混成胡本切渾音魂淪音論下同相離力智切去也或作平聲讀近曰離遠曰別後以意求之也別明彼列切離散先汗切卷內同循之音旬易无形埒淮南子作形埒謂兆朕也乾鑿度作形畔今從乎者轉謂誤也易變而為一自一經九大衍之數惚音忽怳況往切以數色主切迺復古乃字上

為時掌切所倚於綺切天地所否蒲鄙切塞也造餘七到
切則閡音礙所屬音燭素分符問切下名分形分同壽育音蹈
覆也貞粹音邃係於音計嘗呈示見也能䆄式連切道論
盧困切恃无音市名之弥正切與詔同響許兩切光景音影食
於道徒司馬彪云徒道旁也一本或作從髑髏音獨婁攓音蹇逢
音蓬蒿也㧞也皮八切過養古卧切實當丁浪切種章勇切

有幾居豈切若鼃戶瓜切蝦蟆也為鶉音淳事見賢遍切墨
子墨子曰夫物或有久或无久始當无久化若鼃為鶉也得水為㡭音計
司馬彪云萬物雖有兆朕得水潤之氣乃相繼而生也鼃蠙步田切司馬彪云物
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蠅蠙之

衣陵屯音豚阜也結處昌據切下同陵舄音昔一名澤舄隨燥濕之變也
鬱栖糞壤也烏足草名也蠐螬郭注爾雅云在木中今雖通名為蝎
所在異胡蝶音楪即蛺蝶也蛺音頰胥也師說云胥少也謂少去時也
生竈下得熱氣生若脫他括切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鴝音衢掇
丁括切鴝掇蟲名乾餘胥之沫音末南華真經作骨李頤云沫口中汁也
斯彌蟲名食醯許兮切酒上蠛蠓也亦曰醯雞下同頤輅上怡下路
黃軦音況頤輅黃軦皆蟲也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瞀茂謀
二音芮音蚋小蟲也喜去亂飛腐音輔蠸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地
皋音高顧胤漢書集解云如淤泥轉鄰說文作粦又作燐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
為燐也音吝鷂音矅之為鸇音邅鸇之為布轂本又作穀陸機

毛詩鳥獸䟽云鸝似鷂黃毛鷂頭倉身皆相似其飛急疾取鳩鴿燕雀食之布穀鶵鷂也一名尸鳩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仲春雀鷂鷹鸇之化為鵴也音掬燕之為蛤音閻家語云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燕或作雀周書云雀入大水化為蛤田鼠之為鴽音湻與鼃化同說文云鴽鴾也大戴禮三月田鼠化為鴽周書云化駕郭注爾雅云鴽亦鵪也鵪音諳鴽音如朽瓜音朽老韭舉有切為莞音官似蒲而圓今之為蓆是也楊承慶字統音關一作莧俟辨切轉寫誤也

德十

五

老羭音俞牝羊也又黑羊也為猨音猿魚卵来短切亶爰上蟬下袁如狸力之切而有髦音毛垂髮也牝毗忍切牡音某鶪五歷切三蒼云鶪鵙也司馬彪云鳥子也眸子音謀名穉古稚字也蜂音豐司馬彪云稚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而孕以證切好而呼報切后稷長

丁大切注同也曰水音舅有莘踈臻切嬰兒或作纓非湯相息亮切厥昭曾子云孤蘩一名厥昭恒翔繞其木不能離之師說云孤蘩蜻蛉蟲也蜻蛉音青零生乎濕失入切因蒸音證醯雞蠛蠓也羊奚比音毗乎不箰音笋久竹生青寧南華真經從羊奚至青寧連為一句司馬彪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皆生非類青寧蟲名也生程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按爾雅熊虎醜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山海經云南山多貘豹郭注云貘是豹之白者豹即虎生非類也據程是貘之別名也按貘似熊毛又黃而黑有光澤者貘音陌馬生人搜神記云秦孝公時有馬生人劉向以為馬禍生響許兩切後同響應於證切不復扶又切之稱尺證切偕終音皆料音聊縈進音盡下同虛漠音莫故迭音姪不久音有不

生者先有悉薦切下同而復扶又切畫其胡麥切計策也一本
作盡於義不長精神者天之久音有下同本作篆文與久字相類按漢書
揚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王孫豈讀此經令國子監本作分本較
音角少壯詩照切下同老耄莫報切氣飄音漂德殷正也一本
作故與爭音諍閒古莧切隔也大山音泰乎郕音成魯之邑名帶
索先各切為樂音洛下同之別彼列切定分扶問切故復
扶又切繈居兩切保本或作繈褓博物志云繈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
兒於背上林類音淚或本作頰者誤認底春都禮切被裘音備遺
穗音遂故畦音攜据之居運切並歌蒲浪切下同謂旁畦而行彼
曳西尸切有試往訊之音信一本無有字之壠力踵切魯

不(音僧)不輟(丁劣切止也)叩之(丘侯切)而應(於證切)少不
(詩照切)勤行(下孟切下同)長不(丁丈切下同)何樂(音洛)能壽
(音愛)惡(烏路切)不愈(音與)以告(古沃切下章同)卒然(倉沒切)造
極(七到切)去彼(丘呂切)許處(昌據切)於厭(於豔切)其壙
(音曠墓穴也荀卿有此篇)睪如(音皋)宰如(言如冢宰也)墳如(如墳墓也)
鬲如(音歷形如鬲又音隔)伏焉(荀卿作休焉)樂天(音洛下同)去(丘呂
切)離(力智切)昧然(音妹)之憊(蒲界切疲也)之佚(音逸)晏子
(齊大夫晏嬰)樂生(音洛)惡死(烏路切)慎行(下孟切)無厭(一鹽
切)之徵(音吽)人才(音哉下同)種賢世(音重形生)名譽(余據切)
跨張(口花切)知己(音以)所去(丘呂切注同)爲寤(音悟)去彼

丘呂切破〔石爲〕音毀虧喪息浪切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
二十二篇亡已音無以操七刀切隨世音生下同省上聲進音盡
所屬音燭一本作瞻自世音生杞音起國系本云殷湯封夏後于杞周又
封之今在陳留雍丘縣武德年曾置杞州地是也崩隧音墜星宿音秀下同
勝音升中傷丁仲切塊口對切充塞蘇則切躇音除步跳
音此蹈徒到切四字皆踐踏之貌人舍音釋下同長盧子史記云楚有長
盧子漢書云長盧子著書九篇屬道家流虹蜺音倪紅之最子外切大
逮音泰偕全音皆之見賢徧切何處昌據切舜問乎丞
謂輔弼疑丞之官一本作烝有夫音符重柱用切下同蛻音稅復扶又
切向氏音嚮大壤如掌切又作瀼施及以智切延也亡不音無

下同以贓音臧先居悉薦切曰嘻音熙哀痛之聲吾謚天地

之時利句絕之滂普郎切築音竹吾垣音袁植時職切鼈

并列切施尸智切罔文兩切過東郭音戈一作遇字離力智切

仍而音刃稱尺證切復扶又切為吾于偽切藏才浪切大

虛音泰吝良刃切所厝音措

黃帝第二

養正音性燋然音焦肌色一作干古旱顏色皯切黣音每諸書無此

字埤蒼作標同音每謂木傷雨而生黑斑點也皯黣亦然也不治直吏切下致治

同進治音盡讚曰音歎過淫音深舍宮音捨去直丘呂切

鐘縣音玄間居音閑齊心音齋下同弇州音奄幾千居豈切

无帥所類切或作師長丁丈切師長首主也嗜欲常切二親己音紀
知背音佩斫撻音酌撻打也指擿音倜搔也无痟音消癢餘兩
切痟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痟酸削也說文云痠疼痛
也見周賢遍切不硋五蓋切雷霆音廷不滑音骨不躓
音致怡然與之切大音泰山稽音雞漢書云大山稽黃帝師也帝相
息亮切疲而睡句絕二十有八年一本作三十有八年大治
直吏切幾若音祈假音遐號之戶刀切列姑射音夜山在
海河洲中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之從國南水行百里曰姑射之山
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郭云河水所經海上也言逸望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
之間也按西域傳黃河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入中國蒲昌海一名盐澤在交河郡見

山賢遍切上有神人此章與山海經畧同吸風許及切豈復
扶又切淵泉上字讀為深字自粹音邃不偎烏恢切愛也不愛
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
審也愿音願慤口角切无愆本又作鶱去言切常鈞音均札傷
側八切鄭衆注周禮云越人名死為札左傳曰人不夭札疵才移切病也厲音例
鄭衆注周禮云厲風氣不和之疾也靈嚮音響進音盡下同泠然音零寇
稱尺證切數色主切下同不省息井切因間音閑蘄音祈懟
音墜怨也又不與命一本無與字女音汝曩章戴乃朗切章載字
載則一本作章戴有憾胡紺切脫然土活切此乎本又作于姬
音居女音汝眄音麪斜眎從心音縱下同庚音更居行切益也下同於

匿（一本作巳）道契（苦計切）橫（去聲下同縱放也）未造（七到切）所倚（於綺切）幹（音乾）殼（口角切）曾未（音層）浹時（子協切）可幾（音冀）甚怍（音昨）屏息（屏氣似不息也）復言（扶又切）關（關令尹喜）尹（字公度著書九篇）潛行（或作漸亦音潛）不空（一本作窒塞也）為閡（音礙）不慄（音栗）列（音例）姬（音居）魚（音吾）語（魚據切）女（音汝）相遠（于萬切）之造（音作臧祚切注同）者焉（於虔切）深（音淫）見（賢遍切）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造（七到切至也）无郤（音綌閑也）之隊（音墜）乘亦（食陵切）遻物（音忤遇也一本作遻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義頗迂莊子亦作遻）不慴（之涉切）不闚（去隨切）為伯（于偽切）无人（莫侯切下並同）窮鏑（音的）措杯（必回切）肘（竹九切）摘矢（音的本作鏑）復

扶又切沓音踏寓音遇敏捷疾葉切象人木偶人形曰象人逡
七旬切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至踵音腫揮斥音尺郭象云揮
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怵丑律切有恂目音荀何承天纂云吳人呼
瞬目為恂目中也丁仲切殆矣夫一本作始矣夫偏肥皮美切按
說文字林並作⿸广肥又作把皆毀字也從其省侔音謀齊也於朝音潮相凌
一本作相擊介意音界副也稱也垌外古螢切田叟西口切先
悉薦切窘奇隕切困也荷胡可切畚音本籠也蕢闊視苦括切遠
也也廣眲之奴革切方言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眲眲耳目不相信
也欺詒音待方言相欺本作紿攩胡廣切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又音
晃提打也抋蒲結切方言凡相推搏曰抋又抶畢切推擊也挨烏駭切推也抌

丁感切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亡所音無慍容於問切技渠奇
切單音丹盡也憊於蒲界切瘢也俱升一本作俱乘乘登也漫言
莫汗切散也償百音賞飛鳥一本作飛凫揚餘亮切循物從風也颺
骫骨音肌按骫是古委字說文云骨曲直也於義頗迂无磷音毀偶然
五口切未巨大也一本作詎因復扶又切之淫音深隈烏恢切水

曲也一本作隅泳音詠潛行水中也水底都禮切衆昉分兩切或作放
難色乃汗切埃不漫為句埃一本作㶾吾亡音無近去聲譽
音餘唯恐誠之之不至至之之不行行之之不
及一本無至之之不行一句怛然丁達切驚也危險音嶮識之音志
周宣王名靖厲王子也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梁鴦音央委於偽切

食音嗣下食虎同雕鶚音彫鍔無不柔馴者松倫切順也一本無
馴字孳音兹又音字尾孳尾牝牡相生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搏噬音博
逝毛丘園姓毛名丘園也一本作園魚呂切傳受之一本無受字
爲其于偽切下同碎之一本作決之其儕助皆切廣澤本又
作曠櫂舟七刀切下同能游浮水曰游數能色據切術也注同櫂舟

直孝切一本作懼恐字誤而謖所六切莊子作便能鶩音木鴨也一本作矜
字誤曰譩音衣與譩同歎聲也玩其五貫切習也道與音余且爲
于偽切惡往音烏閒音閑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曰摳亦曰藏
彄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彄之戲辛氏三秦記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倣
之因名為藏鉤也彄口侯切莊子作摳鉤銀銅為之憚待汗切殙音昏方言

日迷殙也所要於逸切愈重音庾益也拱本作拙呂梁在今彭城
郡爾雅曰石絶水曰梁並流音傍史記漢書傍海傍河皆作並而承音拯
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棠行音塘下同道之音導下道之同郭璞
注穆天子傳云道從也承子曰亡音无本無此亡字齊司馬云齊
洄水如磨齊也汩古忽切涌波也郭象云洄狀而涌出者汩也痀於禹切
僂
音縷痀僂背曲疾也承鼂音條一本作蜩蟬也掇都括切拾取也絫古累字
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錙銖音淄殊蜩音調吾處身也
一本作無身也厥株駒厥本或作橛同其月切說文作橜木本也李頤云厥竪也
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音詮清河人也晉議郎注南華真經內外二十七篇
槁木空好切曰女音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被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者有好呼報切漚音鷗鳥水鴞也今江湖畔形色似白鴿而羣飛者是也百住音數

汝取來一本作可取來去言丘呂切齊在詣切忤音悟駭諧揩切下同趙襄子名无恤簡子之子也率徒所律也畋音田藉在夜

切礿而振切在下曰藉草不剪曰礿燔音煩燒也燼疾刃切上下時掌

切留之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也竅口弔切嚮音向劑音枯去丘呂

切有暇本又作假亦音暇字大說音悅強其兩切著直畧切挂

音卦礙本作硋顛都年切墜也偏音篇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

巫覡亦通稱季咸姓季名咸鄭人也避一本作棄喜許記切壺子

列子師也又過音戈无其文諸家本作既於義不長道與音余奚

卵来短切司馬云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鷇雌無雄者則無卵也和胡卧切抗
口浪切或作亢音同相悉亮切眎之音視向吾一本作庸吾下同譆
音熙㵟灰司馬云氣如㵟灰罪本作萌誫音震不止崔譔云不誫不
止如動不動也量音亮灰本作全功見賢遍切機發於踵許慎
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齊側皆切下同大音泰眹直引切兆也鯢音倪
桓胡官切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瀊洄之瀊今作蟠
恐寫之誤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
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濫水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沃水烏僕
切水泉從上溜下也氿水音軌水泉從傍出也雍水音擁河水決出復還入也
汧水音牽水不流行也肥水水所出異為肥也洄音回易以豉切

舍之音捨澹徒濫切泊音魄自失而走喪失精神而走猗於危
切移委移至順之貌汎芳劍切茅莊子作茅音頹靡崔譔云遯伏也為
其于偽切爨七玩切食音嗣下同豨虛豈切楚人呼猪作豨適音的
雕琢持宂切本作琢恀然音紛而封哉一本作戎音哉惡乎音烏
饋求位切餉也驚已音紀謂驚其自失也下處已同音不解音蟹向秀
德十 十二
日未能懸解諜音牒便辟婢亦切尊長丁丈切而甃子西切
食羹音嗣无多餘之贏音盈一本無无字而知音智保汝
保附也屨九遇切關西呼履謂之屨敦杖音頓蹙之子六切乎顚
音怡有間少時也賓本作儐導也必忍切提屨音蹄屨一本作履一徒
跣先典切暨其器切至也當丁浪切背音佩焉於虔切先悉薦

切揺而本身一本作揺而才本性易以豉切覺音教楊朱解在
第七篇之沛音貝邀於於霄切抄也遮也中道道中仰天本作
印亦音仰以女音汝能去丘呂切矜夸口瓜切進滄音管莊子
作盥漱音瘦巾櫛壯乙切脫屨本作屨嚮音向不間音閑下同
睢睢許唯切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
子云睢盱視聽貌蹵子六切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日煬淮南子云富人衣纂錦
貧人煬竈口不惡烏路切過宋音戈而去丘呂切之行下孟
切亦本作易以豉切亡音無鬻本作粥余六切倚於綺切趣音趍傅
翼音附庖音匏犧許宜切女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臆行音億
曼音萬頞烏葛切鼻上也頷胡感切相息亮切鵠步音鶴鳶肩

音緣鷹喙許穢切幾音冀阪蒲板切泉在上谷帥音率熊羆

音碑貙丑俱切鵰鶚音彫咢一本作鶚旗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鬬

者也而人不知接之之道一本無人字行則戶剛切大

古音泰介氏音界數數音朔六畜朽又切解音蟹注同之長

張丈切蛸許緣切蠕而兖切魑丑知切魅音媚蟲蛾爾雅云有

足曰蟲無足曰蛾一本作蟲蟻狙公七余切養狙公也好養呼報切解

音蟹馴音脣芧音序橡子也能鄙相籠一本作智鄙相籠名實

未虧一本作若實未虧也紀渻子姓紀名消或作渻所景切爲于僞

影響音響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迅峻信二音一本作速惠盎阿浪切

見賢遍切蹀足音牒謦口頂切欬音慨所說音悅下同刺之

七亦切弗中丁仲切下同驩然音歡墨翟音狄宋大夫也在孔子後

著書七十一篇崇孝尊鬼强本節用亦救世之難有攻守之術爲長張丈切竟

音境說如字又音稅服寡人也一本作曉寡人也

周穆王第三一曰化本

俛仰音免之覺音教視瞚音舜怳況往切惚音忽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化幻胡辦切貫音官穿也隧音墜不硋音礙腥音星

螻音樓而不可饗音享周禮天官內饔腥不可食者馬黑脊而般臂鄭玄云

般臂毛自有文也螻蛄臭令讀者宜依周禮饔食按陏祕書王邵讀書記云螻蛄古本多

作女旁者方言亦同饔音邕般音斑膻惡音羶廼古乃字爲之于偽切

赭音者赤色堊音惡土也白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

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終南山名在京兆

娥媌音茅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齊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妖靡曼音萬

正娥音俄笄音雞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也瑱他見切衣於既

切細縠音斛曳音裔齊紈范子云白紈素出齊魯幾居豈切謁

請也祛音墟上時掌切暨見器切廣樂音岳注同秦繆音穆甚

樂音洛累塊口對切積蘇樵人人復扶又切之處昌據切

眩音縣黛音代芷音止瑩烏定切又音塋九招本作韶市昭切以樂

音洛不舍音釋亡音無悸其季切喪息浪切磒音隕落也嚮音向

昲扶貴切方言昲乾物也又音沸三月而復為句一本作不復在覺

音教曩乃朗切王間音閑恒有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摸音摸

不恤思律切治亂直吏切駿音俊乘實證切下同驊音華騮
音留綠耳皆八駿名驂七南切赤驥音冀白犧音義史記曰造父為
穆王得驊騮綠耳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
璞注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輸盜驪山子為八駿也造七到切父音甫
爲御史記云周穆王乘驊騮綠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𠫤音泰篆作龥冏

音丙石經作風字林云隱作面本作商冏音上齊下合於義無取焉為右淮南子云
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髙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切且子余切盜
驪力移切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柏夭於表切郭璞云柏夭人姓名巨
蒐音渠搜西戎國名以飲於禁切之湩竹用切以洗先禮切
二乘實證切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流沙

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也之北以古丘
字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
詒音怡傳也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
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爲于偽切王和胡卧切弇音奄萬
行行讀為里於于音嗚呼又作乎追數色句切責也王幾音豈之
樂音洛假音遐考成子一本作老成子著書十八篇室屏必郢切
老聃吐藍切憒薄房吻切而復扶又切淫思音深憣音翻
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蒸爍音鑠水澒音洪不著陟慮切
而已音以爲之于偽切覺有音教義見賢遍切曰喪息浪
切曰樂音洛曰蘁音愕曰寤音悟所怛丁達切踓譎音決

則濡音儒燔音煩焫如悅切抗則或作亢藉帶慈夜切造
極七到切幾虛音豈南嵎與隅同古莽莫朗切亡辯音無
下同跨河苦化切之分符問切阜落音婦常燠音郁相藉
音陵大治音持趣役音趍下同呻呼音申吟下同昬憊蒲介切
昔昔夜夜也遊燕音宴觀古亂切其樂音洛覺音教下同啽
吾南切囈音詣啽囈呻吟並寐語也惡烏路切思慮音四少間
病差也相咵音誇御而音訝迎也斃之音幣諸隍音黃無水池也
以蕉與樵切不勝音升不猒音愜又於豔切士師掌五禁之法者
仞人一本作認曰嘻音熈將復扶又切國相息亮切邪直
似遮切或作邪真令亡音無且恂音荀信也華子胡化切病忘

音望不記事也闔室胡臘切毒之毒苦也蓍龜音尸情匿昵力
切洎爾音餽鑒音鑑自拯蒸上聲本作極行无下孟切狂辟
音僻疢音救痾音阿府藏才浪切脉診止忍切其瘳丑鳩切
然吾之方窾為句從之音縱絕思音四操戈七刀切往
數色主切哀樂音洛好呼報切惡烏路切可復扶又切妙

德十　十四

當丁浪切一本作賞逢氏音龐子少詩照切迷罔文兩切過
陳音戈鄉使音向哀樂音洛之郵音尤焉能於虔切遄歸
士緣切辯爭音諍長於張丈切過晉音戈誑之九況切愀
然七小切喟然丘愧切涓然音泫胡犬胡絹二切自禁音金啞
然烏陌切紿若音待欺也更微少也作徹者誤

仲尼第四（一曰極智）

去情（丘呂切一本作忘）仲尼（魯國曲阜縣人顏氏禱尼丘山生因名字仲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生）間居（音閑）子貢（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顏回（魯人字子淵）援琴（音袁）獨樂（音洛）之分（符問切下同）愀然（七小切）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意夾（音狹一本作失）亡變（音忘一本作止）曩吾（乃朗切）禮樂（音岳下同）遺來（唯季切）既治（直吏切下治亂同）不舍（音捨）無閡（音礙）將爲（于僞切）欲捐（音緣）聘魯（匹正切）髣髴（芳味切）之量（音亮）其稱（尺證切下同）洎然（音睨）下同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姚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士族）傳之（又專切）唯然（唯癸切）眉睫（音接）唯豁（火活切）有

分扶問切 六藏徂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今六藏者為腎有兩藏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炁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 商大音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大宰官名 示見賢偏切

簡朴片角切 不治直吏切下治之同 彊其兩切 爲于為切 得

徧與遍同 崇崛魚勿切 浩芒音茫 嘿然音墨 吾語魚據切

德十

十五

訥奴忽切 一行下孟切 不貳貳疑也 同要一遙切 瞀人莫侯切

乃居一本作反居 日數色主切 料簡音聊 无惕他歷切

閔音憫 欺䫜片各切字書作欺顛人面醜也顛片各切 形喪息浪切

思慮音四 末行戶郎切 衎衎口汗切 在雄一本作存雄 駴與駭同

進知音畫 能離力智切 之稱尺證切 一眄音麪斜視

也從心（音縱）橫心（去聲）外進（音盡）以重（柱用切）好遊（呼報切下同）之樂（音洛）榮悴（疾醉切）者鮮（息淺切）不知務內觀（一本作不如觀古亂切下同諦睎也）口窊（烏瓜切）溫蒸（音證）自匿（尼力切）者難（乃旦切）故重（柱用切）所睎（音視）文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所聽（平聲）凡此衆疾（一本作衆庶非是）哀樂（音洛）背明（音佩）文摯後向明而望之（一本文摯下加從及自字者皆非也）之分（符問切）由死而生不幸也（本多無不字觀上下文於理有闕故特添之）失中（丁仲切）將眇（亡少切）先睹（音覩）闇蜹（而銳切）淄（音緇）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此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

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難別彼列切下同將僵音姜先亟去吏切方

言亟受也犇佚音奔逸仆也音赴可渝音俞亢與抗同要造七到切

後還音旋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有治直吏切

行過音戈鄧析音錫爲若于偽切相嘲張交切調徒弔切

所願知也知一本作如養養上余亮切下如字長幼張丈切

牢籍本作簎側戟切牢牲牢也圈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

鼈蝂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之也文字雖異其

意同也籍音柵庖廚音鉋從者才用切无相息亮切而知音智

下以意求之並爲于偽切下以意求之无好呼報切无惡烏路切

荀粲七汗切傅嘏音賈志局衢足切公儀伯堂谿公

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懦夫乃玩切女之音汝能折之舌切春螽音終一曰蝗也之股音古能裂或作分字犀兕徐子切曳音裔猶憾戶暗切不窺去隨切所易以豉切下同輿薪音余撞鐘宅紅切雷霆音亭一家一本作一道於義不長子牟莫侯切好與呼報切不恤雖律切子輿音余行无下孟切不中

丁仲切漫音萬衍以戰切韓檀不安切肆之弋二切肆習也桓團大端切之圄音又之詒音待欺也下同後鏃作木切中丁仲切下及注同相屬音燭注同矢造七到切著直畧切下同堋音朋復扶又切下同所湊七豆切逢蒙薄江切烏號戶羔切綦衛音其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射食弋切矢末一本作来

眸子莫侯切而眶音匡不睫本作映目瞬也下同映且洽切夫隧
音墜強弩其兩切能撤一本作穿魯縞古老切與音余人擲
直炙切之分符問切差跌音蹉經語張魚據切焉得於虔
切故借子亦切見在賢編切孤犢音獨勝言音升可解
音蟹下同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弁注
无異於鳴亦作无異於馬云馬者白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无理趣取錯儀則長矣
餘窾口弔切穢穴也餘日人質切堯治天下為句欲治直吏
切治歟治名治道同道洽本作合外朝音朝禪時戰切咼古疇字直
留切誰也汎然芳劒切无係音計其應音應道亡音無違物
一本作道不違物亡情本作忘發无知一本作廢无知下作廢无能

雖无爲而非理也一本漏爲字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德十二

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下　德十一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湯問第五

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革音棘夏棘爲字子棘

齊所才細切

陽大夫混茫音忙令惡音烏下同必復扶又切下同故重柱用

切下同晝然音獲一本作盡齊州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

爲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西

行至豳與邠同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之四海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秦遠西郊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義

見賢遍切大虛音泰下同籠罩陟孝切亦焉於虔切下同知
及一本作反恐字誤豁視呼括切无垠音銀下同一本作限皆拘
音俱桎梏音質谷自解音蟹劃斫音枯夸大口花切聃他甘
切老子名周弟子名女媧氏音瓜古天子風姓斷鼇音短遨具後釋
共音恭工氏古帝王顓頊音專旭虙音伏羲許宜切水潦

音老渤海今樂安郡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歸墟或作歸塘
八紘音宏岱輿音余員嶠渠廟切山銳而高也方壺一曰方文瀛
洲音盈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盖嘗有至者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之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周犯一本作範圍字
一本作周旋字純音淳縞古老切珠玕音干可數色主切注同連

著直畧切波上時掌切暫峙直里切仙聖毒之毒病之
禺強與偶同神仙傳北方之神名禺強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
鳥身名曰禺強簡文云此海神也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
玄中記云即巨鼇也三番音翻更代也盈數色主切步一本作千
釣一本作鈎而趣音趨灼其音酌以數所據切筭計也又鑽祖官

切鯤鵬音昆朋蚊蚋音文芮蚤蝨音早瑟帝馮音憑浸
減子禁切一本作侵使阨烏賣切僬僥國音譙堯短人國名也史記
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國西北至
伏羲神農時有國人猶數千丈一本作數十丈事見
賢偏切下同諍人音爭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冥靈木名

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大椿丑倫切木名也一名擨菌芝其陰切崔譔云糞上生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欻生芝蠓莫孔切蚋音芮謂蠛蠓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終髮之北一本作終北之北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廣數上古曠切下色主切長稱尺證切下同爲鯤鯨魚也鵬步登切雖語魚據切名之彌正切與詺同志之記也之麼

蟲亡果切字書云麼小也焦螟音名蚊睫音接拭音式眥在詣切目際也⿰角虎俞除倚切師曠皆古之聰耳人也擿耳音惕俛首音免空桐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桐之山今在澧泉郡砰然普耕切雷霆音廷爲櫾音柚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已憤房吻切厥之疾氣疾也渡淮而北而化爲枳周禮曰橘渡淮北而

化為枳鸜鵒音瞿浴不踰濟子禮切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切則死矣酈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沇音兖水東經溫為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謬也案史記汶與岷同武巾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江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狳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性鈞已皆至已字為句本云清性鈞已一分皆符問切

大形音泰行注同東垣音袁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若也之迂音于下同雜然七合切下同猶僉七廉切致難乃旦切曾不音層下同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且焉於虔切荷胡可切擔丁甘切叩石擊也墾壤苦恨切起土也箕畚音本籠也之孀音霜始齔初刃切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齔跳往音調躍也或作眺誤

也可徹丑列切何若一本作苦操蛇七刀切高峯墜爲幽谷一本作高岸遂爲幽谷廢舍音捨砥礪音例音夸蛾氏一本作夸蟻氏夸口花切一厝音措壠斷力踵切與夔音狸以哂式忍切嗤一赤之切察與音余夸父口花切父音甫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所浸子禁切要之一遙切大歲音泰

其分符問切繒似陵切纊音曠舟車音居齊限子細切喬
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甔丁甘切甀直為切甔
甀謂瓦缾也神瀵甫問切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濆沸涌出其
深无底名曰瀵濆汾上聲蘭椒音焦醪醴音勞禮四埒音劣亡不
音無下同札側八切厲札厲疫死也性婉音苑長幼張丈切儕
居士皆切不娉音聘孳息也阜盛也俗好呼報切迭音姪謠
音遙惓音倦憞昌兩切數色主切月廼古乃字幾剋其既切
隰朋音習君舍音捨肆音叱咤陟嫁切徒卒子忽切視撝
音指揮仲父音甫之耄莫報切偉于鬼切臣恐去聲奚戀
力卷切之也之適也祝髮之六切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

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而裸手瓦切謂不以衣蔽形也
鞨巾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幧頭也帕又作鞨又作帓帕亡八切幧七消切
茨防疾移切夷貊音陌越之東有輒休之國輒說文作
耴猪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儋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輙沐者誤耳長子丁丈切
生則鮮而食之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咲人談去

聲本作炎歹丂其本作咼音寡則肉也又音朽迺成古乃字儀渠音遽
柴音紫說文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或通作柴積子智切聚也燻則音勳煙
上時掌切辯鬭都豆切愴愴初良切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愴
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晁注云愴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晁音潮涼涼
字林云涼微寒也不爲手偽切下同連屬音燭下同微脆七歲切

均處昌據切詹何音占獨繭古典切芒鍼音亡箴荊篠
本作條字剖片口切粒音立汨流古物切疾也不撓乃孝切曲木也
芳餌仍耳切挂微音卦施舍音捨頡頏上胡結切下戶郎切蒲
且子余切纖繳音灼雙鶬音倉放而分兩切聚沫音末魯
公扈音戶扁蒲典切鵲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名越人善醫能視人病

盡見五藏之疾汝曩乃朗切府藏祖浪切下同偕長張丈切令
為于偽切於斷丁貫切下同遂飲於禁切剖貿片口切華
戶化切他音陁刳腸音枯湔則前切洗先禮切思議音宜臆
斷音憶欝巴音護桂指一本作住鈞音均含琴音捨不應於證切
切後和胡卧切无幾居豈切何復扶又切而叩口候切

涼風忽至一本作總至誤也以激音擊夾鍾古洽切叩羽王遇切㬥薄報切沍胡古切徵陟里切蕤賓儒佳切熾烈尺志切澧泉音禮爲晉于僞切鄒側尤切衍以戰切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亡以音無將挾音協學謳音歐之技渠綺切響遏烏葛切糧過音戈雍門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也鸞歌音育梁欐音麗屋棟也曼聲引聲也一里一本作十里垂涕音體目汁也復爲扶又切躍抃音汴自禁音金放娥分兩切峨峨音娥卒逢村入聲淋雨音林之操七到切乃舍音捨夫志音符弇音奄山日入之所王薦廣雅音進下同越日一本作翼日謁見賢遍切下同能倡音昌

俳優步皆切趣音趨巧夫音符顉驅音切曲順也又五感切顉猶搖頭
也其頤音夷瞚音舜大懾而涉切皆傅音附諦都計切料
力弔切肝音干膽丁感切心肺芳吠切脾音毗腎上聲筋音巾
會復扶又切又如字而歎一本作姑歎幾乎音祈雲梯他兮切
壘翟音狄飛鳶音緣禽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敢數音朔甘
蠅余陵切彀弓音搆張弓也更古行切羸音盈牽挺徒鼎切
機躡女輒切錐末音佳倒都導切眥在詣切亞學烏嫁切次
也一本作必學非也以毳音毛懸蝨所乙切浸大子禁切物耦
尺證切燕角音煙之弧音孤之簳音幹射之食亦切以強
其兩切拊膺音撫鷹矢鋒音峯而墜一本作隊扞之音汗剋

臂淮南子云中國歃血越人契臂其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歃所甲切一造七到切父音甫所易以豉切吾趣音趨下同六轡音祕僅音覲蹤

穊音冀稠也无跌音凸捷乎疾葉切齊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

乎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脣吻武粉切胷臆音憶中規丁仲切下同目眡音視

本又作眎識之音志以暱尼質切丘邴鄙詠切能稱尺證切

體羸力為切悍志音旱鋩鍔音亡咢痕戶恩切撻他達切

雛助俱切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申佗音陀或音苞一本作抱

之易以豉切爲我于僞切僮子音同泯然亡忍切溱溱

音艷騞呼麥切破聲傳之丈專切柙而與匣同至要於宵切下

同趣而音趨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切指取物也又音點我嗌音益喉上也支強其兩切其厭於染切本又作壓烏狎切錕鋙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洲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有㞘音止八寸曰㞘練鋼音剛皜然音縞又作皓胡老切章斷大貫切

力命第六

之分符問切壽夭於兆切係音計之行下孟切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愛惡烏路切亂適音的以殉本作徇求也被醢音海叩其音冦並行下孟切裋音豎褐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粗衣也又

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
亦曲粢即夷切糲令達切粢稻餅也聲類粃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云
麥糠中不破者是也盖謂粗舂粟麥爲粢餅食之連欐音麗屋棟熈然音怡
字林云歡笑也在朝音潮諤然音鄂敖朕音傲偊偊丘羽切本或作
踽字林云疏行貌將舍音捨言行下孟切子語魚據切識夫

音符復言扶又切衣其於既切狐貉音胡鶴字戎菽音戎叔爾
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之岱山采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鄭
玄云即大豆也庇其必利切華音必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逌音由然
自得貌後揚朱篇音同以槩古代切能瘖音悟易以豉切怛當割
切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類上人也鮑牙齊大夫塚在嬴州公

子糾規酉切　嫡庶音的　齊僖公許其切或作釐　召忽本作邵
奔莒音舉　絀无音黜又式忽切　秩服音𠬝　遂殺音試　射食亦切
中丁仲切　擠魯又作脅　治國直吏切　能爲于偽切　霸王
于況切　必舍音釋　堂阜音婦賈逵曰堂阜魯之北境杜預曰齊地東莞　而
見賢遍切　身下遐嫁切　仲父音甫　叔賈音古　嘗爲于偽切
復諱扶又切　惡乎音烏　屬國音燭　欲歟音余　絜廉音結　棄
瑕音遐　隰朋音習　賢下遐嫁切　不瞽音古　故僅音覲　鄧析
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
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操七刀切　數
音朔　難乃旦切　戮之音六或作剹　駟歂音船　產卒子律切　之

行下孟切而重柱用切无分符問切注同鬼媚或作魅遺

喪息浪切不爲于僞切弗褻魚列切不解音蟹矯氏居夭

切診其之忍切侯脉也女寒音汝下同亟音棘屏之上聲除也乳

湩竹用切乳汁也且食音嗣之分符問切重貺音況自瘳音惆

鬻音育熊語魚據切下同算之先玩切所亡音無聃他甘切

所惡烏路切揣利初委切料倚音聊有人於此年兄

弟也訾即移切當作貲財字一本作言識之音志昧昧音睃亡壽

夭音无下同戇矣口角切奚樂音洛動若械戶界切本又作戒

不爲于僞切注同磙之音礙墨屎音眉癡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无

賴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

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

其真性故也單音戰至戰激之至嘽齒然切又他丹切咺音喧又呼遠切

鄭玄注禮記云喧寬綽貌說文云愃寬閑心腹貌憋片滅切懯音敷方言懯怤

音孚性也急胥相居切如胥相也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巧佞巧言邪佞

愚直如愚質直嫸言上聲斫音酌嫸斫容止峭巇也字林云嫸齊也久不解

語貌便房連切辟婢亦切便僻恭敬太過也不解音蟹相語魚據切

⿰犭翏口交切㤉口家切阮孝緒云恐㤉伏態貌恐口交切情露无所隱蔽⿰言蹇

音蹇㥛音棘字林云㥛吃也方言讓吃㥛急也謂語急而吃又訥澁貌又云疾也又急

性相背也或作殛極皆非是淩誶旬入聲淩誶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誶責

讓也字林音聚律切訥奴忽切澀所立切眡眠上聲娗音殄方言眡娗

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惼輕嗤弄也又不開通貌諈之睡切諉口恚切又

如僞切鈍滯也爾雅云諈諉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諈諉也又煩重也勇
敢勇猛果敢怯疑怯慎持疑不相讁知革切發讁謂責其過也發謂
攻其惡也以行下孟切无戾无違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
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秉權謂秉用權勢也隻立獨孤
自立聘音逞衆態他愛切佹佹姑危切幾欲之貌俏與肖字同有

幾音祈下同俏之際睞然爲句不騃與駭字同其卒村聲
擠目音奄背城一本作坂不隊音墜仆也音赴貪窮自時
也一本作富貴自時也夭折之舌反料虛音聊度人徒落切下同
亦中陟冲切半也下同或作陟仲反非也全而亡音无喪息浪切下同
知全音智下知喪同非行下孟切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是鬱鬱

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茂盛貌若河滴滴或作滂滂並音普郎切流蕩貌

艾孔五盖切一本作史孔跪當作蹠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跡食惡肉可得食食蹠食菜食駑馬音奴稜車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士限切晏嬰萊之夷維人也寡人今日之遊悲爲句

數君色主切被蓑先和切行假音何暇其迭音姪獨爲

德上一　八

于偽切下文同諂諛音臾其相息亮切與鄉音向商趣音趨遇

否蒲鄙切

楊朱第七 一日達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而好呼報切

惡勞烏路切而復扶又切關鍵音件爲衿音今桔槁口老切爲富爲貴爲死奚爲焉爲子孫並于僞切无厭一盐切憔其音楸比難乃旦切相齊息亮切下同君歛收聚也已施始豉切實亡音无其省思井切齊得去聲限也千亡音无幾居音祈下同所弭綿婢切晝覺音教亡音无下同介音界徵也奚樂音洛爲美于僞切厚復扶又切下同常厭一盐切本或作饜音同偊偊丘羽切慎耳一本作順耳因纍音累梏古沃切手械也何以异古異字大古音泰卒然七忽切從心音縱下同所好呼報切下同所去丘呂切勸一本作觀不近去聲下同不爲刑所及刑害也臭腐音輔伯夷非亡音无欲

為句矜清之卹音尤爾雅云尤過也以放餓死公羊傳曰放死不立
劉兆注曰放至也寡宗少宗糸也原憲寠其羽切殖果去聲焉
在於虔切相捐音揁不舍音憾勿壅音擁勿閼安葛切與遏同
相齊息亮切復扶又切得嗅許救切閼顫與羶字同須延切
廢虐毀殘也去廢丘呂切熙熙許其切縱情欲也拘此音俱

不舍音捨瘞之於例切衣薪於既切衮文古本切儉嗇
音色一本作省之分符問切二人進音盡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
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息亮切以治直吏切下治矣必治之治同
公孫朝依字朝好呼報切積麴本又作麴望門音亡醴漿
音遺本又作糟有亡音无哀樂音洛比房頻密切婑烏果切媠

奴切坐耽於本又作嬈丁南切屏上聲親昵尼質切足夜即且
切也益未愜口蝶切娥音俄姣音絞廣雅云好也必賄呼纔切
挑之他堯切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切窑速本作
造七到切析音錫因閒音閑事行下孟切所好呼報切俟易
一本作儀易及以豉切下同跨人口花切下同一本作夸暫樂音洛

下同力憊皮界切說辭一本作僞辭別之彼列切注同茫然
音忙逕廷音聽抑抗苦浪切欲去丘呂切之累去聲先貴
音髭所好呼報切下同猶蓄肅表切岨與阻同嶮與險同行
咫音紙百住色主切或作往胞廚蒲交切本又作庖堂廡音武庫
藏徂浪切妾媵以證切不爲于僞切之施始豉切下同禽

屈釐音骨貍墨子弟子也德過音戈以蘄音祈好惡並去注同苦樂音洛下同亂治直吏切既更音庚則重柱用切所復扶又切踐鋒音烽踐一本作蹈舍國有捨不以一身自利一本作以一身利物治矣直吏切去子丘呂切大過音泰出語魚據切有斷音短省矣息井切言當丁浪切墨翟音狄舜

耕於河陽陶於雷澤案史記曰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今濮陽雷澤縣不告古沃切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已長張丈切商鈞音均鮌古本切禹父名本又作鯀禹纂音纘過門音戈跰步千切胝丁泥切禪音善蔽音弊音畢紱冕音弗冕僅免音覲與株音誅塊口對切從欲音縱下同盡驕子忍切无厭一鹽切始愜口帖切

樂以音洛若覺音教不識如字又音志下同要死一遥切人

俏音笑本或作肖自扞音汗禦魚舉切不去丘呂切趣走音趨

是橫去聲下同其唯聖人乎從此向下其唯至人矣連爲一段爲

四事于僞切下同謂追音鈍不要一遥切周謗音彥曰田

父音甫下同啜川劣切菽茹去聲藿音霍肉麤倉胡切筋節

音斤腃急音胃筋節急也或作膗䏿上音權下區位切朘醜筋急貌綈幕音啼

莫心痟一鈆切倖地莫侯切可卒村入贊常衣於既切

緼一問切黂房未切緼黂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紛

暨春音洎自曝蒲木切隩室音奧狐貉音鶴之暄音萱戎

菽已解力命篇甘枲胥里切葈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葈耳也一名蒼耳枲

俗音此葪思上聲蓱子爾雅云萍蓱也又苹籟蕭也郭注今籟蒿也初生亦可食

也螫音哲於口慘千感切於腹慘痛也螫也衆哂式忍切妶

色音絞无饜一盐切之蠹音妒累其去聲去名丘呂切下同

者亡音无下同逸樂音洛下同惡烏路切夫音符而累去聲

說符第八

與爭音諍爲解音蟹不復扶又切有和胡卧切一作知爾行

下孟切注同見乎賢徧切度在身依字讀人惡烏路切王

于放切從徑一本作衢一本作術而復扶又切度諸徒落切量也

爲富于僞切汝語魚據切强食靡文彼切角韓詩外傳云靡

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

以求勝也中矣丁仲切下同語道魚據切語道失為向一本作矣
恐誤其相息亮切為已于偽切下同國易以豉切有為于偽
切楮葉敕呂切鋒殺所拜切豪芒音亡可別彼列切以
贍市艷切不好呼報切官遺唯季切下同佚樂音逸樂字君
遇一本作過或作適作難乃旦切一作亂一好呼報切下同說之

音悅而窘渠殞切從請一本作謂恐誤力爭音諍刖之音月叩
胷口侯切投隙音郄抵時當洗切屬乎音燭智苟不足
一本無不字焉往於虔切舍然音捨无慍一問切公子鋤
士魚切公寤音悟有郄去逆切雍音邕貌一本作眼眉睫音接
盜為于偽切而戕音牆注同一本作殘大駴與駭同智料去聲

以摘（陟革切）圜流（與圓同）厲之（涉水也）並（蒲浪切）涯（音崖）錯意（七故切）子識（音志）不復（扶又切）貫无極（房未切）勝（詩證切白公名）報令（郎定切）淄（側其切）澠（音乘）復爲（扶又切）所別（彼列切）者趣（音趨）非樂（音洛）去言（丘呂切）淺知（音智）解解（息淺切）於難（乃旦切）新穉穆子（穆子晋大夫新穉狗也）攻翟（音狄）勝之（爲句）遽（音巨）人遽傳（去聲）飄風（符宵切）德行（下孟切）卒然（子律切）之勁（居盛切力也）能拓（一本作招李善注文選吳都賦曰招與魏同淮南子作約許慎云約引也古者懸門下從上約引之者弊也）公輸般（音班）有好（呼報切）不懈（古賣切）又復（扶又切）又先迮（音[illegible]）圍其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一本作國非是）析

骸音錫大半音秦蘭子史記注云無符傳出入為闌應劭曰闌妄也此所謂闌子者是以技妄遊者也疑蘭字與闌同以妓渠綺切使見賢遍切長

倚依寄屬音燭其踁音脛之復扶又切下同僑人音喬寄也妓

无膚為句豿而擬戮之一本漏擬字豫要一遙切年長

[illegible]切丈善相息亮切下同筋骨音斤髣髴上音昉下芳未切慌

惚音忽怳弭亡爾切躈跡也一本作徹共同也一本作供擔丁甘切

纆音墨九方皋音高此其一本作比請見賢遍切下同有過

古卧切牝頻忍切牡牟后切而驪力移切不說音悅其麤

與麁同詹何音占身治直吏切國治同孫叔敖五勞切楚大夫也

長老張丈切主惡烏路切吾施始豉切王亟紀力切急也

為我于偽切人機音機詳也又音鐖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
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牛鈇傾雪切邯鄲音寒丹
曰嘻許其切矣夫音符往見趙君以我為事必困
我為句一本云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至閑一本作闗意其兄本亦
作憶力爭音諍仁將焉於虔切元量去聲財貨无訾音髭

德十一

十二

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貲量也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棊也韋
昭博弈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
名為水用棊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
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
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

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㬥音側博者射為句食亦切明瓊張
中丁仲切反音翻兩擒他臘切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
裴駰曰報采獲魚也擒字案眞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盖謂兩魚勇之比
目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他臘反今本云擒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
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飛鳶音緣適音隻隊音墜富樂音洛輕
易以豉切立音勤勇也勠力音留并力也精兵一本作積兵之
行下孟切狝父音甫下同壺音孫水澆飯也以餔音脯曰譆音熙
食我音嗣而歐一口切喀音客伏地而死一本無地字食
菱音陵芰奇上聲一本作芡食橡音象有難乃旦切令死而
弗死一本無而弗死三字不知巳音紀目以為不知已者

居海上一本作去海上而慰音墜以忘一本作亡唯請音精字林
云精誠也一本音情說文云人之陰氣有所欲也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實反
及一本作非也戚然予六切賤畜丑救切勇於洇音因操七刀
切幾半音祈之迂音于曲也之辟音僻喪息浪切下同爲亡
音无下同子長張文切之況詞也衣於既切下衣縕衣同素衣依字

朴之片卜切鄉者音向使汝見狗一本無見字與爭音諍
下同患難乃旦切不捷以接切其使所吏切自喪息浪切
奚爲于僞切邯鄲音寒丹客和胡卧切相爲于僞切下同
蚊音文蚋音汭噆子臘切其亟去吏切數也之廐音救分旣
符問切无復扶又切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人有於道遺

契口計切刻木以記事者密數色主切鄭父音甫下同人迺古乃字亡鈇音斧鉞也而抇胡沒切古掘字又其月切一本作相非也復見扶又切白公勝詩證切策錣張劣切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鐵所以刺不前也屬音燭著直畧切足蹟音致礙也株埳音坎頭抵丁禮切衣冠並去聲適鬻音育因攫音钁吏捕倡之音昌戲弄也一本作得之子攫人之金何故一本無故字迷著直畧切泊然音魄安靖之貌

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下



